

Evolution of the Germany policy in the GDR

# 民主德国 德国政策的演变

( 1949 - 1990 )

邓红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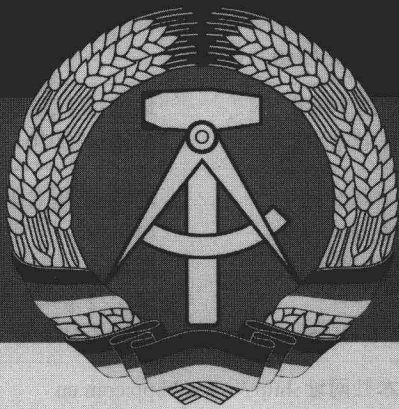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Evolution of the Germany policy in the GDR

# 民主德国 德国政策的演变

( 1949-1990 )

邓红英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1949-1990)/邓红英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216-06166-7

I.民…

II.邓…

III.政策—研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1990

IV.D75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2948 号

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1949-1990)

邓红英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今古传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版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字数:250 千字  
书号:ISBN 978-7-216-06166-7

经销:新华书店  
印张:8.5  
插页:4  
印次: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 序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分裂成为冷战对峙阵营处理纷争的一种方式,德国、朝鲜、中国、越南先后出现分裂。在国家分裂与统一问题上,德国都堪称典型案例。从分裂原因看,德国分裂与其国内政治势力的权力争夺和意识形态分歧密切相关,但主要还是美、苏、英、法四大国冷战斗争的结果。尽管分裂之初两德的对峙和冲突使德国分裂不断加深,即从国家分裂走向民族分裂,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两德开始建立了和平共处关系,并通过长期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交流,弥合并维系了德意志民族情感。在90年代,联邦德国利用民主德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苏联东欧政治剧变的机遇,最终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了德国的统一,结束了德国40余年的分裂状态。邓红英博士的这本学术专著对民主德国在德国分裂和统一问题上实行的政策及实施产生的后果和启示进行了专题研究,为我们研究德意志民族分裂统一的历史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通



## 2 | 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

览全书,不难发现有如下学术特色:

首先,从民主德国的视角研究德国的分裂与统一问题,具有开拓性。近代以来,德国对欧洲及世界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德国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通过分割占领方式来严惩德国,然而美苏冷战导致了德国的分裂,新的德国问题随之出现。冷战期间,德国问题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热点和焦点,两德关系成为东西方关系的晴雨表,柏林问题更是牵动冷战的神经。因而,德国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但是,在众多的有关德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中,国内外学者多从美、苏、英、法和联邦德国等大国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开展研究,而从民主德国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比较少,更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从1949年建国到1990年国家消亡,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经历了从主张统一到寻求分离再到接受统一的历程。系统研究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有助于我们全面掌握德国分裂与统一问题和准确把握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

其次,该书研究视野开阔,拓展了二战后德国问题研究的新领域。国内外学界很少界定德国政策这一概念,本书将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从传统的统一和分裂立场拓宽为三个层面,即针对四大国的政策、针对联邦德国政府及其公民的政策以及针对民主德国公民的政策等。将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对象扩大为涉及德国问题的有关各方,这无疑更为明确、更加全面。该书在对德国政策进行具体研究时,是将该政策置于历史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尤其注重民主德国如何处理解决德国问题、维护民主德国政权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等三大外交目标,这有利于准确定位和把握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在民主德国政府确立和执行德国政策过程中,妥善处理国家(政权)利益与德意志民族利益是一个难题。该书抓住民主德国政策的这一核心问题,指出处于分裂

状态中的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政权利益以及民族利益存在特殊性,厘清民主德国国家(政权)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异同和相互作用,以及注重研究国内学界很少涉足的民主德国民族政策的演变,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第三,这部专著通过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得出了一些很有启迪性的新观点。如在坚持德国统一目标时期,民主德国努力将其国家(政权)利益与德意志民族利益相结合,其德国政策有利于加强统一社会党政权的执政基础和促进新政权的巩固;为了在向联邦德国开放国门后维护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定,民主德国却又不惜牺牲德意志民族整体利益,实际上是实行一种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民主德国消亡的原因众多,长期回避和忽视包括两个德国在内的整个德意志民族利益则是民主德国最终走向消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分裂国家中,对民族整体利益的诉求和坚守,是实现国家(民族)统一的重要前提,等等。应当说,这些观点都是很有见地的。

本书的雏形是邓红英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作为她的导师,我很了解她的为人为学,她有学人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也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潜质。从她选定的题目及当时参与博士论文评审、答辩的专家们的高度评价便可见一斑。国内研究民主德国历史是一个极其薄弱环节,几乎没有什么成果。她选定“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演变”作为论文题目是要有勇气的。而且,民主德国现在已经消亡,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可能会将其遗忘。然而,民主德国是一个历史存在,并在20世纪的欧洲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存在,国内学者不能忘却,也不能因其难而不进行研究,这是历史学者的责任。邓红英博士这种知难而进的精神值得提倡。她学习刻苦认真,治学态度严谨,具有开拓精神,在有关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及其消亡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

#### 4 | 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

解。《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1949-1990)》一书的出版填补了国内研究民主德国历史的空白,弥补了国内学者对德国史研究的不足,也弥补了国外学者对民主德国 40 余年德国政策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客观性的不足。

尽管德国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但在民族分裂与统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后期,两德之间出现过长期的对峙僵局,70 年代开始联邦德国实施“新东方政策”,并在两德之间实行“以接近求转变”的方针,不断加深德意志民族情感,两德建立了和平共处关系,在上世纪 90 年代,德意志民族终于实现了统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关于分裂国家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了解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演变,有利于我们在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吸取别国的经验和教训。因而,该书的出版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很乐于向读者推荐这本学术著作,同时也希望邓红英博士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 吴友法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9 年 8 月于珞珈山

##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德国被分裂成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在德国的统一和分裂问题上,民主德国的立场经历了从争取统一到主张分离再到同意统一的曲折转变。本书主要对民主德国四十余年的德国政策进行研究。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介绍有关的学术背景和历史背景,前者包括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德国政策”概念的界定以及研究任务等;后者说明德国分裂的出现和德国问题的产生。

第二部分是研究和分析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的演变历程,以时间为线索分为五个阶段,计五章。

第一章论述的是民主德国从1949年建国至1955年加入华沙条约组织期间的统一政策。建国之初,民主德国主张国家统一并将实现德国统一确立为国家的主要任务。但由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还没有完全恢复,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民主德国把主要精

## 2 | 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

力放在战后重建工作上。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民主德国只是进行了一些政策宣传,如主张在波茨坦协定的基础上恢复德国的统一。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仅不愿意回到“过时”的波茨坦协定,还积极组建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方军事集团,以在欧洲的冷战斗中取得战略优势。民主德国坚决反对联邦德国的完全倒向西方的外交战略和安全政策,但是,由于没有实力,在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西方军事集团时,民主德国只有依靠苏联的支持并尽量与它们在德国政策方面保持一致,也就是支持苏联的通过谈判方式建立中立、统一的德国的主张。为了开启谈判之门,民主德国就具体的统一方式和步骤向联邦德国提出了种种建议,并表示出了一些让步,但两德之间有关国家统一的谈判一直没能举行。由于争取德国统一的努力难有成效,为了更好地巩固和发展政权,民主德国政府逐渐将主要精力转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加入社会主义联盟。尽管民主德国仍然保留了德国统一的主要任务并继续作了一些努力,但随着东西方在欧洲的冷战日益升级,其争取建立中立、统一的德国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在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苏联也将民主德国纳入华沙条约组织,德国的分裂反而进一步加剧。

第二章论述的是从两德分别加入对立的军事集团到联邦德国在东欧获得外交突破前夕的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在以德国分裂为基础的东西方阵营建立后,德国问题被长期化。伴随着政治、经济地位的恢复和提高,联邦德国在军事上的要求也不断增长。它不仅开始实施重新武装计划,还乘机提出了发展核力量的要求。在积聚完成统一的各方面的实力的同时,阿登纳政府还在外交领域推行“哈尔斯坦主义”,目的是通过外交围堵来阻止国际社会对民主德国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从而避免德国分裂的扩大化和合法化。面对联邦德国强硬的德国政策以及危险的东西方核军备竞赛的威胁,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日益现实主义化,

它不再期待德国的快速统一，而是将德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调整为寻求两德的平等与和平共处。为了实现目标，民主德国先是提出邦联计划，既而支持赫鲁晓夫的缔结和约和解决西柏林问题的主张，最后是直接向联邦德国提出了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的要求。但是，民主德国试图突破外交困局和打破两德关系僵局的各种计划和努力都没有成功。只是通过修建柏林墙的方式，民主德国才得以稳定政局，并进而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地位的巩固与提高。而且，西方国家容忍了柏林墙的存在，这意味着它们默认了民主德国国家的现实存在。

第三章论述的是在东西方关系从冷战对抗走向和平共存的过渡时期，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调整和转变，重点是论述民主德国如何应对联邦德国的小步子政策以及为何会选择民族分离主义道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面对民主德国国家地位日益巩固的现实，联邦德国不得不调整其东方政策和德国政策。为了应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攻势，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出现了快速和较大的调整。最初，民主德国努力争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建立反对联邦德国的统一阵线，特别是争取苏联东欧国家同意和支持社会主义阵营与联邦德国谈判改善关系的前提条件是，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然而，力量弱小的民主德国无法阻止东西方关系缓和的趋势。在反对苏联东欧国家与联邦德国进行无条件谈判失败后，民主德国着力于通过内部政策的调整来维护国家的存在和安全。如民主德国政府不仅放弃了国家统一目标，还提出了否认民族统一的“两个民族理论”，从而滑向了民族分离主义道路。

第四章论述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德条约关系时期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在承认德国分裂现状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初，两德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两国开始进入条约关系时代。在两德关系走向正常化后，双边经济交流和人员来往获得了快

#### 4 | 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

速发展,受两极格局及两德竞争等因素的制约,两德关系的深入发展受到制约。但是,在世界日益走向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民主德国无法完全切断两个德意志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联系,随着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的经济依赖性的增长,保持两国的合作成为一种必要。因而,在东西方关系重新紧张的80年代上半期,两德关系继续保持发展,民主德国切断民族联系的目标没有实现。

第五章论述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的形势下民主德国被迫选择了德国统一道路。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思想的影响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政治动荡,抵制苏联改革的民主德国也未能幸免。以难民危机为先兆,民主德国也爆发了社会总危机,公民大规模出逃和游行示威不断使政局陷入混乱。面对民主德国社会濒临崩溃的危险,统一社会党束手无策,苏联东欧等盟国也是自顾不暇,民主德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了对内加快政治民主化、自由化进程以及对外寻求联邦德国援助的挽救措施。最初,民主德国发展两德关系的目标仍然是维护其国家和政权的存在。但是,此时联邦德国德国政策的目标不是恢复民主德国的秩序,而是完成德国的统一。利用民主德国以及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困难,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大胆地提出了以德国统一为目标的“十点计划”。统一社会党最初的反应是反对科尔将德国统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但它却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来恢复社会秩序和改善群众生活,民主德国社会日益陷入无政府状态。在科尔政府的德国统一政策的强大攻势下,对政府失去信任感的民主德国群众和反对党开始要求实现两德合并。统一社会党莫德罗政府不得不修改了不得人心的“两个民族理论”,同意将德国统一问题列入两德谈判内容,并提出了自己的“分阶段统一”主张。在民主德国深陷危机而不能自拔之时,依靠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科尔政府从民主德国政府手中夺取了德国统一问题的主导权,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斡旋和努力解决

了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最终,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 23 条的规定,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和平方式,德国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

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在对民主德国四十余年的德国政策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总结了该政策的基本特征并分析了它的总体作用和影响。笔者认为:(1)在坚持德国统一目标时期,民主德国是努力将其国家(政权)利益与德意志民族利益相结合。尽管民主德国未能实现德国统一目标,但其德国政策有利于加强统一社会党政权的执政基础,从而促进了新政权的巩固。(2)在寻求民族分离时期,为了在向联邦德国开放国门后维护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定,民主德国不惜牺牲德意志民族整体利益,走向了民族分离主义道路。新的德国政策使民主德国成功地经受了两德交往带来的挑战,但将民主德国的国家(政权)利益与德意志民族利益分离开来,不仅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问题,还使民主德国丧失了了在民族问题上的话语权。(3)在走向德国统一时期,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德国四十余年的分裂局面终结,民主德国的消亡与其在德国政策方面的失误有一定的关系。



## 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defeated Germany was divided into two countries, the GDR and the FRG. In the field of the Germany policy, the position of the GDR changed from striving for uniting to standing for separation, then to agreeing to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The book focuses on the Germany policy of the GDR during the forty-odd years.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three principal sections. The first part presen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cademic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former includes the research meaning, the surve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the definition of the Germany policy and the research goals, etc. The latter is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German division and the German question.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DR's Germany policy. It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in the sequence of time.

Chapter 1 discusses the GDR's reunification policy from its foundation in 1949 to its joining in the Warsaw Pact in 1955. At first, the leaders of the GDR stood for the German reunification, which was set as one of the chief tasks. However,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hadn't recovered completely in the GDR, thus the 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 (SED) concentrated its main effort on the country's re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solidify the new regime. On the German question, the GDR only had made propaganda on its Germany policy such as Germany should be united on the basis of the Potsdam Pact. While the west alliance with America as the leader not only refused to fulfill the Pact, but took active part in founding a military alliance which included the FRG so that they could gain strategic superiority in the Cold War in Europe. But it was opposed resolutely by the GDR that the West equipped the FRG with arms again and brought it into a west military alliance. However, for lack of strength, the SED had to depend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followed its Germany policy as concerned as they could. Then the SED aimed to found a united and neutral Germany through negotiation claimed by the USSR. In order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FRG, the SED put forward a lot of sugges-

tions on the way and the steps of the German unification and made a certain concession to the FRG. But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German countries was not held in the end. Since they could not make any progress in striving for unification of Germany, the SED devoted greater emphasis to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ried to join in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structures in Eastern Europe so that they could defend and develop their regime. Although the GDR government maintained the unification of Germany as its main task and exerted some efforts, it failed to unite Germany finally becaus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became more and more deteriorated. After the FRG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NATO, the GDR was put into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 of socialist countries by the USSR also. Division of Germany was extended.

Chapter 2 discusses the GDR's Germany policy in the period from the two German countries, integration into the two military alliances respectively to the eve of the diplomacy breakthrough of the FRG in the Eastern Europe. The German question became permanent after the two Cold War alliances were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the German division. With its political rehabilitation and economic recovery, the FRG raised highly claims to hold modern arms such as nuclear weap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accumulating strength, the FRG carried out the Hallstein Doctrine in the diplomacy field in order to isolate the GDR and to prevent the other countries from taking the

GDR as a sovereignty state and to refrain the broadening and legitimacy of the German division. Confronting to the uncompromising Germany policy of the FRG and the dangerous nuclear arms ra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the Cold War, the GDR took a realistic attitude on the Germany policy gradually. The aim of the GDR's Germany policy was not the direct unification, but the equality and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between the two German countries. In order to turn the aim into reality, the GDR put forward the Confederation plan at first, then declared for USSR's proposition of signing a peace treaty and solving the West Berlin Problem, and at last it claimed to be taken as a sovereignty state by the FRG directly. However, the GDR failed again though it had done its best. By the erection of the Berlin Wall, the GDR controlled its frontier firmly and raised its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gradually after it made progress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ield.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west alliance accepted the existence of the Berlin Wall and this indicated that they gave tacit consent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GDR as a country.

Chapter 3 discusses the adjustment of the GDR's Germany policy whe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changed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existence. In this chapter, the author devotes great emphasis to how the GDR dealt with the new Germany policy of the FRG and why it headed for the separation road. In the late 1960s, consider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GDR regime, the FRG had to adjust its Eastern policy and Germany policy. In order to fight against the FRG, the GDR adjusted its Germany policy quickly and greatly. At first, the GDR worked hard to gain safety assurance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astern European nations again by treaties. The GDR expected to let its allied countries agree to act in concert that they would not consult with the FRG until the latter had given diplomatic recognition to the GDR regime. However, confined by its strength,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 GDR to hinder the détente in Europe. After the unconditional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FRG began, the GDR devoted emphasis to defend itself by the adjustment of its internal policy, for example it gave up the aim of the German unification which led to the naissance of two German nations theory.

Chapter 4 discusses the GDR's Germany policy during the treaty era in 1970s and 1980s. On the basis of the de facto recognition of the GDR regime, the two German countries signed a lot of treaties in the early seventies, since then, the treaty era of the two countries began. After their relations normalized, the economic interaction and humanity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creased greatly. However, restri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German countries,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m to improve their relations deeply. But when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depends on each other gradually,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GDR to cut of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German regimes and their citizens. As it became more and more dependent on the FRG in the economic field, the GDR had to maintain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FRG. Therefore, in the treaty era,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German countries developed continually and the GDR failed to shape a new socialistic nation in the end.

Chapter 5 discusses how the GDR was forced to integrate into the FRG in the circumstance of radical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in the late eighties and early nineties. The political crisis emerged in the Eastern European nations widely,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the new thought of Gorbachev mainly. The GDR who boycot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Soviet Union's reform was not exempt from it. Took the emigration crisis as a sign, the GDR was caught into social crisis quickly which led to the chaos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Under the danger of the collapse of the GDR, the SED felt quite helpless and could not gain any help from its allied countries, a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astern European nations were busy saving themselves. In order to extricate itself from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the GDR had to head for the western system and sought support from the FRG. At first, the aim of the GDR was still the maintenance of its regime. But the Kohl's aim was unification of Germany in the end and he put forward a Ten Points Plan when he found that the GDR and the socialistic camp landed in a predicament. At first, the SED rejected to discuss unification of Germany with the FRG regime.

But it was difficult to insist on the position because the GDR needed the support from the FRG to keep its stability and to better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With the GDR's situation worsening, most people and opposition parties asked for unification of Germany. Then, the SED had to give up the two nations theory and agreed to talk over unification of Germany with the FRG and put forward its unification plan. However, the GDR could not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issue of the German unification because the FRG was stronger and promised to better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GDR. In the end, Germany was reunified through peaceful way that the GDR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FRG.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 The chapter present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DR's Germany policy, then, concludes some basis features about it and evaluates its effect and influence. When it maintained the aim of the German unification, the GDR tried to unite the interests of the regime and the German nation. Although the GDR failed to unite Germany, its Germany policy was helpful for the regime to win wide support which was important when the country was newly founded. After the GDR gave up the aim of the German unification, in order to keep the stability after it had to open its gate to the FRG in the period of *détente*, the SED put forward the two German nations theory that harmed the German national interests. The new Germany policy helped the GDR deal with

the dangerous challenge from the FRG successfully. But it not only did not solve the German question for good and all, but also caused the GDR to lose the initiative in the national question after it separated the interests of its regime from the interests of the German nation. Therefore, when unification of Germany was coming into reality, the GDR could not exert its influence and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FRG. From the case of the German unification, it was said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DR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wrong choices of its Germany policy.



## 目 录

序言·····	吴友法	1
内容提要·····		1
导论·····		1
一、研究意义、研究概况以及研究任务·····		1
二、二战后德国的分裂及德国问题的出现·····		15
第一章		
立足两德谈判：1949—1955 年的直接统一政策·····		27
一、民主德国坚持德国统一的政策的确立·····		27
1. 德国问题上的冷战格局·····		27
2. 苏联因素的作用·····		31
3. 民主德国坚持德国统一的动因·····		34
二、民主德国争取两德谈判的政策及其演变·····		39
1. 最初的统一主张及其努力·····		39
2. 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危险下的统一努力·····		42
3. 乌布利希的新主张·····		54
4. 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西方军事集团的最后努力·····		60
三、民主德国谈判统一政策失败的原因·····		66
1. 东西方关系走向全面冷战对抗·····		66
2. 两德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		69
3. 民主德国谈判策略中的问题·····		73

## 2 | 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

### 第二章

- 争取平等与和平共处:1955-1967 年的过渡统一政策··· 77
  - 一、民主德国放弃建立全德政府的主张····· 78
    - 1.德国问题的长期化····· 78
    - 2.联邦德国实行强硬的德国政策····· 82
    - 3.民主德国放弃直接统一政策····· 85
  - 二、从坚持民主德国的存在到寻求联邦德国的国际法承认 86
    - 1.以社会主义德国的存在为德国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86
    - 2.联邦德国核要求与民主德国的邦联计划····· 89
    - 3.民主德国和苏联的新要求及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爆发·· 96
    - 4.民主德国寻求联邦德国的国际法承认·····105

### 第三章

- 走向民族分裂:1967-1971 年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115
  - 一、民主德国走向民族分离主义道路····· 115
    - 1.对联邦德国外交攻势的反击····· 115
    - 2.坚持东西方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及其失败···· 119
    - 3.东西方谈判与乌布利希下台····· 128
    - 4.昂纳克政府提出两个民族理论····· 133
  - 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与民主德国政策的转折····· 136
    - 1.东西方缓和潮流与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136
    - 2.联邦德国外交攻势与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138
    - 3.民主德国的国内状况与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141

### 第四章

- 既合作又分离:1972-1989 年的双重政策····· 145
  - 一、两德关系正常化的开端、发展及维持····· 145
    - 1.两德条约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145

2. 两德合作以及民主德国维护两德关系的努力 .....	151
3. 对两德合作的分析与评价 .....	160
二、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的分离政策 .....	166
1. 分离政策的出现 .....	166
2. 分离政策的实施 .....	168
3. 分离政策实行的原因与后果 .....	174
<b>第五章</b>	
<b>无可奈何的选择：1989-1990 年的统一政策</b> .....	180
一、内外交困中的民主德国 .....	180
1. 外部环境的恶化 .....	180
2. 内部政局的动荡 .....	187
二、民主德国走向德国统一之路 .....	193
1. 统一社会党政府生存危机的出现 .....	193
2. 民主德国政府的统一主张及德国统一的最终实现 .....	197
三、德国政策与民主德国的消亡 .....	207
<b>结论</b> .....	212
<b>参考文献</b> .....	228
<b>后记</b> .....	246

## 导 论

### 一、研究意义、研究概况以及研究任务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东邻波兰、捷克,南接奥地利、瑞士,西毗法国、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北与丹麦接壤并临近北海和波罗的海,领土面积 357,050 平方公里,是西欧的一个“超级大国”。在历史上,位于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给德国的发展造成了一些不稳定因素,一方面,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威胁和危害了邻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和平,另一方面,衰弱或四分五裂的德国往往又成为众多邻国欺凌的对象。近代以来,德国对世界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戴维德·卡罗(David Calleo)说:“异常明显,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为德国问题左右。”<sup>①</sup>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四大战胜国在德国安排问题上矛盾重重,对德和约悬而未决,德国被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

---

<sup>①</sup> David Calleo,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 187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New York;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

## 2 | 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

邦德国两个国家,东西德边界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分裂线和对峙线,新的“德国问题”再次出现。在冷战期间,德国问题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热点和焦点,两德关系成为东西方关系的晴雨表,柏林问题则称得上是冷战的神经。因而,德国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在这一研究领域,国外学者的研究起步早,研究课题广泛而深入,出版了许多书籍,研究水平较高。

在众多的有关德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多从美、苏、英、法和联邦德国等大国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开展研究,从相对弱小的民主德国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比较少,更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在围绕德国问题的斗争方面,两德互为对手,其政策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虽然德国统一的钥匙实际掌握在美苏两国手中,两德只是受保护的盟国,但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两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各自的盟主国施加影响。因而,尽管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相对低下,但作为两个德国之一的民主德国在德国问题的研究中是不能被忽视的。今天,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德国不复存在,大众传媒对民主德国和德国统一问题的兴趣也已消退,但民主德国历史毕竟是一定时期的历史存在,它仍然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1990年后有不少的专著、文献汇编以及论文等研究成果出版发表。而在冷战期间,被视为苏联卫星国的民主德国却往往被西方学者们忽视。因而,英国学者卡特瑞·艾普斯泰因(Catherine Epstein)说,民主德国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仅成为“世界历史的脚注”。<sup>①</sup>近年来,民主德国史研究的快速发展与前民主德国档案资料的完全公开不无关系,同时也有现实的动因——1990年德国统一后迄今犹存的民族融合的难度使人们认识到研究民主德国史的必要。在冷战后二十年的民主德国史研究中,西方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是前民主德国的“专制统治”以及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因为很多学者希望其研

---

<sup>①</sup> Catherine Epstein, East Germany and Its History since 1989, *Modern History*, September 2003, p.634-661.

究能有助于解决前民主德国地区的民主化任务及新纳粹问题。学术界出现的这一现象遭到了理性学者的批评,例如罗斯(Ross)就指出,民主德国史研究的显著特征是极端的政治化。<sup>①</sup>在民主德国的外交政策方面,国内外学者们近期研究较多的是1990年的德国统一问题,仍然没有系统研究民主德国四十余年的德国政策的成果问世。那么,从1949年到1990年,民主德国在统一和分裂问题上的立场是如何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民主德国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政策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和影响?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还有助于德国问题研究的深化,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历史意义。

具体而言,本书的创新意义表现为:(1)资料方面。在德国统一后,前民主德国档案材料的解密为民主德国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许多德国史研究者的涉足使得这一领域成为德国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虽然在我国并不能充分享受到前民主德国档案公开的便利,但还是可以收集到许多有用的文献资料及运用最新档案材料的研究成果。如笔者收集到的有皮克总统的会议记录和最近出版的科尔、克伦茨、莫德罗等人的回忆录,等等。(2)视角方面。国内外对德国问题特别是德国统一问题的研究较多,但从民主德国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很少,更缺乏系统的研究。而作为两个德国中的一员,民主德国在德国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忽略的。(3)评价方式方面。在意识形态挂帅的冷战时期,东西方国家的学术研究都存在着很多的政治偏见,如西方对民主德国历史的研究主要是关注统一社会党(Socialist Unity Party)的统治合法性。在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能更理性地分析评价前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总之,在最新资料的基础上,对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评价,有助于全面理解冷战时期的德国

---

<sup>①</sup> Catherine Epstein, East Germany and Its History since 1989, *Modern History*, September 2003, p.634-661.

问题和正确了解民主德国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朝鲜、中国、越南先后出现分裂。以武力的方式,越南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通过和平方式,德国结束了四十余年的分裂状态;而中国至今仍未实现统一。尽管德国和中国的国情不尽相同,但在国家分裂与统一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后期,两德之间也出现过长期的对峙僵局。70年代,为了寻求完全的主权国家地位,民主德国的昂纳克政府推行过范围广泛的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当年民主德国的“去德意志化”和台湾陈水扁政府推行的“去中国化”可谓如出一辙。此外,台湾当局争取国际承认、宣扬两国论、培育独立的国家意识等在民主德国也曾出现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德国分裂和统一的历史有利于我们在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吸取别国的经验和教训,了解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有利于提高我们对台政策制定的准确性和前瞻性,从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因而,对民主德国德国政策进行系统研究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本书主要论述对象是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那么何为德国政策呢?在我国学术界,使用这一概念的频率比较低,即使使用一般也不加界定,只简单地从字面上将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解释为对民主德国的政策,<sup>①</sup>由此推理,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就是对联邦德国的政策了。在西方学术界,“德国政策”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用语,往往也是不加说明地使用。在笔者所见到的对德国政策的定义中,魏勒·韦登非德(Werner Weidenfeld)的较有代表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政策即统一社会党的德国政策,指的是该党从与联邦德国关系的形式和内容出发采取的措施,以及该党领导对德国问题的立场,也就是40年来

---

<sup>①</sup> 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民主德国采取的统一和分裂的立场。”<sup>①</sup>这一定义的特点是：将统一社会党的政策等同于民主德国政府的政策；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内容包括对联邦德国的政策以及对德国问题的政策。那么，德国问题又指什么呢？近代以来，德国问题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涵义。<sup>②</sup>希特勒德国战败后，德国问题又以新的面貌出现，不再是德国的侵略和威胁问题，而是四大国如何处置德国的问题。战败的德国成为美苏等大国的权力角逐场，东西方的冷战对峙使对德和约悬而未决，德国被一分为二，德国问题又增加了统一与分裂的新内容。然而，德国问题并没有在国家分裂后止步，在长期的隔绝和对立后，民主德国提出了不同的民族概念，德国又出现了民族问题。长期以来，两个德国都既要面对德国问题的存在和发展，又要应对对方的立场和政策，并在内政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因而，在笔者看来，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对象不仅是联邦德国政府，还包括涉及德国问题的有关各方，即美、英、法、苏四大战胜国以及两德人民。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层面：(1)针对四大国的政策，即如何应对四大国在安排德国和确定欧洲秩序上的立场和行动。前期民主德国的努力目标是缔结对德和约和完成统一，后来则是要求西方承认二战结果和战后现状。(2)针对联邦德国政府及其公民的政策，即对联邦德国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及政策采取的反措施，以及对联邦德国民众的态度进行利用或施加影响。(3)针对民主德国公民的政策。最初，民主德国主要通过统一政策获得国内民众对政府统治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则是努力建立独立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在国家分裂之初，两德都使用了“德国政策”一词。但在否认德国问题存在和推行与联邦德

---

① Korte Karl-Rudolf (Hrsg.), *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 1949-1989-1999*,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Campus Verlag, 1999, S.252.

② J. K. Sowden,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73: Continuity in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p.17.



国划分界线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后，民主德国避免使用具有全德象征意义的词汇并将两德关系划到外交关系领域，因而，不再使用“德国政策”一词。但德国问题并不因被民主德国否认而不复存在，民主德国将两德关系完全归入外交领域也只是一厢情愿。沿用联邦德国的说法，笔者仍将涉及德国问题的民主德国四十余年的政策统称为德国政策，因为德国问题涉及的国家众多、内涵错综复杂，“德国政策”一词能够全面地将相关内容囊括进来。

在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中，德国的统一和分裂是核心内容，民主德国的立场经历了争取统一——寻求分离——走向统一的转变过程。下面主要介绍国内外学者有关民主德国统一或分裂政策方面的一些学术观点及其主要分歧。

### 1. 有关民主德国统一政策目标的看法和分歧

虽然多数学者都承认建国初期的民主德国主张德国统一，但对于民主德国统一政策的目的，东西方学者之间以及西方学者内部都存在不同的看法。民主德国的W·海里西(W. Haenisch)认为，从和平利益和民族责任出发，民主德国的目标是利用一切可能反对帝国主义分裂德国和建立社会制度对立的两个德国的行动，争取在波茨坦协议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统一的德国和缔结一个民主的和平条约。他还强调民主德国目标的阶级含义在于：所有反法西斯民主力量和爱国力量联合反对联邦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促进反法西斯的民主发展和完成统一。<sup>①</sup>尽管民主德国政府并没有确立在全德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但随着其政权的日益巩固，实现全德社会主义化的说法不时在民主德国的传媒及领导人的讲话中出现。在1952年召开的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党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指出，民主德国的中心任务是完成统一和缔结和约，其基础则是巩固民主德国，他还将社会主义建设也规定

---

<sup>①</sup> W. Haenisch,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DR, 1985, S.40.

为国家的主要任务，并攻击联邦德国执行要吞并民主德国的复仇政策。<sup>①</sup>显然，乌布利希主张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德国主导下的国家统一。甚至在放弃统一目标十余年后的1983年，民主德国国家领导人昂纳克(Ernich Honecker)还对传媒说，如果联邦德国没有社会主义化，统一社会党拒绝与之统一。<sup>②</sup>

然而，20世纪50年代，在寻求谈判解决德国问题时，民主德国时而公开宣传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意图，时而又向联邦德国表示不要求其社会主义化的妥协意愿，这导致西方学者对民主德国的统一目标的想法存在重大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1)假统一。在冷战对抗时期，这一看法是主流观点。在瓦尔特·胡巴奇(Walther Hubatsch)主编的《德国问题》一书中，民主德国提出的统一提议被看作是屈从苏联目标的产物，其真实目标是尽可能地保持分裂，直到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化成为可能。<sup>③</sup>约翰姆·纳沃克(Joachim Nawrocki)也指出，西方将民主德国的统一提议看作一种策略手段，而不是真实目的。<sup>④</sup>约翰·迈勒斯(Jochen Meiners)也认为，民主德国的政策是优先巩固统治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在德国问题上达成妥协，民主德国提出统一建议是为了反对联邦德国的政策、进行统治宣传以及通过支持苏联的政策来巩固其统治。<sup>⑤</sup>乌尔利希·舒勒(Ulrich

① 乌布利希：《目前形势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任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1页。

② Joachim Nawrocki,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beiden Staaten in Deutschland*, Berlin: Verlag Gebe. Holzapfel, 1986, S.41.

③ Walther Hubatsch (eds.), *The German Question*, New York: Herder Book Center, 1967, p.170.

④ Joachim Nawrocki,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beiden Staaten in Deutschland*, Berlin: Verlag Gebe. Holzapfel, 1986, S.38.

⑤ Jochen Meiners, *Die doppelte Deutschlandpolitik: zur nationalen Politik der SED im Spiegel ihres Zentralorgans "Neues Deutschland" 1946 bis 1952*,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aris: Peter Lang, 1987, S.625-628.

Scheuner) 的看法是, 两德的统一姿态从开头就是出于政治考虑, 它们都决定加入各自的阵营。<sup>①</sup>

(2) 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德国。J·K·苏登(J.K.Sowden)认为, 建国初, 民主德国反对西方分裂德国, 并相信社会主义德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sup>②</sup>

(3)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의 折衷态度。在细节研究的基础上, 于根·文德勒(Juergen Wendler)得出的结论是, 从1952年到1958年, 统一社会党德国政策的长期目标都是在全德实现社会主义制度, 在不同时期以及针对不同形势, 其短期目标各有不同; 如有的是反对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 有的是反对阿登纳政府, 等等。<sup>③</sup>

## 2. 有关民主德国放弃统一目标的时间的看法和分歧

学者们在民主德国放弃统一目标的时间上存在分歧, 有1952年、1953年、1955年、1958年、1961年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等说法。如约翰·迈勒斯认为, 在1952年的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后, 民主德国的政策发生了转折, 此后主要是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很少进行统一努力。<sup>④</sup>于根·文德勒则认为, 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在1952年并没有发生转折, 直到1958年统一社会党继续进行了许多统一努力。<sup>⑤</sup>乌尔利希·舒勒

<sup>①</sup> Eberhard Schulz (eds.), *GDR Foreign Policy*,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E. Shaper INC, 1982, p.39.

<sup>②</sup> J. K. Sowden,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73: Continuity in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p.138.

<sup>③</sup> Juergen Wendler, *Die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ED in den Jahren 1952 bis 1958: publizistisches Erscheinungsbild und Hintergruende der Wiedervereinigungsrhetorik*, Koeln, Weimar Wein: Boehlau Verlag, 1991.

<sup>④</sup> Jochen Meiners, *Die doppelte Deutschlandpolitik: zur nationalen Politik der SED im Spiegel ihres Zentralorgans "Neues Deutschland" 1946 bis 1952*,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aris: Peter Lang, 1987, S.621.

<sup>⑤</sup> Juergen Wendler, *Die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ED in den Jahren 1952 bis 1958: publizistisches Erscheinungsbild und Hintergruende der Wiedervereinigungsrhetorik*, Koeln, Weimar Wein: Boehlau Verlag, 1991, S.23-28.

的看法是，民主德国从寻求统一到追求国家地位的分界线是1953年。<sup>①</sup>多数东西方学者更赞同民主德国的统一政策在1955年发生了大的转变。<sup>②</sup>但也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是德国问题的转折点，此后，民主德国转向寻求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而不是统一。<sup>③</sup>然而，约翰姆·纳沃克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民主德国仍然坚持统一目标并在统一社会党“六大”的决议中得到了体现，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民主德国才提出两国论、两族论并推行民族分离主义政策。<sup>④</sup>

3. 有关民主德国在东西方关系缓和时期的立场、反应及其原因等的看法和分歧

对于民主德国对东西方缓和的最初态度，学界存在分歧。W.海里西认为，为了寻求两德和平共处，民主德国一直在积极争取举行两德谈判，但是，由于联邦德国顽固坚持“惟一代表权”并试图孤立民主德国，从而延迟了两德谈判进程的开始和阻碍了谈判成果的取得。<sup>⑤</sup>西方学者则普遍认为，民主德国最初是抵制东西方关系缓和的，这导致倾向缓和的苏联将更加愿意合作

① Eberhard Schulz (eds.), *GDR Foreign Policy*,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E. Shaper INC, 1982, p.40.

② Ernest D. Plock, *The Basic Treaty and the Evolution of East-West German Relations*,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6, p.19; Henry Krusch, *The German Republic: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5, p.75; W. Haenisch,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DR, 1985, S.28.

③ Gebhard Ludwig Schweigle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Divided German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75, p.97; J. K. Sowden,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73: Continuity in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p.198.

④ Joachim Nawrocki,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beiden Staaten in Deutschland*, Berlin: Verlag Gebe. Holzapfel, 1986, S.39.

⑤ W. Haenisch,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DR, 1985, S.254-259.

的昂纳克扶上台,此后的昂纳克政府积极参与了缓和谈判。<sup>①</sup>但民主德国后期的国家领导人莫德罗在其回忆录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对于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乌布利希从中看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昂纳克和勃烈日涅夫因抱有怀疑态度而从一开始就进行阻止,在乌布利希下台后,昂纳克才重新走上新东方政策的轨道。<sup>②</sup>

在民主德国反对东西方缓和的原因方面,学者们的看法也有不同。J·K·苏登认为,联邦德国孤立民主德国的意图促使民主德国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反对东欧国家与联邦德国发展关系。<sup>③</sup>米歇尔·索达罗(Michael J. Sodaro)则认为,因为担心联邦德国侵略危险以及苏联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时牺牲自己的利益,民主德国抵制东西方缓和。<sup>④</sup>艾尔勒斯特·普洛克(Ernest D. Plock)的看法是,因为担心联邦德国影响民主德国政权的稳定以及反对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有限承认,乌布利希阻止东西方缓和。<sup>⑤</sup>

在昂纳克政府如何应对两德关系缓和方面,学界也存在分歧。在W·海里西的眼中,民主德国是继续努力促进两德的关系正常化。西方学者普遍的看法是,昂纳克政府对联邦德国采取了既合作又分离的两手政策,即通过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和联

---

① Korte Karl-Rudolf (Hrsg.), *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 1949-1989-1999*,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Campus Verlag, 1999, S. 257-261; Eberhard Schulz (eds.), *GDR Foreign Policy*,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E. Shaper INC, 1982, p.200-207.

② (德)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③ J. K. Sowden,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73: Continuity in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p.262.

④ Michael J. Sodaro, *Moscow, Germany, and the West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4.

⑤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15.

邦德国的特殊政策来获得实惠,同时又通过在人员交流、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等方面实行分离政策来加大两国的分裂。如在《莫斯科、德国和西方——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一书中,米歇尔·索达罗研究了缓和时期苏联、民主德国以及西方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签署了《东方条约》后,东西方关系缓和带来的外交好处和经济利益使昂纳克政府愿意保持两德之间的合作,但两德的分歧和对立阻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昂纳克政府是通过发展与苏联的关系来平衡两德关系。但在美苏军备竞赛使东西方关系恶化后,昂纳克政府是力图在两德合作和忠实于苏联之间保持平衡。<sup>①</sup>有的学者还对既保持合作又存在矛盾的两德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sup>②</sup>

至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两德保持“特殊关系”的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民主德国从两德合作中获得了外交和经济上的好处,但 A.詹姆斯·马达姆斯(A. James Mcadams)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主德国的独立自主性的不断增长。<sup>③</sup>

在对缓和时期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评价方面,学界也存在分歧。有的学者对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作用评价积极,在考察了民主德国从反对东西方缓和到努力维持两德合作的历史后,马达姆斯认为,昂纳克政府成功地解决了联邦德国外交攻势的挑战,并从两德缓和中获得了经济利益、外交突破以及巩固了对内统治。但也有学者意识到了两德关系正常化对民主德国的不利影响,米歇尔·索达罗认为,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后果是兼有利弊,通过两德缓和,民主德国获得了外交胜利和经济利益,但两德交往使民主德国不得不面对民族观、政权稳定、人权以及联邦

---

① Michael J. Sodaro, *Moscow, Germany, and the West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57-264.

②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③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5.

德国压力等挑战。<sup>①</sup>艾尔勒斯特·普洛克还指出,联邦德国的经济援助使民主德国政府没有进行经济改革的迫切需要,昂纳克也是试图通过扩大两德来往来减小国内外改革要求的压力,从而延缓了在民主德国进行必要的改革。<sup>②</sup>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民主德国在两德来往中的劣势就逐渐明显,如在意识形态和民族问题上的困难,在外交上过于依赖苏联和联邦德国占有明显优势,等等。在德国统一后,学者们发现了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的更多问题,如汉斯-彼得·舒瓦茨(Hans-Peter Schwarz)指出,统一社会党通过两德关系的缓和获得了外交突破,同时又依靠分离政策保持了国内稳定,但民主德国的最终灭亡显示,德国政策无法保障其政权的稳定。<sup>③</sup>

此外,有的学者还专门研究了民主德国的民族问题,如约娜·米克凯伊(Joanna McKay)系统介绍了民主德国官方民族观的变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为了统治的合法性,民主德国政府不断改变民族观,但民主德国的最终灭亡表明民族观的人为变化并不能解决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和改变一个德意志民族存在的事实。<sup>④</sup>此外,在《分裂德国中的民族意识》一书中,作者盖伯哈德·路德维希·施维格勒(Gebhard Ludwig Schweigler)力求论证,在两个德国出现了不同的民族意识。<sup>⑤</sup>

#### 4. 有关民主德国与1990年德国统一之看法和分歧

---

① Michael J. Sodaro, *Moscow, Germany, and the West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63-264.

②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61.

③ Korte Karl-Rudolf (Hrsg.), *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 1949-1989-1999*,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Campus Verlag, 1999, S. 262-265.

④ Joanna McKay, *The Official Concept of the Nation in the Former GDR: Theory, Pragmatism, and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 Aldershot: Ashgate, 1998, p.156-157.

⑤ Gebhard Ludwig Schweigle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Divided German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5.

在《德国统一手册 1949—1989—1999》一书中,作者汉斯—彼得·舒瓦茨研究了德国统一前夕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他认为,直到1989年统一社会党依旧认为德国分裂是历史的必然,并希望通过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来加以确定。但是,在民主德国走向灭亡时,统一社会党并没有进行反抗。<sup>①</sup>在详细考察了德国统一的过程后,艾尔勒斯特·普洛克指出,尽管两德的历史与现实联系的作用、民主德国的民族问题以及德意志民族情感在开放柏林墙后高涨等有利于德国的重新统一,但德国统一并不是民族主义的结果。至于民主德国灭亡的原因,他概括为:内因是民主德国的移民问题、南方地区被忽视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反对派反政府问题等;外因是苏联改革、东欧剧变以及联邦德国强大的统一攻势等影响了民主德国的稳定。普洛克还指出,民主德国的灭亡既是一次突变,也是其长期渐变的结果。<sup>②</sup>不可否认的是,在德国的统一过程中,苏联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戴维德·舒马克(David H. Shumaker)考察了1985年到1990年苏联德国政策的变化,得出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导致苏联改变了德国政策并接受了德国的统一。<sup>③</sup>但苏联学者米哈依尔·纳林斯基认为,虽然了解民主德国的形势,但苏联政府不愿也无力对德国问题制定出相应的政治路线。结果,它被德国问题上急剧变化的浪潮所困扰。对于德国统一,戈尔巴乔夫毫无心理准备,他的一些行动往往带有临时性质。在不利的形势下,戈尔巴乔夫还被迫同意按照西方的方式来完成德国统一。<sup>④</sup>近年来,有关德国统一的文献的整理出版以及统

---

① Korte Karl-Rudolf (Hrsg.), *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 1949-1989-1999*,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Campus Verlag, 1999, S.266.

②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135-210.

③ David H. Shumaker, *Gorbachev and the German Question: Soviet-West German Relations, 1985-1990*, Westport, Conn.: Praeger Publishers, 1995, p. 146-149.

④ 米哈依尔·纳林斯基:《戈尔巴乔夫与德国统一》,载于《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8期。



一时期两德领导人自传的出版对于弄清德国统一问题十分有利。

我国学术界对德国问题尤其是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研究比较薄弱。20世纪50年代,研究者主要是翻译出版了一些文献和著作,如文献方面有:世界知识社编辑的《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两集)和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等,著作方面有苏联人维什聂夫的《论德国问题》等。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国内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德国问题特别是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1990年,德国意外地快速统一,德国统一问题成为国内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发表了不少论文和专著,如《苏联东欧问题》、《国际问题研究》、《西欧研究》、《世界政治与经济》、《世界知识》等杂志都有不少文章刊出。著作有:《德国统一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编)、《柏林墙与民主德国》(高德平著)以及《德国的统一》(晏小宝著),等等。近年来,一些德国统一当事人的回忆录、采访录也在国内翻译出版,如:《最后的华尔兹: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倒台——昂纳克的答问录》、《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等等。德国的统一也引起了台湾地区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有关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也有不少。可惜的是,国内对德国问题的研究是史实介绍多、分析评价少,更没有对民主德国德国政策进行专门和系统的研究。

以上是对有关学术背景的简要介绍,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将系统研究1949年到1990年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通过研究,试图达到以下目的:

(1)将民主德国德国政策演变的具体情况揭示清楚,并准确地分析各阶段政策产生的内外原因。

(2)揭示民主德国外交政策中解决德国问题、维护民主德国政权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三个目标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情况。

(3)分析民主德国制订的德国政策是如何处理其国家(政权)利益和德意志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的,并对该政策的影响和作用作出分析和评价。

## 二、二战后德国的分裂及德国问题的出现

20 世纪上半叶,德国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为了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再受到德国的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就开始商讨德国的战后安排问题。英、美、苏三国最初都同意对德国实行某种形式的肢解,但无法形成一致的意见,“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明朗,三大国之间的矛盾已日渐明显。在相互猜忌增加的气氛中,分割德国的念头被打消了。”<sup>①</sup>最后,三国决定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通过几个关于德国管制问题的协定和声明,三国划定了它们分区占领德国及其首都柏林的范围。1945 年 2 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英、美、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更具体地讨论了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在对战后德国的处置上,除了重申分区占领政策外,三国还同意邀请法国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建立管制德国的中央机构、责成德国赔偿,等等。然而,由于在具体措施上无法达成一致,三国未能在赔偿问题和德波边界问题上达成最后协议。为了维持在反法西斯战争上的合作,三国暂时搁置了矛盾,如在赔款问题上,它们决定在会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具体的赔偿计划。

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后,6 月 5 日,英、法、美、苏四大国发表声明,成立了负责管理战败德国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其职能是:“管制委员会将保证各国司令部于占领区内,采取适当的一切行动,并对涉及德国全部的主要问题将获一致同意的决定。该委员会将须一致通过。”<sup>②</sup>但声明中又规定:“在德国执行无条件投降的基本条件时,苏、英、美、法各总司令将于各占领区内,遵照该国政府训示,行使最高权力。关于涉及德国全部的事项,由四

<sup>①</sup> 吴友法:《当代德国》,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95 页。

<sup>②</sup>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年版,第 872 页。

国共同处置。”<sup>①</sup>实际上,这种管理体制是很成问题的,“人们未能各个占领区总司令和管制委员会之间的职权范围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sup>②</sup>因为在全德,负责全局事务的是管制委员会,它由四名总司令组成,其决议需四人一致同意才能有效。但在各自占领区内,每个总司令是按照本国政府的指示来行使最高权力的。这样一来,在拥有对管制委员会决议的最终否决权后,各个总司令实际上都可以按照本国的利益自行其事。在各占领国的矛盾难以弥合的情况下,这种管理体制只不过是它们提供了一个争吵的平台。

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英、美、苏三国首脑再次在波茨坦开会,协商处理战后事宜。在德国处置问题上,三国确立了在盟国管制初期处置德国的政治、经济原则,安排了对德索赔、对德国军舰商船的处理以及德国苏联边界的划分等问题。尽管波茨坦协定提出了统一德国的目标,但没有规定共同的、具体的道路,三国也没有一致提出深思熟虑的关于共同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的设想,结果,“波茨坦会议的决议尽管泛泛地重申了合作和谅解的意愿,却显示了欧洲和德国开始走向分裂。”<sup>③</sup>

总之,在处理德国问题上,尽管反法西斯盟国达成了许多一致,但这些条约、协议和声明只是四国互相妥协的产物,其内容存在不少的漏洞和模糊之处,再加上对德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德国问题的解决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而且,战后共同敌人的消失使战胜国的合作基础不复存在,四大国在改造德国、缔结对德和约以及完成德国统一等问题上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这实际上

---

①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2页。

② (德)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4页。

③ (德)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9页。

反映了四国对欧洲、德国的战略目标的变化，而战时盟国对欧洲、德国未来看法不同使德国的分裂不可避免。<sup>①</sup>

至于二战后苏联的外交目标，1945年4月，斯大林曾对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说：“这次战争和过去的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sup>②</sup>西方不少学者经常以此论证斯大林实行的是扩张政策，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德国政策上，“斯大林没有长远打算，他只想在德国问题上待价而沽。”<sup>③</sup>美国学术界对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目标大致有两种看法：“有些议论强调他想利用战后形势为苏联政策获得确实的利益；另一些则着重指出，他关心的是如何防止意料中的对苏联安全的威胁。”<sup>④</sup>那么，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长期以来，在世界扩张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共产党的理想，但在实际决策中，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一直保持着现实主义的务实态度。在二战中，苏联军队占领了东欧，斯大林自然不会自动放弃这些地区并停止扶植亲苏的共产党势力。但德国的情况与东欧不同，苏联只控制了大约占德国领土面积1/3的东部农业区，而实力强大的英、法、美三国占领了面积更大的德国工业区。因而，苏联在德国进行的斗争是反对西方国家控制全德，而不是把全德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此扩张社会主义制度。战争中，希特勒的侵略给苏联带来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巨

---

① J. K. Sowden,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73: Continuity in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p.26.

②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③ Roberts Geoffrey, *Moscow and the Marschall Plan: Politics, Ideology,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7, *Europe-Asia Studies*, 46 (1994), p. 1371-1386.

④ (美)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1945-197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6页。

额经济损失,如苏联统计的总损失是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亿卢布。<sup>①</sup>因此,战后苏联德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护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sup>②</sup>在《论德国问题》一书中,维什聂夫详细列出了苏联的德国政策目标,“苏联对德国问题的立场,首先是主张德国的民主化及取缔军国主义化。苏联主张德国的国家统一。同时,苏联坚持由德国公平赔偿德国法西斯侵略所加予欧洲各国损失的原则。苏联主张在历史上认为公平的波德边界,即奥得尔—西尼斯河而反对改变德国的东部边界。苏联主张建立统一、独立、民主与和平德国的中央政府,主张于尽速签订和约然后撤退占领军。”<sup>③</sup>在这张清单中,消除德国的安全威胁和取得德国的战争赔偿也是被列于榜首。

正是认为德国的分裂不符合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苏联才提倡建立统一的德国。<sup>④</sup>在占领德国前夕,斯大林开始反对肢解德国的计划。<sup>⑤</sup>1945年6月4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在莫斯科开会讨论战后苏联的德国政策,德国共产党主席皮克的会议记录是:“将出现两个德国——尽管所有盟国主张统一”、“关键是政党的统一”,<sup>⑥</sup>即斯大林认为德国会出现分裂,他主张通过

① 伊·费·伊辛瓦:《苏联外交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86页。

② Wilfried Loth, *Stalin's Unwanted Child: the Soviet Union,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p.1-2.

③ (苏)维什聂夫:《论德国问题》,北京:中外出版社,1951年版,第3页。

④ Rladimir Baranovsky and Hans-Joachim Spanger (eds), *In from the Cold: Germany, Russia,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2, p.212.

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集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6页;Wilfried Loth, *Stalin's Unwanted Child: the Soviet Union,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13.

⑥ Wilhelm Pieck, *Aufzeichnungen zur Deutschlandpolitik, 1945-195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4, S.50.

在全德建立统一工人阶级政党来保卫德国的统一。苏联主张德国统一不是忽视了德国的威胁，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因为“德国的分裂，会经常威胁各族人民和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sup>①</sup>而德国的统一则有利于苏联顺利取得来自西占区的赔偿，并可以阻止美国军队继续停留在欧洲。在德国未来的国家体制问题上，苏联并没有马上在德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在对流亡苏联的德国共产党的一次讲话中，斯大林反对在德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sup>②</sup>斯大林希望将德国建成统一的、由共产党领导的议会民主制国家，而支持德国统一也有利于取得德国人对德国共产党的支持。

二战后，美国的外交目标是建立全球霸权，而世界霸权争夺的重点是欧洲。从战后的欧洲局势看，对于经济陷入困顿的英、法两国，美国可以通过雄厚的经济实力施加影响；德国在战败后沦落到任人支配的地步，充其量是美国利益的潜在威胁；实力差距相对较小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不同的苏联，成了美国称霸世界的主要障碍。最初，罗斯福还设想建立一个以美国主导、美苏合作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但华盛顿很快发现，遵循阶级斗争理论和实力原则的斯大林积极在东欧扩张势力范围，这严重危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战后，美国的德国政策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东西方冲突的发展及其导致的美苏全球对抗；欧洲的稳定和西欧一体化；美国的安全利益。<sup>③</sup>因而，随着东西方关系的改变，美国的德国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最初，美国大体执行了严厉处置德国的“联合国参谋总部 1167 号指令”。随着美苏矛盾的激化，

---

① (苏)维什聂夫：《论德国问题》，北京：中外出版社，1951年版，第7页。

② Wilfried Loth, *Stalin's Unwanted Child: the Soviet Union,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New York/L: St. Martin's Press, 1998, p.9.

③ Jeffrey M. Diefendorf,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 Germany, 1945-1955*,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46.

美国逐渐采取了复兴德国经济的措施。在对苏联采取了强硬的冷战政策后,美国加快了复兴德国的步伐,并致力于分裂德国的行动。

二战后,英国丧失了世界大国地位,但它并不甘心沦为二流国家,拥有均势外交传统的英国一度希望走第三条道路,即建立英国控制下的欧洲,以与美、苏两国抗衡。在最初的设想失败后,英国提出“三环外交”设想,企图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维护其大国地位。在德国统一问题方面,英国认为,一个统一的德国有可能是亲苏的,因而,它坚决主张建立一个分离开来的德国。<sup>①</sup>又因为十分担心苏联的军事威胁和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壮大,英国与美国一样反对过分削弱德国,主张尽快恢复德国的经济,以复兴欧洲经济并制衡苏联,两国只是在赔偿问题和军事问题上稍有差别。国内学者连玉如认为,在英国同意建立“双占区”后,它就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对德政策了,只能跟着美国亦步亦趋。<sup>②</sup>

战后初期,法国的外交目标是要在世界充当大国,特别是在欧洲大陆起支配作用。因而,戴高乐的外交政策是与苏联结盟,因为这既可以对付德国的威胁,又可以遏制美、英两国的霸权企图。<sup>③</sup>在德国问题上,由于多次遭受德国侵略战争的危害,法国主张严厉惩处德国,即:在经济上是积极索赔和要求国际共管鲁尔以及将萨尔区并入法国;在政治上是反对建立统一的德国中央政府和政党组织。但是,法国也不得不面对战后欧洲力量失衡的现实,即英、法两国沦为二流国家,德国不再对欧洲构成直接威胁,军事力量和政治威信上升的苏联成了欧洲资本主义体

---

① Anne Deighton, *The Impossible Peace: Britain,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22-125.

② 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③ Francois Bondy, *Deutschland and Frankreich*, Duesseldorf und Wien: Econ Verlag GmbH, 1973, S.105.

制的最大威胁。而且,由于自身实力不足,法国不仅无法左右世界局势,严重的国内危机还使它不得不仰仗美国的经济援助。与英国一样,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也使法国被纳入了美国的德国政策轨道。

由于对德目标的不同,四大战胜国难以在德国问题上达成一致,冷战的爆发则使东西方在德国政策上的矛盾更加难以弥合。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发表了反对苏联“铁幕”的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1947年3月12日,在对国会宣读的国情咨文中,杜鲁门要求资助希腊和土耳其,以抵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从而吹响了冷战的号角。同年6月5日,美国出台了马歇尔计划,资助经济上陷入困境的欧洲。苏联则针锋相对地与东欧六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并组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东西方冷战加剧。“在冷战的起源中,‘德国问题’是原因也是结果”,<sup>①</sup>因为争夺德国的矛盾使美苏关系进一步迈向冷战深渊,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对峙也使德国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尽管占领国都表示要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来实现德国的政治统一和经济统一,但是,美英两国和苏联在限制工业水平和赔偿问题上的矛盾对立使德国的经济统一困难,法国抵制建立德国中央政府又使德国的政治统一难有突破。由于四国不能达成一致,1947年1月,美英两国决定将其拥有的占领区单独合并,德国的分裂公开化。为了解决德国问题,1947年3月10日至4月24日,四国外长会议再次在莫斯科召开。然而,四国在德国统一的步骤和德国政治体制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为了寻求一致,西方三国要求管制委员会按照多数通过的表决原则行事,苏联则要求委员会要按照现实状况决策。<sup>②</sup>同年11月25日到12月15日,

---

① Wolfram F. Hanrieder(eds.), *West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49-1979*,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0, p.15.

② Walther Hubatsch (eds.), *The German Question*, New York: Herder Book Center, 1967, p.33.



四国外长会议再次在伦敦召开,苏联仍然坚持政治统一,并提出了建立全德政府的建议,但被美国拒绝,马歇尔说:“在目前德国为占领国的政策所分裂的情况下,成立任何政府来管理这样的国家都是欺骗和幻想。”<sup>①</sup>此后,美国开始着手在西占区建立政府的准备工作,扩大了双占区经济委员会的权限和职责。在1948年2月到6月召开的伦敦会议上,美国促使法、荷等国同意建立联邦德国。

为了反对美国分裂德国的行动,1947年和1948年,苏占区召开了两次德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发动德国人民的统一运动,苏联还以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实行苏占区货币改革和封锁柏林交通来向西方施加压力。在反对西方建立德国政府的同时,苏联也作了两手准备,积极在苏占区筹备建立临时政府。如苏联扩大了苏占区经济委员会的权限,组建了负责起草宪法和负责选举的德国人民委员会,等等。1949年10月7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后不久,苏联也在苏占区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至此,德国被分裂为两个国家。

德国的分裂主要是美苏冷战的产物,这是违背德国人民意愿的。对于德国的分裂,阿登纳早有预见并试图阻止。1945年10月,在一次对记者的谈话中,阿登纳指出:“被俄国人占领的德国部分领土,从占领时间无法估计来说,这些领土等于丧失。”<sup>②</sup>在与西方国家合作重建西占区的同时,阿登纳和他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在各种会议和决定中反复要求统一德国和取消占领区的界限,他还试图联合德国的所有政党建立全国性的国民代议机构,但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作为英占区的政党领袖,阿登纳对苏联的行动除了表示不满外,却毫无办法,

---

<sup>①</sup> (德)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37页。

<sup>②</sup>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页。

他很快发现,他也无法影响西方国家分裂德国的行动。但是,以阿登纳为首的联邦德国政治家们仍然坚持德国的统一,这在联邦德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以及条约内容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1948年起草联邦德国宪法时,以阿登纳为首的西占区政治家对建立自己的政府很积极,但他们都不愿背上制造德国分裂的罪名,因而倾向于将联邦德国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国家,联邦德国的《基本法》也是一个临时性的宪法。在《基本法》中,前言部分还对德国统一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决心维护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全体德意志人民仍然要求在自由的自决中实现德国的统一和自由。”<sup>①</sup>

在与苏联合作治理和改造苏占区的同时,苏占区的政党及其领导人也在为德国统一而努力。最初,德国共产党努力的目标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德国,而是建立统一、民主、和平的德国。1945年,鉴于德国现实情况是没有直接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德国共产党确立的当前目标是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sup>②</sup>在1946年4月统一社会党的成立大会上,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基本原则和目标》,规定党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方式是致力于和平道路,但如果资产阶级离开民主基础,党将采用革命手段。同时,统一社会党也意识到了德国分裂的危险,主张建立统一的、反法西斯的议会民主共和国,其决定性前提是实现各个占领区的工人阶级的统一。<sup>③</sup>此后,统一社会党是争取在全德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和实现工人阶级的一致行动。但这一计划首先遭到了德国西部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主席舒马赫的反对,“舒马

---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9页。

②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③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陆仁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133页。

赫努力在西区建立单独的社会民主党，因为他认为在苏占区实现社会民主政策是不可能的，他将全德性组织仅仅看作是苏联扩张主义的工具。”<sup>①</sup>在占领国中，苏联支持建立跨区政党，英、美、法则反对，苏联和统一社会党建立全德性政党的努力最终失败。

为了争取德国统一，苏占区政党继续采取了发动群众运动的措施。1947年12月，苏占区第一次德国人民大会召开，大会向伦敦外长会议发出一份声明，反对将德国分裂为若干国家或占领区，要求德国所有政党代表组成一个德国中央政府，并提出，“德国人民希望和约保证德国经济和政治上的统一或赋予德国人民通过公民表决由自己决定这个问题的权力。”<sup>②</sup>在德国共产党的号召下，西占区的人民代表大会运动也开展起来。1948年3月，苏占区第二次德国人民大会在柏林召开，大会选出了德国人民委员会，会议决定在1948年5、6月期间通过一项关于举行公民投票的提议，就德国的统一问题进行公民表决。德国人民委员会还将提议提交管制委员会，但遭到积极准备建立联邦德国政府的西方国家的拒绝。面对德国分裂的危险，1949年1月召开的统一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要求德国统一的决议，“德国统一社会党面临的伟大历史任务是，在东部占领区加强民主的重新建设，并在此基础上，为实现德国的民主统一，为和平与进步发展而加强斗争。”<sup>③</sup>1949年9月1日，苏占区召开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和平大会，会后举行了60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统一社会党还致力于将人民代表大

---

① Wilfried Loth, *Stalin's Unwanted Child: the Soviet Union,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22.

②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186页。

③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

会运动扩大为全国阵线。<sup>①</sup>然而,统一社会党未能阻止英美分裂德国的步伐。

在联邦德国建立后,1949年10月7日,苏占区宣布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明确规定其政府和人民议院只是临时性的。民主德国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它将建立民主德国政府看作与西方进行斗争的一个步骤。<sup>②</sup>建国的当天,民主德国还建立了以团结爱国力量为任务的全国阵线,其首要目的是“取消分立的联邦德国国家,废除鲁尔法规,取消萨尔的自治及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全德政府,由此恢复德国的政治的与经济的统一。”<sup>③</sup>在同一天的形势报告中,民主德国第一任总统皮克指出,争取德国的统一要求取得两德人民的谅解、开展人民代表大会运动以及扩大统一阵线,他还宣布:“我们不会松懈,除非不合法的德国部分被取消并按照占领法规与德国的核心——德意志民主德国统一。”<sup>④</sup>德国统一的主张还在民主德国的1949年宪法中得到了体现,如宪法第一条规定“德国是一个不可分裂的民主共和国,其基础是德意志人民……只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sup>⑤</sup>

总之,由于两德政府和大多数德国人民坚持国家统一,德国的分裂并没有成为最后定局。尽管处置德国的波茨坦协定等国际法准则被战胜国任意践踏和阉割,但四大占领国并没有完全

---

①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236页。

② Wilfried Loth, *Stalin's Unwanted Child: the Soviet Union,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121.

③ 人民出版社编:《德国问题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3页。

④ Joanna McKay, *The Official Concept of the Nation in the Former GDR: Theory, Pragmatism, and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 Aldershot: Ashgate, 1998, p. 13.

⑤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1985, p.278.

抛弃这些条约,而是继续将其作为在德国行使权利的法律基础,如四国都同意波茨坦协议所规定的,通过缔结对德和约来对德国进行最后安排。由于对德和约没有签署,四国都可以合法地在德国继续驻军并保留其在全德安排问题上的最终决策权。同时,对德和约悬而未决也使德国以及欧洲的局势在战后没有完全稳定下来,新的“德国问题”出现,这个问题包括德国在世界和欧洲的地位问题、德国的统一与分裂问题、德国的边界问题、柏林问题、德国的民族问题,等等。

## 第一章 立足两德谈判： 1949-1955年的直接统一政策

本章主要论述民主德国从1949年建国到1955年加入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期间的德国政策。建国之初,两德都没有完全的国家主权,德国重新统一的最终决策权归属于四大占领国,德国问题被国际化。虽然民主德国的外交战略是争取加入苏联东欧国家集团,但它也积极寻求通过两德谈判来建立统一的全德政府,为此还提出了种种建议。然而,在东西方对抗和两德对立的形势下,民主德国争取和平统一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本章重点研究的是民主德国的立足两德谈判的统一政策。

### 一、民主德国坚持德国统一的政策的确立

#### 1. 德国问题上的冷战格局

在东西方的冷战争夺下,战败后的德国被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然而,德国的分裂并没有最终解决战胜国在德

国问题上的分歧，这些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通过战争获得的权益。作为欧洲地理的中心，两个德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西方学者戴维德·卡罗认为，如果没有两个德国的作用，超级大国都不能在其欧洲势力范围内建立稳定的秩序。<sup>①</sup>苏联的维什聂夫也指出，“德国的地理形势和其经济潜能，乃是决定美帝国主义变西德为反对苏联的军事战略基地这一意图的重要因素。”<sup>②</sup>二战后，苏联的安全战略是将安全防线构建在国门之外，它最初打算将东欧变成军事缓冲区，后来是直接将这些国家变成其卫星国。两德之间的边界成为苏联的安全最前线，自然它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对民主德国的控制。

二战后，四大战胜国还先后将在德国的占领特权长期化。最初，四国在德国的最高统治权只是临时性的，以对德和约没有签订为由，四国都将在德国的特权长期化、合法化。如在1952年的《波恩条约》和1954年的《巴黎协定》中，美、英、法三国保留了在安全保障、柏林以及全德性质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sup>③</sup>苏联也是尽量保留自己在德国的特权。尽管战后苏联逐渐增加了苏占区德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力，但直到1949年10月建立临时性政府时，民主德国仍然没有获得完全主权，在此拥有最高统治权的是苏联管制委员会。为了反击美、英两国拉拢联邦德国加入西方国家集团的行动，苏联逐步提升了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1953年5月8日，苏联取消了对德管制委员会，代之以驻德高级专员，负责监督民主德国国家机关的活动。1954年3月26日，苏联又取消了对民主德国国家机关的

---

① David P. Calleo,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 187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8, p.162.

② (苏)维什聂夫:《论德国问题》，北京：中外出版社，1951年版，第34页。

③ Anlass des 125. Jubilaeums des Auswaertigen Amtes(Hrsg.),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okumente von 1949 bis 1994*, Koe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95, S.195, 212.

监督,并授权民主德国自行决定国内外事务(包括两德关系)。但是,苏联保留了在民主德国行使四国协定规定的与保障安全有关的职权,以及“就全德性质的问题与美、英、法三国占领当局的代表保持相应的联系”。<sup>①</sup>

在四大国保留权力和两德的主权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虽然两个德国成立并逐渐恢复了主权,但德国问题的最终决定权仍然归属四大战胜国,德国问题国际化。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德国问题不仅是德国的问题,还是一个欧洲和世界的问题,他强调:“我们必须从欧洲和世界政治的观点出发来判断重新统一问题。”<sup>②</sup>

二战后,不仅德国问题被纳入了两极格局,两个德国也分别倒向了两大阵营。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威胁,阿登纳政府选择了倒向西方阵营的外交战略。首先,就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而言,阿登纳及其政党信仰的是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极端仇视苏联的无神论和共产主义思想。阿登纳还担心,在苏联的影响下,德国会再次出现一战后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形势。其次,就德国的情况而言,阿登纳认识到东西方都不会放弃到口的肥肉,德国的分裂不可避免,更可怕的是还出现了苏联扶植民主德国共产党势力的巨大威胁。因此,阿登纳认为,他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德国的统一而是巩固和复兴联邦德国。在苏联的强大威胁下,没有国家主权的联邦德国的巩固和复兴必须依靠西方的支持和帮助。最后,就国际形势而言,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展开争夺,而欧洲成为争夺霸权的前哨阵地。在此情况下,为了确保在“共产主义威胁”下的生存,西欧只有走联合的道路。但力量的衰弱使得联合的欧洲既不能没有美国的保护,

---

<sup>①</sup>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二集(1954-195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18页。

<sup>②</sup>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3-1955》(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页。



也不能没有战略地位重要的德国。而德国只有通过加入西方阵营,才能取得国家主权、国际平等地位以及实现经济复兴。但是,德国融入西欧必须排除的障碍是法国等邻国对德国的安全要求。因此,阿登纳确立了以美国的保护、法德和解以及欧洲的联合为核心的倒向西方的外交战略。阿登纳的德国政策是从属于他的外交战略的,其核心和目的是保护在苏联威胁下的自由。<sup>①</sup>

建国之初,民主德国也明显地倒向了苏联和东欧。1949年10月7日,统一社会党主席、民主德国第一任总统皮克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是:“西方占领当局正在尽一切方法剥夺德国人民的权利,摧毁他们的经济及把他们拖入新战争,但是,苏联政府却从战争结束以来,就在波茨坦会议及后来的华沙会议上始终不渝地提出有利于保证欧洲和平事业和有利于德国人民的民族与经济利益的一贯要求。”<sup>②</sup>显而易见,皮克是将西方看作敌人、将苏联东欧国家当作盟友。同年10月12日,在政府的施政纲领中,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强调,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保持友好,是民主德国对外政策的基础。他还说:“对苏联的和平与友好是我们兴旺发达,德国人民和国家乃至民族生存的先决条件。同苏联的友谊给了我们力量去完成政府提出的伟大民族任务。”<sup>③</sup>

二战后,两个德国分别倒向了冷战的两大阵营。因而,尽管两德在建国后都坚持国家统一,但西方学者舒尔茨·艾伯哈德(Schulz Eberhard)还是认为,两德优先考虑的都是加入各自冷战阵营,而不是德国统一,“从一开始,两部分政府的统一立场都受

---

①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3-1955》(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页。

② 人民出版社编:《德国问题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2~213页。

③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页。

到政治考虑的影响,即他们都由分别加入西方或东方阵营的意图决定。”<sup>①</sup>另一位学者施韦格勒·路德维希(G. Ludwig Schweigler)还认为,两德的德国政策都打上了冷战的烙印,两德在德国问题上实行了十分相似的政策,只不过在意识形态的内涵上是相互对立的。<sup>②</sup>即两德都坚持德国统一的目标,不同的是民主德国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统一德国,而联邦德国要求以资本主义制度统一德国。由于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两德的政治势力达成妥协已经比较困难,在两德选择了加入冷战阵营的外交战略后,德国的统一更是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内部障碍,“不言而喻,给重新统一造成困难的关键问题,是苏占区同西占区之间的关系。”<sup>③</sup>

从上可见,在德国问题被纳入冷战格局和两德分别倒向了冷战阵营后,在涉及德国问题的有关六国(英、法、美、苏以及两德德国)中,出现了东西方之间和两德之间的双重冷战,德国统一的实现困难重重。1948年的柏林危机显示,拥有德国统一钥匙的美苏两国都极力避免直接的暴力冲突,德国问题的解决只有和平谈判一条道路。在涉及德国问题的各方势力中,民主德国的实力最为薄弱,它在50年代初期积极于两德的统一谈判,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苏联的意志。

## 2. 苏联因素的作用

在1949年到1955年期间,民主德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苏联因素在其德国政策的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

建国后,民主德国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严重依赖苏联。在

<sup>①</sup> Eberhard Schulz (eds), *GDR Foreign Policy*, Armonk, N.Y.: M.E. Sharpe, 1982, p.39.

<sup>②</sup> Gebhard Ludwig Schweigle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Divided German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5, p.89.

<sup>③</sup> 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

争夺德国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四大占领国都是移植本国的各种制度和扶植亲近自己的政党。为了加强德国共产党在苏占区的力量,苏联促使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统一社会党,并通过提供各种便利帮助它取得了选举的胜利。作为二战战场,战争使德国的经济遭受重大破坏,6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几百万的士兵被俘,几百万的难民流落街头,30%的城市住宅(在大城市高达50%)被夷为平地,无数的生产和生活设施遭到严重损坏,与1936年相比,人民的财产大约减少了1/3,物质劳动能力减少了15%到20%,<sup>①</sup>在德国最早沦为战场的东部地区的损失尤为惨重。由于西方控制的联邦德国拒绝向苏联支付战争赔偿,民主德国又成为苏联全部索赔的承担者,在偿付巨额赔款的同时,民主德国又不得不依靠苏联的经济援助来保障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的顺利进行。前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阿布拉斯莫夫坦言:“当时如果没有我们的石油、天然气、没有我们的金属制品和棉花,民主德国一年也存在不下去。”<sup>②</sup>在安全问题方面,民主德国对苏联的依赖更为明显。二战后,德国的军队全部被解除武装,军工企业或被铲除或被控制,四大国在柏林和各自占领区都分别驻扎了军队。1949年到1955年正是东西方冷战走向军事对峙阶段,为了在冷战对抗中维护自身的存在,弱小的民主德国十分依赖苏联的保护,甚至1953年的国内动乱也是依靠苏联的坦克才镇压下去的。<sup>③</sup>然而,民主德国要获得苏联的保护并非易事,因为不久前两国人民还是战场上的死敌。为了获得苏联的信任和友好,民主德国坚定地倒向了苏联一边,统一社会党还反对国内涌现的“中立主义”和“资

---

①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② 周懋庸编著:《从红色“帝后”到天涯孤侣:昂纳克和玛戈特》,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③ 参见姜琦、张月明:《东欧三十五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228页。

产阶级民族主义”等主张,提出要培育国际主义。<sup>①</sup>

由于依赖苏联以及国家主权没有完全恢复,在制定重要政策时,民主德国积极主动地与苏联协商一致。从皮克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民主德国的重大决策都是在与苏联协商后做出的。西方学者舒尔茨·艾伯哈德甚至认为,民主德国是一种渗透性体制,即是一种官方决策过程经常受到苏联的影响和干预的政治体制。<sup>②</sup>在确立德国政策时,民主德国也同样是争取与苏联保持一致。而且,在两大阵营对抗时期,以加强团结的名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或多或少地对各自的盟友进行了控制,以寻求联盟内部政策和立场的一致。由于没有直接面对西方阵营的实力,民主德国也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因而,苏联对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至于苏联的德国政策,斯大林关心的是落实通过波茨坦协定获得的权益。在民主德国单独负担了赔偿责任后,苏联主要致力于保障自身的安全。在晚年,斯大林十分担心苏联的安全,赫鲁晓夫还讥笑他生活在生怕敌人进攻的恐怖之中,“对他来说,对外政策就是在莫斯科周围保持一天二十四小时的防空警戒。”<sup>③</sup>二战后,真正能威胁到苏联国家安全的只有美国,因而,斯大林竭力阻止美国力量停留在欧洲和反对美国主导的西方联盟的建立。斯大林对战后国际形势的看法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德国会很快地再次崛起并要求独立。<sup>④</sup>从这一判断

①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1页。

② Eberhard Schulz (eds), *GDR Foreign Policy*, Armonk, N.Y.: M.E. Sharpe, 1982, p.187.

③ 爱德华·克兰克肖等编:《赫鲁晓夫回忆录》(下),北京: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565页。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集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2-624页。

出发,斯大林主张建立一个中立、统一的德国,一方面德国的复兴有利于扩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一个统一、中立的德国可以阻止美国借口继续留在欧洲。而且,主张德国统一还可以使苏联获得德国人民以及国际舆论的支持,避免承担分裂德国的责任,从而可以提高苏联的国际威望。<sup>①</sup>在为自己的德国政策寻找依据时,戈尔巴乔夫也指出斯大林支持德国的统一,“我认为,斯大林直到最后都一直情愿为德国的‘中立化’付出自己的代价。”<sup>②</sup>又由于以前与西方的对抗性合作并没有什么收获,斯大林在晚年放弃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硬路线,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sup>③</sup>表现在德国政策上是他采取了以谈判方式解决德国问题的新策略。受苏联的影响,民主德国也确立了以谈判方式建立中立、统一德国的德国政策。

### 3. 民主德国坚持德国统一的动因

建国之初,民主德国将完成国家统一确定为主要任务。1949年10月7日,新成立的全国阵线在宣言中规定:“依照宪法而成立的德国临时政府,将以争取德国和平、统一和主权的斗争为它的主要任务。”<sup>④</sup>民主德国坚持德国统一目标不仅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其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所在,其动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经济因素。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德国建立了统一的经济结构并形成了相互依存的自然分工,煤、铁等自然资源丰富的西部是发达的重工业区,资源缺乏的东部是全国的主要农产

<sup>①</sup> 李允华:《战后45年苏联对德国统一问题政策的演变及影响》,载于《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3期。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页。

<sup>③</sup> (美)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1945-197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页。

<sup>④</sup> 人民出版社编:《德国问题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21页。

品供应区。二战后,德国被分区占领,最高管制委员会协调下的四国合作只是书面文章,占领当局各自为政严重阻碍了德国经济的正常联系,影响了德国的经济恢复,也给民主德国的经济制造了严重困难。<sup>①</sup>在两个德国建立前,根据英美占领当局的命令,西占区停止了与苏占区的贸易,封锁了铁路运输和转口联运,中断供应硬煤、生铁、钢、机器、消费品和食品,这些使苏占区的经济遭受沉重的打击。民主德国总统皮克批评西方、联邦德国破坏德国的经济联系给德国人民带来了困难。<sup>②</sup>1949年3月,统一社会党主席格罗提渥在谈到党的任务时指出,“西德的巨额财富不允许落入外国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德国同伙手中”,“在欧洲正在形成中的新国家集团中,缺少铁、钢等经济基础的东德在经济上将只是东南欧国家集团的负担。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则会加强集团的力量,因为它代表武装力量的经济基础和欧洲的和平秩序。”因而,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控制德国经济和促进德国经济的恢复,统一社会党主张恢复德国的统一。

(2)安全因素。二战后,德国被解除了武装并被限制从事军事生产,四大国分别在各自占领区驻扎了军队。1949年4月,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建立,西方还企图将联邦德国拉入其中。民主德国指责这是帝国主义力量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它还认为,西方集团建立联邦德国的目的就是为把它纳入美国的军事条约体系,<sup>③</sup>该计划的目标首先是巩固帝国主义在联邦德国的统治,然后是使德国充当对社会

---

① (德) 维纳·洛赫:《德国史》,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175~1176页。

② 人民出版社编:《德国问题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0页。

③ 德意志民主共国外交部编:《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侵略政策的白皮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

主义国家发动新侵略战争的跳板和攻城锤。<sup>①</sup>民主德国学者维纳·洛赫也指出,为了完成侵略计划,西方国家阻止统一的民主德国的出现,并安排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联邦德国掌权。<sup>②</sup>统一社会党还认为,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德国的资产阶级支持国家的分裂,<sup>③</sup>阿登纳政府还积极地进行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统治集团继续了德国帝国主义的广泛的侵略和征服纲领,目的是重新建立占领整个欧洲的“大德意志帝国”,他们还是美国金融资本最亲密的盟友和助手。<sup>④</sup>可见,民主德国认为德国资产阶级重新当权以及国内外帝国主义力量的勾结,将严重威胁其生存。因此,为了维护自身安全,民主德国积极支持苏联东欧国家建立中立、统一德国的主张。

(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素。1945年6月,在流亡苏联的德国共产党回国前夕,苏联政府指示,他们返回德国的任务是在德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德国不存在实现社会主义或希望引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目标。”<sup>⑤</sup>苏联的指令并不意味着它反对在德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求德国共产党有效地利用本国的政治资本,目的是获得一个有利的“力量对比关系”并最好能够改善这种关系。<sup>⑥</sup>这一决策体现的是列宁主义的斗争策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列宁指出,无产阶级要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要积极参加工会和议会进行合

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编:《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侵略政策的白皮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37页。

② (德)维纳·洛赫:《德国史》,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165页。

③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④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编:《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侵略政策的白皮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5页。

⑤ Wolfgang Leonhard, *Die Revolution entlasst ihre Kinder*, Cologne, 1955, p.288.

⑥ (美)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4页

法斗争,以找到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或接近的形式。乌布利希将苏联政府的指示理解为,德国共产党要通过议会道路来完成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被占领的形势看,德国在很多年里将没有革命所要求的公开的阶级斗争的条件……社会主义只能以议会的、民主的方式实现,但需要有一支有组织的并与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相连的工人阶级队伍。”<sup>①</sup>

最初,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比较乐观,他说:“今天甚至在英国的君主政体下,也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了。”<sup>②</sup>民主德国领导人也十分看好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因为联邦德国在50年代初的情况十分糟糕,经济没有完全恢复,1950年冬的失业人数接近两百万,<sup>③</sup>因在内外政策方面的立场差异很大,两个最大的政党——在野党社会民主党与执政党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党组成)的斗争十分激烈。对于民主德国的建立,统一社会党的说法是它体现了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sup>④</sup>由于相信联邦德国工人阶级也会支持社会主义事业,乌布利希认为工人阶级可以取得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更大胜利。1949年10月12日,格罗提渥也自信地指出,“我们争取统一德国的斗争是争取和平斗争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很幸运,建立在伟大的和平基础上的这一斗争能获得世界的支持。”所以,尽管在人口、领土面积以及经济潜力等方面不如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却在争取统一方面更为积极主动,因为“民主德国的立场往往立足于走向共产主义制度的革命性变化将会并一定会出现

<sup>①</sup> Erich W. Gniffke, *Jahre mit Ulbricht*, Cologne, 1966, S.192.

<sup>②</sup>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sup>③</sup> 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

<sup>④</sup> The Academy for Constitutional Law and Legal Science of the GDR, *Staatsrecht der DDR*, Berlin, 1978, S.47.



的估计上。”<sup>①</sup>由于忽视了民主德国领导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必胜信念及其最初对形势的乐观估计,阿登纳等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往往只从现实主义立场断定民主德国的统一政策只是苏联指使下的破坏性的宣传。<sup>②</sup>

(4)民族主义因素。二战后,德国东西部政党领导人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上的矛盾是导致德国分裂的因素之一。然而,从根本上讲,德国领导人都是不愿意国家分裂的。针对西方国家建立联邦德国政府的行动,苏联也决定在苏占区建立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支持建立德国人的政府,但同时反对国家和民族的分裂。在建国的当天,民主德国建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全国阵线,该组织的首要目标是统一德国,即要“取消分立的西德国家,废除鲁尔法规,取消萨尔的自治及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全德政府,由此恢复德国的政治与经济的统一。”<sup>③</sup>此外,德国统一目标还被写入了民主德国的1949年宪法。坚持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是民主德国领导人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体现,同时这也符合他们的现实政治考虑。在联邦德国为了加入西方阵营而搁置国家统一时,民主德国高举民族统一旗帜可以使其获得大多数要求统一的群众的支持,从而有利于巩固民主德国新政权并提高其威望。统一社会党也刻意将自己打扮成德意志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护卫者,而将阿登纳政府指责为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and 卖国贼。<sup>④</sup>

总之,从国内外形势和现实利益考虑出发,民主德国在建国

---

① Eberhard Schulz (ed.), *GDR Foreign Policy*, Armonk, N.Y.: M.E. Sharpe, 1982, p.40.

②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3-1955》(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8页。

③ 人民出版社编:《德国问题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8页。

④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局编:《关于波恩战争条约的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页。

后选择的是在苏联东欧国家支持下与联邦德国谈判统一的德国政策。

## 二、民主德国争取两德谈判的政策及其演变

### 1. 最初的统一主张及其努力

在要求统一、主权与缔结和约时，民主德国经常采用的法律依据是波茨坦协定，具体的条约内容是：(1)有关德国主权恢复的内容：“准备使德国政治生活在民主基础上获得重新建立；并使德国将来在国际生活上参与和平合作。”<sup>①</sup>(2)有关德国政治统一的内容：“目前德国中央政府将暂不设立。然某种必要之德国中央行政部门，尤其财政、运输、交通、对外贸易与工业等，应予设立，以部长为首长。”<sup>②</sup>(3)有关德国经济统一的内容：“在占领期间，德国应被视为一个经济单位。为达到此目的计，关于下列各项将确定共同政策……”<sup>③</sup>(4)有关缔结对德和约的内容：“会议将负责准备对德和约，俾于合乎此项目的之德国政府成立时，由德国政府予以接受。”<sup>④</sup>民主德国认为，波茨坦协定不仅仅是四大国的条约，盟国达成的协定对四国和德国都产生了法律责任，也就是，它将实现该协定也作为自己的法律义务。民主德国还认为，波茨坦协定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公法，“任何人否认这些权利，也就是无视国际法和民族自决的一般原则。”<sup>⑤</sup>民主德国一直

①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80页。

②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81页。

③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82页。

④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8页。

⑤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局编：《关于波恩战争条约的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页。

指责西方破坏该协定,如1949年10月7日建国时,民主德国总统皮克还指责西方成立联邦德国是民族灾难,并破坏了波茨坦协定。民主德国还表示,“协定并不因被破坏而告失效。”<sup>①</sup>

民主德国不仅将波茨坦协定作为要求恢复德国统一的法律依据,还以之为巩固政权和争取德国统一的政治斗争工具。如它强调按照波茨坦协定建立的民主德国是德国历史的转折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此后就成为德国一切爱国力量为争取德国的和平与民主的重新统一而斗争的巩固基地。”<sup>②</sup>1950年8月2日,民主德国还大张旗鼓地纪念波茨坦协定,宣传民主德国在推行土地改革、消除法西斯意识形态等方面执行了协定,而联邦德国的建立和重新武装是违背协定的。<sup>③</sup>民主德国还以自己彻底实施了协定来宣扬其政权的合法性,在民主德国看来,西方分裂德国是由于他们害怕在一个符合波茨坦协定规定的、统一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国家中,同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力量进行公开的政治较量。所以,在西方改变联邦德国的现状时,民主德国是坚持贯彻波茨坦协定。将波茨坦协定作为统一基础,意味着民主德国不仅要求实现德国统一,还主张按照苏联东欧集团对该协议的理解来改造德国,也就是要将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扩大到全德。因而,民主德国“抵制广为散播的、机械的‘重新统一德国’的幻想”,主张“民族问题是一个阶级问题,只有在工人及其同盟者消灭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才能得到解决”。<sup>④</sup>

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局编:《关于波恩战争条约的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页。

② (德)维纳·洛赫:《德国史》,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180页。

③ Jochen Meiners, *Die doppelte Deutschlandpolitik: zur nationalen Politik der SED im Spiegel ihres Zentralorgans "Neues Deutschland" 1946 bis 1952*,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 Lang, 1987, S.301-309.

④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6~257页。

为了实现德国的统一，民主德国提出了两德举行谈判的一些建议，如1949年10月4日，统一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委会）建议联邦德国的议会和政府与民主德国的人民议院和政府就相应的步骤举行谈判。<sup>①</sup>同年10月23日，皮克总统向联邦德国提议谈判完成德国的重新统一，<sup>②</sup>24日，民主德国政府又提出缔结和约的建议。皮克还提议两德接近和结束德国的分裂，他指出，“不管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是不是相互承认，当然应该一起或分别为德意志民族的利益服务。”然而，民主德国的统一主张和坚持波茨坦协议的立场不可能为反苏反共的阿登纳政府接受。对于民主德国的谈判提议，联邦德国没有直接答复，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统一主张。1950年3月22日，阿登纳政府提出通过全德选举产生全德立宪议会的建议，<sup>③</sup>英、法、美三国表示支持。5月25日，美国出面向苏联提交了联邦德国的建议，但苏联没有答复。

除了提出谈判提议外，民主德国还发动群众运动来争取德国的统一。1950年5月24日，民主德国在柏林召开了50万人参加的世界青年会议，其中5万人来自联邦德国。<sup>④</sup>在会上，乌布利希强调会议的民族意义和宣传民主德国的政策主张。<sup>⑤</sup>利用联邦德国人民对物价高涨的不满，民主德国还进行了反美宣传，提

①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页。

② Jochen Meiners, *Die doppelte Deutschlandpolitik: zur nationalen Politik der SED im Spiegel ihres Zentralorgans "Neues Deutschland" 1946 bis 1952*,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aris: Peter Lang, 1987, S.269.

③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1985, p.313.

④ Jochen Meiners, *Die doppelte Deutschlandpolitik: zur nationalen Politik der SED im Spiegel ihres Zentralorgans "Neues Deutschland" 1946 bis 1952*,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aris: Peter Lang, 1987, S.272.

⑤ *Neues Deutschland*, 15 April 1950.

出“德国人的德国”口号，<sup>①</sup>煽动联邦德国群众对英、法、美三国以及它们密切合作的阿登纳政府的不满。

然而，尽管将争取国家统一规定为主要任务，但民主德国最初的德国政策表现比较消极，<sup>②</sup>主要是进行政策宣传，并没有制定和实行切实有效的措施。因为建国后的经济困难使民主德国无暇外顾，统一社会党首先重视的是作为统一斗争基础的国内建设。然而，由于美国将联邦德国纳入西方军事体系的政策危及了民主德国及其苏联东欧盟国的安全形势，民主德国不得不加大了统一努力的力度。

## 2. 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危险下的统一努力

德国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深重的灾难，彻底消除德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是战时盟国的共识，战胜国为此确立了彻底的非军事化政策。事实上，在德国处于被占领的状态下，分裂的德国不再对世界和欧洲构成直接的威胁，而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大增的苏联在欧洲的绝对优势和威胁凸现。“战后初期，苏军总兵力虽然从1945年的1100多万人减至1948年的287万，仍高于美国军队总兵力（145万）一倍多。”<sup>③</sup>凭借战后的有利形势，苏联积极地在中东欧扩张势力范围。1948年3月17日，对苏联的恐惧使西欧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但是，没有美国的保护，西欧是难以抗衡苏联的，而企图建立全球霸权的美国也试图建立一个美国控制下的安全体系。在美国的作用下，1949年4月4日，美、加、英、法等12国缔结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还提出，“若情况许可，应邀请德国（或三个西方占区）、奥地

---

① *Neues Deutschland*, 1 Juli 1950.

② Jochen Meiners, *Die doppelte Deutschlandpolitik : zur nationalen Politik der SED im Spiegel ihres Zentralorgans "Neues Deutschland" 1946 bis 1952*,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aris: Peter Lang, 1987, S.310.

③ 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利、西班牙参加布鲁塞尔条约和北大西洋区域防务。”<sup>①</sup>尽管英、美都有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以抗衡苏联的意图,但是,由于战后初期世界人民激烈反对战争和复兴德国军国主义,西方在公开场合不得不极力否认有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打算。<sup>②</sup>

苏联和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十分警惕。苏联一直密切关注西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行动。<sup>③</sup>建国初,民主德国就觉察了西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倾向,反对联邦德国的军国主义复辟还成为民主德国建立人民阵线的理由之一。<sup>④</sup>在美国建立北约并打算让联邦德国加入后,民主德国的主要任务调整为争取德国的统一、民主重建与和平。<sup>⑤</sup>与全国阵线成立宣言中关于主要任务的规定(争取德国的和平、民主与主权)相比,民主德国是将民主改造任务取代了恢复国家主权的任务,即要求联邦德国实行非军事化改革上升为主要任务。1950年7月20日到24日,统一社会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皮克指出,由于帝国主义使世界大战的危险加剧,民主德国今后的政策是加强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友谊和联盟、保卫世界和平与欧洲安全以及反对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sup>⑥</sup>又由于很多联邦德国群众反对重新武装,统一社会党还提出要利用这一情况来服务于建立统

① 陈佩尧:《北约战略与态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②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1985, p.309.

③ (美)戴维·墨菲:《柏林墙下的较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7页。

④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二集(1954-195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33~134页。

⑤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40-41.

⑥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55-56.

一的和平国家的道路。<sup>①</sup>可见,民主德国的策略是加强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联合和发动联邦德国人民反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而不是进行两德谈判。

可见,尽管有少数民主德国领导人提出过两德政府进行统一谈判的建议,但这并没有被确立为政府解决德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在民主德国看来,联邦德国政府不是谈判对象,而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大资本家以及国外帝国主义利益的死敌,其目的是要修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要吞并民主德国并消灭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最后是要侵略苏联和东欧等国。<sup>②</sup>民主德国还经常宣传联邦德国的威胁,给其贴上反对革命、复仇主义、侵略主义、军国主义、敌视和平等标签,以使联邦德国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死敌。

将谈判方式确立为解决德国问题的主要策略,是在布拉格会议中提出的。1950年10月22日,针对英、法、美三国的纽约外长会议,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苏东八国外交部长在布拉格集会。与会国反对西方三国单方面决定结束对德战争、制定对德和约以及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等政策,提出按照波茨坦协定签订和约和最终从德国撤军。会议还建议由德国两部分谈判建立协商和约与筹备全德临时政府的全德立宪会议。<sup>③</sup>纽约外长会议决定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和组建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军事集团,意味着超级大国美国与原德国发达工业区所在的联邦德国走向联合,这将使苏联的安全局势比二战前还要恶劣。因而,苏联决定通过与西方谈判对德和约来阻止这一形势的出现。民主德国外

---

<sup>①</sup>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56.

<sup>②</sup>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

<sup>③</sup>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53~154页。

长格奥尔格·德廷格很好地领会了苏联的意图,他说:“如果我们成功地把德国从它们(美国)结盟的关系中分离出来,这就很有可能从根本上粉碎英美在欧洲的战争阴谋”。在民主德国看来,联邦德国倒向西方特别是积极加入西方军事集团的政策也危及了它的安全,“他们的目标是要在西欧建立霸权,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恢复1937年边界内的帝国主义的‘德意志帝国’。”<sup>①</sup>而且,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也与民主德国的反帝统一道路背道而驰,如统一社会党中委会就通过决议强调,“建立民主的统一德国的前提是,阻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复活军国主义。建立民主的统一德国只有在坚持不懈的反帝斗争中才能实现。”<sup>②</sup>然而,由于力量不足,民主德国无法影响阿登纳政府的决策,只能依靠加强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联合来维护其安全,同时通过支持苏联的谈判政策来阻止联邦德国倒向西方和重新武装。

为了实现布拉格决议,苏联和民主德国分兵作战,前者呼吁召开四国会议,后者则是努力争取与联邦德国开启谈判。1950年11月3日,苏联向英、法、美三国政府发出外交照会,通告了布拉格会议声明,并要求召开四国会议讨论波茨坦会议关于肃清德国军国主义的协定的实施问题。<sup>③</sup>尽管认识到1949年5月解除柏林危机后苏联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外交政策,但美国仍然认为,“……其根本目标在于破坏西方日趋发展的团结及其谋求建立共同防务的努力,方法是通过‘和平运动’的策略和利用西方在政治上的分歧。”<sup>④</sup>阿登纳更是夸大苏联的威胁,他说:“苏联

①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1页。

②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

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55页。

④ (美)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1945-197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9页。



政策的当前目标是使德国中立化和阻挠欧洲的一体化，它的长远目标是把德国乃至最终把整个欧洲全部并入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sup>①</sup>结果，苏联的谈判努力毫无结果，民主德国的谈判政策也同样以失败告终。从布拉格会议结束到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前夕，民主德国多次向联邦德国和西方建议谈判解决德国问题。但联邦德国拒绝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使有关谈判从未举行，双方只是在建立全德政府的方式和步骤等问题上争执不休，主要涉及全德立宪议会产生方式、自由选举的举行以及对德和约等问题。

1950年11月30日，民主德国第一次大选产生的新政府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致信阿登纳，建议两个政府各派6名代表，讨论由东西德对等代表筹备组成一个全德立宪议会，以筹备成立全德临时政府和与四国协商起草和约。<sup>②</sup>阿登纳认为，民主德国的提议是来源于布拉格决议，他的看法是：“对我们来说，按照在布拉格的建议办法来处理德国问题是完全不能接受的。”<sup>③</sup>因此，阿登纳决定对民主德国的提议不加理会，他罗列的理由是：首先，联邦德国朝野两大政党都反对与民主德国谈判，因为平等谈判会抬高“不合法的苏占区政府”的身价；其次，阿登纳认为民主德国的办法毫无作用，因为全德立宪议会必须由四国管制委员会监督，管制委员会的一票否决制将使决议难以通过，对奥和约依旧未能签订就是事实；再次，联邦德国主张德国统一是四大国的责任，而民主德国的当权者不过是苏联的驯服的工具，与其谈判实质上是与苏联政府谈判，联邦德国避免在没有实力前与苏联举行谈判；最后，阿登纳更加重视的是与西方盟友建立友

---

①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3-1955》(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7页。

② Manfred Overesch, *Die Deutschen und die Deutsche Frage 1945-1955: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e*, Hannover, 1985, S.142.

③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3-1955》(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3~24页。

好、互信的关系,而不是与民主德国达成谅解。12月9日,阿登纳与美、英、法三国的驻德高级专员讨论了苏联和民主德国的谈判提议。在得知三国接受了苏联召开外长会议的邀请后,阿登纳更加坚定地拒绝与民主德国进行接触,因为他认为两条谈判渠道会给苏联提供制造混乱的机会,外长会议比与民主德国的谈判更为重要,更何况拒绝与民主德国打交道有利于取得西方盟国对联邦德国的信任。<sup>①</sup>

在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谈判提议的同时,民主德国还继续动员群众特别是争取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以建立广泛的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统一战线。由于阿登纳不理睬格罗提渥的提议,民主德国通过各种渠道在两德展开统一宣传,指责联邦德国不愿解决德国统一问题,并号召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统一行动。<sup>②</sup>1950年12月30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主席还致信联邦议院议长赫尔曼·埃勒斯,再次提出举行两德会谈。

迫于民主德国统一宣传的压力,1951年1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阿登纳以政府声明的方式答复了民主德国的提议。以民主德国建立了人民警察和联邦德国早已向苏联提出过统一提议为由,他驳斥了对联邦德国进行重新武装和拒绝统一的指责。阿登纳主张通过自由选举建立全德政府,他还着重强调了自由选举的三个条件。<sup>③</sup>这实际上是拒绝由两德政府平等组成全德立宪议会。

1951年1月30日,格罗提渥在人民议院发表声明,指责联邦德国政府拒绝民主德国的提议,“阿登纳先生的行动是代表在

①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3-1955》(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6~27页。

② Jochen Meiners, *Die doppelte Deutschlandpolitik: zur nationalen Politik der SED im Spiegel ihres Zentralorgans "Neues Deutschland" 1946 bis 1952*,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aris: Peter Lang, 1987, S.351-358.

③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3-1955》(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32页。

德国的军事和帝国主义的势力的，他的行动简直是一个把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利益看得比德国的利益还重的人。”<sup>①</sup>格罗提渥表示，不管阿登纳怎样做，民主德国决定继续努力于达成协议。他还说：“我们不能用暴力把阿登纳先生和他的政府拉到会议桌上来。民主国家的政府是人民的代表为贯彻人民的意志而选举出来的。”<sup>②</sup>也就是说，民主德国决定打“民意”牌来争取统一谈判的开启，这既可动员两德的群众支持民主德国的政策，又可向联邦德国施加舆论压力。因而，民主德国开始争取与联邦议院而不是阿登纳政府进行统一谈判。在格罗提渥讲话的当天，民主德国的人民议院就致电联邦议院，建议“共同召集全德立宪议会以便获得为了保证和平和恢复统一所必需解决的一切问题的协议”，民主德国提出首先由两德议院派出平等代表讨论全德立宪议会的召开，并列出了准备讨论的包括阿登纳提出的自由选举条件在内的各种具体问题。<sup>③</sup>民主德国还提出了“德国人坐到一张桌子上来”的口号。民主德国的建议的出发点是在德意志领土上存在两个分裂的国家，但与阿登纳政府一样，联邦议院拒绝接受德国的分裂和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因而，联邦议院同样没有理会民主德国的提议。

阿登纳政府更关心的是欧洲的联合和四国外长会议的召开。3月19日，联邦德国在巴黎和法、意、荷、比、卢等国签订了“舒曼计划”，欧洲一体化开始起步。6月22日，因未能就会议议程达成一致，举行了3个多月的四国外长会议的筹备会议最终宣告破裂。英、法、美三国趁机加快了重新武装德国和组建欧洲防务力量的步伐，9月10日到14日，三国在华盛顿召开外长会

---

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局编：《关于波恩战争条约的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页。

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局编：《关于波恩战争条约的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页。

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82~184页。

议,决定结束对联邦德国的占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和让联邦德国参加欧洲防务力量,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由意向发展为具体的外交决策。

在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后,1951年9月15日,人民议院召开了会议。格罗提渥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指出,在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他指责联邦德国政府拖延缔结和约和撤出占领军,其重新武装政策不仅会加重联邦德国人民的负担,还会威胁他们的生存。格罗提渥建议人民议院向联邦议院发出呼吁,举行一次东西德代表共同参加的全德会议,讨论举行国民议会的全德自由选举和加速缔结和约等问题。<sup>①</sup>阿登纳和西方一直坚持德国统一的第一步是自由选举,<sup>②</sup>而苏联和民主德国则坚持由两德平等协商处理,此时民主德国的新提议实质上是对联邦德国的让步。阿登纳也承认格罗提渥的建议有了新的变化,即:“1.放弃了筹备选举的协商机构的对等组成原则。2.同意了自由选举的原则,……”<sup>③</sup>民主德国认为,自己的新提议是联邦德国无法拒绝的,<sup>④</sup>有的民主德国领导还对选举结果十分乐观。<sup>⑤</sup>但阿登纳对民主德国的让步并不满意,他认为民主德国的新建议没有答应他提出的自由选举的全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23~231页。

② Josef Foscipoth(Hrsg.), *Adenauer und die Deutsche Frage*, Goettingen: Vandenhock & Ruprecht, S.44.

③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3-1955》(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7~48页。

④ Jochen Meiners, *Die doppelte Deutschlandpolitik: zur nationalen Politik der SED im Spiegel ihres Zentralorgans "Neues Deutschland" 1946 bis 1952*,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aris: Peter Lang, 1987, S.358.

⑤ Wilfried Loth, *Stalin's Unwanted Child: the Soviet Union,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139-140.

部条件,而且,人民议院还在呼吁书中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主张加入各政党、群众团体可以建立竞选联盟和提出候选人名单等民主德国的选举制度内容。阿登纳认为,民主德国的建议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是按照苏联的命令在行事,其目的“显然在于打乱由西方国家发起的建立一个防务阵线的步骤”。阿登纳更感兴趣的是与西方盟友讨论实现华盛顿决议,因为他的首要目标是恢复德国的主权,他的西方政策和东方政策都是服从于这一目标的。<sup>①</sup>

对于民主德国的新提议,联邦议院拒绝正面答复,只是在9月27日开会讨论了全德自由选举问题。在会上,阿登纳详细列出了自由选举的14点原则,又由于民主德国的建议与联邦德国的主张逐渐接近,他决定尽快制订选举条例并递交给联合国和四大占领国。阿登纳还要求由一个联合国监督下的国际中立委员会调查“苏占区”和联邦共和国地区进行自由选举的条件。10月10日,人民议院致函联邦议院,表示阿登纳提出的14点条件大多数是可以接受的,但认为还需要召开全德会议讨论其它问题,选举的国际监督问题在全德会议上讨论更为合适。人民议院还要求联邦议院对召开全德会议、举行自由选举以及缔结和约等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sup>②</sup>但是,不以民主德国为平等谈判对象的联邦议院仍然拒绝答复。民主德国认为,“这使德国人民举行自由选举以恢复国家统一的希望完全破灭”,<sup>③</sup>但它还是决定继续努力于实现两个德国的谅解。

1951年11月2日,民主德国总统皮克致信联邦德国总统休斯,建议由两国总统举行一次联席会议,协商召开讨论德国统

---

① Josef Foschepoth (Hrsg.), *Adenauer und die Deutsche Frage*, Goe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S.14.

②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34~235页。

③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局编:《关于波恩战争条约的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27页。

一和加速缔结和约的全德会议。在信中,皮克强调要由德国人自己而不是外国人来决定德国的命运,民主德国同意在德国各地举行选举调查,但认为最好是在四国代表的管制监督下由德国人自己进行。<sup>①</sup>自此,民主德国开始强调统一是德国人的事而不是四大国的责任,其理由是,在某些外国政府反对德国的统一与和解的情况下,德国的统一只能由德国人自己协商解决。<sup>②</sup>11月7日,休斯将信件原封不动地退回,联邦德国拒绝与民主德国直接对话,而是将自由选举问题提交到联合国。民主德国的判断是,由于苏联、民主德国的政策以及包括联邦德国人民在内的西欧人民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等的压力,联邦德国不得不在联合国监督选举上做文章。<sup>③</sup>联想到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左右联合国通过了组织联合国军的决议,民主德国坚决反对由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监督选举,坚持这是德国人自己的事。<sup>④</sup>12月11日,在英、法、美三国的作用下,联合国大会召开特别政治委员会,讨论组织调查德国自由选举条件的联合国委员会的提案。在会议上,民主德国的代表团宣传其德国政策是和平、统一的政策,指责西方和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政策及柏林政策。以反对干涉德国内部事务为由,民主德国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成立联合国调查委员会。<sup>⑤</sup>但是,在美国的作用下,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还是以压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39~240页。

② Jochen Meiners, *Die doppelte Deutschlandpolitik: zur nationalen Politik der SED im Spiegel ihres Zentralorgans "Neues Deutschland" 1946 bis 1952*,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aris: Peter Lang, 1987, S.461.

③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64.

④ Jochen Meiners, *Die doppelte Deutschlandpolitik: zur nationalen Politik der SED im Spiegel ihres Zentralorgans "Neues Deutschland" 1946 bis 1952*,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aris: Peter Lang, 1987, S.463.

⑤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57~258页。

倒性的多数票(45票赞成,6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了决议,<sup>①</sup>调查委员会由巴西、荷兰、冰岛、巴基斯坦以及波兰等国组成。但波兰拒绝参加,民主德国也不让调查委员会进入其领土,1952年6月21日,调查委员会在民主德国的行动不得不无限期延迟。此前的2月22日,联邦德国还将联邦议院通过的选举法递交给英、法、美三国的高级专员并请他们转交给苏联驻民主德国的崔可夫将军。民主德国也针锋相对地出台了自已的选举法,坚持将自已的某些选举制度推广到全德,这遭到了联邦德国的断然拒绝。<sup>②</sup>于是,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谈判全德自由选举的希望彻底破灭。

在直接争取两德谈判失败后,1952年2月13日,民主德国致函英、法、美、苏四国政府,要求按照波茨坦协定从速缔结对德和约。<sup>③</sup>2月20日,苏联回信表示支持,拒绝承认民主德国的英、法、美三国则没有理会。西方一直认为,民主德国的提议不过是苏联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而苏联的目的是“阻止并延缓德国重新军事化的进程,它利用在西欧产生的冲突,从中得到好处,朝着在苏联控制下的统一德国的最终目标努力。”<sup>④</sup>3月10日,在对民主德国的建议稍加修改后,苏联向英、法、美三国政府发出缔结对德和约的外交照会,并附加了和约草案。在外交照会中,苏联建议四国召开会议,讨论缔结对德和约以及研究建立一个全德政府来签订和约等问题。在和约草案中,苏联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军事中立的德国,统一后的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拥

---

①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64.

② Jochen Meiners, *Die doppelte Deutschlandpolitik: zur nationalen Politik der SED im Spiegel ihres Zentralorgans "Neues Deutschland" 1946 bis 1952*,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aris: Peter Lang, 1987, S.475.

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59-260页。

④ (美)戴维·墨菲:《柏林墙下的较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有保卫安全的武装部队和生产军需物资,还可以加入联合国。<sup>①</sup>

长期以来,关于苏联照会的目标,西方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有“干扰说”、“统一说”、“安内说”、“借口说”,等等。<sup>②</sup>对于苏联的照会,3月14日,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发表了表示支持的声明。实际上,在建立中立、统一德国的过程中,民主德国也有被实力较强的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因而,民主德国官员曾要求苏联向他们保证,提出缔结和平条约建议的目的是要牵制西方,使西方向波恩政府移交权力的问题复杂化,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奏效。皮克和格罗提渥也向来访的意大利社会党人埃特罗·南尼抱怨,“斯大林要把我们放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但我们不知道怎样从那里走出来”。<sup>③</sup>

让民主德国觉得有惊无险的是,联邦德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苏联的和约草案。阿登纳认为,苏联的计划对联邦德国有弊无利:首先,苏联的目的仍然是阻挠欧洲的统一,苏联要通过长期的谈判来使本来就困难重重的有关欧洲防务集团的谈判陷入僵局。阿登纳强调,“拖延建立欧洲防务集团是错误和危险的。”<sup>④</sup>其次,阿登纳认为苏联的计划即使成功,也不过是让德国成为一个中立的、受监督的二等国家,这样苏联可以在德国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并随时可以把德国完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西方国家和阿登纳的主张不谋而合,英、法、美三国驻德高级专员向阿登纳声明:“我们将继续进行我们的有关欧洲防务集团与德国条约谈判,只当没有那份照会一样。”<sup>⑤</sup>但是,二战后,强烈的中立主义思想在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62~265页。

② 详见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③ Rolf Steininger, *Eine Chance Zur Wiedervereinigung? Die Stalin-Note vom 10. März 1952*, Bonn: Neue Gesellschaft, 1985, p.20.

④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3-1955》(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7页。

⑤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3-1955》(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7页。



联邦德国兴起,坚持德国中立的人认为,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欧洲防务集团会使德国在未来的冲突中成为主要战场,也会阻碍德国的统一,“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对整个计划持反对态度,担心进一步把联邦德国紧紧地束缚在西方意识形态的阵营里就会破坏可能出现的整个德国重新统一的任何机会。”<sup>①</sup>虽然社会民主党反对向苏联妥协,但也不赞成与西方捆绑在一起,他们支持建立统一、中立的德国,因而要求“必须利用一切可能使四大占领国就德国的重新统一达成协议。”<sup>②</sup>

顾及到联邦德国人民的统一意愿,在加紧谈判组建欧洲防务集团的同时,西方没有简单地拒绝苏联的提议,而是在德国统一和缔结和约等问题上与苏联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照会战,借以拖延时间。经过艰难的谈判,1952年5月26日和27日,联邦德国和英、法、美等国先后草签了关于结束德国占领状态和组建欧洲防务集团的《波恩条约》和《巴黎条约》。两个条约的签订表明,民主德国以谈判德国统一来阻止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德国政策没有奏效,此后,它开始调整其德国政策。

### 3. 乌布利希的新主张

随着以统一换中立的谈判政策趋于失败,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开始强硬化。在预计联邦德国将签署《波恩条约》后,1952年3月29日,皮克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协商对策。在会晤中,斯大林同意了民主德国建立武装部队和加强边境控制等要求,并作出了具体的指示。<sup>③</sup>斯大林还告诫民主德国领导人,不得晚于秋季前走上“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你们一定要组建你们自己

---

① 德里克·W·厄尔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42页。

② 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③ Wilhelm Pieck, *Aufzeichnungen zur Deutschlandpolitik, 1945-195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4, S.384

的国家”。<sup>①</sup>在《波恩条约》和《巴黎条约》草签后,民主德国很快做出了一系列反应,如在两德边界和波罗的海沿线建立3米安全区、将东西柏林之间的电话线切断以及取消东西柏林之间的自由交通,等等。<sup>②</sup>民主德国指责联邦德国正在复辟帝国主义统治和复活军国主义,这既加剧了欧洲战争危险,又加深了两德之间的鸿沟。民主德国还决定要巩固自己以及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以加强社会主义的力量和保卫和平。<sup>③</sup>6月,在与意大利社会党人南尼(nenni)的一次谈话中,斯大林也承认了建立中立、统一德国政策的失败,他说,阻止德国分裂的长期化看来不可能。<sup>④</sup>西方学者普洛克认为,建国后民主德国存在“保持东德内部稳定和寻求对其主权地位的外交承认”及“建立东德的全德信誉和作为全德模式的先进政治体制”两个目标。<sup>⑤</sup>在实现德国统一的希望渺茫以及西方的威胁加剧后,保持政权的稳定自然成为民主德国的主要目标,其主要措施是对内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外努力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一体化。

1952年7月,在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民主德国政策的转变更加明显。在会上,党的总书记乌布利希做了《目前形势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当前的形势是世界分裂为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战争、剥削的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在联邦德国的政策使和平受到威胁。同时,又由于政治

---

① “Stalin and to SED Leadership: 7 April 1952: You Must Organize Yours Own Stat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4 (1994): 34-35, 48, p.48.

② Lawrence L. Whetten,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0.

③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67.

④ Hans-Peter Schwarz (Hrsg.), *Handbuch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Muenchen: R. Piper, 1975, S.622.

⑤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10.

经济条件以及工人阶级与大多数劳动者觉悟的发展,民主德国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完成,德国处在发展的转折关头。在目前情况下,统一社会党的新任务是:“使争取签订和约及恢复民主德国统一的斗争成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巩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和平及德国的统一而斗争的基础——的政权,并胜利地完成全国在实现五年计划中的巨大建设工作”,<sup>①</sup>这是将建立统一、和平、民主的德国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规定为民主德国的两大主要任务。会议通过的决议对未来工作的部署是:(1)当前任务是反对英法美占领者和打倒波恩政府;(2)首要任务是组成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的同盟以及团结所有的爱国人士;(3)加强与联邦德国的德国共产党的团结;(4)加强东德边境的保卫工作,加强人民民主政权、民主秩序和法律,并组成武装力量;(5)巩固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关系;(6)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东德的基本任务;(7)不断巩固国家政权的人民民主基础;(8)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任务;(9)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10)改善党的工作以执行党的总路线;(11)提高工人阶级及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同时并经常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sup>②</sup>

会议确定的1到3项工作涉及德国统一问题,但民主德国的政策比以前明显强硬化,它强调的是联合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来反对国内外帝国主义力量,甚至还提出“打倒波恩仆从政府是恢复德国统一的先决条件。”<sup>③</sup>然而,民主德国也没有将谈判渠道完全切断,乌布利希在报告中又强调民主德国的统一建议和苏联的和平建议的真诚性,表示但愿尽速举行全德谈判和四国会

① 乌布利希:《目前形势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任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1页。

② 乌布利希:《目前形势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任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179~186页。

③ 乌布利希:《目前形势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任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178页。

议。<sup>①</sup>工作部署的4到11项内容都是涉及民主德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建设的。可见,尽管民主德国仍然将国家统一作为主要任务,但利用西方强硬的冷战政策和斯大林的以中立换统一的德国政策的失败,乌布利希巧妙地将国内的工作重心转向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德国统一与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问题上,乌布利希的看法是,“民族问题现在是将来还是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柏林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争取统一、民主、爱好和平和独立的德国的斗争来说,只会起好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建设将使德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容易决定今后德国社会制度的形态,……。”<sup>②</sup>也就是说,乌布利希认为统一问题依旧是未来的主要任务,但他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与追求德国的统一是一致的。

会后,民主德国没有终止争取统一谈判的努力,因为包括联邦德国人民在内的欧洲人民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反对还比较激烈,而且,1952年3月,法国的中右联盟在大选中获胜,法国国民议会中已不再有足以批准欧洲防务集团的多数。因而,《波恩条约》和《巴黎条约》在有关各国议会获得通过的前景叵测,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倒向西方的道路还是有可能失败,民主德国争取谈判对德和约和德国统一仍然有可能成功。8月23日,苏联再次向英、法、美三国发出外交照会,要求召开四国会议讨论对德和约与成立全德政府问题。9月5日,人民议院致信联邦议院,<sup>③</sup>建议两德派代表参加四国会议和组成一个调查两德举行自由选举可能性的德国调查团。由于联邦德国一直

<sup>①</sup> 乌布利希:《目前形势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任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27~28页。

<sup>②</sup> 乌布利希:《目前形势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任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47页。

<sup>③</sup>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00~303页。

拒绝谈判,民主德国采取了不请自到的更主动的措施,人民议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联邦德国,试图与联邦议院进行接触。9月19日,民主德国代表团到达波恩,但联邦德国官方拒绝与之接触,也没有理会其访问邀请。民主德国还积极争取国际和平力量的支持,同年11月8日到10日,民主德国在柏林举办了争取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国际会议,两德代表在会后发表了联合宣言。然而,苏联、民主德国以统一换中立的努力还是没有奏效。在阿登纳的努力下,1953年3月19日,联邦议院通过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成为所有缔约国中第一个通过这项条约的议会。<sup>①</sup>

在1952年党代会规定的两大任务上,民主德国争取国家统一的努力毫无成效,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更是问题重重。民主德国的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在工业方面,虽然缺乏煤铁资源,民主德国却仿效苏联模式,片面发展重工业;在农业方面,集体化运动使农民逃亡西方并引发了食物短缺;<sup>②</sup>发展军事力量以及对苏联的赔偿负担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德国的经济困难。阶级斗争的加强使民主德国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张,大批公民外逃西方,民主德国难民人数在1951年是165,648人,1952年增加为182,393人,1953年则攀升到331,390人。1952年秋,苏联管制委员会对民主德国的情况进行调研,次年3月得出的调查结论是:“只能在短期内保持现在的政策”,“民主德国人身上的压力已经突破了极限。”<sup>③</sup>1953年5月27日,贝尼亚向部长会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要求完全改变统一社会党在1952

---

①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9-1953》(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643页。

② Stefan Doernberg, *Kurze Geschichte der DDR*, Brelin (East), 1964, S. 218-221.

③ Rolf Stoeckigt, “Ein forciertes stalinistischer Kurs fuehrte 1953 in die Krise”, *Berliner Zeitung*, 8 March 1990.

年春夏时采用的路线。<sup>①</sup>6月2日到4日,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在莫斯科接受了关于“新路线”的指示,<sup>②</sup>不久,统一社会党政治局通过了“新路线”,并于11日在《新德意志》上刊发了新政策的内容。新政策放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但没有降低让工人们不满的工作量规定,从而引发了民主德国工人的罢工抗议。与此同时,统一社会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场反对乌布利希的权力斗争。6月16日,统一社会党中委会通过了《新德意志报》总编鲁道夫·赫尔恩斯塔特起草的“新方针”,内容之一是要求为建立包括东西德在内的统一祖国采取措施,其它的措施要服务于这一伟大目标,新方针还反对照搬苏联模式和制度,要求改善党的工作方式。<sup>③</sup>6月17日,柏林工人的罢工斗争更加激烈化,在苏联出动军队后,危机才得以平息。然而,工人动乱却使乌布利希得以保全统治地位,苏联在动荡后继续支持他,“虽然他有很多缺点,但他们可以依靠他收拾民主德国的混乱局面。”<sup>④</sup>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乌布利希否决了16日的“新方针”,借贝尼亚倒台事件,他又清除了蔡塞尔、赫尔恩斯塔特等反对派。在7月24日到26日召开的中委会第15次全体会议上,统一社会党通过了乌布利希的“新路线”,即《党的新方针和任务》。新决议充分肯定了民主德国民族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总方针的正确性,问题不过是在工作方法上存在失误。决议也保留了统一德国这一主要任务,“德国

---

① Wilfried Loth, *Stalin's Unwanted Child: the Soviet Union,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153.

② (美)戴维·墨菲:《柏林墙下的较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166页。

③ Wilfried Loth, *Stalin's Unwanted Child: the Soviet Union,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158.

④ (美)戴维·墨菲:《柏林墙下的较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分裂的事实是德国人民的大不幸,也是欧洲和平的威胁,这就使得争取德国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重新统一的斗争成为党的主要任务。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必须使完成工作的方式能有利于德国的重新统一,能为联邦德国的工人所了解。”<sup>①</sup>总之,尽管统一社会党内部存在意见分歧和权力争夺,但新路线的两个文本都没有公开否认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更没有改变乌布利希的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统一两大任务并行的政策。

#### 4. 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西方军事集团的最后努力

在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在贯彻欧洲政策时已表现出某些新的灵活性的迹象,<sup>②</sup>西方认为此时开展谈判将对西方有利。1953年5月11日,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讲话说,苏联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世界各国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议来研究解决那些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一时机已经成熟了。<sup>③</sup>丘吉尔建议缔结一种类似《洛迦诺公约》形式的安全协定来满足苏联的需求。法国积极支持四国会议,阿登纳则十分不安,但他无法改变局势。6月17日事件显示民主德国存在不稳定问题,阿登纳也顺水推舟地声称谈判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他还主动向英、法、美三国提议召开一次新的四国会议,“以便摸清苏联是否准备采取一种在自由中重新统一德国的解决办法。”<sup>④</sup>7月15日,西方三国照会苏联,建议在9月底举行一次四国会议,讨论德国统一、对德和约以及对奥和约等事务。8月4日,苏联复照三国,同意召开四国会议,但对

---

① 乌布利希:《目前形势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任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204页。

② 参见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③ (美)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1页。

④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3-1955》(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76页。

会议议题和与会国等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因为苏联不仅关心德国问题和奥地利问题,还关心东亚的局势。随后四国进行了一场照会互换,最后决定于1954年1月初在柏林召开四国会议。

国内动乱刚刚平息,民主德国明白谈判时机对自己不利。而且,在1953年的选举中,阿登纳还威胁要解决东部德国问题,民主德国甚至还认为西方是试图在四国外长会议中以关于自由选举的谈判来吞并自己。但苏联愿意与西方谈判,马林科夫认为,紧张局势的缓和可能导致西方联盟的解体,氢弹实验的成功增添了苏联的谈判信心。<sup>①</sup>在无法阻止四国会议的召开后,民主德国也不得不表示了对苏联的支持。7月15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发表一项声明,表示尽管6月17日发生了西方制造的骚乱事件,民主德国仍然愿意与联邦德国谈判恢复统一和缔结和约的问题。它还建议在最短期内召开一个由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代表参加的全德会议,讨论上述问题。<sup>②</sup>为了避免四国牺牲民主德国的利益,在8月17日的广播演说中,皮克要求“在准备和约的各阶段以及在和会上,必须保证德国有代表参加”,他还建议由两德组成临时全德政府准备全德自由选举。<sup>③</sup>在柏林会议前夕,民主德国还努力影响苏联的谈判立场,在8月22日的两国代表会晤中,双方在德国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共识:必须在最近召开和会;必须有德国代表参加和会的各阶段准备工作以及参加和会;必须通过两德的直接协商来成立负责筹备自由选举的临时全德政府;选举以后德国人民建立政府不受外国干涉。为了稳定民主德国政权并消除其对苏联背叛的担忧,苏联免除了民主德国由

---

① (美)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9页。

②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42~344页。

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60~362页。



于战争而负担的财政和经济义务,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大使级别,<sup>①</sup>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阿登纳坚决反对两德参加柏林会议,他认为,“要是这样做,那就意味着事实上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sup>②</sup>而他在解决德国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是:“不与苏联谈判,四国开会解决。”<sup>③</sup>在柏林会议召开的前两天,阿登纳政府向联邦议院提交的提前征兵方案获得通过。他的目的是让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不可更改,同时也想破坏柏林会议的气氛。<sup>④</sup>

1954年1月25日到2月18日,四国外长会议如期在东、西柏林轮流召开。会议前夕,民主德国仍然一再要求两德代表参加会议,但被支持阿登纳政府的西方三国拒绝。在会上,西方还是坚持以自由选举作为德国统一的第一步,不过在联合国监督自由选举方面作出了妥协,同意苏联曾主张的由四国代表加上或不加上中立国的代表组成选举监督委员会。西方还坚持建立欧洲防务集团,并要求全德政府应该有权继承联邦共和国和苏占区所承担的条约权利和义务,这意味着西方主张统一的德国可以加入北约。民主德国坚决反对西方的立场,1月30日,它向四国外长会议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反对《波恩条约》和《巴黎条约》,主张德国统一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由东西德代表组成的全德临时政府,要求对德和约包括外国占领军撤出、不参加旨在反对任何一个曾参加对德作战的国家的联盟或军事同盟等原则。<sup>⑤</sup>

---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63~365页。

②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3-1955》(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79页。

③ Manfred Overesch, *Die Deutschen und die Deutsche Frage 1945-1955: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e*, Hannover, 1985, S.48.

④ (德)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回忆录》,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72页。

⑤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编:《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侵略政策的白皮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16~117页。

民主德国的新立场是拒绝继续在自由选举上的让步。2月1日,莫洛托夫提出了一个与民主德国主张一致的和约草案,10日,苏联还提出了一个安全计划,即实行四国管制德国的安全模式。西方将苏联而不是德国看作最大威胁,自然不可能接受苏联的德国计划和集体安全体系,参与会议活动的美国外交官雅各布·比姆指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互相摸底会议,无论苏联一方或以美国为首的一方都不准备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后退。”<sup>①</sup>对于西方三国而言,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已经发展到无可更改的地步,<sup>②</sup>它们只是想试探苏联的政策可能会有多大的变化。结果,“期望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政治路线会发生变化的幻想最后破灭了”,<sup>③</sup>西方认识到“苏联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检验统一的刺激性,而是阻止或挫败德国的重新武装。”<sup>④</sup>对苏联而言,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巴黎条约》和《波恩条约》还没有最后生效,它也抱着使两个条约失效的希望,企图在四国外长会议上碰碰运气。实际上,1953年的柏林动乱终结了苏联想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与西方达成某些协议的机会。<sup>⑤</sup>此后,因谈判地位受到损害,苏联的政策是优先巩固民主德国。<sup>⑥</sup>最后,因为分歧太大,东西方未能在德国问题上达成协议。会后的3月26日,苏联还取消了对民主德国国家机关的监督,并授权民主德国自行决定它的包括两德关系

① 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② (美)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页。

③ (联邦德国)威廉·格雷韦:《西德外交风云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

④ Wolfram F. Hanrieder(ed.), *West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49-1979*,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0, p.116.

⑤ 黄宗浩译:《苏联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政策》,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01页。

⑥ Eberhard Schulz (eds.), *GDR Foreign Policy*,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E. Shaper INC, 1982, p.189.

在内的国内外事务。联邦德国外交官格雷韦后来认识到，“柏林会议是最后决定德国两个部分分道扬镳、彼此距离越来越远的起点。”<sup>①</sup>

柏林会议后，获得主权的民主德国更加强调自身的安全与存在。3月30日，统一社会党“四大”召开。会议通过了《德国工人阶级、劳动农民、知识分子与一切爱好和平的德国人解决德国民族生死问题的原则》，统一社会党表示不要求简单地把民主德国的成果搬到联邦德国，但也开始坚持民主德国的现状，即要求新的德国没有垄断资本的统治、没有失业、爱好和平、独立并与苏联团结与友好。<sup>②</sup>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乌布利希反对联邦德国的统一立场和安全政策，继续坚持民主德国的统一立场，即：“恢复德国的统一首先要靠德国自己，恢复德国统一只有在德国东西两部代表之间达成协议，只有在拒绝‘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和波恩‘一般性条约’的情况下才有可能。”<sup>③</sup>民主德国决定，重新统一道路上最迫切的任务是争取两德的接近、动员全体人民反对联邦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复仇宣传以及促成两德召开统一谈判。

然而，在西欧军事一体化条约的通过和批准进入倒记时的情况下，德国统一谈判的前景暗淡。1954年秋，为了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西方军事集团，民主德国作出了最后的努力。首先，民主德国一再呼吁法国反对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在法国议会即将对与《波恩条约》挂钩的《巴黎条约》进行表决的前夕，皮克分别向法国议会和总统致信，呼吁否决该条约。8月30日，法国议会否决了《巴黎条约》，但在英、美两国的补救下，联邦德

---

① (联邦德国)威廉·格雷韦：《西德外交风云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

② (德)维纳·洛赫：《德国史》，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232页。

③ 纪年译：《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六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

国、法国、英国等国又签订了另一个文本的《巴黎协定》，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问题起死回生。12月，民主德国联合波兰、捷克再次呼吁法国议会不要批准《巴黎协定》。其次，民主德国通过呼吁统一谈判来反对联邦德国的政策。以新闻发布会、政府声明的方式，民主德国政府表示愿意谈判统一问题，这也是自1952年第二次代表会议以来统一社会党争取谈判最为积极的阶段。<sup>①</sup>由于坚持原来的统一立场，民主德国的谈判提议没有现实可能性，只存在着反对阿登纳政府政策的宣传意义。实际上，由于无法开展两德对话，民主德国的目的也不过是向联邦德国施加压力而已。1955年1月15日，苏联再次让步，同意西方主张的国际监督下的自由选举，民主德国的政策活动空间增大。民主德国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政策，格罗提渥政府发表一份声明，表示如果联邦德国改变加入北约的政策，两德可以在1955年举行全德自由选举。<sup>②</sup>2月24日，人民议院派全权代表前往联邦议院，说明民主德国关于全德选举、选举法以及国际监督的基本思想。同时邀请联邦议院代表团到人民议院来发表他们的意见。<sup>③</sup>但是，联邦议院拒绝对话，并于2月27日批准了《巴黎协定》。民主德国对此作出了激烈的反应，指责阿登纳的政策是出卖民族利益和要以武力统一德国，号召工人阶级统一行动，并要求对《巴黎协定》进行全民公投。民主德国还声明，其主张的德国统一之路是反对《巴黎协定》和要求实现两德和解，并表示不反对对自由选举的国际监督。5月5日，格罗提渥还呼吁联邦议院废除允许联邦德国加入

---

① Juergen Wendler, *Die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ED in den Jahren 1952 bis 1958: publizistisches Erscheinungsbild und Hintergründe der Wiedervereinigungsrhetorik*, Koeln: Boehlau, 1991, S.309-310.

②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98-99.

③ 德意志民主共国外交部编：《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侵略政策的白皮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22页。

北约的《巴黎协定》，建议两德立即就消除军国主义、准备产生全德国国民议会的自由选举、联合要求所有占领军队撤出和缔结和平条约等达成谅解。<sup>①</sup>但《波恩条约》和《巴黎协定》在同天生效，联邦德国获得了国家主权并被纳入了北约军事集团。

在反对通过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同时，苏联东欧国家也作了两手准备，加紧筹建社会主义军事同盟。1954年11月底12月初，苏东集团国家在莫斯科召开了“欧洲安全会议”，会议宣言表示将采取共同行动来保卫安全。5月9日，在联邦德国被北约接纳为成员国后，苏联东欧国家召开了华沙会议，也组建华沙条约组织，民主德国在14日被接纳为成员国。两德分别加入对立的军事集团，进一步巩固了德国的分裂局面，同时也宣告了民主德国立足谈判的统一政策的最终失败。

### 三、民主德国谈判统一政策失败的原因

#### 1. 东西方关系走向全面冷战对抗

在民主德国建国前，东西方冷战已经导致欧洲大陆出现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分裂。二战后，两大政治体制及其对立把欧洲大陆明显地分割开来，在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并组建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后，两大封闭性的经济体系建立，这又导致了欧洲经济的分裂。此后，美苏两国在欧洲的争夺和斗争继续加剧。苏联领导人相信，共产主义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帝国主义的目标就是要灭亡苏联，因而，在德国的争夺中，苏联关注自身的安全，也尽力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认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世界霸权，苏联将不择手段地进行扩张。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美国的重点是在欧洲进行地缘政治斗争。因而，在民主德国建立后，欧洲的冷战继续加剧，“归根到底，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共有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导致不可避免的竞争，这是冷战

---

<sup>①</sup> Lawrence L. Whetten,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4.

的显著特点。”<sup>①</sup>

在美苏的冷战争夺中,德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二战后,欧洲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全面衰落的英、法等西欧传统大国不得不依赖美国的经济支援和军事保护,一分为二且主权受到限制的德国不再对他们构成直接的威胁,西欧十分担心拥有军事优势而又积极扩张势力范围的共产主义苏联威胁。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但美国还有称霸全球的目标,因此,它倡导和支持欧洲的联合,以此抗衡和牵制苏联的力量。然而,西欧的联合不能没有联邦德国。首先西欧经济的复兴不能没有联邦德国经济的恢复,其次处于欧洲中心的联邦德国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没有了联邦德国,西欧就完全暴露在苏联面前。因而,在忙于朝鲜战争时,美国积极地在欧洲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将其纳入西方军事体系,以取得在欧洲的军事平衡甚至是占有优势。二战后,斯大林的安全政策是将安全边界扩大到国土之外的中东欧国家,民主德国成了苏联安全防线的前哨阵地,前苏联驻德大使阿布拉斯莫夫也承认:“我们是把民主德国当作我们的前线来保卫的。”<sup>②</sup>为了阻止西方安全威胁的出现,苏联提出了建立中立、统一的德国和欧洲集体安全体制的反建议。西方愿意建立中立的军事缓冲区,但坚持统一的德国可以加入北约。然而,二战后两个德国的战略地位都十分重要,实际上,德国取代了英国作为欧洲力量平衡中心的地位,甚至还成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平衡中心。<sup>③</sup>所以,对美、苏两国而言,“双方都需要对德国实行割据,并且认为,让德国在不稳定的条件下贸然统一起来的风险太大,

---

① (美)雷蒙德·加特霍夫:《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413页。

② 周懋庸编著:《从红色“帝后”到天涯孤侣:昂纳克和玛戈特》,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③ Wolfram F. Hanrieder(eds.), *West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49-1979*,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0, p.6.

所以彼此不肯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sup>①</sup>又由于二战后的德国问题国际化，任何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法都必须得到四大国的同意，<sup>②</sup>但有关各国在德国问题上的差异难以弥合，最终导致东西方不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达成妥协，特别是美苏两国在德国问题上相持不下使冷战双方的关系持续紧张。

二战后，要解决德国问题，无外乎存在武力或和平的两种方式。至于武力方式，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各国人民普遍地害怕和厌恶战争，核战争的毁灭性结果也使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政治家不敢轻易开战，更何况德国的统一也不是双方的根本利益所在，他们没有作出重大牺牲的必要。和平方式主要三种结果：东方取胜；西方取胜；东西方达成妥协。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力量相对平衡的情况下，前面两种结果也不可能出现。至于最后一种结果，因为冷战双方互不想让，也是难以出现。苏联德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其既得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但同时也是尽力扩大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影响，这使得斯大林对民主德国的态度不能始终如一。有时，斯大林明显对在民主德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很感兴趣，但更多的时候他更关心的是苏联的安全问题。因而，在阻止联邦德国加入西方防务集团的过程中，不顾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担心，斯大林提议建立一个中立、统一和非社会主义的德国。<sup>③</sup>至于西方在德国统一方面的立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最初，我们讨论了要把重点放在整个德国的重新统一还是放在西德的统一和加强上的利弊得失。可是，不久我们终于认为我们主要关心的事项应当是欧洲的前

---

① (美)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页。

② Guenther Doeker and Jens A. Brueckne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ceana Publications, 1979, p.180.

③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5.

途,不应当把德国的重新统一问题本身作为主要的目的。这显然就需要取得苏联的合作,因为它占领了三分之一的德国领土。如果把重新统一置于首要地位,那么争取苏联合作所应该付出的代价的确可能是很高的。可是,如果把欧洲的前途放在首要地位,而如果苏联对德国重新统一所索取的代价危及或破坏欧洲未来的前景时,那么,这个代价就不应该付出。”<sup>①</sup>可见,西方政策的重点是联合欧洲力量来抗衡苏联,而不是完成德国的统一。所以,西方对苏联1952年的外交照会采取了拖延回避战术,它们更积极的是加强西方的团结和组建欧洲防务集团。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乘机提升了北约的军事作用并将联邦德国纳入其中。在美国成功地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和改组了北约后,苏联针锋相对地建立了华约军事集团并将民主德国纳入其中。东西方在欧洲的冷战由此走向了危险的军事集团对抗,德国的分裂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可见,德国问题导致了冷战的加剧,而冷战的升级又加深了德国的分裂。在美苏冷战升级的总体形势下,东西方不可能在冷战的焦点问题——德国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因而,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由于东西方冷战在德国激烈展开,德国统一的机会可能从来都不存在。<sup>②</sup>

## 2. 两德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

在争取统一过程中,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提出过许多建议,但由于在有关方面的立场差距太大,联邦德国拒绝举行谈判。在德国问题上,两德的分歧主要涉及德国统一的步骤、方式以及对统一德国国家地位的安排上。联邦德国和西方坚持自由选举是德国统一的第一步,要求对民主德国的选举条件进行调查和监

---

① (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62页。

② David Calleo,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 187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New York;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62.



督,并坚持统一的德国可以加入北约。虽然民主德国和苏联一度向西方的立场靠拢,但在总体上仍然是要求由两德代表平等组成的机构来协商和准备德国的统一,反对对自由选举的国际监督。民主德国和苏联一直要求统一后的德国在军事上保持中立,坚决反对联邦德国或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军事集团。对于苏联东欧国家主张的德国中立,西方坚决反对,因为它们认为其目的是要阻止欧洲的联合和美国驻军欧洲。<sup>①</sup>艾森豪威尔还认为,苏联建立一个解除武装的中立德国的主张不过是其达到最终统治该地区的前奏罢了。<sup>②</sup>总之,由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上的矛盾和对立,两个德国不是走向谈判统一,而是在德国建立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分别倒向了两大阵营和加入了对立的军事集团。在两个德国被纳入冷战阵营后,德国问题的解决也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

二战后,联邦德国外交政策一直明显存在的三大目标是在西欧和大西洋联盟内的获得安全、重新统一以及政治复兴、经济重建。<sup>③</sup>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阿登纳政府选择了倒向西方阵营的外交战略。因为英、法、美三国是占领国,联邦德国只有与它们保持合作才能够顺利地恢复主权。在安全方面,阿登纳政府认为苏联是其最大的威胁,为了保障自身安全,它也需要通过加入西方军事集团来获得军事保护。在国家复兴方面,实力雄厚的美国的经济援助有利于联邦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了融入西方,阿登纳选择的是先欧洲一体化后德国统一,甚至为了前者还不惜搁置德国统一。在德国统一问题上,阿登纳坚持“实力政策”,他

---

① Walther Hubatsch, *The German Question*, New York: Herder Book Center, 1967, p.39.

② (美)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上),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93页。

③ F. Hanrieder Wolfram, *Germany, America, Europe—Forty Year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and La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

优先考虑的是积聚实力,而不是谈判,他甚至比西方更坚决地反对谈判德国统一问题。阿登纳政府一直将民主德国的谈判提议看作是苏联扩张和破坏欧洲联合的棋子,<sup>①</sup>或者是民主德国企图取得与联邦德国平等的地位。<sup>②</sup>联邦德国主要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统一、中立的德国,反对阿登纳搁置德国统一问题。勃兰特在其回忆录中指出,阿登纳一直对柏林和德国东部感觉不佳,他还明白他在社会民主党发源的德国中部各州是得不到许多选票的。<sup>③</sup>这是暗指阿登纳在德国统一方面行动消极可能是担心其政党难以在全德获得选举胜利。然而,社民党未能改变联邦德国政府的德国政策走向。

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民主德国将国家统一目标置于优先地位,并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然而,建国后民主德国同样选择了倒向苏联东欧国家一边的外交战略,因为这有利于使它获得苏联的安全保护、完成战后重建以及恢复国家主权。由于既想完成国家统一又想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因而,民主德国坚持按照波茨坦协定来解决德国问题,即完成德国的民主改造、恢复德国的统一及外国军队特别是美国军队撤出,等等。尽管民主德国和苏联都主张德国统一,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两国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苏联的主要目的是以德国统一来换取德国的军事中立,建国初期,民主德国没有外交主权,苏联因素在其德国政策的决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民主德国往往被迫屈从于苏联的利益。又由于二战后西欧左派力量强大而联邦德国状况不佳,民主德国也幻想在德国统一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1950年的布拉

---

①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3-1955》(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7页。

② Juergen Wendler, *Die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ED in den Jahren 1952 bis 1958: publizistisches Erscheinungsbild und Hintergruende der Wiedervereinigungsrhetorik*, Koeln, Weimar Wein: Boehlau Verlag, 1991, S.304.

③ (联邦德国)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4页。

格会议上,苏联的政策是先由两德谈判德国统一问题,因为四国谈判一直没有结果,苏联希望由两德谈判来促成德国问题的解决。如果谈判出现,民主德国可以取得与联邦德国的对等谈判地位,从而可以提高其地位;如果统一谈判不成功,民主德国也可以借机鼓动联邦德国人民对其政府的不满或反对。又由于将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看作是要吞并自己,<sup>①</sup>民主德国也将反对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看作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而且,布拉格会议对民主德国的未来地位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安排,而是决定由两德自己谈判解决,这种开放性的决定也给民主德国留下了空间。因而,苏联主导下的布拉格决议也是符合民主德国的利益的,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在会后发表了表示支持的声明。<sup>②</sup>

但是,联邦德国在人口和领土面积方面占有优势,西方坚持的自由选举统一方式对民主德国不利。因而,民主德国在统一提议中尽量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如最初它主张两德派出人数相同的代表平等谈判德国统一,但遭到联邦德国的拒绝。为了继续争取谈判,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的立场让步,同意以自由选举为统一的第一步,但又企图塞进民主德国的选举制度内容,以保证在选举上的有利地位。正是由于在选举方式上互不相让,有关德国自由选举的谈判毫无成果,民主德国不得不转而支持由苏联出面谈判德国统一和对德和约。民主德国领导人意识到了1952年苏联的和约草案对自己的危险性,如内政部长蔡塞尔说:“不排除为了保持世界和平的利益,苏联将达成妥协并从民主德国撤出。”1960年,乌布利希也指出:“我们在1952年的建议对民主德国和工人阶级也存在风险。”<sup>③</sup>由于西方国家的主要

---

①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67.

② (苏)维什聂夫:《论德国问题》,北京:中外出版社,1951年版,第92~96页。

③ *Neues Deutschland*, 10 Juni 1960.

目标是将重新武装的联邦德国纳入西方军事集团，它们不愿意认真对待苏联的外交照会，民主德国得以规避了危险。1953年的柏林动乱显示了统一社会党政权的不稳定性，此后，民主德国不再让步，<sup>①</sup>而且还从自由选举立场上退却。

总之，战后两个德国都选择了倒向一边的外交战略，这导致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达成妥协更加困难。与为了融入西方而搁置德国统一的阿登纳政府不同，统一社会党政府将德国统一确立为国家的主要任务，并作出了积极的统一努力。但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安全，民主德国也不可能作出太大的让步，在联邦德国拒绝让步的情况下，两德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达成妥协难以实现。在乌布利希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对立的社会制度在两个德国出现，两国举行统一谈判更加不可能。

### 3. 民主德国谈判策略中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期，民主德国主张德国统一，并确立以谈判为主、群众运动为辅的策略。为了促成两德谈判，民主德国提出了种种建议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两德统一谈判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是联邦德国一直拒绝与民主德国进行接触，但民主德国谈判策略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民主德国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宣传言论特别是对联邦德国执政党的直接攻击，损害了两德政府间的相互信任。建国初，民主德国将阿登纳政府看作是帝国主义占领国建立的傀儡政府，还断定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在联邦德国复辟，复仇主义思想正在孕育。<sup>②</sup>因而，它最初主要是依靠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来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在1950年的布拉格会议后，民主德国才

① Juergen Wendler, *Die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ED in den Jahren 1952 bis 1958: publizistisches Erscheinungsbild und Hintergruende der Wiedervereinigungsrhetorik*, Koeln, Weimar Wein: Boehlau Verlag, 1991, S.307.

②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33页。

确立了立足于两德谈判的德国政策，阿登纳政府以及联邦议院成为它争取的谈判对象。但拒绝承认民主德国的阿登纳政府反对两德直接接触，坚持德国统一是四国的责任，导致两德之间的对话无法开展。由于对联邦德国的立场不满，在争取两德谈判之时，民主德国不时批评和攻击阿登纳及其右翼政党，甚至还指责社会民主党上层领导是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帝国主义势力。如在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四周年的大会上，乌布利希宣称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是反民族利益的，不应该寄予希望。<sup>①</sup>1951年6月16日，乌布利希指责阿登纳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是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政府、是以牺牲德意志人民的民族利益和维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来换取奖赏。<sup>②</sup>同年8月12日，乌布利希又指出，“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在众所周知阿登纳公开成为德国军事主义的代表后，人们与法西斯军国主义者和阿登纳集团谈判和约不能进行。争取和约的斗争就是反对重新武装的斗争，就是反对阿登纳集团的斗争，就是联邦德国的或我们祖国西部的手中掌握政治命运的和平人士需要进行的斗争。”<sup>③</sup>针对1953年9月17日阿登纳在选举宣传中“解决德国问题”的言论，民主德国政府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表示要首先挫败阿登纳和美国的企图，要坚持民主德国的伟大民主成就以及要统一德国和民主改造联邦德国，等等。<sup>④</sup>由于无法阻止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一度强硬，号召工人阶级开展革命斗争，强硬派希望实现全德的社会主义化，主张以阶级斗争方式而不是和平谈判方式来影响联邦德国的政局。

在争取开启统一谈判时，民主德国的宣传口径是前后不一、

---

① *Neues Deutschland*, 7 November 1951.

② *Neues Deutschland*, 16 Juni 1951.

③ *Neues Deutschland*, 12 August 1951.

④ Juergen Wendler, *Die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ED in den Jahren 1952 bis 1958: publizistisches Erscheinungsbild und Hintergruende der Wiedervereinigungsrhetorik*, Koeln, Weimar Wein: Boehlau Verlag, 1991, S.169.

和战交错,其原因或是宣传失误、或是对联邦德国失望、或是德国政策失败后的调整、或是领导层意见不一致。无论如何,在两德的德国政策立场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民主德国的好斗言论为两德谈判设置了新的障碍,损害了苏联东欧国家的谈判诚意,并给了联邦德国拒绝谈判的托辞。面对民主德国统一谈判提议带来的巨大压力,联邦德国往往利用民主德国互相矛盾的说法来否认其统一意图和谈判诚意,或宣称“东柏林和苏联提出的建议的目标都是通过确立‘全德呼吁’来取得联邦德国的国际法承认或首先是建立引人注目的政治地位”,<sup>①</sup>或揭露民主德国从1952年3月到1953年6月没有准备和联邦德国妥协,其目标是以群众斗争来改变与联邦德国的关系,<sup>②</sup>或指责民主德国是利用联邦德国人民的和平意愿来推行革命计划。<sup>③</sup>

其次,民主德国的群众动员方式也阻碍了两德谈判之门的开启。因与阿登纳政府进行接触失败,民主德国经常将联邦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作为争取的对象,动员他们反对其政府。为了建立统一阵线,民主德国号召“所有反法西斯民主力量、爱国力量联合反对联邦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促进反法西斯的民主发展和完成统一。”<sup>④</sup>民主德国一直积极争取两德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联合行动”,1950年10月21日,尽管阿登纳政府阻止,还是有1150名联邦德国工人来到民主德国,两德工人的联

---

① Peter Maerz, *40 Jahren Zweistaatlichkeit in Deutschland*, Mueschen, 1999, S.59.

② Juergen Wendler, *Die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ED in den Jahren 1952 bis 1958: publizistisches Erscheinungsbild und Hinterguende der 'Wiedervereinigungsrhetorik'*, Koeln, Weimar Wein: Boehlau Verlag, 1991, S.137-138.

③ Jochen Meiners, *Die doppelte Deutschlandpolitik: zur nationalen Politik der SED im Spiegel ihres Zentralorgans "Neues Deutschland" 1946 bis 1952*,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aris: Peter Lang, 1987, S.496.

④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40.

合行动会议顺利召开。<sup>①</sup>民主德国还争取与联邦德国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联合行动,因为尽管社会民主党反对与“不合法”的统一社会党政府对话,但该党也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西方军事集团,主张与苏联谈判建立统一、中立的德国,这与民主德国的立场接近。尽管统一社会党对反对阿登纳政府的群众动员估计乐观,<sup>②</sup>但争取与联邦德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致行动没有成功。至于其原因,皮克归罪于联邦德国人的怯懦和胆小。实际上,由于战争对经济的严重破坏以及曾占统治地位的纳粹主义价值观的崩溃,大多数的德国人更重视解决实际的生存问题,普遍对政治反应冷漠。此外,尽管支持谈判统一的联邦德国公民不乏人在,但其中的民主力量和民族主义力量都反对苏联和民主德国,<sup>③</sup>民主派反对的是共产主义思想、民主德国的社会体制以及统一社会党在民主德国的统治地位,民族主义派则是反对民主德国和苏联同意和支持的奥德——尼斯河边界。因而,在两大阵营和两德都处于冷战敌对的情况下,阶级动员方式不仅没有实现两德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还增添了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不信任感,从而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谈判氛围。

---

① Jochen Meiners, *Die doppelte Deutschlandpolitik: zur nationalen Politik der SED im Spiegel ihres Zentralorgans "Neues Deutschland" 1946 bis 1952*,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aris: Peter Lang, 1987, S.483.

② Wilfried Loth, *Stalin's Unwanted Child: the Soviet Union,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139.

③ 德里克·W·厄尔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42页。

## 第二章 争取平等与和平共处： 1955-1967年的过渡统一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两德分别加入华约和北约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德国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德国的分裂趋向扩大化和长期化。在新的形势下，民主德国不再期待德国的快速统一，其德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调整为维护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存在和实现两德的平等与和平共处。为了解决德国问题特别是缓解紧张的两德关系，民主德国先是提出了建立由两个德国组成邦联的建议，后是支持赫鲁晓夫的缔结和约的要求，但都没有取得成功。虽然这一时期民主德国没有获得外交方面的突破，但西方国家容忍柏林墙的存在，实际上是默认了民主德国国家的现实存在。此后，民主德国直接向联邦德国提出了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的要求。本章主要论述民主德国寻求两德平等与和平共处的种种设想和努力。



## 一、民主德国放弃建立全德政府的主张

### 1. 德国问题的长期化

在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建立后不久，东西方就开始致力于缓和紧张的局势。如苏联在奥地利问题上让步，与西方缔结了和约并随即撤出了全部驻奥军队。西方获知，在1953年试验氢弹成功后，苏联又将拥有洲际导弹，英、法、美三国希望重新开启东西方之间的谈判，以限制苏联军备的发展。1955年5月10日，三国向苏联发出会议邀请。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局还没有完全稳定，莫斯科也希望与西方缓和关系，因而同意召开会议。四国商定，7月18日到23日先举行四国首脑会议，拟出有待讨论的问题，10月27日到11月16日再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

四国首脑会议是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人们还将这一亲善气氛称为“日内瓦精神”。然而，在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这两个主要的会议议题上，东西方没有达成什么协议。谈判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出现困难：(1)在德国统一问题方面，西方主张自由选举下的统一，苏联则要求由两个德国来谈判解决；(2)在德国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的关系方面，西方要求把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苏联则将建立集体安全体制优先于德国统一；(3)在裁军问题方面，西方提出安全视察措施，苏联则要求禁止核武器。

在这次会议上，安全问题是四国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欧洲安全的问题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注意中心”，<sup>①</sup>在美国组建了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军事集团后，苏联的安全政策是一方面通过加强核力量来平衡西方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通过获得西方对东欧现状和民主德国国家地位的承认来维护欧洲稳定的和平。在1953年柏林动乱后，苏联优先考虑的是稳定乌布利希政府，为此还逐步提高了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在柏林会议失败后，以统一是德

---

<sup>①</sup> 伊·费·伊辛瓦：《苏联外交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34页。

国人民自己的事为理由,苏联拒绝谈论这个问题,它还努力与联邦德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目的是想使两个德国的存在成为事实。<sup>①</sup>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上,苏联的目标一是解决欧洲安全问题,二是希望西方承认两个德国的存在。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承认,“至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仅仅是想签订一个承认两个德国,并保证这两个国家能沿着它们自己人民选择的道路去发展的和约。”<sup>②</sup>西方学者最后发现,“今天,使德国脱离大西洋联盟的兴趣,不足以使苏联努力于促成德国的重新统一。西方的强硬政策使苏联提高了它在德国重新统一上的要价。”<sup>③</sup>

最初,由于担心德国的分裂会危害欧洲的安全,一些西方政治家仍然希望实现德国的统一,而且,“……很长时间内,西方政治家们仍相信,如果他们满足了苏联的安全利益,德国的统一将能完成。”<sup>④</sup>但是,也有很多人对东西方的谈判不抱希望,“看来还需要进行新一轮谈判,倒不是希望重新统一德国,而是为了使各方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并进行必要的调整。”<sup>⑤</sup>有的人甚至指出,“由于追求各自利益,西方国家没有理由考虑保持德国的统一”。<sup>⑥</sup>一名法国官员还坦率地说:“我们喜欢德国,喜欢到希望

① Walther Hubatsch, *The German Question*, New York: Herder Book Center, 1967, p.41.

② 爱德华·克兰克肖等编:《赫鲁晓夫回忆录》(下),北京:东方出版社,1973年版,第569页。

③ Guenther Doeker and Jens A. Brueckne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1979, p.184.

④ Wolfram F. Hanrieder (eds.), *West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49-1979*,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0, p.115.

⑤ (美)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页。

⑥ Wilfried Loth, *Stalin's Unwanted Child: the Soviet Union,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177.

有两个德国的程度。”<sup>①</sup>在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德国统一是一个长远目标，而不是现实外交主题。从自身利益考虑，这些国家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是一步步后退，先是支持德国问题的解决是欧洲安全谈判的前提，既而同意将两个问题相连，后来又主张将德国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柏林问题与德国统一问题脱钩。<sup>②</sup>在西方国家看来，德国问题仅限于保护其在西柏林的地位，因为这涉及到它们的国际声望和在未来欧洲秩序安排上的利益。

可见，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局势和德国问题的背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两德加入对立的军事集团后，德国问题的解决复杂化。<sup>③</sup>50年代初期，为了阻止美国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将其纳入西方军事集团，苏联提出了以统一换中立的解决德国问题的谈判建议。在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苏联很快组建了一个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华约军事集团，并以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作为拒绝谈判德国统一问题的理由。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上，苏联以同意德国自由选举换取了将德国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相连，这种模糊的说法实际上可以使它将欧洲安全问题置于德国统一问题之先。<sup>④</sup>所以，“在加入北约后，德国的分裂看来不可避免”，<sup>⑤</sup>联邦德国的安全政策实际上使德国分裂进一步加剧，“联邦德国为它所取得的利益付出了代价，与联邦德国和西方合作相对应的是

---

①（美）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页。

② 库特·比伦巴赫：《我的特殊使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③ 伊·费·伊辛瓦：《苏联外交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28页。

④ Lawrence L. Whetten,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5.

⑤ John S. Brady, Beverly Crawford and Sarah Elise Wiliarty (ed.), *The Post-war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y: Democracy, Prosperity, and Nationhoo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p.321.

民主德国加入东方行列,从而使国家的分裂定型。”<sup>①</sup>

在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建立后,在德国问题上达成妥协更加困难。<sup>②</sup>以欧洲和德国的分裂为基础,美苏两国建立了新的力量均势,它们都接受了各自在欧洲的势力范围的划分,并有意保持它的稳定,<sup>③</sup>德国统一问题不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sup>④</sup>戈尔巴乔夫后来也指出,“但在北约成立、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苏联,关于德国统一计划的讨论都只具有礼仪和宣传性质。”<sup>⑤</sup>此后,苏联德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在承认中东欧现状的基础上保持欧洲的和平。在北约加强了军事力量和吸纳了联邦德国后,为了实现美苏军事力量的新平衡,苏联大力发展核力量。在核战争的危险下,美苏两国更加倾向于保持德国的分裂现状,而“战后的德国形势,与其说是取决于德国内部政治势力的分配,不如说是取决于国际舞台两个对立阵营——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的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战争挑拨者的帝国主义反动阵营之间的斗争。”<sup>⑥</sup>正是通过将两德分别拉入各自阵营,美苏完成了对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两德还分别成为各自盟主控制势力范围的支柱。在美苏重建了新的欧洲均势后,两国

① Wolfram F. Hanrieder, *Germany, America, Europe—Forty Year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68.

② Juergen Hofmann, *Es ging um Deutschland: Vorschläge der DDR zur Konfrondation zwische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56 bis 1967*, Berlin, 1990, S.7.

③ Wolfram F. Hanrieder, *Germany, America, Europe—Forty Year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68.

④ 德里克·W·厄尔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52页。

⑤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⑥ (苏)维什聂夫:《论德国问题》,北京:中外出版社,1951年版,第1~2页。

都倾向于保持以欧洲和德国分裂为基础的冷和平，东西方之间在欧洲的激烈对抗和争夺逐渐降温。并且，德国的分裂也解决了长期以来由德国带来的安全问题。<sup>①</sup>总之，在两德加入对立的军事集团后，德国问题的解决不再是东西方的迫切任务，德国问题被长期化。1959年，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也终于承认，“最主要的民族目标，即在自由中重新建立德国的统一……，比战后以来其他任何时候都变得更为遥远”。<sup>②</sup>

## 2. 联邦德国实行强硬的德国政策

在与英、法、美三国筹备日内瓦会议的同时，1955年6月7日，苏联还建议阿登纳访问莫斯科，以便谈判两国建立正常关系问题。苏联正式承认联邦德国的意图是，一方面希望以默许联邦德国重整军备来换取对德国分裂以及东欧现状的承认，<sup>③</sup>另一方面这也是与西方缓和关系的一环。在反对阿登纳主张联邦德国加入西方军事集团时，反对派指出，苏联会以此为借口拒绝谈判德国统一问题。但莫斯科的谈判要求从事实上驳斥了反对派的指责，阿登纳对此颇为得意。对于苏联的关系正常化提议，阿登纳怀疑其意图是在联邦德国与西方之间打进一个楔子，或是企图将德国统一排除出首脑会议议题之外，或是宣传苏联致力于缓和。但他也考虑到，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存在政治、经济问题，需要与西方缓和来获得喘息之机。最后，阿登纳还是接受了苏联的访问邀请，因为在德国统一和战争遗留等问题上是无法绕过苏联的，联邦德国国内也一直存在要求统一与和平的舆论压力。此外，“德国中立说”在西方盟国内部盛行，阿登纳害怕四大国玩弄牺牲联邦德国利益的“越顶外交”，因而，他也需要开辟与苏联

---

<sup>①</sup> Josef Foschepoth (Hrsg.), *Adenauer und die Deutsche Frage*, Goe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S.10.

<sup>②</sup> 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228页。

<sup>③</sup> (美)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页。

直接交往的新渠道，而联邦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北约的军事保障使他有了与苏联谈判的信心。为了避免与苏联进行谈判的消极作用，阿登纳决定将日期定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之后，并还预先与英、法、美三国进行沟通，以不损害西方对联邦德国的信任。

9月8日，阿登纳一行前往莫斯科。两国的谈判十分艰难，苏联要求直接谈判建立正常关系，联邦德国则要求先谈释放战俘和德国统一问题。然而，两国在这两个议题上的立场差距很大。苏联表示，大部分的德国战俘已经释放，在押的是刑事犯罪分子，不能释放。至于德国统一问题，苏联指出，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堵塞了德国统一的道路，德国统一是两个德国的事情，苏联建议建立一种集体安全体制，在这个范畴内，两个德国谈判解决德国统一问题。苏联还提议联邦德国接近并承认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坚决要求苏联释放战俘和承认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四国责任，它拒绝承认没有代表性的民主德国。会议上，两国代表团针锋相对、激烈争吵，几乎导致会议无果而终。实际上，双方都不希望如此，在苏联在释放战俘问题上作出了让步后，阿登纳也很快同意建立外交关系。9月13日，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9月14日，阿登纳给苏联发出一封信件，声明在两国建交后联邦德国仍然保留在德国边界和联邦德国“惟一代表权”上的立场。<sup>①</sup>

在西方没有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之前，苏联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对民主德国是一大打击。为了安抚民主德国，9月20日，苏联与其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条约》。在条约中，苏联确认了两国之间的主权国家关系，并继续向民主德国归还了一些主权，如撤消苏联驻德高级专员和移交西柏林过境交通权等。<sup>②</sup>苏联与两德都建立外交关系

---

① Herausgegeben aus Anlass des 125. Jubilaeums des Auswaertigen Amts,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okumente von 1949 bis 1994*, Koe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95, S.224-225.

② 伊·费·伊辛瓦：《苏联外交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28页。

是它将两个德国论变为现实的第一步，移交西柏林过境交通权则是促使英、法、美以及联邦德国直接与民主德国打交道，从而迫使它们承认民主德国的存在，民主德国也是从这一角度来宣传报道两国的建交事件。<sup>①</sup>

在与苏联建交后，由于担心在莫斯科存在两个德国大使馆会损害它的“惟一代表权”，联邦德国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补救。9月22日，阿登纳提交了一份关于莫斯科之行的报告。除了为他的建交决定进行辩护外，他还表示，与苏联的建交只是一种特殊例外，其它国家不允许与两德同时建立正常关系。12月11日，联邦德国外交官员格雷韦发表了一个广播讲话。他表示，除了苏联以外，其他第三国与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对联邦德国而言是一种不友好行动，联邦德国将作出包括断绝外交关系措施在内的分阶段的反应。<sup>②</sup>因为哈尔斯坦是当时的联邦德国外长，格雷韦提出的这一原则被称为“哈尔斯坦主义”，它是联邦德国坚持不承认民主德国的“惟一代表权”的产物。<sup>③</sup>长期以来，以自由选举为标准，联邦德国一直将自己当作德国的惟一合法实体，而将民主德国政府看作是不合法的政权。在《基本法》的第8、9、11、12、38条中，联邦德国具体规定了自身的惟一代表权，哈尔斯坦主义是在外交领域继续坚持联邦德国惟一代表权。联邦德国的考虑是：“这不仅仅是针对统一社会党统治的一种学术考虑，因为，波恩拒绝将德意志民主德国当作一个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具体意义是，东德公民将永远能将注意力转向另一个德国参照物，这个德国要求代表他们的利益，向他提供一种与社会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给予的不同并更有潜在吸引力和未来的选

①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109.

② 威廉·格雷韦：《西德外交风云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页。

③ 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择。”<sup>①</sup>实际上,由于长期以来无法阻止民主德国和苏联的合作以及民主德国的社会变化,通过阻止国际社会对民主德国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联邦德国可以阻止德国分裂的扩大化和合法化,还可以保持德国问题的存在。<sup>②</sup>此外,哈尔斯坦主义也是阿登纳时期德国政策的逻辑结果,从1949年到1963年,阿登纳一直实行这种强硬的德国政策。从拒绝两德政府接触到反对其它国家承认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在1955年后是进一步强化,这也促使民主德国不再指望通过谈判和妥协来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而是转而巩固自身地位。

### 3. 民主德国放弃直接统一政策

建国初,民主德国一度积极地争取德国统一,但在1953年动乱后,民主德国领导人日益现实主义化,乌布利希认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以社会主义建设来巩固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通过重新武装政策和加入北约后,在两德竞争中日益处于劣势的民主德国更重视的是巩固国家政权,而不是民族统一。在四国柏林会议失败后,1954年12月,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在会议总结中,乌布利希强调争取德国统一的最迫切任务是实现两德接近和对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政策进行全民公决,但他没有重申德国统一是民主德国的主要任务。<sup>③</sup>在四大国倾向于维持德国分裂现状以及联邦德国坚持“不承认”、“不接触”政策的情况下,民主德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难有突破。因而,民主德国日益将主要精力转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随着冷战的加剧,全德目标不再具有可行性,立足于德国统一和自治设想上的内外

①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

② Eberhard Schulz (eds), *GDR Foreign Policy*,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E. Shaper INC, 1982, p.262.

③ 纪年译:《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六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70~171页。



政策不得不放弃。”<sup>①</sup>实际上,在加入华约组织后,民主德国明显地实行了与阿登纳政府相似的实力政策,德国统一目标成为一种长远计划,眼前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以为将来取得社会主义在全德的胜利奠定基础。

在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民主德国主要关注的也是欧洲安全问题,而不是德国统一问题。尽管加入华约集团使民主德国获得了苏联和东欧的保护,但位于冷战前沿的地理位置使它仍然十分担心战争的爆发,因而呼吁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止在德国土地上再次发生战争。<sup>②</sup>在会议前夕,民主德国照会四国,要求外国军队撤出德国、联邦德国退出北约组织以及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sup>③</sup>在会上,民主德国观察员代表团团长韩克说,《巴黎协定》的批准和实施正在使安全问题成为欧洲各国人民的主要问题;民主德国政府的目的是取得德国两部分之间彼此谅解;联邦德国复活“国防军”的政策使得德国重新统一问题变得完全不同。<sup>④</sup>面对联邦德国的威胁,民主德国也加速了建立独立军队的步伐,并将德国政策的目标调整为获得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国家地位及两德分裂现状的承认,这样既可维护其存在和安全,又能实现两德的平起平坐。

## 二、从坚持民主德国的存在到寻求联邦德国的国际法承认

### 1. 以社会主义德国的存在为德国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在1955年日内瓦首脑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顺道访问了民主德国,他详细地阐明了苏联解决德国问题的新主张:德国问题

---

① Henry Krisch,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p.11.

② W. Ulbricht, *Probleme des Perspektivplans, bis 1970*, Berlin, 1966, S.3.

③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106.

④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二集(1954-195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11页。

最好是由德国人民自己解决；不能用牺牲民主德国利益的方法来解决德国问题；在现在已经形成的局面下，统一德国的惟一道路是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及加强和发展德国两部分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sup>①</sup>

在苏联的德国政策改变后，民主德国也很快对其德国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1954年8月12日，格罗提渥发表政府声明，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新立场：（1）关于德国统一与欧洲安全问题。民主德国反对西方主张的将统一的德国纳入北约和西欧联盟的建议，支持苏联的分两个阶段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2）关于德国统一的方式。民主德国反对将两个德国机械地合并，要求先进行两个德国的合作和接近；恢复德国统一的惟一道路是四大国和德国人民共同努力，四国要充分考虑民主德国的利益和对内对外立场；反对以损害民主德国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代价来换取德国统一的恢复；反对西方的以自由选举为统一第一步的主张，提出首要的问题是保障德国人民的安全，然后才是在全德进行自由选举。（3）关于德国统一的前提条件。民主德国为德国统一设定了两个前提，一是采取如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等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广泛措施，二是采取两德在德国内部直接接近的措施。（4）关于民主德国今后的任务。格罗提渥指出，德国人民要反对实施《巴黎协定》，建立两德各方面的正常友好关系，促进东西德人民之间的接触以及要全面巩固和加强民主德国。他还说，现在到了西方应当放弃不承认民主德国的政策的时候了。<sup>②</sup>格罗提渥的立场显示，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表面上他还是在谈德国问题，实际上，他的着眼点是维护民主德国安全、保存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以

---

<sup>①</sup>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二集（1954—195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21～322页。

<sup>②</sup>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二集（1954—195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35～341页。

及寻求两德关系的正常化，德国统一不再是迫切问题和近期目标。

随着主权的恢复和统治的巩固，民主德国更加注重的是维护和加强其国家地位。1955年10月，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的新形势下，中委会认为，确保和平已经成为主要任务，两德关系的主要问题也是保障和平和消除联邦德国军国主义战争挑衅的危险。为了维护和平，需要缔结所有欧洲国家之间的安全条约，还要全面巩固民主德国的工农政权和坚定地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至于德国统一问题，两个德意志国家已经形成，联邦德国军国主义化“造成了使两个德意志国家的统一不可能实现并将其从政治议事日程上抹掉的事实”，今后，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侵略作出的惟一抉择“就在于确保和平，在国际法基础上建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正常关系。”<sup>①</sup>此后，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寻求两德的平等与和平共处，特别是争取联邦德国对其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

然而，联邦德国一直拒绝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地位。阿登纳政府坚持“吸收统一”政策，要求将民主德国合并于联邦德国。他的统一措施是，一方面在国际上以“哈尔斯坦主义”来孤立民主德国和阻止德国分裂的合法化，另一方面继续积蓄实力，即加强内部建设、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发展与美、英等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军事联盟关系。民主德国反对联邦德国的吞并企图，宣称“在重新统一的德国不允许出现资本主义复辟。”<sup>②</sup>它也否认联邦德国的“惟一代表权”，甚至还针锋相对地要求过自己的“惟

---

①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366页。

② Hermann Weber (hrsg.), *DDR -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45-1985*, Mue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S.229.

一代表权”，如 1949 年宪法的第 1 条和第 25 条规定了民主德国在全德范围内的管辖权力。<sup>①</sup>在联邦德国提出哈尔斯坦主义后，乌布利希在 1955 年 9 月 26 日声称民主德国是合法国家，<sup>②</sup>在 10 月召开的统一社会党中委会上，民主德国宣布自己真正体现德意志民族利益，民主、自由、独立的民主德国是德国的惟一代表。但是，在民主德国也有“两个国家”或“两个政府”的说法。1951 年 6 月 18 日和 10 月 31 日，民主德国的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都裁决德意志帝国在 1945 年 5 月 8 日已经灭亡。<sup>③</sup>此后，民主德国拒绝承认德国的延续性，这意味着民主德国是一个在德意志帝国灭亡后建立的合法的新国家，二战后的两个新德国是平等的。1953 年 9 月 17 日，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第 16 次会议召开，乌布利希在会上提出德国目前存在两个国家。1956 年 8 月 29 日，民主德国外长在人民议院发表声明，表示两德都是前德意志帝国的继承者，以此回应联邦德国的惟一代表权的主张。<sup>④</sup>

## 2. 联邦德国核要求与民主德国的邦联计划

尽管民主德国确定德国政策今后的任务是实现两德关系正常化，但两国关系实际上是日益紧张化。1955 年 12 月，联邦德国正式宣布了孤立民主德国的外交原则——哈尔斯坦主义。1956 年 8 月，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批准了 1952 年阿登纳政府提出的查禁德国共产党的提议，而该党是与民主德国的统一社会党密切合作的兄弟党。同年 10 月，波兰、匈牙利两国出现了反对政府的暴动事件，西方国家提议在联合国讨论匈牙利问题，以此向社会

①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85, p.278, 283.

② Eberhard Schulz (eds.), *GDR Foreign Policy*,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E. Shaper INC, 1982, p.266.

③ Eberhard Schulz (eds.), *GDR Foreign Policy*,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E. Shaper INC, 1982, p.45.

④ J. K. Sowden,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73: Continuity in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p.183.

主义阵营施加压力。联邦德国也想趁社会主义阵营动乱之机实现德国的统一，四处试探在联合国讨论解决德国问题的可能性。此外，联邦德国重新武装计划的实施和军队现代化计划的提出，使两德关系更加紧张。签订《巴黎协定》后，联邦德国就开始了建立国防部和联邦国防军的扩军行动，美国的武器军备等援助加速了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进程。1956年6月，联邦德国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法。在1957年4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阿登纳要求用“战略核武器”装备联邦国防军，一个月后，他在华盛顿正式提出了联邦德国核武装问题。<sup>①</sup>在扩军期间，联邦德国官方还出现了武力统一德国的论调，1956年10月，联邦德国的一位部长说：“我们已经整队，要去夺回德国东部。”<sup>②</sup>1957年1月31日，联邦德国的外交部长还再次强调坚持德国的1937年边界，<sup>③</sup>也就是坚持对民主德国的吞并统一政策。

在联邦德国争取装备核武器的危险出现后，反对联邦德国核要求的斗争在民主德国的外交政策中越来越被提到首要地位。<sup>④</sup>为了制止联邦德国的扩军备战，民主德国向其提出裁减军备和缓和关系的诸多建议。1956年1月18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建议，两德发表互不使用武力、支持欧洲集体安全条约、寻求有关核武器的共同立场以及两德的关系正常化的共同声明。<sup>⑤</sup>5月12日，民主德国又建议两德谈判削减军队人数、互不使用武力、不安装核武器、不实行义务兵役制以及完成

① Gerald Freund, *Germany between Two World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61, p.150; (苏)A. C.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五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88页。

② 维纳·洛赫：《德国史》，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214页。

③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136.

④ (苏)A. C.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五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98页。

⑤ *Neues Deutschland*, 19 January 1956.

边界划分等问题。<sup>①</sup>5月29日,民主德国发表了一份政府声明,全面提出了民主德国缓和紧张局势和解决德国问题的主张。在德国问题上,民主德国强调自身的存在,建议两国政府促进两德的商业、文化、科技交流和鼓励个人和团体之间的来往。民主德国还重申,愿意实现两德关系的正常化,但只有通过两德的谈判才能实现关系的接近。<sup>②</sup>为了表示缓和的诚意,民主德国还单方面将军队从12万削减到9万。<sup>③</sup>

在反对联邦德国核要求的斗争中,民主德国还提出了实现两德和平共存的邦联计划。1956年12月30日,乌布利希在《新德意志报》发表《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不应该做什么》一文,他的主要意图是指责联邦德国政府的重新武装政策阻碍了德国统一,号召联邦德国青年、工人阶级以及社会民主党努力在选举中挫败阿登纳及其政党。在文章最后,他指出,“在两个德国建立不同的社会制度后,首先必须是两个德国的接近,然后是建立邦联或联邦的一种形式,直到德国重新统一和建立国民大会的民主选举成为可能。”<sup>④</sup>这是民主德国官方第一次公开提出一种过渡统一方案,邦联或联邦的不确定说法表明,民主德国对统一的组织形式的看法还不明确。1957年1月3日到8日,民主德国和苏联举行了一次政治磋商,两国在反对联邦德国的“军国主义”问题上达成一致。在会后发表的公报中,两国表示支持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并以两德的和解和接近为第一步。苏联支持两德的接

---

①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125.

② (苏)A. C.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五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96页。

③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126.

④ Juergen Hofmann, *Es ging um Deutschland: Vorschläge der DDR zur Konföderation zwische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56 bis 1967*, Berlin, 1990, S.16.

近,但没有提及邦联形式。

1957年1月15日,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第30次会议召开。乌布利希在大会报告中谈到德国统一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1)反对联邦德国的武力统一政策,反对军国主义者和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全德,主张在工人阶级与和平力量推翻阿登纳的统治后,两德派出代表谈判达成和解与合作协议,以实现两德的接近。(2)统一的条件是联邦德国退出北约和停止重新武装,两德都参加欧洲集体安全体系。(3)统一的准备是建立无产阶级与中间阶层、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要增强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权力。(4)统一的组织形式是邦联性质的全德议会,它由两德分别依据各自的选举法进行选举组成,该组织有邦联政府的职能,负责准备统一协议、协商民族工业、银行、军队、交通等的统一,以后的工作还有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来举行自由选举,建立负责立宪和组织统一政府的国民大会,等等。民主德国认为邦联比由外国和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选举更有民主特征,它还强调,只有在外国军队撤出、外国军事控制结束后,自由选举才有可能。<sup>①</sup>在报告中,乌布利希还指出,民主德国的邦联计划针对的是工人阶级,但它不以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化为前提。

至于邦联计划的目标,民主德国认为是:(1)制止德国民族分裂的加剧以及为恢复民族国家的统一创造机会;(2)成为两德开始关系正常化的道路;(3)停止军事对抗和制止在德国土地上开始的扩张军备。这些目标显示,民主德国试图在两德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和平共存关系,这也体现了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代表大会后苏联的新外交路线。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总结报告,他强调“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

---

<sup>①</sup> Juergen Hofmann, *Es ging um Deutschland: Vorschläge der DDR zur Konföderation zwische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56 bis 1967*, Berlin, 1990, S.17-22.

线”。<sup>①</sup>他还认为现代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存在议会道路。这就是“和平共处、和平过度、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以两个德国的和平共处为目标,民主德国积极宣传邦联计划。

但是,民主德国的邦联计划不可能被联邦德国接受。因为,民主德国实质上还是坚持统一的第一步是建立两德对等组成的全德议会,与以前不同的是,在两德协商和全德政府之间插入了一个过渡性质的邦联阶段,这实际上是无限期地延长了全德议会存在的时间。而邦联的建立既可以保证民主德国社会主义成就的存在,又可以使其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拥有实力优势而又拒绝承认民主德国的阿登纳政府自然不愿意接受这笔交易。5月20日,在提交给苏联的一份备忘录中,联邦德国指出,民主德国的邦联建议只会使统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在德国历史上,1815年的邦联到1871年才成立联邦,何况民主德国还有前提条件。民主德国的目的不过是想建立共产主义在全德的领导,联邦德国不能接受。<sup>②</sup>由于担心民主德国的邦联计划会导致两德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联邦德国更是拒绝接受。

此外,乌布利希的邦联计划提出的时间正好是在联邦德国的大选前夕,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简称联盟党)自然会怀疑他的目的是要在选举中反对阿登纳及其政党。乌布利希还专门强调邦联建议针对的联邦德国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也印证了联盟党的怀疑,因为乌布利希显然是知道阿登纳不会接受他的建议,他还力图避免被阿登纳利用来制造关注德国统一的假象以寻求统治优势。<sup>③</sup>乌布利希实际针对的对象是社会民主党,因为在反

①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403页。

② 张亚中:《德国问题:国际法与宪法的争议》,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公司,1999年版,第79页。

③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138.



对阿登纳的安全政策特别是核要求方面,社会民主党与民主德国的立场接近。社会民主党还主张建立一个中立、统一的德国,1957年5月23日,该党提出了一个实现德国统一的计划,主张两德都要退出军事集团,统一后的德国加入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然后分别与东西方谈判边界划分。<sup>①</sup>在7月13日统一社会党政治局第32次全会上,一份会议报告更清晰地显示了民主德国反对阿登纳的意图。报告的标题是《在联邦德国联邦议院竞选中我们的首要问题》,它揭示民主德国的政策是:在联邦德国选战中,统一社会党的出发点是反对联邦德国军队装备核武装、揭穿阿登纳政府扩军建议的破坏活动……,策略是呼吁社会民主党要发动群众进行反对阿登纳的斗争。<sup>②</sup>很明显,民主德国是想通过阿登纳政府的核要求等问题来挫败阿登纳及其政党。

为了影响联邦德国的选举结果,民主德国大力宣传邦联计划。1957年7月26日,民主德国政府发表一份声明,表示要对联邦德国进行改造,即剥夺联邦德国战争反对者和旧反动势力的权力,要进行土地改革并建立土地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存在社会制度不同的两个德国,德国统一不能从外部机械地合并,只能通过德意志人民自己协商完成。统一的方式之一是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邦联,两德在邦联中独立、平等,邦联的组织形式是两德议员组成的全德议会。民主德国还指出,邦联是两德就重要问题达成一致的起点,两国还可以谈判禁止安置核武器、退出军事联盟、削减军备以及四大国撤军等问题,今后将继续谈判其它有利于两国接近和合作的问题,最后则是谈判德国统一问题。民主德国强调,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两德的进一步发展,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是全德发展的惟一正确道

---

<sup>①</sup> J. K. Sowden,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73: Continuity in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p.186.

<sup>②</sup> *Neues Deutschland*, 13 Juli 1957.

路。<sup>①</sup>这份声明显示,民主德国并没有放弃以社会主义改造联邦德国的意图。

在苏东集团和平路线的攻势下,阿登纳主要关注的不是解决德国问题,而是加强西方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取得西方的支持。因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减轻了西方对苏联威胁的担心,在1956年东西方裁军会议上,英、法两国拒绝将德国问题与裁军问题相连。这让希望它们支持以德国问题为裁军谈判前提的阿登纳十分失望和担心,他哀叹:“总的看来,世界外交形势恶化了,对德国来说也是一样。形势之所以会恶化,不是因为苏俄变得强大,而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对俄国进行斗争。”<sup>②</sup>阿登纳一直反对四国玩弄“越顶外交”,英法两国态度的变化让他十分担心回到“波茨坦噩梦”。在裁军会议期间,反对德国重新武装和建立中立、统一德国的主张再次抬头,1956年5月9日,凯南在伦敦发表一份备忘录,他也不支持美国花费重金重新武装德国,赞成建立统一的起中立作用的德国。<sup>③</sup>凯南是遏制苏联政策的首倡者,阿登纳十分担心他的意见会再次改变美国的政策,他跑到美国去游说,谁知艾森豪威尔也改变了以前对中立主义的反对态度。7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准备裁减常规军队80万的雷福德计划,这让阿登纳忧心如焚,他十分害怕失去美国的军事保护。经过各种努力,1957年7月29日,美、英、法和联邦德国在柏林通过了一份共同声明,表示西方国家在裁军会议上有关德国问题所遵循的原则是:(1)自由选举作为建立一个全德政府的先决条件;(2)全德有决定外交政策的自由权;(3)四国负责重

① Juergen Hofmann, *Es ging um Deutschland: Vorschläge der DDR zur Konföderation zwische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56 bis 1967*, Berlin, 1990, S.31-33.

②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5-1959》(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4页。

③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5-1959》(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62-163页。

新统一；(4)欧洲安全同重新统一结合起来。<sup>①</sup>这一声明表明，阿登纳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拒绝接受民主德国的邦联建议。

民主德国拒绝接受西方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8月7日到14日，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在会谈中，格罗提渥指责阿登纳的政策是反民族政策，他强调邦联是实现和平和统一的惟一道路，工人阶级能够完成和解与统一。<sup>②</sup>乌布利希则强调“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成就应该保留”。<sup>③</sup>苏联支持民主德国的邦联计划，9月7日，在给联邦德国的照会中，苏联着重指出联邦德国迟早要承认两个德国之间谈判的必要性，照会还提醒它考虑民主德国政府于1957年7月27日提出的关于建立邦联的建议。<sup>④</sup>然而，联邦德国仍然坚持自由选举的统一主张，1958年1月20日，阿登纳对布尔加宁说：德国统一不是两个政府的事，而是全体德国人的事。<sup>⑤</sup>

总之，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既不能制止阿登纳的核要求，也不能阻止他在大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随着东西方关系趋于紧张，德国问题和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 3. 民主德国和苏联的新要求及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爆发

1957秋，东西方之间核军备竞赛升级使联邦德国核扩军的危险加剧。二战后，拥有核优势的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战略和安全的有利地位，美国核技术的特点是在核弹头的爆炸威力上保持优势。为了打破美国利用核优势进行核讹诈的意图，苏联主

①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5-1959》(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59页。

②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458.

③ *Neues Deutschland*, 9 August 1957.

④ (苏)A. C.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五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00-601页。

⑤ J. K. Sowden,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73: Continuity in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p.187.

要是发展核运载工具以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慑。利用前德国的火箭基地、设备、专家以及集中自身的大量人力和物力,苏联很快制造出第一代中程导弹,1957年10月又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核优势让整个西方世界感到震惊。阿登纳一直害怕西方忽视苏联的威胁并与其缓和关系,因而,他赞赏苏联的核试验的成功是“天赐的礼物”。但他也担心,由于受到苏联洲际导弹优势的直接威胁,美国会减少对西欧的保护。阿登纳的担忧是多余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仅没有向苏联退让,还表现得比以前更为强硬。早在9月6日伦敦裁军会议失败后,西方就扬言要让联邦德国拥有核武器。12月,在巴黎召开的北约理事会上,美国答应用中程导弹和发射基地来配备北约组织以及建立一个美国支配下的核武器库。1958年4月,北约通过了“MC-70”计划,将军队增加到30个师,并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装备。<sup>①</sup>同年3月25日,阿登纳使联邦议院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支持装备核武器的决定。<sup>②</sup>

为了反对联邦德国的核要求,民主德国提出了种种建议。除了继续宣传邦联计划和向联邦德国发出裁军呼吁外,它还与东方阵营一起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和要求。主要有:(1)支持波兰的非核区建议。1957年10月2日,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波兰外长亚当·腊帕茨基建议在中欧建立无核区。5日,民主德国致电联合国,表示同意波兰的提案。<sup>③</sup>12月11日,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发出建立无核区的呼吁。次年1月22日,格罗提渥提议两德就非核区进行全民公决。民主德国还利用联邦德国媒

---

① (苏)A. C.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五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06页。

② Frank A. Ninkovich,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rman Question since 1945*,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5, p.112.

③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139.

体宣传非核区计划，给西方以非核区是建立邦联的前提的印象。<sup>①</sup>但是，联邦德国认为，建立非核区意味着承认民主德国国家地位和联邦德国中立化，这对德国的统一和安全都有危害，因而是难以接受的。1月23日，联邦德国外长勃伦塔诺在联邦议院发表讲话，明确拒绝了波兰的非核区计划。<sup>②</sup>(2)呼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58年5月24日，民主德国等华约国家在华沙集会，会议谴责北约安置核武器将危害世界和平，呼吁两大军事集团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对人民的和平与安全负责。<sup>③</sup>(3)提出缔结对德和约的要求并和邦联计划相结合。缔结和约的要求是苏联最先提出的，在莫斯科看来，德国和约悬而未决是欧洲局势紧张的根源，使得“不珍视欧洲和平命运的人”得以利用这种情况“把德国西部拖入原子战争的准备中”。1958年2月8日，赫鲁晓夫接受了法国《世界报》的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和汉斯·策雷尔访问。他表示，苏联支持民主德国的邦联计划是解决德国问题唯一道路的立场。他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即将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就缔结一项和平条约进行谈判。<sup>④</sup>赫鲁晓夫还强调，和约的起草不应延迟，两德也可以参加和约的制订，参加和约签订的可以是邦联也可以是邦联所属的统一政府。<sup>⑤</sup>

然而，联邦德国仍然反对邦联道路，坚持德国统一是四国的责任。7月2日，联邦议院提议，由四大国召开大使级会议处理德

① Juergen Wendler, *Die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ED in den Jahren 1952 bis 1958: publizistisches Erscheinungsbild und Hintergruende der Wiedervereinigungsrhetorik*, Koeln, Weimar Wein: Boehlau Verlag, 1991, S.484-485.

②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5-1959》(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25-426页。

③ W. Haen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141.

④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5-1959》(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31页。

⑤ *Neues Deutschland*, 8 February 1958.

国问题。<sup>①</sup>民主德国支持赫鲁晓夫的提议,1958年7月10日到16日,在统一社会党“五大”上,它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并提出了缔结和约和建立邦联相结合的两德和平合作建议。<sup>②</sup>9月4日,民主德国向苏、美、英、法四国递交了一份外交照会,要求建立一个委员会准备和约,两德也可以参加。<sup>③</sup>9月9日,联邦德国也向四国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由四国召开外长会议解决德国问题,它拒绝了苏联的建立非核区和缔结欧洲国家友好条约等建议。9月18日,苏联以提议谈判和约来表示对民主德国建议的支持。但美国坚持先实现德国统一再缔结和约,<sup>④</sup>从而拒绝了苏联的提议。

在西方拒绝谈判和约后,苏联和民主德国决定对西柏林施加压力,以迫使西方同意召开和会。20世纪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苏联在核运载技术上拥有优势,这些使他对与西方谈判充满自信。赫鲁晓夫希望通过谈判来使西方接受二战后欧洲现状,即承认民主德国和波兰边界的永久性以及苏联在中东欧的势力范围,等等。<sup>⑤</sup>此外,他还希望西方在联邦德国安置核武器上作出让步。<sup>⑥</sup>而“苏联越是

① J. K. Sowden,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73: Continuity in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p.189.

② Juergen Hofmann, *Es ging um Deutschland: Vorschläge der DDR zur Konfrondation zwische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56 bis 1967*, Berlin, 1990, S.42-44.

③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150.

④ (苏) A. C. 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五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05页。

⑤ Hope Harriso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Berlin Crisis", in John P. S. Gearson and Kori Schake (eds.), *The Berlin Crisis-Perspectives on Cold War Allianc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Ltd., 2002, p.98.

⑥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0.

希望冻结德国和欧洲的现状,就越是感到缺乏对德和约和西柏林这种状况是难以忍受的”。<sup>①</sup>对于赫鲁晓夫通过西柏林向西方施加谈判压力的措施,民主德国政府表示支持。因为利用西柏林的地理位置和西方的占领权利,西方长期以来将之作为国中之国和自由世界的橱窗,以破坏民主德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吸引民主德国居民出逃。“开放边界给民主德国带来的损失达1000亿至1300亿马克,约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向战胜国支付的赔偿。”<sup>②</sup>然而,西柏林是一把双刃剑,控制西柏林过境交通的苏联和民主德国也可以以之向西方施加压力。1958年7月,乌布利希指责西柏林是位于民主德国心脏的冷战据点,他强调需要实现西柏林的中立化。<sup>③</sup>但是,10月27日,他又提出将整个柏林都划入民主德国的主权范围。<sup>④</sup>苏联只支持西柏林的中立化,在与民主德国协商后,11月27日,苏联照会英、法、美三国,宣布解除四国占领柏林现状,要求在6个月内就柏林的自由城市地位达成协议,否则苏联将与民主德国单独缔结和约,<sup>⑤</sup>这就是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1959年1月10日,苏联还扩大行动,向联邦德国以及二战中的所有参战国递交了一份对德和约草案。在草案中,苏联同意德国的民族自决权和允许德国加入联合国,但德国是由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和西柏林三部分组成。以波茨坦协定为依据,苏联还要求德国在军事方面保持中立并

---

①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1958-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

②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③ J. K. Sowden,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73: Continuity in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p.189.

④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5-1959》(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29页。

⑤ Frank A. Ninkovich,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rman Question since 1945*,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5, p.115-116.

接受四大国的监督。西方三国都坚持在柏林的权利并拒绝苏联的最后通牒,但英、美两国愿意与苏联谈判以缓和局势,联邦德国和法国则坚决反对向苏联让步,最后东西方还是在召开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致。

尽管西柏林中立化主张意味着民主德国将要放弃对西柏林的主权要求,但乌布利希主要关注的是西柏林不再威胁民主德国的安全,<sup>①</sup>也就是西方不再以西柏林为据点来开展针对民主德国的敌对宣传、进行货币投机以及支持策划民主德国人员的外逃,等等。因而,民主德国积极支持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12月1日,民主德国外长罗塔尔·布茨发表声明,再次要求四国组成委员会与两德代表协商准备和约。<sup>②</sup>次年1月15日,乌布利希要求由两德组建邦联来签订和约,他还详细地阐述了他的邦联主张:邦联是介于两德组成的全德委员会和筹备统一的国民大会之间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建立邦联的前提是联邦德国完成政治经济的民主化、放弃核武器要求、撤出外国军队、撤出外国军事基地以及两德退出军事联盟等;邦联的职能主要是签订对德和约和达成有关德国统一的协议;邦联只能向两德政府提出建议,它也不能凌驾于两德议院之上;两德在邦联中平等、独立,它们都不能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对方。<sup>③</sup>

1959年5月至8月,东西方在日内瓦召开了四国外长会议,东西德被允许列席会议。虽然两德代表只能坐在“小儿席”上,但这是民主德国第一次参加东西方会谈,乌布利希将此宣传

①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9.

② Juergen Hofmann, *Es ging um Deutschland: Vorschläge der DDR zur Konfrondation zwische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56 bis 1967*, Berlin, 1990, S.50.

③ Juergen Hofmann, *Es ging um Deutschland: Vorschläge der DDR zur Konfrondation zwische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56 bis 1967*, Berlin, 1990, S.51-57.



为西方承认了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在会上,西方拒绝苏联的和约草案,提出了“一揽子计划”(即亨特计划),要求分四个步骤解决柏林问题、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sup>①</sup>对于西方的以自由选举方式实现德国统一以及恢复四大国对整个柏林的共同管制等主张,苏联坚决反对。以西方干涉内政为由,民主德国也反对“亨特计划”。5月28日,民主德国还再次向联邦德国建议两德互不使用武力,但阿登纳政府继续拒绝予以理会。<sup>②</sup>最终,由于在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上的立场难以弥合,会议毫无结果。为了挽救会议的失败,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美国。9月25日,两国元首在戴维营会晤,双方同意恢复关于西柏林的谈判和在1960年5月举行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不久,由于发生了美国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事件,美苏关系恶化,苏联取消了预定在巴黎召开的四大国首脑会议。在美国新总统肯尼迪上台后,美苏首脑会谈才再次开启,但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进行以和约巩固现状的斗争时,民主德国的国内情况日益恶化。为了巩固政权,民主德国在统一社会党“五大”上决定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乌布利希还提出了赶超联邦德国的计划。然而,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很多问题。以农业集体化为例,从1958年6月到1959年6月,民主德国的集体农庄覆盖率只从29%增长到40%,<sup>③</sup>为了完成计划,民主德国以行政手段在3个月内完成了全国的农业集体化任务。以强制手段建立公有制经济极大地损害了民主德国的社会稳定,许多群众逃往生活水平更高、社会更稳定的西方。民主德国官员开始还认为反对分子的外逃对社会稳定是有利无弊的,到后来才发现,许多

---

① (苏) A. C.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五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18页。

②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155.

③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2.

技术人员特别是年轻人的出逃，损害了民主德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的未来。为了阻止公民的外逃和抗议在联邦德国领土上安置核武器，1960年8月29日，民主德国对西柏林过境交通加强了管制。阿登纳政府对民主德国采取了贸易报复政策，民主德国则开展了反经济干预运动，重点是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虽然最终挫败了联邦德国的经济报复，但民主德国经济也出现了过度扩张、投资不当和过度依赖苏东盟国资源的新问题，<sup>①</sup>统一社会党“五大”制定的在十年内赶超联邦德国经济的计划也不得不放弃。

在内外困境下，民主德国努力寻求以两德和平谈判来缓解紧张的局面。1960年4月17日，民主德国发表了题为《人民的德国计划》的公开信，呼吁以邦联实现民族和解。<sup>②</sup>同年12月，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两德和平共处的四点要求，即：(1)签订十年和平条约；(2)停止战争宣传和扩军备战；(3)签订贸易协定和附加协定；(4)签订华约和北约国家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sup>③</sup>1961年6月28日，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致电联邦议院和政府，呼吁两德商议共同决定德国土地上的和平以及统一问题。<sup>④</sup>7月6日，人民议院通过了德国和平计划，强调要签订和约与解决柏林问题，建议两德组成和平委员会协商签订和约、禁止核武器等事宜，人民议院还阐述了民主德国在对德和约、柏林问题以及德意

①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4.

② Hermann Weber (Hrsg.), *DDR-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45-1985*, Mue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S.242-243.

③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176.

④ Deutsches Institut fuer Zeitgeschichte, *Dokumente zur Aussenpolitik der Regierun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Berlin: Ruetten & Loening, 1956-63, IX, S.64.

志邦联上的立场。<sup>①</sup>但联邦德国仍然坚持“惟一代表权”，拒绝与“不合法”的民主德国进行谈判。在访问美国时，阿登纳还声称二战没有结束，呼吁东部德国人起义反抗。<sup>②</sup>民主德国指责联邦德国的侵略意图，华约国家还讨论了联邦德国帝国主义和北约的侵略政策问题。使得民主德国的局势更为紧张的是，为了在谈判中迫使对方让步和表明自己的强硬立场，美苏两国经常发出强硬的声并增强在柏林的军事力量。本来1959年民主德国外逃人数减少到1950年以来的最低的143917人，<sup>③</sup>但在战争危险下，又出现了居民大批出逃事件，1960年民主德国外逃人数上升至199188人。<sup>④</sup>“在1961年初的恐慌气氛中，每月难民总数上升到5万人以上……”。<sup>⑤</sup>

在谈判道路受阻后，苏东集团决定采取单边行动来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在1960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华约集团国家表示了对民主德国的支持。在次年8月3日的莫斯科会议上，华约集团国家也一致支持民主德国采取保卫国家安全的控制边界的行动。8月13日深夜，民主德国突然用铁丝网将西柏林围住，后来又修建了高大的围墙。西方虽然表示反对，但也没有采取激烈的措施，而是逐渐默认了柏林墙的存在，第二次柏林危机拉上了帷幕。尽管在要求缔结对德和约时赫鲁晓夫说法强硬，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比较节制，他主动放弃了最后通牒，最后也没有单独

---

① Deutsches Institut fuer Zeitgeschichte, *Dokumente zur Aussenpolitik der Regierun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Berlin: Ruetten & Loening, 1956-63, IX, S.104-109.

②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179.

③ David Childs, *The GDR: Moscow's German Ally*, London; Boston: G. Allen & Unwin, 1983, p.59.

④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DDR Handbuch*, Cologne, 1975, S.313.

⑤ Henry Krisch, *The German Republic: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5, p.15.

和民主德国签订和约,他后来解释说,“即使我们有了一个和约,它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柏林作为自由城市的地位不能得到保证,大门仍是开着的”。隔离墙修建后,两德关系从敌对走向隔绝,建立邦联和缔结和约更加没有现实可能性。实际上,在国家政权日益巩固后,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调整为取得联邦德国和国际社会对其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

#### 4. 民主德国寻求联邦德国的国际法承认

建国以来,民主德国一直希望与联邦德国平起平坐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1954年统一社会党的“四大”上,乌布利希指出,不需多长时间西方国家就会承认民主德国。<sup>①</sup>1958年2月13日,格罗提涅指出组成邦联的国家在国际法上平等和相互独立,这是以邦联取代联邦德国的不承认政策,企图在国际法上确定两个德国的存在。<sup>②</sup>柏林墙修建后,民主德国更加强调和努力于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虽然英、法、美以及联邦德国一直挑衅民主德国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控制权,但它们还是容忍了柏林墙的存在,民主德国将此看作是自己的一次胜利。<sup>③</sup>乌布利希还通过修建柏林墙来强调民主德国的主权,“……8月13日及此后的措施表明了工农国家的决心,即成功达成任何谈判结果的前提是尊重民主德国及其首都的主权”,<sup>④</sup>“8月13日的保护措施是加强民主德国主权的重要象征”。<sup>⑤</sup>在乌布利希看来,所谓“墙”和任何国家的边界没有什么不同,惟一不寻常的是这个

① 纪年译:《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六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3页。

② Juergen Wendler, *Die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ED in den Jahren 1952 bis 1958: publizistisches Erscheinungsbild und Hinterguende der Wiedervereinigungsrhetorik*, Koeln, Weimar Wein: Boehlau Verlag, 1991, S.439.

③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41.

④ *Neues Deutschland*, 26 November 1961.

⑤ *Neues Deutschland*, 28 March 1962.

国家之间的边界在 15 年前没有划定并穿过了一个城市,他还说正是柏林墙的存在显示两个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德国的存在。<sup>①</sup>此后,民主德国的政局趋于稳定,从 1961 年 8 月 14 日到 1977 年,民主德国外逃人员总数仅 177204 人。<sup>②</sup>在安定的环境下,民主德国的经济取得了战后以来的最好成就,1965 年工业生产总值超出 1958 年水平的 43%,居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sup>③</sup>随着实力的增长,民主德国认为两德建立正常关系有了新的可能,因而要求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建立两德关系。<sup>④</sup>民主德国认为,西方接受了柏林墙的存在,意味着它们默许民主德国能够有效控制其领土,也就是承认了民主德国作为国家政权的现实存在。它希望继续在国际法上获得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其主权国家地位的正式承认,因为,国际法基础上的两德关系意味着不牺牲民主德国的利益。<sup>⑤</sup>

柏林墙修建后不久,为了获取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民主德国很快就建议两德协商关系正常化。1961 年 11 月 30 日,格罗提渥致信阿登纳,表示如果不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德至少在保卫和平、和平共处与发展正常关系上达成最低程度的一致。在有关两德协商内容的建议中,他提出双方互相保证主权平等和尊重领土完整。<sup>⑥</sup>乌布利希则宣称,取得外交承认的短期目标和争

---

① *Neues Deutschland*, 19 May 1962.

② David Childs, *The GDR: Moscow's German Ally*, London; Boston: G. Allen & Unwin, 1983, p.64.

③ David Childs, *The GDR: Moscow's German Ally*, London; Boston: G. Allen & Unwin, 1983, p.70.

④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186.

⑤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90.

⑥ Juergen Hofmann, *Es ging um Deutschland: Vorschläge der DDR zur Konföderation zwische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56 bis 1967*, Berlin, 1990, S.55-57.

取统一的长远目标并不矛盾,“……承认是和平共处的前提,它将有利于合作,一旦西德发生民主变革,它将导致最终的统一。”<sup>①</sup>

为了驳斥西方关于柏林墙加深了德国分裂的指责,1962年7月,民主德国出台了一份民族问题文件,<sup>②</sup>虽然勉强保留了邦联计划,但增加了一个打倒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前提,并提出德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的说法,这些都是联邦德国不能接受的。民主德国可能只是想通过统一宣传来推卸责任,也可能是想继续以统一为诱饵来获取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此后,它更积极的是实现两德的平等与和平共处,而不是完成德国的统一。同年12月2日,乌布利希指出,两德需要妥协与和平共处,但没有承认就没有妥协,民主德国准备谈判建立邦联。<sup>③</sup>但阿登纳政府坚持不承认政策,民主德国的谈判提议照样是泥牛入海。1963年1月15日至21日,统一社会党“六大”召开,民主德国确立了十年外交计划,提出要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和平共处原则上建立和平共存关系,这也适用于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西柏林之间的关系。<sup>④</sup>民主德国继续坚持建立邦联的计划,它主张西柏林作为不属于联邦德国的一方参加邦联,并建议德国三部分在最低程度上建立适当的和平共处关系并达成谅解。此外,民主德国继续提出签订对德和约的要求,并提出了加入联合国的目标。<sup>⑤</sup>显然,民

<sup>①</sup> Joanna McKay, *The Official Concept of the Nation in the Former GDR: Theory, Pragmatism, and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 Aldershot, Hants, UK; Brookfield, Vt.: Ashgate, 1998, p.39.

<sup>②</sup> Hermann Weber (hrsg.), *DDR-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45-1985*, Mue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S.265-266.

<sup>③</sup> J. K. Sowden,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73: Continuity in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p.262.

<sup>④</sup>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189.

<sup>⑤</sup> Juergen Hofmann, *Es ging um Deutschland: Vorschlaege der DDR zur Konfrondation zwische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56 bis 1967*, Berlin, 1990, S.63-64.

主德国是要与联邦德国建立一种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在争取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的同时，民主德国也一直努力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长期以来，只有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民主德国建交，在1969年两德关系松动以前，民主德国没有在外交承认方面获得大的突破。虽然民主德国与中东的埃及、伊朗、叙利亚等国关系密切，但未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61年，不结盟国家承认有两个德国，但也没有与民主德国建交。直到1963年，民主德国的邦交国中才新增了社会主义国家古巴。1966年2月28日，民主德国提出了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但在英、法、美三国的联合反对下，未能如愿。

面对民主德国日益稳定并积极寻求外交突破的新形势，联邦德国开始调整其东方政策。1962年6月4日，在联盟党的代表大会上，联邦德国外长施罗德提出了消除与东欧国家隔阂的“架桥政策”，其方式是建立文化联系、增加人员来往以及开展经济交流。1961年11月29日，联邦德国开始与波兰进行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外交谈判，次年3月7日两国签署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贸易协定。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先后也与其它东欧国家接触并签署了贸易协定。但是，施罗德仍然拒绝与东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此后的艾哈德政府和基辛格政府在东方政策上的步伐逐渐迈开，但都没有突破哈尔斯坦主义，而且一直将民主德国排除在缓和范围之外。

对于施罗德派贸易代表团前往东欧的行动，联邦德国著名记者彼得·本德尔指责政府与东欧发展关系的主要目的仍是继续孤立民主德国政府。<sup>①</sup>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新政策的看法是，由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推回”战略遭到失败，美帝国主义采用了更加灵活的企图瓦解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适应性战略”。其策略是一方面通过扩充军备和提高北约国家的军事负担来重新获得对社

---

<sup>①</sup> J. K. Sowden,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73: Continuity in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p.261.

会主义阵营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是以谈判政策来软化和分裂离间社会主义国家。联邦德国政府积极支持美国的反革命计划,不断扩大其经济和军事力量,顽固地拒绝承认欧洲现状并企图将复仇主义方针强加给其他北约国家。<sup>①</sup>因而,对于联邦德国在东欧的行动,乌布利希的反应是一面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加强团结,一面宣称联邦德国的行动表明哈尔斯坦主义的终结。<sup>②</sup>民主德国新部长会议主席斯托夫则警告,联邦德国不久会试图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与东欧作出政治让步相联系。<sup>③</sup>为了阻止联邦德国与东欧接近的消极影响,民主德国也派代表团前往东欧各国,同时还以与西方发展经济关系来进行反击。民主德国反对联邦德国绕过自己与苏联东欧国家发展关系,坚持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是社会主义阵营与之交往的前提。为了应对联邦德国的新政策,民主德国一方面在内政上加紧发展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另一方面是在外交上努力取得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特别是苏联对其德国政策的支持。

苏联也反对东欧国家与联邦德国的接近。为了保护民主德国的安全,1964年,苏联与之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该条约规定要进一步发展两国在各方面的合作,条约还规定:“缔约双方亦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制止谋求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势力的侵略”,<sup>④</sup>在任何一国或国家集团发动武装侵略的情况下,两国义务互相按照华沙条约的条款立即提供军事援助。新条约签署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到军

①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0~531页。

②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51.

③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51-52.

④ Deutsches Institut fuer Zeitgeschichte, *Dokumente zur Aussenpolitik der Regierun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Berlin: Ruetten & Loening, 1964, S.1023-1024.



事结盟，民主德国宣传条约的意义在于：“友好条约的签订粉碎了联邦德国政府对民主德国和苏联区别对待的企图。联邦德国和北约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以为能够征服民主德国，把民主德国同苏联孤立开来或‘赎买过去’的种种空想，受到明确的驳斥。”<sup>①</sup>然而，赫鲁晓夫接见联邦德国驻苏大使一事表明，其实他也想与联邦德国缓和关系。为了协商对联联邦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间，赫鲁晓夫还派他的女婿出访波恩。民主德国对此十分不安，乌布利希发表声明，表示民主德国绝不反对苏联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这对欧洲和平十分必要，“但只有两国都不提有关第三国的内部事务的要求，这一发展才能成为可能。”<sup>②</sup>民主德国继续通过媒体攻击联邦德国，并以在中国政策上与苏联保持距离来表达对赫鲁晓夫政府的不满。<sup>③</sup>因为突然被赶下台，赫鲁晓夫对联联邦德国的国事访问未能成行。面对中国和美国的外交挑战，继任的苏联总书记勃烈日涅夫对与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缓和关系比较消极和谨慎，他甚至对民主德国与西方发展经济联系也不放心，强迫民主德国与苏联签署了不平等的贸易协定，以加强两国的经济联系。

为了抑制联邦德国在东欧外交行动的消极作用，民主德国还努力扩大自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1965年，乌布利希成功访问了埃及，这是他第一次出访没有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德国还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在国内，民主德国极力宣扬自己的经济成就，<sup>④</sup>甚至将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以激起国人的国家自豪感。此外，民主德国还刻意突出自己

---

①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0页。

② *Neues Deutschland*, 13 Juni 1964.

③ Michael J. Sodaro, *Moscow, Germany, and the West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57.

④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57-59.

的国家地位，如通过加强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管制来显示其对交通的控制权，通过反对两德运动员以一个德国代表团的形式参加1968年的奥运会来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

精明强干的乌布利希也企图从联邦德国政策的松动中寻找机会，<sup>①</sup>以从两德对话和交往中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以及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好处。1963年7月2日，乌布利希再次向联邦德国提议，两国就建立邦联、发展正常和平关系和准备友好合作进行谈判。<sup>②</sup>次年1月，斯托夫也向联邦德国、西柏林提议谈判恢复正常关系和签署废除核武装条约，但被联邦德国拒绝。5月，乌布利希致信艾哈德，建议逐步限制两德军备，召集一个有人民议院和联邦议院对等代表组成的全德理事会，以建立统一、和平的德国，但联邦德国还是将信件原样退回。为了向联邦德国施加压力，1966年1月，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向所有欧洲国家政府提出建议：就限制军备达成协议；一切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应该放弃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严格承认现有边界和它的不可侵犯性；放弃任何修改边界的企图；使欧洲所有国家间的关系，包括对民主德国和对联邦德国的关系正常化，等等。<sup>③</sup>乌布利希还向联合国和欧洲国家发出公开信，他指出，德国统一不是种族问题，而是社会、阶级问题，他要求联邦德国进行社会变革和两德放弃拥有核武器和互不使用武力，并建议建立以工人组织为基础的两德议会。<sup>④</sup>为了争取两德对话，民主德国还在统一机构的设置上做文章。1965年12月，民主德国设立“全德问题秘书处”和“全

① (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② Juergen Hofmann, *Es ging um Deutschland: Vorschläge der DDR zur Konföderation zwische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56 bis 1967*, Berlin, 1990, S.66-67.

③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1页。

④ Lawrence L. Whetten,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6.

德问题委员会”两个新机构。<sup>①</sup>为了营造谈判气氛,1963年到1966年,没有要求联邦德国的经济好处,民主德国主动发放了出入西柏林的假期通行证。<sup>②</sup>

在寻求与联邦德国官方对话的同时,民主德国还努力与联邦德国的在野党和社会团体接触。1964年10月,乌布利希指出,统一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以及两德工会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平,在今天是逐渐克服德国分裂的惟一可能。<sup>③</sup>1965年,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宣布放弃与社会民主党的所有争执,支持所有有助于打败联盟党和开展与社会民主党的合作的措施。<sup>④</sup>1966年2月,统一社会党还致信社会民主党,提出进行两党对话。然而,由于联邦德国官方坚持不承认民主德国和拒绝两德对话,两国的政治关系难以解冻。只不过是为了表明德国问题的存在,联邦德国才愿意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和保持人员来往,<sup>⑤</sup>所以,双方只在事务性合作特别是经济交往上取得了一些成就。

虽然民主德国未能取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但也挫败了后者在东欧推行的外交包围政策。由于苏联的外交限制和联邦德国的让步有限,东欧国家没有背叛民主德国的利益。1964年的苏联与民主德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提高了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地位,60年代的“经济奇迹”也进一步巩固了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民主德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也随之提高,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连西方资

---

①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209.

②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49.

③ Gebhard Ludwig Schweigle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Divided German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5, p.100.

④ Gebhard Ludwig Schweigle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Divided German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p.99-100.

⑤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47.

本主义国家都愿意与其发展关系。为了报复联邦德国向以色列输出武器,1965年1月,埃及向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发出国事访问邀请。针对联邦德国与以色列的建交行为,同年5月13日,埃及等十个阿拉伯国家同时宣布与联邦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哈尔斯坦主义实施的目的是从外交上孤立包围民主德国,现在反而使联邦德国陷入了被动、孤立的地位。

在陷入外交困境之时,联邦德国更积极于与苏东国家缓和关系,小步子政策步伐加大。1966年3月25日,艾哈德政府向所有与联邦德国建交的国家、刚断交的阿拉伯十国以及除民主德国以外的东欧国家发出了一份和平照会,主要是向苏联和东欧国家表明和平诚意与声明愿意共同发表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与以前的政策相比,和平照会是一个进步,联邦德国第一次愿意与东方发展政治关系,不再绕过苏联来单独与东欧发展关系。但是,联邦德国还是坚持1937年边界和不承认慕尼黑协定“从一开始无效”,民主德国仍然被排除在缓和对象之外。

针对联邦德国的和平照会,民主德国提出了自己的缓和条件。1966年4月21日,在统一社会党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乌布利希向联邦德国提出了保障和平的一系列建议,包括禁止发展核武器、承认欧洲边界现状、退出军事联盟、排除阻碍统一的因素、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以邦联形式实现两德的接近、和解与合作以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开展对话,等等。<sup>①</sup>民主德国还努力争取苏东盟国支持自己的立场,1966年4月,民主德国外长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方面保持一致。7月4日至10日,华约国家在布加勒斯特举行首脑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欧洲和平与安全的宣言》。“宣言”严厉谴责联邦德国想改变现状的野心,表示支持民主德国政府的德国政策,即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真正改善关系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承认民主德国;

---

<sup>①</sup>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90.

2.接受波兰西部的奥得——尼斯河边界的不可侵犯性;3.放弃使用和拥有核武器。”<sup>①</sup>

苏联东欧国家的立场表明,在拒绝承认欧洲和德国分裂现状的情况下,联邦德国不可能实现与其关系的真正改善,艾哈德在东方的新尝试失败。1966年12月13日,基督教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组成了大联合政府。在东方政策上,基辛格政府与前任政府有了明显的不同,主要是:(1)突出了联邦德国的和平愿望,淡化了重新统一德国的要求;(2)突出同苏联关系的重要性;(3)要求把同东欧国家的关系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4)第一次表示愿意促进与德国另一部分在人员来往方面、经济方面和思想交流方面的关系以及进行官方机构的接触。<sup>②</sup>民主德国对基辛格政府新政策的心态比较复杂,一方面欢迎联邦德国政策的变化,但另一方面也为基辛格政策的选择性和潜在排他性而担心,尤其害怕失去热衷于与联邦德国发展关系的社会主义盟国的支持。<sup>③</sup>因而,12月15日,乌布利希强调,任何华约成员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是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1967年1月1日,在新年献词中,乌布利希提出两德和平共处的十点计划,核心要求是两德建立正常关系、承认现存边界、削减武器、放弃核武器、保证德国中立、承认西柏林,等等。苏联支持民主德国的立场,它谴责基辛格政府口头宣称要缓和与东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又继续执行复仇主义政策,其政策实质没有变化。<sup>④</sup>然而,联邦德国的新政策却获得了以罗马尼亚为首的东欧国家的积极回应,这也促使民主德国很快调整了它的德国政策。

---

① 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138页。

② 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142页。

③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72.

④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1985, p.945.

### 第三章 走向民族分裂： 1967-1971年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本章论述的是民主德国在德国政策上的立场从主张统一到反对统一、寻求分离的转变过程。20世纪6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在东方政策的步子逐渐迈开后,民主德国对其德国政策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乌布利希政府放弃了国家统一目标,坚决要求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并以之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的前提。在无法获得苏联东欧盟国对其德国政策的坚定支持以及在阻止它们与联邦德国进行无条件谈判失败后,民主德国又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从而滑向了民族分离主义道路。

#### 一、民主德国走向民族分离主义道路

##### 1. 对联邦德国外交攻势的反击

对于联邦德国与东欧发展关系的试探,

罗马尼亚的回应最为积极。在赫鲁晓夫时期,罗马尼亚就开始坚持民族利益和执行独立自主政策,不服从华约纪律的约束。1958年,在罗马尼亚的要求下,苏联军队不得不撤出其领土。罗马尼亚坚决反对赫鲁晓夫提倡的超国家合作计划,这还导致了经互会一体化的失败,而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专门化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在对联邦德国的政策上,罗马尼亚也与苏联、民主德国不一致,它不认为联邦德国在推行军国主义、复仇主义政策,并愿意通过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因而,罗马尼亚拒绝服从苏联、民主德国以华约名义推行的对联邦德国的社会主义共同政策。1966年3月,罗马尼亚反对加强华约并不愿意谴责联邦德国。对于1966年7月8日的布加勒斯特宣言,罗马尼亚对将联邦德国看作共同威胁以及华约团结和立场一致等说法有所保留。1967年1月30日,不顾苏联、民主德国的反对,罗马尼亚还率先与联邦德国建交,违背了华约国家在与联邦德国谈判改善关系上保持一致的原则。

尽管与罗马尼亚建交显示联邦德国的哈尔斯坦主义开始松动,但民主德国对此仍然感到十分不安,它害怕东欧其他国家群起仿效,从而使自己无法取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甚至还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陷入外交孤立地位。1967年2月3日,《新德意志报》发表社论对罗马尼亚与联邦德国的建交表示遗憾。文章还指出,哈尔斯坦主义远远没有消亡,联邦德国也从来没有放弃不合法的不承认政策,它只不过是利用与罗马尼亚的接触作为扩大在整个东欧统治的跳板。<sup>①</sup>乌布利希还警告,联邦德国反对民主德国的目标没有改变,它只是将哈尔斯坦主义巧妙地隐藏以攻入社会主义阵营,其目的首先是孤立民主德国,然后是操纵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互相攻击。苏联也担心联邦德国与罗马尼亚的建交会挑起民主德国与华约国家的不和,并会导致民主德国政权的不稳定。

---

<sup>①</sup> *Neues Deutschland*, 3 February 1967.

为了限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1967年2月8日至10日,华约国家在华沙召开了外长会议。会议对罗马尼亚缺乏团结精神进行了批评。在苏联的压力下,与会国一致同意,在有利于欧洲安全的情况下才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是要求联邦德国承认二战结果和战后现状,这包括承认欧洲边界现状、承认存在两个独立平等的德国、放弃惟一代表权、放弃拥有核武器、承认《慕尼黑协定》无效以及放弃吞并西柏林的政策,等等。<sup>①</sup>在苏联的支持下,乌布利希的要求成为苏联东欧国家的共同立场,西方国家还将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一共同政策称为“乌布利希主义”。为了进一步保障乌布利希政权的稳定,苏联还要求华约其它国家与民主德国签订为期20年的友好互助条约。但罗马尼亚对会议采取抵触的态度,只派一名副外长参加,它继续执行独立的德国政策,并拒绝与民主德国签订互助条约。

1967年3月15日,民主德国很快就与波兰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两国表示将在对付联邦德国时互相支持,即:两国以及两德之间的边界不可侵犯;依照华沙条约的规定,两国将采取各种措施阻止联邦德国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军队以及与这些力量联盟的任何国家集团的侵略可能,或者在武装侵略发生后根据华沙条约立即提供援助;两国将西柏林视作特殊的政治实体;两国将努力于在承认两个主权德国的基础上达成有利于保卫欧洲和平与安全的德国和平安排。<sup>②</sup>此后,民主德国还先后与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签署了双边条约,从而以条约的形式确保了除罗马尼亚之外的东欧国家对其德国政策的支持。乌布利希高兴地宣称,这些条约建立了一堵反对西方的“保护墙”。<sup>③</sup>

① W.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223-224.

②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85, p.949-951.

③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74.



在苏联、民主德国的压力下,东欧国家疏远了同联邦德国的政治关系,但双边的经济交流仍然继续升温。为了进一步保持社会主义阵营在德国问题上的一致,4月26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会议,讨论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与会政党同意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纲领并要求在和平共处和承认欧洲现状的基础上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社会主义阵营再次重申了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的一系列前提条件。<sup>①</sup>然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拒绝参加会议,这意味着他们不愿接受共同政策的约束。

为了避免被联邦德国包围和吞并,民主德国还在国内采取了迅速与它拉开距离的措施。如1967年2月2日,民主德国将“全德问题秘书处”改名为“西德问题秘书处”;2月21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法出台;4月,民主德国教会被勒令与联邦德国教会分开举行会议。面对联邦德国的明显优势和新开放政策的威胁,民主德国开始坚决拒绝建立邦联和实现统一,并要求建立国际法意义上的两德关系。在4月17日到22日召开的统一社会党“七大”上,该党一如既往地指责联邦德国政府是友好和解以及欧洲的首要敌人,它执行的侵略政策和复仇政策阻碍了两德的和解与统一。统一社会党认为,大联合政府的政策实质上没有变化,它仍然敌视和企图吞并民主德国、不承认欧洲现存边界、装备核武器并拒绝民主德国的最低建议。统一社会党明确宣布: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下的联邦德国与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统一难以想象;民主德国和现在的联邦德国政府建立邦联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联邦德国统治力量阻碍了两德建立正常的关系。<sup>②</sup>这次会议还决定,今后的首要任务是阻止新战争、加强民主德国以及努力建立两德之间的和平

---

①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1985, p.961-963.

② Juergen Hofmann, *Es ging um Deutschland: Vorschläge der DDR zur Konföderation zwische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56 bis 1967*, Berlin, 1990, S.71-74.

共处关系。如果说在柏林墙修建后,民主德国将德国统一目标从政治议事日程上抹掉,那么,在“七大”后,统一社会党是在战略决策上正式放弃了这一目标。但将政党意志变为政权和国家的意志还需要时间,因而,民主德国还没有放弃统一目标,1968年新宪法第8条还规定,民主德国国家和人民“将努力克服帝国主义强加在德意志民族身上的分裂,并将走向两个德国的逐步和解直到获得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统一。”<sup>①</sup>

## 2. 坚持东西方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及其失败

在民主德国构筑一条防御联邦德国的共同阵线之时,基辛格政府仍然继续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改善关系。1967年2月7日,联邦德国向除民主德国外的苏联东欧国家递交了放弃使用武力声明的草案,它在边界、西柏林地位以及《慕尼黑协定》地位等方面上采取了和解立场,并宣布将阻止军国主义、纳粹主义的发展和放弃制造、拥有以及直接或间接获得核武器。<sup>②</sup>4月7日,在维也纳18国裁军会议上,联邦德国再次声明愿意放弃拥有核武器。<sup>③</sup>联邦德国还开始试探与民主德国改善两德关系,在统一社会党“七大”期间,以政府声明的形式,基辛格总理向民主德国提议改善双边人员来往、经济合作及科技文化交流的状况,但仍然回避外交承认民主德国的问题。<sup>④</sup>

联邦德国的新让步有利于它与波兰、捷克以及苏联改善关系。长期以来,苏联欧洲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确认中欧现状下

<sup>①</sup> Dieter Blumenwitz, *What is Germany? Exploring Germany's Status after World War Two*, Bonn: Kulturstiftung der deutschen vertnebenen, 1989, p. 125-126.

<sup>②</sup>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1985, p. 948-949.

<sup>③</sup>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1985, p. 952.

<sup>④</sup>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1985, p. 955.

的和平。20世纪60年代初,戴高乐推行的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欧洲政策为建立全欧的和平友好关系提供了起点。<sup>①</sup>在联邦德国作出新的让步后,苏联更加积极于争取欧安会的召开,它很快开始与联邦德国进行非官方性质的秘密协商。由于联邦德国在谈判放弃使用武力问题上仍然将民主德国排除在外,这加深了民主德国对其德国政策的不信任甚至是敌视。然而,为了避免陷入外交孤立并进一步获得外交上的主动,在联邦德国建议两德接近后,民主德国也提出了两德谈判建立正常关系的反建议。4月17日,乌布利希就两德关系的缓和发表讲话,他建议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和联邦德国总理会晤,谈判两德之间以及两德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放弃使用武力、承认欧洲边界现状、裁军以及放弃核武器等问题,并签订协定。乌布利希还明确指出,建立一个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统一德国是不可能的,民主德国将努力争取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sup>②</sup>

5月10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斯托夫致信基辛格,呼吁两国进行直接接触。他要求的谈判内容是乌布利希开列的清单,而不是基辛格提出的内容。斯托夫还要求两个德国先谈判关系正常化,再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众多问题,并一再呼吁联邦德国放弃歧视民主德国的“惟一代表权”要求。<sup>③</sup>6月13日,基辛格回信表示,他坚持谈判改善东部和西部德国群众之间的关系,并提议两德派出代表研究怎样改善两国公民的日常生活状况,但他回避了民主德国的承认欧洲边界现状等一系列要求。<sup>④</sup>以前联

---

① W.Haenisch(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218.

②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1985, p.957-959.

③ Eberhard Schulz(ed.), *GDR foreign policy*, Armonk, N.Y.: M.E. Sharpe, 1982, p.292.

④ 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151页。

邦德国对民主德国官方信件一直是原封不动地退回，基辛格的这次回信是两德政府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但是，由于两国的立场相差太远，开启谈判之门仍然困难重重。直到9月18日，斯托夫才向基辛格发出回信，并附加了一份两德关系正常化的条约草案。在信中，斯托夫指责联邦德国拒绝民主德国的建议是想借助根本上没有变化的复仇主义政策来挽回希特勒战争的失败，他再次提出了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和西柏林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等要求。9月28日，基辛格回信拒绝了民主德国的条约草案。为了向民主德国施加压力，他还宣布已经任命总理办公室国务秘书负责谈判两德之间的实际事务，并挑战性地要求斯托夫像他一样将双方来往的信件公之于众。<sup>①</sup>斯托夫没有再回信，而是以部长会议下属的新闻办公室的名义在媒体上作了回应，表示民主德国也愿意开始国务秘书级别的谈判，但拒绝在谈判立场上作出让步。<sup>②</sup>此后，两国领导人信件交往结束，谈判未能举行，民主德国再次提高了攻击联邦德国的调子。

因为担心苏联与联邦德国的接近，同年12月，乌布利希率领民主德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在会议公报中，两国表示，仍然以1966年6月6日华沙条约国家宣言和1967年4月26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政党会议声明为致力于欧洲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两国对联邦德国的一致看法是，基辛格政府的外交行动只是为了掩饰其侵略民主德国、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实质；两国还认为联邦德国当前的情况在许多方面与希特勒时期相似，两国表示反对联邦德国走向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对于联邦德国站在现实立场上寻求政策转折以维护欧洲和平与安全的健康潮流和力量，两国也表示理解和支持，但要求以联邦

---

<sup>①</sup> 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sup>②</sup> *Neues Deutschland*, 30 September 1967.

德国接受社会主义阵营提出的条件为其政策转折的标志。<sup>①</sup>这表明,苏联继续支持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

然而,东欧国家对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支持并不可靠。随着独立自主意识的增长,东欧国家更关注自身的国家利益。然而,在冷战格局下,依赖苏联的军事保护使东欧国家的外交活动空间有限。迫于苏联的压力,东欧在相关的会议上和条约中都表示了对民主德国的支持。实际上,东欧国家都十分愿意与经济发达的联邦德国发展关系,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在联邦德国作出新的让步表示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对与其发展外交关系颇有兴趣。在两德政府首脑通信期间,联邦德国成功地同捷克斯洛伐克达成了贸易协定和互派商务代办协定,它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在顺利的恢复之中。

苏联、民主德国试图制止这种缓和势头。1967年11月21日,苏联向联邦德国发出照会,要求它承认战后欧洲现状,并指出,即使签订了放弃使用武力的条约,苏联也仍然将依照联合国宪章第53条和第102条保留对联邦德国实行干涉的权利。<sup>②</sup>即便如此,联邦德国还是继续了与苏联东欧国家改善关系的努力。1968年3月,基辛格政府还表示,它也愿意与民主德国就放弃使用武力问题进行对话。以联邦德国不从国际法上承认自己为由,民主德国拒绝两德谈判,它还通过加强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控制来制造紧张气氛。1968年4月,民主德国内务部发布一项规定,禁止联邦德国高级官员使用西柏林过境通道。6月,民主德国又要求所有从联邦德国到西柏林的人员都要办理签证手续和护照。

在巩固东欧现状、阻止联邦德国破坏华约团结以及保障民主

---

<sup>①</sup>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1985, p.977-979.

<sup>②</sup> 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德国的稳定等方面,苏联和民主德国利益一致并在政策上互相支持。然而,两国的国家地位和利益考虑并不完全相同。作为地区小国,民主德国主要关注的是在东西方冷战和两德竞争对立的情形下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但是,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还要通盘考虑它的全球利益,除了巩固在中东欧的势力范围外,它还企图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沼之时夺取世界霸权。因而,在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后,苏联希望拉拢已有独立自主倾向的联邦德国,以继续离间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从而破坏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因而,苏联对民主德国政策的支持也同样不可靠。1967年初,苏联就已开始与联邦德国进行秘密接触,但是,东西方之间的谈判还要等到1968年秋苏联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之后才能举行。

1968年8月20日,为了阻止捷克斯洛伐克改革中的“自由化”倾向,苏联联合民主德国、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出兵布拉格。乌布利希是武力干预的主要提倡者,他担心捷克的改革会影响民主德国的稳定。更让他恼火的是,捷克承认两个德国的存在,但在要求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方面并不坚决,捷共甚至还说要必须向联邦德国的现实主义力量给予支持。<sup>①</sup>为了阻止捷克与联邦德国的接近,8月9日,乌布利希出人意料地同意两德谈判放弃使用武力问题,并不以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为先决条件,<sup>②</sup>但这并没有阻止联邦德国与捷克改善关系的进程。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在布拉格的军事行动,民主德国高度赞扬,宣传它阻止了帝国主义的破坏活动、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西部边界以及促进了民主德国社会的巩固。<sup>③</sup>民主德国还借机在国内媒体上掀起了攻击联邦德国的浪潮,斯托夫谴责美国和

① Robin A. Remington(ed), *Winter in Prague*, Cambridge, MIT press, 1969, p.88-137.

② (美)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1945-197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66页。

③ W.Haenisch(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238.

联邦德国企图在捷克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sup>①</sup>乌布利希大肆渲染西方的威胁,宣称北约的目的是要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苏联边境。<sup>②</sup>除了将捷克事件的罪责完全推到西方特别是联邦德国身上外,民主德国还大肆攻击社会民主党和贬低联邦德国的经济状况。<sup>③</sup>

在捷克事件后,民主德国继续阻止苏东国家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首先,民主德国支持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为此,它积极支持对东欧国家加强控制的“勃烈日涅夫主义”。其目的是通过帮助苏联制止东欧的离心倾向来换取苏联对其德国政策的支持,同时也希望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纪律来约束东欧国家单独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的势头。其次,民主德国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乌布利希政府宣传和提倡社会主义国家要依靠自身力量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合作来发展经济,减少对西方的依赖。民主德国还首先带头制定了依靠自身力量加速经济发展的“伟大计划”,它还大力宣扬自己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将自己塑造成社会主义阵营中政治稳定、经济高效的模范。民主德国以上这些做法的目的都是要改变东欧国家对与经济发达的联邦德国发展关系的向往。此外,民主德国还在国内加强了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成员库特·哈格宣称捷克事件的教训是:忽视政治意识形态工作和党在处理社会主义发展新问题中的作用,会导致修正主义甚至使之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获得影响力。<sup>④</sup>

针对苏联军队在德捷边界集结的情况,基辛格要求北约加强武装,并声称,联邦德国的目标就是要改变德国的现状,他还

---

①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89.

② *Neues Deutschland*, 7 October 1968.

③ Michael J. Sodaro, *Moscow, Germany, and the West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23.

④ *Neues Deutschland*, 29 October 1968.

停止了与东方改善关系的步伐。捷克事件使联邦德国与苏联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但也正是这一事件使两国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通过以武力干涉行动，苏联显示了反对东欧脱离其控制和排斥西方势力插手东欧的决心。如果说从罗马尼亚事件上，联邦德国认识到“处理德国问题的主要共产主义演员仍然是东德和苏联”，<sup>①</sup>那么，从捷克事件上，联邦德国则进一步意识到如果要实现与东欧的缓和，必须从苏联开始，<sup>②</sup>而且将不得不承认两个德国存在的现实。<sup>③</sup>联邦德国的新认识和新态度自然有利于改变苏联对其新开放政策的疑忌和反感。

在捷克事件后，东欧国家在行动上开始小心翼翼，通过武装干涉，苏联不仅恢复了在东欧的威信，在西方采取了避免卷入的政策后，它还成功地控制了东欧的局势。在恢复了东欧的秩序后，苏联开始在欧洲营造缓和的气氛。因为它需要促成欧安会的召开，国内的经济困难以及与中国关系的日益恶化也使之需要与欧洲改善关系。1968年10月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表示，愿意与联邦德国进行经济合作和开启放弃使用武力的对话。10月8日，葛罗米柯和联邦德国外长还在纽约会晤，双方同意超越对苏联在东欧行动上的看法分歧并扩大共同利益。<sup>④</sup>在1969年的柏林危机事件中，苏联对联邦德国态度的转变更为明显。为了反对联邦议院在西柏林举行会议，1969年2月8日，民主德国加强了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限制。尽管苏联发表了支持民主德国的讲话，但它也限

① Lawrence L. Whetten,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5.

②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95.

③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13.

④ Lawrence L. Whetten,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p.51-52.



制后者采取激化危机的行动。<sup>①</sup>在3月的华约会议上,苏联再次呼吁召开欧安会,它还表示愿意与联邦德国开展谈判。虽然苏联再次提出了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和承认欧洲现存边界等要求,但不以之为与联邦德国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sup>②</sup>民主德国竭力反对苏东国家与联邦德国的缓和关系的倾向,乌布利希攻击社会民主党的东方政策是“特洛伊木马诡计”,其目的是为意识形态的转变、经济的依赖和反革命行动开门。<sup>③</sup>为了获得苏东国家的支持,民主德国还将自己描绘成遏制联邦德国复仇主义危险的力量。1969年是联邦德国的选举年,苏联对其未来走向持有观望态度,因而,它最终没有为了与联邦德国发展关系而牺牲民主德国的利益。同年7月14日,苏联还和民主德国发表了联合声明,要求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苏联之间关系的发展,只能是在有关主权国家的国际法普遍原则上进行。<sup>④</sup>

在勃兰特上台后,民主德国再也无法阻止苏东盟国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的步伐。1969年10月28日,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在政府声明中,勃兰特开始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称呼民主德国,他没有提及统一和惟一代表权,只强调需要阻止两个德国之间分裂的扩大和通过交往来维持民族联系。勃兰特表示要尝试通过一种正常的并存关系来建立两德的合作关系,为此,他提议两德政府举行平等谈判,实现以条约形

---

① Gerhard Wetting, *Di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in the Socialist Camp: the Soviet Union, East Germany and the German Problem 1965-1972*, London: C. Hurst, 1975, p.49-50.

② 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③ D·A·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4页。

④ Gerhard Wetting, *Di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in the Socialist Camp: the Soviet Union, East Germany and the German Problem 1965-1972*, London: C. Hurst, 1975, p.55.

式确定的合作。但是，勃兰特仍然拒绝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理由是两个德国互不为外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特殊关系。<sup>①</sup>苏联对联邦德国新政府及其和解政策的态度十分积极，在10月6日民主德国建国20周年纪念会上，勃烈日涅夫公开称赞联邦德国的选举结果是民主力量毫无疑问的胜利，宣布苏联欢迎联邦德国政策转向现实主义，并表示将准备作出相应的反应。<sup>②</sup>10月30日，华约国家外长在布拉格开会，最后的声明明确赞同在筹备欧安会时进行双边协商。会后，民主德国从激烈反对谈判的立场上退却，但仍然希望通过多边谈判方式来阻止盟国牺牲自己的利益。因而，民主国外长在公开的讲话中反对与联邦德国的双边会谈形式。<sup>③</sup>11月28日，不顾国会的反对，勃兰特政府签署了防止核扩散条约，这使苏东国家对举行缓和谈判更加积极。12月3日，华约国家首脑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十分担心苏东国家外交倾向的乌布利希提前两天到达，以开展争取苏联支持的外交努力。然而，“当联邦德国的侵略威胁减少时，民主德国对盟友的影响也减弱了”，<sup>④</sup>虽然会议最后文件重申了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和欧洲边界现状不可改变等要求，但不作为与联邦德国谈判的先决条件。文件提出了关系正常化的具体建议，但没有涉及民主德国关心的谈判方式问题。会议文件实际上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民主德国的要求得到了苏东盟国的再次确认，苏东国家主张的双边谈判也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这是双方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会后不久，苏联、波兰分别与联邦德国开始了双边谈判，为了避免陷入外交孤立，民主德国也被迫开

①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1985, p.1049-1050.

② *Pravda*, 7 October 1969.

③ D·A·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7页。

④ Lawrence L. Whetten,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p.67.

启了与联邦德国的谈判之门。<sup>①</sup>

### 3. 东西方谈判与乌布利希下台

在两德谈判中，民主德国的主要目标仍然是获取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12月18日，乌布利希致信联邦德国总统，建议商谈民主德国拟订的关于两个德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条约草案。在草案中，民主德国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1）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平等关系；（2）边界的不可侵犯性；（3）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4）承认西柏林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sup>②</sup>乌布利希甚至要求联邦德国脱离北约、根除经济垄断以及军国主义。<sup>③</sup>这些要求都是联邦德国不可能接受的，以致于勃兰特认为民主德国的建议不过是为了推卸对苏联的责任。<sup>④</sup>当然，这次乌布利希是将这些要求作为协商内容，而不是会谈前提，因而还不至于让谈判无法开启。在协商谈判事宜的首脑信件中，两国政府首脑都赞同直接会晤，但他们继续强调各自的立场。在谈判的技术准备中，民主德国对地点和路径的坚持几乎导致会晤流产。

两德谈判的开启一波三折，而勉强进行的商谈也无法弥合双方的分歧。在3月19日的埃尔福特会议上，虽然两国对维护和平与开展贸易合作等有兴趣，但会谈在对民主德国的外交承认方面陷入僵局，斯托夫要求联邦德国先外交承认民主德国后商谈合作问题，勃兰特则要绕过对民主德国的外交承认。最后，两德会晤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结果，会议公报只通报双方参加了会晤并将在5月21日继续会谈。<sup>⑤</sup>第二次首脑会晤是在联邦德国的卡塞尔举行。谈判前夕，联邦德国右翼激进团体制造的骚

①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89.

② D·A·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1页。

③ D·A·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1页。

④ 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73页。

⑤ 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77~484页。

乱使会晤蒙上了浓厚的阴影。在会谈中,勃兰特提出了二十点计划,希望能任命全权代表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斯托夫则坚持以民主德国的条约草案为谈判基础。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双方没有签署会议公报。对于勃兰特继续谈判的提议,斯托夫表示同意,但没有明确再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西方认为,由于担心联邦德国影响自身的稳定和反对联邦德国拒绝从国际法上承认两个德国的态度,民主德国其实是抵制谈判的。<sup>①</sup>

两德谈判毫无结果并没有影响联邦德国其他谈判的成功,勃兰特政府与苏联、波兰两国的双边谈判取得了进展。苏联还一改拒绝谈判柏林问题的态度,于3月26日与三大国开始了有关柏林问题的谈判。柏林是冷战的神经,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是实现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关键,西方还以之来检验苏联的缓和诚意。<sup>②</sup>柏林的情况十分复杂,谈判内容主要涉及四大国在柏林的权利、西柏林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以及西柏林过境交通等问题。在柏林问题的谈判立场上,苏联和民主德国存在分歧。苏联最初的要求是:四国共管西柏林,东柏林的主权归属民主德国所有;西柏林与联邦德国是国际法上的关系;西柏林过境交通权归属民主德国。<sup>③</sup>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一直保留着对全德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和拥有对西柏林与联邦德国之间英法美三国军队通行的交通管辖权。民主德国则主张:四大国对民主德国和柏林都没有权利;西柏林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它与联邦德国是国际法上的关系;民主德国拥有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全部管辖权。

---

<sup>①</sup>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15.

<sup>②</sup> Gerhard Wetting, *Di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in the Socialist Camp: the Soviet Union, East Germany and the German Problem 1965-1972*, London: C. Hurst, 1975, p.83.

<sup>③</sup> Gerhard Wetting, *Di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in the Socialist Camp: the Soviet Union, East Germany and the German Problem 1965-1972*, London: C. Hurst, 1975, p.82.

最初,四国有关柏林的谈判举步维艰,立场差距很大。在苏联与联邦德国的莫斯科协定谈判取得进展后,局面才得到改观。因为早在6月,勃兰特政府向苏联施加压力,声称:四大国协定如不能保证柏林的安全,与苏联的条约将不能生效,<sup>①</sup>这意味着联邦德国要求将柏林协定和莫斯科协定捆绑在一起。这一策略的目的是使苏联愿意以柏林协定换取莫斯科协定,因为苏联更关心的不是维护民主德国在柏林的利益,而是西方承认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和实现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而莫斯科协定能使苏联获得联邦德国对战后边界现状和两大集团存在的现实承认。<sup>②</sup>又因联邦德国右翼反对党拼命阻止议会通过莫斯科协定,苏联愿意在柏林问题上让步,以尽快达成柏林协定,从而促成莫斯科协定生效。10月9日,苏联同意联邦德国与西柏林保持经济、文化以及法律方面的联系。<sup>③</sup>莫斯科的让步使四国终于在谈判步骤上达成了共识,四国确立谈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四大国协定,第二是德意志当局的执行协定,第三是四大国的最后议定书。

在柏林问题上,乌布利希反对向西方让步并要求苏联支持其立场,因为西柏林对民主德国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象征价值,而且还是民主德国手中仅有一张谈判王牌。<sup>④</sup>1970年11月6日,在有苏联大使参加的十月革命节的庆祝大会上,乌布利希指出,民主德国准备与联邦德国就两国人员和货物相互过境问题开始谈判,但条件是“其他国家不得继续在西柏林从事与该

① 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96页。

② 参见龚荷花等译:《联邦德国东方政策文件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③ Gerhard Wetting, *Di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in the Socialist Camp: the Soviet Union, East Germany and the German Problem 1965-1972*, London: C. Hurst, 1975, p.83-84.

④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11.

市国际地位相抵触并违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任何活动,附带提一下,我的申述中的每一个字都是重要的”。<sup>①</sup>他的最后一句话带有浓厚的警告意味,既是表示坚决反对联邦德国保持与西柏林的联系,也是说给准备与西方妥协的苏联听的。在四国谈判期间,为了反对联邦德国联盟党在西柏林举行会议,民主德国加强了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管制。在1971年的新年讲话中,乌布利希指出,谈判西柏林问题的前提是联邦德国停止在那里的非法行动。这些都毫无疑问地增加了谈判的困难。为了避免四大国在柏林问题上牺牲自己的利益,民主德国要求先进行两德谈判再开展四国谈判,但遭到了联邦德国的反对,它提出与苏联保持协商的要求也被苏联婉拒。为了保障自身利益,10月29日,在卡塞尔会晤中止了5个月后,民主德国又同意与联邦德国进行对话。在民主德国的坚持下,四国同意柏林谈判的第二个阶段由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西柏林分别举行,民主德国想以此显示西柏林的特殊政治地位,但其强硬立场使两德谈判没有进展。

为了促成谈判,苏联通过双边接触和多边协商的方式向民主德国施加压力。1970年12月2日,华约国家在东柏林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与会国支持民主德国的争取外交承认和加入联合国等要求,但不以之为任何事项的先决条件。关于正在进行的柏林问题的谈判,与会国表示希望能达成一个双边都能接受的协定,即它要符合中欧缓和利益、西柏林居民要求以及民主德国合法利益和主权独立。<sup>②</sup>这一结果仍然是双方妥协的产物。由于在1970年波兰动乱后需要保持民主德国的稳定,苏联再次支持了乌布利希的要求并与之协调关系,但苏东国家希望与联邦德国妥协的意愿也是显而易见的。

① D·A·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1页。

②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1985, p.1117-1120.

面对苏东盟国施加的压力，乌布利希的反应是宣传民主德国的经济成就并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挑战苏联。在公开场合，勃烈日涅夫委婉地表示了对乌布利希的不满，他说：“作为共产党人对共产党人，我想坦率地说，在你们那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表现有某种程度的骄傲自大，对你们的经验，领导方法等等都觉得了不起。对我们也有这种表现。”<sup>①</sup>在1970年7月与昂纳克的私下谈话中，勃氏则露骨地谈到乌布利希下台的问题，“……在两到三年里，他反正无法再领导党……甚至敌人也会估计到，由你来做党的工作，瓦尔特当国务委员会主席。”<sup>②</sup>其时，昂纳克控制的政治局与乌布利希关系已经十分紧张，勃氏的话是明显地支持和鼓动昂纳克取代乌布利希。然而，78岁高龄的乌布利希变得迟钝而昏聩，他仍然继续挑战苏联的威信，在8月访问莫斯科时，他把民主德国说成社会主义的典范，在谈到民主德国计划在80家联合企业中实行自动化时，他甚至说：“在我们那里，这是比较容易的，在你们这里建立这样大的机构就比较困难”。<sup>③</sup>他还炫耀自己与列宁的个人交往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资历，并提出列宁说过俄罗斯也有要学习的地方，<sup>④</sup>其目的是向莫斯科后辈施加压力。乌布利希的行为把自己推向了内外交困的绝境，身患绝症也使他无力视事，大权早以落在“王储”昂纳克手中，苏联的鼓动更激起了昂纳克的权欲。在波兰的哥穆尔卡下台后，苏联一度不想急于换掉乌布利希，但他的狂傲言行将苏联彻底赶到了昂纳克的一边。与此同时，乌布利希的国内工作也出现了纰漏，“由于国民经济失调，民主德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

---

①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②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③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④ *Neues Deutschland*, 1 April 1971.

题”，<sup>①</sup>作为最高领导人，他自然责无旁贷。以昂纳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普遍对他不满，多次拒绝发表他不合时宜的大会讲话。在内外逼迫之下，乌布利希在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第16次全会上辞职，民主德国开始了昂纳克统治的另一个时代。

事实上，在争取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和保护民主德国在柏林的权益等问题上，昂纳克与前任毫无二致，直到1970年他还攻击联邦德国是使用包括谈判缓和、改善两德关系在内的各种手段来达到吞并和灭亡民主德国的目标。<sup>②</sup>与乌布利希不同的是，昂纳克更为务实和灵活，在无法抗拒苏联的压力后，他愿意妥协让步，从而使一系列条约能够顺利地签订。此后，两德关系进入了新的条约关系时代。

#### 4. 昂纳克政府提出两个民族理论

昂纳克的现实主义还表现在他的民族政策方面。虽然他不得不接受了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但也严格防范和坚决反对联邦德国“以接近求转变”的企图。为了规避两德交往的危险，他还对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

1949年民主德国建国后，两德关系就十分紧张，除了冷战大气候和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的作用外，还与两国在继承权上的矛盾有关，也就是双方都争取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正统继承者。50年代初期，民主德国就有了“两个德国”的说法，并开始用德意志帝国灭亡论来论证其国家合法性。但民主德国并没有提出德意志民族灭亡论，德意志民族意识还使民主德国领导人一度积极争取民族的统一，现实的分裂也没有动摇德意志人的一个民族信念，在最初争取重新统一的斗争中，民主德国还强调自己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保卫者，指责联邦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出卖民族利益，是帝国主义在德国的代理人。

---

<sup>①</sup>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sup>②</sup> *Neues Deutschland*, 12 December 1971.



在民族理论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最初都是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奉为经典,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在相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相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在相同的文化中体现得更明显的相同的心理状态的基础上产生的稳定的共同体。<sup>①</sup>然而,斯大林的定义依据的是苏联的现实情况。20世纪50年代,民主德国就有人指出斯大林定义不能用来描述处于分裂状态中的民主德国。<sup>②</sup>然而,民主德国人民并没有突破被奉为“真理”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民主德国开始推行“去斯大林主义”政策时,学者们才开始根据本国的情况界定“民族”这一概念。从阶级结构角度,民主德国哲学家阿尔弗莱德·科森认为,阶级冲突使统一的民族在联邦德国不可能形成,掌握政权的大资产阶级不能代表德意志民族利益,通过两德工人阶级保持的民族联系,一个社会主义民族存在,其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其利益代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德国政府。他还指出,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与工人阶级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相连,其未来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德国。<sup>③</sup>以阶级论为基础,科森试图论证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在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民主德国是民族利益的“惟一代表”以及民族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社会。

20世纪60年代,面对联邦德国大联合政府的外交攻势,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有所调整。为了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民主德国采取了一些扩大民族分裂的防守措施,某些高层领导人也在民族政策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如1967年12月,政治局成员阿

---

①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4~34、342页

② Eberhard Schulz(eds.). *GDR Foreign Policy*,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E. Shaper INC, 1982, p.56.

③ Joanna McKay, *The Official Concept of the Nation in the Former GDR: Theory, Pragmatism, and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 Aldershot: Ashgate, 1998, p.25.

尔伯特·诺登指出，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使民族联系永远终结，联邦德国再提一个民族不过是用来反对民主德国的政府主权和合法性要求。<sup>①</sup>然而，在1968年的新宪法第1条中，民主德国仍然将自己定位为“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8条中，民主德国保留了民族统一目标。这表明，民主德国官方的立场仍然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并没有放弃一个民族理论。

1969年10月28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施政纲领中也提出“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说法，不过他是从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来定义民族，目的是通过加强民族联系来实现最终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乌布利希反对联邦德国利用德意志民族情感和两德特殊关系来寻求德国的统一，他极力强调两德的差异：“两个德国有着不同的社会组织，有自己的国界、自己的教育体制和自己的文化。”<sup>②</sup>为了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民主德国开始在民族问题上与其划分界限，如在机构名称上实行“去德意志化”，加强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管理以限制两德人员来往，等等。而且，民主德国也很快调整了其民族政策。在乌布利希统治末期，民主德国就开始否定一个民族理论。1970年1月15日，乌布利希在记者招待会中以两德不再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要求建立国际法中的两德关系，以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来拒绝两德统一。<sup>③</sup>可见，在保持民主德国政权稳定和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两个目标发生冲突时，乌布利希选择了前者。1971年1月19日，乌布利希又以百万富翁和工人阶级没有共同点来反对一个民族理论。<sup>④</sup>

① *Neues Deutschland*, 19 December 1967.

② Gebhard Ludwig Schweigle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Divided German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5, p.102.

③ 张五岳：《分裂国家互动模式与统一政策之比较研究》，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

④ Eberhard Schulz (eds.), *GDR Foreign Policy*,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E. Shaper INC, 1982, p.57.

在昂纳克上台后,两德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这不仅对民主德国政权的存在和稳定构成新的挑战,联邦德国影响的再次进入还使民主德国存在保持特性和明晰民族概念等问题。在1971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八大”上,昂纳克对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作了大的调整,“历史已经对民族问题作出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对立,客观地导致了在一切社会领域中严格划清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和帝国主义的联邦德国之间的界限。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在民主德国导致了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在联邦德国则相反,在那里,帝国主义政权在右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积极支持下已经复辟,由阶级对立所造成的旧的资产阶级民族继续存在”。<sup>①</sup>在昂纳克提出“两个民族理论”后,民主德国不再提及两德无产阶级的民族联系,而是强调两德在民族问题以及其它领域中的矛盾和对立,以与联邦德国严格划分界限。这样,为了应付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昂纳克政府滑向了民族分离主义道路。

## 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与民主德国政策的转折

### 1. 东西方缓和潮流与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在两大军事集团对峙格局形成后不久,东西方关系就出现了解冻的迹象。首先是赫鲁晓夫修改了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以及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苏联想在西方承认其中东欧势力范围的基础上与其缓和关系。又由于苏联核武器的发展使东西方军事力量趋于平衡,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寻求以对话来阻止苏联军事力量的上升,美苏的核战争危险也遭到了世界和平力量的反对,这些因素促使东西方关系由激烈的冷战对抗走向了寻求和平共存。但是,由于在德国问题特别是柏林问题上的矛盾难以解决,东西方无法实现在欧洲关系的

---

<sup>①</sup>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0~601页。

真正缓和。为了巩固中东欧的势力范围和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1958年,赫鲁晓夫还向西方发出了签署对德和约的“最后通牒”,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在危机中,美苏都拒绝向对方让步,但也刻意限制事态的扩大化,苏联没有侵犯英法美三国在西柏林的利益,三国也默认了民主德国在东柏林的主权和柏林墙的存在。这表明,二战后美苏在欧洲抢占的势力范围已经很稳定了,双方都不愿意冒着战争危险来改变现状。因而,柏林危机成为了战后的分水岭,从此东西方都意识到并愿意承认欧洲的分裂现状。后来担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克伦茨还认为,柏林墙的修建结束了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他说:“……柏林墙作为现状不可侵犯的象征,在10年后对缓和起了促进作用。从此冷战宣告结束,东西方缔约政策的时代开始了。”<sup>①</sup>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的让步而和平解决后,欧洲人更清楚地认识到美苏两国都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担心战争的爆发,欧洲的紧张关系松懈下来。

在肯尼迪被刺和赫鲁晓夫下台后,美苏的缓和探索一度中断,东西方在欧洲的缓和进程是由法国再次启动的。为了寻求法国的大国地位,戴高乐总统不愿过分服从美国,他强调欧洲的联合和独立,并按照法国的利益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如率先访问苏联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戴高乐思想和行动影响了包括勃兰特在内的其他欧洲政治家,并促使他们也走上了改善东西方关系的道路。在对战争的恐惧消失后,东欧人关注的目光又回到了生活的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使东欧各国愿意与先进发达的西欧特别是联邦德国发展关系。

对于东西欧的缓和倾向,民主德国竭力阻挠。在它看来,联邦德国的缓和政策是“特洛伊木马计”,不过是要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钉入一个制造不和的“楔子”,目的是要孤立和吞并民主德

---

<sup>①</sup>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国,最终是要侵略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联邦德国联盟党政府紧紧追随美国的政策,现实的矛盾再加上历史的仇恨使苏联对联邦德国既不信任也无好感。因而,勃烈日涅夫同意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小步子政策的看法并积极支持民主德国的反击措施。然而,联邦德国还是扩大了它在东欧的外交空间。1967年初,独立自主意识较强的罗马尼亚率先和联邦德国建交,东欧其他国家也对和联邦德国发展关系很有兴趣。在苏联的帮助下,通过签署一系列双边条约,民主德国建立了针对联邦德国的新的“防御墙”。但是,在联邦德国东方政策的步子逐渐迈开后,东欧甚至是苏联对民主德国的支持都日益动摇。随着东方集团形势的稳定和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开始积极推动东西方缓和,以实现西方承认欧洲现状下的和平。虽然也担心联邦德国的东方政策脱离控制,但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对缓和也表示了审慎的欢迎,美国更不愿意难以应付的苏联的挑战在欧洲出现。在这种形势下,东西方缓和在欧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由于依赖苏联的军事保护和处于冷战的前沿阵地,民主德国对美苏关系的变化十分敏感。为了避免外交孤立,它不得不参加了东西方缓和进程,以此维护最大的国家利益。然而,在谈判条件、谈判内容以及谈判方式上,民主德国不断设置障碍。只是由于势单力薄,民主德国无法阻止东西方的缓和趋势,乌布利希还被作为绊脚石清退出场。新上台的昂纳克在坚持民主德国的利益上与乌布利希毫无差别,不同的是他更为现实和灵活,愿意与苏联合作。在苏联的压力下,昂纳克不得不签署了一系列与西方改善关系的条约,向联邦德国开放了国门。在新形势下,由于无法扭转外部环境,民主德国主要是在国内作出有效的防御,它先是放弃国家统一目标,后又提出两族论,其目的是尽量划分两德的界限和继续冲淡因长期隔绝而疏离的民族感情,从而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

## 2. 联邦德国外交攻势与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出现了战后繁荣以来的第一次

经济困难和政局动荡,民主德国则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在柏林墙修建后,民主德国政局逐渐稳定,经济改革的成功还使民主德国出现了经济繁荣,从1966年到1970年间,投资达到1350亿马克,1970年的人均收入比1965年增长122%。<sup>①</sup>国力的增长也提高了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60年代还新增了古巴、埃及等十几个邦交国。然而,民主德国获取成就的外部环境却是联邦德国的孤立政策及民主德国对西方的自我孤立。可见,虽然哈尔斯坦主义在国际上削弱了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但也妨碍了联邦德国直接向民主德国施加影响。所以,“墙是战后德国问题的又一个转折点”,<sup>②</sup>因为危机显示出西方对联邦德国的支持并不可靠,阿登纳的实力政策失败。此后,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缓解,德国的分裂固定化,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逐渐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在东西方关系和两德力量对比都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东西德都调整了自己的德国政策。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主要目标从完成国家统一转变为寻求两德的平等与和平共处,后来再调整为放弃国家统一目标和要求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联邦德国东方政策和德国政策的目标先是试图与东欧国家改善关系以进一步围堵民主德国,后来又调整为与苏东阵营全面改善关系并达到“以接近求转变”的目标。尽管民主德国百般阻挠和抵制,联邦德国还是成功地改善了与苏东国家的关系,并迫使民主德国也不得不参与了缓和进程。两德交往的到来使民主德国被迫再次向联邦德国开放了国门。就当时的东西德情况看,联邦德国的政策和实力对民主德国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利的。

首先,联邦德国政策的目标是以接近求转变,这和民主德国

---

<sup>①</sup>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sup>②</sup> Lawrence L. Whetten,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6.

保持国家政权存在的目标是根本对立的。尽管两德都曾反对国家的分裂,现实的情况却是德国的分裂日益加剧,特别是柏林墙的修建是“以相对低的代价完成了德国的分裂”。<sup>①</sup>利用分裂隔绝后的稳定形势,民主德国才完成了自身的巩固和发展,联邦德国却难以再对民主德国施加有力的影响。早在1959年,勃兰特就认为德国问题的解决“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渐变上”,<sup>②</sup>联邦德国要采取灵活的政策,即“以接近求转变”。勃兰特对西方取得最后的胜利充满乐观,他在1961年就认识到赫鲁晓夫提倡的两大制度和和平竞赛最终将是西方取得优势。他说,就富裕和自由进行比赛将会表明,“我们两者都有,而东方则一无所有。共产主义只是宣传并向全体人民许诺要达到富裕,至于自由,它从来连宣传也不宣传。”<sup>③</sup>在实力和自信心的支撑下,联邦德国坚定地推进东西方缓和进程。通过签订东方条约,联邦德国终于打开了民主德国的大门,其中的柏林协定使民主德国失去了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完全控制权,这是长期以来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施加压力和限制西方影响进入的最有效的工具。此外,两德之间的双边条约促进了两德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往,《基础条约》更是将两德开展多方面的交流规定为条约义务。尽管承认了民主德国作为国家的事实存在,但联邦德国一直坚决拒绝予以国际法上的承认。事实上,联邦德国没有放弃统一目标,它还希望从两德的接近与和解走向在“自由”和“民族自决”基础上的统一。可见,联邦德国德国政策的目的仍然与民主德国谋求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目标相冲突。此外,东西方缓和还使苏东盟友对民主德国的支持和保护充满变数。因而,为了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民主德国放

---

① Lawrence L. Whetten,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6.

② 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5页。

③ 彼得·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弃了统一目标和否认一个德意志民族的存在,要求联邦德国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

其次,东西德实力的不平衡对民主德国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经过20多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联邦德国从战败国一跃为经济超级大国。1947年到1970年,联邦德国贸易出口额增长了144.8倍,从只占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出口额的0.5%上升到12.2%。<sup>①</sup>1970年,联邦德国的黄金外汇储备是124.4亿美元,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尽管民主德国也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发展,但与联邦德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联邦德国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形下,两德交往必然对民主德国的稳定造成巨大的挑战,这让民主德国当局联想起1961年其公民外逃的噩梦,联邦德国强调民族联系和特殊关系的行为更增添了民主德国的担忧。面对联邦德国的缓进统一攻势的威胁,实力不足的民主德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分离政策,限制联邦德国影响的进入并尽力从内政外交上和联邦德国区别开来。

### 3. 民主德国的国内状况与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从1967年4月的“七大”到1971年7月“八大”,统一社会党快速完成了德国政策上的重大调整,即放弃了国家统一目标和提出两个民族理论。新政策出现的必要性是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联邦德国影响即将进入,民主德国需要采取维护政权稳定的防范措施。至于政策产生的可能性则是,更重视社会主义政权利益的昂纳克的上台以及在长期分裂后两德出现了与联邦德国存在差异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首先,民主德国走向民族分离主义道路是昂纳克上台后采取现实主义政策的结果。因为将东西方关系缓和看作巨大危险,乌布利希竭力阻止苏东盟友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但是,昂纳克清醒地认识到民主德国无法阻止苏东国家与联邦德国发展关

---

<sup>①</sup>《战后帝国主义经济》编写组编:《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3页。



系。而且，昂纳克还将两德以及东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缓和看作是寻求与联邦德国平等地位的机遇，他说：“我们同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的出发点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条件已经成熟，可以使两国关系转向缓和与和平共处，必须抓住这一时机。”<sup>①</sup>因此，昂纳克不是阻止东西方缓和，而是积极参与缓和和进程以尽可能地维护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

然而，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威胁也是明晰于心的，他认为“联邦德国有些颇有影响的势力，他们决不甘心民主德国的存在和我们的社会主义。”<sup>②</sup>这些势力所使用的手段是利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共同的历史文化以及两德民众中存在的亲戚关系，以改变民主德国存在的现状。因而，尽管出生和成长于位于联邦德国的萨尔地区，昂纳克还是极力否定在两德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他认为战后在民族问题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关于民族问题，历史已经有了定论……”，<sup>③</sup>即联邦德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而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民族。昂纳克还认为，两德在社会制度上的根本区别日益明显，两国又分属两个根本不同的联盟，“因此，它们之间除在国际法及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毫无保留地发展关系之外，别无它路可走。”<sup>④</sup>昂纳克更强调的是民主德国国家及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他放弃了乌布利希的民族统一计划，选择了以分离政策来巩固民主德国，对内是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认同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对外则是促进和苏东盟国的经济政治联合。

---

① 埃里希·昂纳克：《我的经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页。

② 埃里希·昂纳克：《我的经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40页。

③ 埃里希·昂纳克：《我的经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

④ 埃里希·昂纳克：《我的经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40页。

民主德国放弃统一政策主要是外部因素作用下政府领导人的现实选择,同时它也体现了民主德国内部情况的变化,即民主德国不同的民族意识的出现和国家意识的增长为民主德国领导人放弃统一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什么是民族意识呢?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从狭义上看,民族意识就是民族认同意识、分界意识、交往意识和发展意识;从广义上看,民族意识指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观点总和。<sup>①</sup>两个德国主要是外力作用的产物,在长期的国家分裂和民族隔绝后,不同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逐渐产生。二战后,两德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政治经济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日益明显,这样两德的民族分界和民主德国出现新的民族意识就成为可能。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国家要取得对内的合法性和对外的平等地位,需要有统一的民族认同,而建立一致的民族认同“最终是通过国家完成的”,<sup>②</sup>即统一的民族认同的形成最终是通过国家的强化措施来确立的。20世纪60年代,民主德国政治家有意识地强化民主德国公民的民族认同,新的国籍法是在政治上确立民主德国公民不同的民族身份,两族论和社会主义文化概念是要塑造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身份。尽管两德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会导致巨大的民族差异很快产生,但民主德国政府有意识地强调两德的差异和所谓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感,对促成新的民主德国民族意识还是有一定的成效的,这也为德国在1990年统一后至今犹存的在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融合方面存在的困难所证实。

相对于民族意识的产生而言,民主德国国家意识的形成要容易得多,因为两个德国的存在已是现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领导人就有“两个德国”的说法。随着民主德国政权的稳定和发展,民主德国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必然呈上升趋势。在

① 参见王三北:《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意识》,载于《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② 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柏林墙修建后，民主德国政局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使公民外逃减少，群众对国家的支持率上升。国家实力的增长使民主德国在世界和苏东集团内部的地位都有所提高，这也有利于增长民主德国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20世纪6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政府有意识地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并成效显著。据民主德国有关部门调查，在群众参加1968年的宪法修改活动前后，民主德国群众认同祖国是全德的从60%快速下降为42%。<sup>①</sup>联邦德国的调查结果是，民主德国公民认为民主德国是与法国一样的独立国家从1968年的24%上升到1969年的42%。<sup>②</sup>尽管两种调查的角度、方式以及数据都不相同，但从这两个调查都能得出民主德国公民国家意识逐渐上升的结论。

总之，两德差异的加大为民主德国塑造“社会主义民族意识”提供了可能，两个德国长期的分裂对立和民主德国的稳定发展也有利于民主德国人民国家意识的增强，而这些使昂纳克政府放弃统一目标并非无源之流。

---

<sup>①</sup> Joanna McKay, *The Official Concept of the Nation in the Former GDR: Theory, Pragmatism, and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 Aldershot: Ashgate, 1998, p.46.

<sup>②</sup> Gebhard Ludwig Schweigle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Divided German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5, p.125.

## 第四章 既合作又分离： 1972—1989 年的双重政策

20 世纪 70 年代初,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开始了两国的条约关系时代。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两德合作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为了防范同资本主义联邦德国交往的危险,民主德国还采取了与其划分界限的政策,导致双边关系改善的范围和程度有限。本章研究的是缓和时期民主德国既开展合作又保持分离的双重政策。

### 一、两德关系正常化的开端、发展及维持

#### 1. 两德条约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关键一步是柏林协定(又称四方协定)的签订。在柏林问题上,民主德国原来的要求是完全控制西柏林过境交通,乌布利希的形象说法是:“当我去

别人家,我敲门并请求允许进入。”在拒绝妥协的乌布利希下台后,柏林协定才得以顺利签署。该条约是东西方相互妥协的产物,在条约涉及的地域范围方面,一般条款中只是模糊提到“这一地区”,而没有明确是否是“全柏林地区”,在具体条款中则只提到柏林西区,这意味着西方并没有明确得到对全柏林的控制权。西方还向苏联作出了让步,同意“柏林西区仍然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基本部分),今后也不由它管辖”。<sup>①</sup>但条约也牺牲了民主德国的许多利益,如签订协定的是英、法、美、苏四国,这意味着否认了民主德国对全柏林的主权要求;苏联保证西柏林过境交通在民主德国领土段的畅通无阻,这是否定了民主德国对交通的完全控制权;苏联甚至还同意改善西柏林和民主德国之间的交通,这意味着要求民主德国对西方开放;虽然四国明确西柏林不归联邦德国管辖,但在条款中又有维持和发展联邦德国与西柏林之间的“联结”的内容,附件中还明确了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如联邦德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代表西柏林。在四方协定签署后,柏林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两德对协定都不太满意,在条约的地域范围、联邦德国与西柏林的关系以及联邦德国的外交代表权等方面,两德的理解和解释也存在差异。但是,“或许四国柏林谈判最重要的方面是,它为两德关系的稳定和合作提供了一个框架”。<sup>②</sup>因为,四国在最复杂的柏林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减少了两德对话的阻力,四国对民主德国国家地位的现实承认也使民主德国的要求得到了部分满足。

对于柏林协定,民主德国没有公开批评它对自己不利的内容,而是大肆渲染它的积极方面,如赞扬苏联迫使西方回到谈判

---

<sup>①</sup> 龚荷花等译:《联邦德国东方政策文件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sup>②</sup> Lawrence L. Whetten,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p.83.

桌上。<sup>①</sup>昂纳克还指出该条约的意义是在国际法条约上,西方国家第一次确认了民主德国作为主权国家存在的现实,承认了它的边界、领土以及与联邦德国、西柏林的关系,承认两德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在实际行动中,昂纳克则千方百计地修改柏林协定中对民主德国不利的内容,如在落实柏林协定有关交通规定的谈判中,民主德国试图削弱西柏林和联邦德国之间的联系。民主德国甚至想先加入联合国,以绕过两德交往而获得外交承认,但苏联的压力使民主德国对交通条约的拖延失败。<sup>②</sup>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苏关系完全破裂,中美关系逐渐改善,担心腹背受敌的苏联急于与西欧国家改善关系。对苏联来说,它更重视的是取得西方对中欧现状的承认,而不是维护民主德国在柏林的利益。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要求将柏林协定和莫斯科协定捆绑在一起,在联邦德国内部又出现对莫斯科协定的反对,担心夜长梦多的苏联决定在柏林问题上向西方让步。在苏联的压力下,12月17日,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签署了有关联邦德国和西柏林之间的非军事人员和物资过境交通协定,民主德国宣传这是联邦德国第一次从国际法上承认了其主权国家地位,<sup>③</sup>对此,联邦德国予以否定。事实上,两德交通协定有部分国际法作用,联邦德国同意签订条约是向民主德国要求从国际法上予以承认的一种让步,也为两德进一步谈判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在两德关系缓和成为必然趋势后,昂纳克还在外交上主动出击。1972年2月,民主德国发给西柏林人特别通行证,以营造缓和的气氛。4月,民主德国表示,愿意与联邦德国谈判国际法上的关系正常化,并提出了包含联邦德国完全承认民主德国国

---

①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0.

②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1.

③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p.281.

家地位内容的条约草案。8月16日，两德开始正式谈判，12月21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基础条约》(简称《基础条约》)签订。<sup>①</sup>条约正文包括前言和10个条款，此外还有附加议定书以及一些补充信件和外交声明。在条约中，民主德国获得了联邦德国对其主权国家地位的现实承认，如第一条规定两德“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相互之间的正常睦邻关系”，第二条的内容有两德“将遵循联合国宪章中确定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一切国家主权平等、尊重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自决权、维护人权和互不歧视的原则”，此外，边界不可侵犯和领土完整(第三条)、否认惟一代表权(第四条)以及互相尊重对方在内政和外交事务上的独立和自主(第六条)等内容都是对民主德国国家地位的承认。在前言和第三条中，两国表示在相互关系中放弃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联邦德国还同意将支持裁军。

但是，两德在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依旧存在。条约的前言规定，协议不损害两德在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原则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至于《基础条约》对两德的影响，昂纳克认为，所有协议都是建立在得失均衡的原则上，是在维护双方利益的情况下达成的，他驳斥了在联邦德国中出现的认为协议对民主德国单方面有利的观点。<sup>②</sup>然而，西方学者普洛克认为，《基础条约》主要是满足了苏联的需要，民主德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只在较低程度上得到了满足。<sup>③</sup>因为，在条约中，联邦德国避免明确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如在前言中，联邦德国只是笼统表示“尊重欧洲所有国家在其现行边界内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在涉及两德关系定位的第三条中，对主权的尊重还被去掉。对于两德以及欧

---

<sup>①</sup> 龚荷花等译：《联邦德国东方政策文件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188页。

<sup>②</sup> 埃里希·昂纳克：《我的经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页。

<sup>③</sup>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13.

洲的现存边界,联邦德国表示“现在和将来均不可侵犯”,拒绝了民主德国要求的“不可改变”,从而保留了边界和平改变的可能性。第八条规定两个德国互设常驻代表处,而不是大使馆,也体现了联邦德国的立场。对联邦德国而言,最大的成果是第七条以及具体的补充议定书,以条约的形式,联邦德国使民主德国同意发展和促进在经济、科学技术、交通等方面的合作。第二条中的自决权、维护人权等原则体现的也是联邦德国的要求。通过补充的外交信件,联邦德国还保留了在统一问题、国籍问题等方面的不同立场。然而,联邦德国右翼政党还是对《基础条约》极为不满,基督教社会联盟党还以违宪为名向法院提出诉讼,1973年,联邦宪法法院作出了最终裁决,虽然肯定了《基础条约》的法律合法性,但也要求条约服从《基本法》有关德国统一的规定,如全德国仍然是一个国际法主体、保留在自由自决基础上的统一目标,等等<sup>①</sup>。这一判决实际上是将《基本法》置于《基础条约》之上,从而否认了《基础条约》的国际法性质。民主德国指责联邦德国仍然要求民族特殊关系、保留四国对全德的权利以及否认《基础条约》的国际法特征,它宣传条约的签署是对民主德国国家地位的承认,是联邦德国承认了二战结果和战后欧洲现状,这也有利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与欧安会的召开。<sup>②</sup>由上可见,《基础条约》是两德利益妥协的产物,它不可能完全消除两国之间的基本矛盾,但条约的签订对双边关系也有着深远的意义,“条约主要是确立了一个相互认可的、正常化进程所要求的进一步政治对话的框架”。<sup>③</sup>而且,以条约形式规定两国关系正常化,“从而打破了两国之间相互对立、不接触、不

---

① (德)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回忆录》,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401页。

②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283-284

③ Lawrence L. Whetten,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p.85.



往来的封闭局面,为弥合两国人民之间民族感情的创伤创造了条件。”<sup>①</sup>

除了安排柏林问题和两德关系外,德国问题的处理还涉及欧洲秩序问题。在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后,召开欧安会的条件成熟。经过近两年的谈判,1975年8月1日,包括两德在内的东西方国家在赫尔辛基签署了《欧洲安全和合作最后文件》。条约分为6个部分,主要内容是会议的三大议题——欧洲安全、经济合作以及人员文化交流三个“篮子”。苏东国家成功地使承认欧洲现状的国家范围从联邦德国一国扩大到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及美国,而西方也迫使它们同意边界可以和平改变,同意在人道主义、信息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sup>②</sup>为了限制东西方交往产生的危害,苏东国家在条约中增加了一个要求尊重主权平等原则的前言。总之,通过在人权和人员交往等方面的让步,苏东国家换取了西方对欧洲现状的承认,这有利于欧洲缓和的保持和发展,并且,“最后文件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和平协定的作用,确认了欧洲的边界与现状,这也有助于欧洲局势的稳定”。<sup>③</sup>参加欧安会以及签署最后文件是继续确认了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克伦茨说,“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主权自我理解的高峰”,民主德国将最后文件作为欧洲国家关系的法典。<sup>④</sup>昂纳克还宣称,最后文件确立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sup>⑤</sup>

---

① 吴友法:《基础条约与两德统一》,载于《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② 龚荷花等译:《联邦德国东方政策文件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③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④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8页。

⑤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p.300.

在欧洲缓和得到国际条约的保障后，两德之间的交往和合作继续稳步发展。两德关系的显著特点是建立在条约网络之上，从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间，两德仅签订16项条约，而从1969年到1979年的10年时间内，两德签订的条约数达到57个。<sup>①</sup>两德条约涉及的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领域，有关政治方面的比较少，这表明双边只是进行了功能主义性质的合作，两国关系是政治冷经济热。

1949年到1979年两德条约涉及领域及其数目情况： <sup>②</sup>	
西柏林的交通及设施	10
墙的通行(柏林)	6
包括柏林和采矿纠纷在内边界问题	13
邮政和电讯	5
贸易、信贷以及货币交换	9
交通问题和保险	4
航运	7
体育运动	2
两德旅游	8
交通(铁路)	6
其它	3
总计	73

(单位:个)

## 2. 两德合作以及民主德国维护两德关系的努力

通过签订一系列条约，民主德国获得了联邦德国的现实承认及很多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联邦德国打开了民主德国的国门，两国交往不断扩大。例如，两国的人员来往明

<sup>①</sup> Lawrence L. Whetten,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69-175.

<sup>②</sup> Statistische Angaben zum Verhaeltnis DDR-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RD Innenministerium, August 1979.

显增多,1979年联邦德国公布的两德来往人数情况如下:<sup>①</sup>

(1)联邦德国前往民主德国旅游的人数(不包括由第三国入境者)

1967年	1423738	1968年	1261441	1969年	1107077
1970年	1254084	1971年	1267355	1972年	1540381
1973年	2278989	1974年	1919141	1975年	3123941
1976年	3120962	1977年	2987026		

(单位:人)

(2)民主德国前往联邦德国旅游的人数(地域不包括西柏林,人员不包括退休者)

1973年	41498	1974年	38298	1975年	40442
1976年	42751	1977年	42733		

(单位:人)

(3)民主德国前往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退休人员人数

1965年	1218825	1966年	1055498	1967年	1072496
1968年	1047359	1969年	1042191	1970年	1048070
1971年	1045385	1972年	1068340	1973年	1257866
1974年	1316006	1975年	1330389	1976年	1328317
1977年	1328704	1978年	1384118		

(单位:人)

除了直接的人员来往外,两德人民通过电话和邮件进行的交往也大大增多。在两德往来中,民主德国所担心的国家稳定问题并没有出现,巨大的外交成就还使其国家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1973年9月,民主德国加入了联合国,在同年年底,与

<sup>①</sup> 联邦德国德国内部关系部1979年8月公布的数据,转引自Lawrence L. Whetten,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94-95, 100, 101.

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达到 100 多个。<sup>①</sup>这一切是 50 年代恢复国家主权以来民主德国梦寐以求和长期努力的目标。

在经济方面, 尽管 1949 年建国后两德关系一直十分紧张, 但两国的贸易往来从未终止, 在关系解冻后, 两德的贸易额更是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联邦德国官方公布的两德贸易数据显示, 1955 年联邦德国购买额仅 5.88 亿联邦马克 (DM), 销售额是 5.63 亿联邦马克, 成交额是 11.51 亿联邦马克, 1960 年贸易金额相应上涨到 11.23、9.60、20.82 亿联邦马克。但在 1969 年两德关系开始解冻后, 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 1971 年的购买额、销售额和成交额分别攀升到 23.19、24.99、48.17 亿联邦马克, 1976 年又快速上升为 38.77、42.69、81.46 亿联邦马克, 与 1955 年相比, 1976 年的金额相应增长了 392%、559% 以及 658%。从 1960 年到 1976 年间, 两德的销售和购买总额每年平均增长 8.4%。<sup>②</sup>尽管民主德国一直否认两德在政治方面的特殊国与国关系, 但并不拒绝联邦德国对它采取的特殊的优惠政策。为了避免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 联邦德国仍然将两德的经济往来作为国内地区间经济关系来处理, 这使民主德国商品可以享受低税进入欧洲共同体市场的待遇。两德的贸易方式也比较特殊, 双方是按照协商的物品清单进行交换, 在结算方式上不使用现金, 而是先记帐后由两国中央银行统一结算。为了解决短期支付的困难, 两德还采取了无息透支贷款的结算方式, 实际上几乎是民主德国单方面使用这种贷款。可见, 通过两德贸易, 民主德国可以获得贷款资金、市场以及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技术等好处。因而, 尽管担心两德交往影响国家的稳定, 民主德国还是愿意保持和发展双边经济关系, 经济交往有利于两德关系的稳

---

① Michael J. Sodaro, *Moscow, Germany, and the West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54

② Eberhard Schulz (ed.), *GDR Foreign Policy*,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E. Shaper INC, 1982, p.332-333.

定和发展。此外,按照《基础条约》特别是《欧洲安全和合作最后文件》的规定,两德还在公共卫生、交通、环境、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在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推动下,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1975年欧安会的召开和最后文件的签署是高峰。然而,两大阵营关系的改善是不稳定的利益妥协,1975年最后文件的模糊之处使双方都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解释和运用,苏东国家关注的是不干涉内政原则、边界不可改变以及改善东西方经济关系,西方强调的则是人员和思想的自由交流,后来美国的卡特政府还以人权问题来衡量苏联对缓和的态度。

对于70年代上半期东西方关系的变化,美国并不满意。西方学者认为,苏联对缓和的定义显示,它只强调让联邦德国接受边界现状和让美国接受苏联的平等的全球性超级大国地位。两种意识形态的长期对立在苏联领导人世界观的形成方面仍然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苏联要求在不损害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范围内来开展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合作,它还积极努力于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现代化和扩张。<sup>①</sup>然而,“对美国来说,缓和意味着苏美之间的竞赛必须有个规范,两大国在发展军备和第三世界的问题上应提倡合作”。<sup>②</sup>因而,美国对缓和范围主要局限于欧洲和东西方经济、政治方面不满,它认为这有利于苏联离间美国和西欧的关系以及加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霸权争夺,缓和政策只是苏联的一种策略。其实,苏联还是提出过许多裁军建议的,1972年美苏还完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I),但因阿富汗危机,美国参议院没有批准第二阶段双边会谈达成的条约,这导致东西方关系再次紧张,“缓和趋于消亡的另一个因

---

<sup>①</sup> Michael J. Sodaro, *Moscow, Germany, and the West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30.

<sup>②</sup> (英)约翰·W·梅森:《冷战(1945-1991)》,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素来自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up>①</sup>为了平衡美国利用西欧盟国而取得的地理优势,苏联抢先在东欧部署了 SS-20 导弹,这标志着欧洲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开始。由于位于东西方对峙前沿,联邦德国感到自身安全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而原来担任过国防部长的新总理施密特更是注重谋求东西方的军事平衡。1977 年 10 月,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的讲话中,施密特提出了东西方在各种类型力量上保持“低水平均势”的均势理论,他还说:“美苏的战略核力量通过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而得到了中和,这就增加了东西方在欧洲战术核力量和常规力量领域的不平衡的意义。”<sup>②</sup>他认为,如果无法取得均势,西方应该争取“全面威慑战略的平衡”,在战术核武器和常规力量方面发展自己的威慑力量。在施密特理论的基础上,<sup>③</sup>1979 年 12 月 12 日,北约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法国和冰岛除外)在布鲁塞尔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双重决定”政策,敦促美苏谈判控制中程导弹问题,如果到 1983 年仍不能达成协议,西欧将部署美国的潘兴 II 导弹和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全部导弹由美国控制。<sup>④</sup>1983 年,美苏关于控制中程导弹的谈判失败,东西方关系再度紧张,并有“重新冷战化”的危险。

除了核问题上的争斗外,东西方在全球的政治、外交领域也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关于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实施,西方攻击苏东国家在国内问题上违反了“人权”原则,苏东国家则指责西方干涉内政,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分歧使 1978 年召开的

---

① (英)约翰·W·梅森:《冷战(1945-1991)》,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年版,第 82 页。

② 彼得·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49 页。

③ 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 1945-198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35 页。

④ Herausgegeben aus Anlass des 125.Jubilaeums des Auswaertigen Amts,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okumente von 1949 bis 1994*, Koe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95, S.469.

欧安会续会毫无成果。此外,在葡萄牙国内政治斗争、阿富汗事件、波兰动乱等事件上,东西方也是矛盾重重、争斗不已。东西方关系的恶化必然影响到两德关系,对民主德国而言,右翼政党在联邦德国再次执政也使两国交往存在新的危险,新总理科尔在施政纲领中明确表示支持美国在联邦德国安置核武器,并重提两德的统一问题和民族问题。<sup>①</sup>

在东西方关系恶化之时,民主德国在外交上继续站在苏联一边。对于新军备竞赛导致的和平危机,民主德国指责是美国强制北约国家扩军所致,它还试图阻止联邦德国支持美国安置核武器的计划。1979年11月28日,昂纳克亲自给施密特写信,要求他放弃参与双重决议,否则将对两德关系产生消极影响。<sup>②</sup>但民主德国未能改变联邦德国的政策,在联邦议院同意在国土上安置美国的潘兴II导弹后,昂纳克警告,联邦德国的决定将使“包括确立两德关系的《基础条约》在内的欧洲条约体系遭受严重损害”。<sup>③</sup>1979年12月27日,苏联出兵阿富汗,许多穆斯林国家和西方国家都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动,美国的卡特总统还宣布对苏联进行经济制裁和抵制次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奥运会,民主德国则是最早对苏联出兵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国家之一。<sup>④</sup>1980年5月5日,华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民主德国等与会国家表示了对苏联的支持。会议发表的声明说,目前的形势是存在和平与军事冲突两条道路,美国实行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线,它要求北约国家扩军备战,却歪曲苏东国家“扩军”和苏联

---

① Anlass des 125. Jubilaeums des Auswaertigen Amts(Hrsg.),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okumente von 1949 bis 1994*, Koe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95,S.494.

② 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

③ Roland Smith, *Soviet Policy towards West German Army*, Adelphi Papers no.203,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85, P.26.

④ *Neues Deutschland*, 29/30 December 1979.

“侵略”阿富汗等行动是准备战争，西方的行为还导致裁军谈判没有进展、美苏关系恶化以及波兰动乱出现等，以致于在和平与缓和问题上出现新的危机。华沙国家坚持实现东西方军事平衡，并提出了具体的裁军建议。<sup>①</sup>

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和民主德国国家存在的根本保障，所以民主德国在外交方面坚定地与苏联保持一致。但是，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也需要维持两德的合作关系。面对维系两德关系和保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两难，民主德国采取了在苏联和联邦德国之间保持某种平衡的政策。直到1980年波兰政治动乱出现后，由于担心西方势力卷入危机并进而危及民主德国的稳定，昂纳克政府才对联邦德国采取了强硬政策，指责它与北约联合攻击苏东国家，<sup>②</sup>并提高联邦德国公民的入境兑换货币额以阻止两德来往的风险。同年10月13日，昂纳克向联邦德国提出从外交上承认民主德国、尊重民主德国国籍以及将双方常驻代表升格为大使等联邦德国不可能接受的要求。在1983年中程导弹谈判失败后，美国在联邦德国和西欧其它国家安置核武器进入倒记时，为了配合苏联向支持美国的联邦德国施加压力，民主德国指责联邦德国支持美国的军备竞赛，提出要尽量和联邦德国划分界限以维护国家稳定。

尽管将联盟的团结和利益置于两德关系之上，但民主德国也是尽力避免卷入美苏核战争的危险。因而，两德之间的关系获得了维持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保持两德的和平共处。受东西方关系的影响，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实行了一些强硬政策，但它主要是在口头上表示对苏联的支持，并没有采取

<sup>①</sup>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p.371-374.

<sup>②</sup>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69-170.



反对联邦德国的真正有力的报复措施,<sup>①</sup>更没有改变与联邦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在1981年4月的统一社会党“十大”上,昂纳克在大会报告中指出,在80年代的新形势下,党的两个相互联系的任务是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和平。他还强调,凡是有利于和平的就有利于两德人民和欧洲大陆的所有人。<sup>②</sup>大会确定统一社会党今后的外交目标之一是努力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关系,这也适用于两德关系。在1982年11月的中委会上,民主德国指责美国扩张军备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危及了和平,表示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寻求美苏两国间的军事平衡,但它又表示,作为与北约接壤的前沿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德国以保持缓和与保卫欧洲安全作为首要问题。<sup>③</sup>直到在1986年4月的统一社会党“十一大”上,昂纳克还强调在两德关系中维护和平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

其次,两德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对话继续开展。在前缓和时代,因不承认民主德国政府的合法性,联邦德国政府拒绝进行两德谈判。1970年,两德政府首脑进行了两次谈判,打开了两国高层政治对话的渠道。在《基础条约》签署后,两德政治交往逐渐增多,甚至在美苏关系逐步恶化之时,两德的政治关系仍然继续发展。如在1980年东西方关系的多事之秋,借铁托葬礼之机,两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和施密特进行了会晤,两人同意要克服阿富汗危机的消极作用和进一步扩大两德之间的合作。1981年12月,波兰危机逐步升温 and 东西方导弹之争激烈进行使东西方关

---

① Roland Smith, *Soviet Policy towards West German Army*, Adelphi Papers no.203, 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85, p.6.

② X. Parteitag der SED, *Bericht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an den X. Parteitag der SED*, Berichterstatte: E. Honecker, Berlin 1981, S.8-31.

③ 4. Tagung des SED, *Aus dem Bericht des Politbueros an das Zentralkomitee der SED*, Berichterstatte: P.Verner. Aus dem Schlusswort des Genossen Ericht Honecker, Berlin 1982, S.11.

系十分紧张，施密特却与昂纳克在民主德国的韦尔贝林湖畔会晤，这也是联邦德国元首对民主德国进行的首次非正式访问。由于国际大气候的恶劣和两德在根本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远，会谈没有取得多大成就，但两人重申了要维护两德与欧洲的和平，双方还表示，在缓和发生危机之时要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并在各自阵营内为达成军备控制协议而努力。<sup>①</sup>施密特还向昂纳克发出了访问联邦德国的邀请。

在科尔上台之初，两德关系一度降到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民主德国甚至直接谴责科尔政府“代表了联邦德国的反动势力”。<sup>②</sup>然而，两国元首的政治对话渠道仍然是畅通的，利用1982年、1984年和1985年参加苏联首脑葬礼的三次机会，昂纳克和科尔进行了会谈，两人都表示要在《基础条约》的基础上发展关系以及不让德意志土地上再次爆发战争，科尔还表示施密特向昂纳克发出的访问邀请继续有效。由于苏联的阻挠，<sup>③</sup>民主德国不定期地延迟了原定于1984年9月的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访问，直到1987年美苏削减中程导弹谈判取得重大成就和勃烈日涅夫访问波恩后，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国事访问才得以成行。这次访问将两德关系推向高潮，此前坚持德国统一的科尔却是以对待外国元首的规格来接待昂纳克。虽然两人在德国统一等问题上的立场依旧根本对立，但会议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两国签署了关于在环境保护、防止辐射和科学技术领域进行合作的三个协定，双方还一致同意，要努力维护欧洲和德国领土上的和平。<sup>④</sup>

最后，两德的人员交往和各领域的合作一直存在并不断发

① 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页。

② *Neues Deutschland*, 14 October 1982.

③ 详见杨淑妍：《昂纳克推迟访问联邦德国看苏联东欧关系的动向》，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5年第1期。

④ 《人民日报》，1987年9月10日。

展。1980年4月30日,东西方关系趋于紧张,两德却签署了扩建两国间高速公路和运河的一揽子计划。科尔上台之初,虽然两德的政治关系一度紧张,但在其它领域的合作继续稳步进行。1983年6月,联邦德国银行向民主德国提供了10亿联邦马克的贷款,这是民主德国从联邦德国获得的最大数额的贷款,科尔政府还为贷款提供了风险担保。联邦德国的贷款换取了民主德国在两德交往上的让步,如拆除两德边境的部分SM-70型自动射击装置,取消入境的14岁以下联邦德国儿童的货币兑换要求,允许民主德国公民移居联邦德国以与家人团聚或同外国人结婚等。尽管与联邦德国关系紧张的苏联极力阻止两德关系的接近,民主德国还是继续与联邦德国密切交往,1984年4月,负责经济工作的政治局成员米塔克访问了波恩。在同年的莱比锡世界博览会上,100多位联邦德国官员前往,媒体称之为“朝圣”。两德的贸易也是继续保持增长,1984年上半年,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出口额是45亿马克,比上年同期增长12%。<sup>①</sup>同年8月,民主德国又接受了联邦德国的9.5亿联邦马克贷款。民主德国还继续放宽对两德人员来往的限制,将联邦德国退休人员入境兑换额由25联邦马克降为15联邦马克,联邦德国和西柏林居民在民主德国逗留时间也由每年的30天延长至45天。1987年9月,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成功访问进一步促进了两德关系的发展,两德人员来往的人数继续增长,许多城镇还结为姐妹市。

### 3. 对两德合作的分析与评价

由于无法扭转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趋势,昂纳克政府不得不接受了两德关系的正常化。然而,两德在柏林问题、德国问题、民族问题等方面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双方主要是进行了一些功能主义性质的合作。在向西方开放后,民主德国十分关心保持政

---

<sup>①</sup> 详见杨淑妍:《昂纳克推迟访问联邦德国看苏联东欧关系的动向》,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5年第1期。

权稳定和提高国家地位，为此还采取了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的分离政策。然而，在 80 年代东西方关系恶化之时，两德关系却出现了缓和，民主德国致力于在支持苏联和维持两德关系上保持平衡，甚至还不顾苏联的不满来维持两德的合作。

#### (1) 民主德国主动维护两德关系的动因

20 世纪 80 年代，民主德国从被迫接受缓和转变为主动维护缓和，表明两德关系的发展动力从外部压力变为民主德国的内部需求。民主德国努力维持两德关系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民主德国成功地经受住两德交往带来的挑战并将其变为有利因素。长期以来，联邦德国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要实现其领导下的统一，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的目的也是要“以接近求转变”，即通过两德的交往来促使民主德国发生转变，从而获得最终的和平统一。因而，在两德交往开始后，民主德国一直对联邦德国保持高度的警惕，一方面与联邦德国进行合作，另一方面推行扩大两德差别和距离的划分界限政策。两手政策使民主德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经受了两德交往的挑战，大规模的公民出逃事件没有再次出现。在两德关系正常化后，联邦德国放弃了坚持惟一代表权的哈尔斯坦主义，民主德国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也从两德交往中获得了好处，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维护两德之间以及欧洲的和平局面。为了避免民主德国因害怕而限制两德关系的发展，联邦德国还尽量避免危害民主德国的稳定，社会民主党政府也很少提及两德统一问题。尽管科尔上台后每年都要强调统一目标，但也只是通过经济援助手段来换取民主德国的让步。1987 年，正是科尔政府以外国元首的规格接待了来访的昂纳克，这意味着右翼政府同样承认了民主德国国家的现实存在。可见，两德交往不仅没有直接危害民主德国政权的稳定，还成了促进民主德国发展的有利因素。

其次，为了避免卷入美苏核战争的危险，民主德国努力维护德国和欧洲的和平局面。70 年代初，德国问题特别是柏林问题

得到部分解决,欧洲不再是世界矛盾的焦点,双边合作和交流使东西德、东西欧日益相互依赖。但是,美苏核军备竞赛却再次威胁到欧洲与世界的和平。为了维护和平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民主德国继续维护社会主义联盟的团结和利益,与苏联站在一起反对美国的核政策。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积极争取与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共处关系。因而,两德高层政治对话和合作得以保持,两国还在避免在德国领土发生战争方面达成了一致。民主德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与苏联保持距离显示,经过长期的发展,经济政治实力增强的民主德国开始寻求在外交方面独立自主,它不愿意一味地追随苏联。对于苏联在80年代的军事外交政策,昂纳克并不完全同意,他极力维护欧洲和德国领土上的和平,以至于一些西方人士认为,“东德采取的某些作法表明,似乎战略防御计划不算个问题,或者只牵涉到苏美两家的‘大’关系,而与稍小一些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无关,……”。<sup>①</sup>可见,在它的国家利益与苏联的利益不一致时,民主德国采取了更加灵活而不是对苏联亦步亦趋的外交政策。

再次,为了维护国内的稳定和发展,民主德国需要保持两德交往。民主德国是一个高度依赖外贸的工业国,与西方特别是向其提供很多好处的联邦德国保持合作,对其维持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在东西方关系缓和后,民主德国与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从联邦德国进口的产品量在民主德国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率不断增长,从1988年的18%上升到1989年的20%,<sup>②</sup>1989年,民主德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甚至占到其对外贸易总额的50%,<sup>③</sup>这表明,民主德国在

---

① (美)弗拉基米尔·库辛:《戈尔巴乔夫与东欧》,载于《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7年第1期。

② (英)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

③ (英)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外贸上日益依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民主德国经济困难加剧,特别是债务问题的严重化,保持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关系对维护其政权的稳定十分重要。在昂纳克上台后,吸取乌布利希时期一味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教训,新政府确立了今后发展目标是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结合。在新政策的指引下,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改善。但是,由于日益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民主德国出现了国内消费增长比生产增长要快的问题,但政府却继续维持不切实际的社会福利政策,再加上80年代原料价格上涨、西方的高利息政策和信贷封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民主德国出现了债务问题。从1981年到1985年期间,民主德国的出口创汇政策使其外债从100亿美元下降到70亿美元。但从1985年起,民主德国的外债又逐年上升,1987年恢复至101亿美元,1989年则达到110亿美元。<sup>①</sup>而1981年至1989年间民主德国所取得的出超金额还不够偿还贷款和到期应付的利息。<sup>②</sup>但是,昂纳克却对严酷的现实问题缺乏洞察力,他不能根据对现实的观察去推进形势的发展,而是越来越独断专行。<sup>③</sup>他拒绝承认和讨论民主德国的现实问题,也不接受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在抵制国内外的改革要求时,昂纳克甚至还说,“世界上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得比我们好?你们要改革和公开性还是要充足的货架”。<sup>④</sup>为了解决眼前的经济困难和顶住苏联的改革压力,昂纳克更愿意发展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和争取相

---

① (英)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269页。

② (德)克利斯塔·卢夫特:《最后的华尔兹: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③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④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对容易获得的联邦德国的经济援助。

## (2) 阻碍两德关系发展的因素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德关系不断发展,但由于受到众多内外因素的限制,两国合作与缓和的程度和范围有限。就外部因素而言,两德分别隶属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敌对分立的两大阵营,两国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冷战格局的影响。尽管政治、经济实力不凡,但是两个德国不可能脱离东西方关系的大框架来发展两德关系,更不可能分别离开各自的冷战阵营或者是改变美苏对峙的冷战国际格局。在80年代初世界形势恶化时,民主德国既想向西方开放,又想维护内部稳定,<sup>①</sup>因而在外交上坚定地支持苏联的同时,它还尽量维持和发展两德关系。但是,迫于苏联的压力,昂纳克访问联邦德国的日程多次被迫延期,可见,依赖苏联的保护使民主德国不得不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置于维持两德关系之上。直到民主德国因改革问题与苏联关系冷淡后,昂纳克才更趋向于在联邦德国和苏联之间保持某种外交中立。然而,指望民主德国放弃对社会主义联盟的忠诚是不可能的,昂纳克是一个坚定的、正统的社会主义政治家。正是担心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他才坚决抵制苏联改革及其在民主德国的影响。

就内部因素而言,两德敌对竞争关系的遗存也限制了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二战后德国的分裂是东西方冷战争夺的结果,但也与德国两部分政治家的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矛盾有关。尽管两德走向了关系正常化,但两德在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联邦德国拒绝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使两德关系并不是处于真正的和固定不变的正常化状态。因而,昂纳克政府对两德交往一直保持警惕并施加种种限制。在合作和交流中,两德的摩擦和冲突也是不断出现,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基

---

<sup>①</sup> A. James Mcadam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61.

础条约》主要导致的是仇恨和攻击。<sup>①</sup>在敌对竞争关系存在的情况下,两德实力和地位的巨大差距也限制了双边合作的发展。如在贸易方面,与联邦德国的贸易量占民主德国外贸总量的7.1%,而与民主德国的贸易量在联邦德国的贸易总量中只占微不足道的1.5%,<sup>②</sup>两德关系呈现不对称性。为了避免形成对联邦德国的经济依赖,在出现严重的外债问题时,昂纳克政府还大幅度降低无息透支贷款的利用率,1983年为71%,1988年降为31%,1986年更是低至22%。<sup>③</sup>

### (3) 两德合作对民主德国的影响

民主德国政府对缓和的态度从抵制变为维护,毫无疑问是因为它在两德合作中的收益是利大于弊。虽然民主德国没有获得联邦德国在国际法上的承认,但联邦德国承认了其国家的现实存在,并主动放弃了对民主德国的外交包围政策,从而使民主德国顺利地获得了许多国家的外交承认。两德的经济合作特别是民主德国通过两德特殊关系获得的经济优待,有利于促进民主德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条约的基础上,两德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方面交往加强,这有利于两国形成相互依存的和平共处关系及保持两德与欧洲的和平与发展。

然而,在民主德国灭亡后,人们才发现两德合作从长期而言对它存在着很多弊端。如两德特殊关系有利于民主德国经济的发展,但也掩盖了民主德国经济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延缓了民主德国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西方特别是联邦德国严重的债务依赖,也限制了民主德国经济和贸易政策的活动范围。对联邦德国经济援助的依赖还迫使民主德国不得不向联邦德国

---

①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89-93.

②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48.

③ (德)克利斯塔·卢夫特:《最后的华尔兹: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作出政治让步,如同意扩大人员交往和保持民族联系。并且,在两德的各种民间来往和交流中,民主德国的各种问题特别是两德的经济差距凸现,许多民主德国群众十分向往自由、发达的联邦德国,而联邦德国也一直以特殊的优待政策来吸引和接纳民主德国公民。可见,关系正常化后的两德的交往与合作最终还是对民主德国的稳定乃至国家存在构成了隐患。

## 二、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的分离政策

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两德关系开始解冻并保持了稳定的缓和。然而,在柏林问题、外交承认问题、民族问题、统一问题等方面,两国的矛盾仍然难以消除,两德关系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虽然两国的合作与交往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但对西方的开放也使民主德国的安全与稳定面临挑战。因而,昂纳克政府对联邦德国的政策是既开放又限制,目的是既获得利益又保持原来的秩序。为了防范联邦德国的威胁,民主德国还努力削弱两国的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等方面的联系,试图通过划分两德的界限来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

### 1. 分离政策的出现

分离政策,即德语中“abgrenzung politik”,abgrenzung字面含义是“确定界限”。<sup>①</sup>为了防范与联邦德国交往的危险,民主德国有意突出和扩大两德在各方面的不同,以在两国差异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实质上,民主德国的目的是实现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永远分裂,这是一种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而,本书将民主德国的“abgrenzung politik”也意译为“分离政策”。

1949年建国后,两德的对立和竞争使民主德国一直为政权稳定问题困扰。建国初期,为了获得统治合法性,民主德国大力宣扬自己的反法西斯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并没有

<sup>①</sup> 《新德汉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刻意突出两德社会制度的差异，甚至为了争取两德的统一谈判还一度放缓了转变为人民民主国家的步伐。<sup>①</sup>但是，为了维护政权的安全与稳定，民主德国也采取了一些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德国分裂的措施。如长期以来危害民主德国稳定的一大问题是公民利用柏林边界的开放状态出逃西方，到1961年6月30日止，外逃公民人数超过260万（有些统计资料有350万）。<sup>②</sup>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修建了柏林墙。隔离墙使民主德国获得了安定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发展环境，但也阻断了两德来往和交流的渠道，这一事件还被看作是德国分裂的最终完成。<sup>③</sup>此后，在获得政局的稳定后，民主德国还想通过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其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来确保这一局面。但是，联邦德国拒绝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20世纪60年代后期，它还企图在社会主义阵营内进一步孤立民主德国。因而，民主德国开始采取扩大两德差别的措施来维护安全与稳定，与西德划分界限的分离政策初现端倪。

与民主德国排斥两德接近和德国统一相对的是，在1969年10月28日的第一个政府声明中，勃兰特提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20年后，我们必须阻止德意志民族继续互相分离地生活下去，我们要尝试通过一种正常的并存关系达到一种合作关系。”<sup>④</sup>尽管新政府承认民主德国国家的现实存在，但拒绝从国际法上加以确认，并继续保留统一目标。乌布利希的立场是，坚持以两德平等和对民主德国的外交承认

---

① *Neues Deutschland*, 30 December 1948.

② 姜琦、张月明：《东欧三十五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③ J. K. Sowden,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73: Continuity in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p.198.

④ Herausgegeben aus Anlass des 125. Jubilaeums des Auswaertigen Amts,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okumente von 1949 bis 1994*, Koe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95, p.329.

为缓和谈判的前提。由于无法获得苏东盟国的支持,乌布利希决定依靠自身力量来对付联邦德国,1970年12月,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实行与联邦德国完全划分界限的分离政策。<sup>①</sup>然而,由于无法抵挡东西方缓和趋势以及迫于苏联的压力,昂纳克政府参加了缓和进程并签订了《基础条约》等条约。此后,民主德国再次向联邦德国开放了国门,但却没有取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更不用说让联邦德国放弃威胁其国家存在的统一目标。尽管不能抗拒外部的缓和潮流,但民主德国却可以通过内部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也就是通过划分两国的界限来削弱两德联系和联邦德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因而,分离政策被视为民主德国领导人国家意志的最后表达。<sup>②</sup>

## 2. 分离政策的实施

在两德交往上,联邦德国的主要意图是以经济优惠来换取两德的政治联系,昂纳克政府的对策是充分利用两德合作来获得好处,但也尽量削弱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人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因此,民主德国采取了阻止两德人员来往、限制两德经济关系、强调民主德国主权地位以及塑造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等措施。

限制两德的人员来往政策。在《基础条约》签署后,两德人员来往更加频繁,从1969到1980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增长了158%。<sup>③</sup>随着民间交往和交流的增多,两德人民了解增多、情谊加深,民众的联系也使民族联系得以保持,联邦德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也更为民主德国人民所了解,而这些都是主张“两族论”和反对德国统一的民主德国所不愿意看到

---

①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261.

② Gebhard Ludwig Schweigle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Divided German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5, p.130.

③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69.

的。当然,除了要遏止联邦德国游客带来的政治影响的危害外,民主德国也需要对大量游人拥入的经济后果进行干预,因为联邦德国游客大量购买民主德国价格低廉的商品会使其本来就紧张的货物供应更成问题,还会扰乱它的货币秩序。虽然保持两德人道联系得到了有关法律条约的保障,但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民主德国也可以采取种种合法措施施加适度的限制,其主要手段是:(1)通过申请程序对人员进行选择性限制。在前往联邦德国之前,民主德国公民需要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的多为退休者或政治可靠者,民主德国还禁止国家机密部门的工作人员前往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公民申请前来民主德国的程序更加复杂,必须提供一份有关“特殊家庭事务”的探亲证明,并要得到其民主德国亲属的认证。通过申请程序,民主德国官员可以拒绝不受欢迎的联邦德国公民入境。(2)通过提高入境货币兑换额来限制来访的联邦德国人数。在《基础条约》签订后的1973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从1972年的1,540,381人猛增至2,278,989人。为了限制联邦德国游人入境人数的大幅度增长,1973年11月5日,民主德国将原定10联邦马克/天的入境兑换额提高到20联邦马克/天,并取消原来的退休者入境不需兑换的规定,这使1974年来访的联邦德国人数降至1,919,141人。<sup>①</sup>受两德关系以及美苏关系的影响,民主德国不时加强对人员来往的限制,如1977年1月1日,要求联邦德国公民交纳5联邦马克的入境签证费,3月又对入境的联邦德国小轿车征收5—25联邦马克的养路费。1980年,阿富汗危机使东西方关系急剧恶化,邻近的波兰又出现政局动荡,民主德国再次加强了对两德人员来往的限制,将联邦德国公民的入境货币兑换额提高到25联邦马克/天,并要求14岁以下的儿童每天也要兑换7.5联邦马克,这使1980年联邦德国游客的人数较1979年

---

<sup>①</sup> Lawrence L. Whetten,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p.94-95.

下降 29%。<sup>①</sup>在东西方关系紧张时期,民主德国限制两德人员交往,既是表示对苏联的支持,又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和稳定。

限制两德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政策。从 1949 年起,两德的经贸合作就一直存在,70 年代起两德的经济关系发展更加快速,如 1970 年两国贸易额是 45 亿联邦马克,1979 年增长到 99 亿,1982 年则达到 141 亿。<sup>②</sup>尽管民主德国从两德经济交往特别是联邦德国的优惠政策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它并不愿意过多地在经济方面依赖联邦德国。因而,在 80 年代中后期民主德国的经济形势恶化时,昂纳克政府仍然减少了对无息透支贷款的使用,1984—1986 年使用额不足最高额的 1/3,而 1981 年使用量是 80%,1983 年是 71%。<sup>③</sup>民主德国领导人还限制两德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直到 1987 年两德建立合资企业还受到了限制。为了避免形成对联邦德国经济的依赖,民主德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最积极的提倡者。此外,民主德国还努力提高自身的经济竞争力。

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政策。在《基础条约》签订后,两德仍然没有实现真正的关系正常化。联邦德国拒绝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其理由之一是勃兰特所说的两个德国同属一个民族,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来说不是外国,也就是两个德国的关系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勃兰特还提出了“文化国家”概念,<sup>④</sup>他认为,在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前,在共同的种族、语言、艺术、习俗等基础上,共存共荣的德意志族群意

---

①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71.

② 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52 页。

③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51.

④ 彭澍沱:《德国问题与欧洲秩序》,台北:三民书局,1992 年版,第 181—182 页。

识产生。二战后德国的分裂和两个德国的差异,没有改变文化的整体性,共同的文化使两德人民仍然维持着强烈的民族归属感,这使得德国统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1972年的《基础条约》中,联邦德国放弃了惟一代表权并承认了民主德国国家的现实存在,但依旧拒绝对民主德国的外交承认,它还以外交信件的方式保留了统一目标,这意味着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主权的承认只是暂时的,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并没有得到完全保障。

民主德国反对联邦德国一个民族理论和特殊国与国关系的说法,努力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20世纪5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取得与联邦德国平等的国际地位。在法理上,民主德国认为德意志帝国随着希特勒德国的溃败而灭亡,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在德意志领土上建立的两个新国家,因而两德都拥有德意志帝国的部分继承权,两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德国也需要取得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和挫败联邦德国的外交包围政策,从而巩固其国家地位。在两德建交后,争取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主权地位的完全承认仍然是昂纳克政府的外交目标。1976年5月19日,统一社会党‘九大’召开,昂纳克要求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两个彼此独立的、主权的德意志国家的存在。在此基础和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德关系”。<sup>①</sup>获得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国家地位的毫无保留的承认,首先就要反对联邦德国的统一意图。因而,民主德国极力否认德国问题的存在,<sup>②</sup>主张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两德关系,反对联邦德国统一全德的要求。<sup>③</sup>民主德国还彻底删除了有关法律和文件中

① 新华社消息,1976年5月19日。

② Ernest D. Plock, *The Basic Treaty and the Evolution of East-West German Relations*,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6, p.97-98.

③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351.

的德国统一目标，如 1974 年新宪法和 1976 年的统一社会党新党纲都去掉了有关德国统一问题的规定。民主德国还强烈反对科尔政府的统一要求，1983 年 11 月，昂纳克提出要与联邦德国尽可能地划分界限，以阻止联邦德国的复仇政策。<sup>①</sup>其次，民主德国还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的主权国家地位。与《基础条约》内容相违的是，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设立的是驻外大使馆，隶属外交部。在国籍问题上，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的意图最为明显。1967 年民主德国国籍法的出台本来就是阻止两德接近的应急产物，随着 70 年代邦交国的增加，民主德国更加强调自己的国籍，反对联邦德国坚持一个德国国籍和在第三国援助民主德国公民。1980 年 10 月 13 日，昂纳克要求联邦德国承认和尊重民主德国国籍，并以为之改善和发展两德关系的条件之一。

最后，民主德国还试图建立独立的民族认同，其主要努力是：(1) 从理论上论证和完善“两个民族理论”。为了反对联邦德国利用德意志民族情感来寻求德国统一，在 1971 年的统一社会党的“八大”会议上，新上台的昂纳克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民族和资本主义民族的两个民族论。最初的“两族论”是以阶级理论为基础的，昂纳克指出，联邦德国仍处在资本主义民族阶段，而社会主义民族正在民主德国形成，他还以阶级斗争代替民族联系，强调联邦德国是敌对的外国，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破坏。然而，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文化联系难以很快地依靠人为作用来消除，普通的民主德国民众并不接受政府的民族观，因此，昂纳克不得不继续调整了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在 1974 年的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第 13 次会议上，昂纳克继续强调继承了德意志历史的进步因素的民主德国是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为了取得群众对政府的民族政策的支持，他还重新阐述了政府的民族政策，指出民主德国公民的国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族是

---

<sup>①</sup>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426.

社会主义民族、民族性是德意志。随后,民主德国学者和政府领导人继续论述和完善“两族论”,如政治局成员诺登提出决定民族的是经济和社会因素,目前两德在地理、经济、心理、道德、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当前文化以及对历史的解释上都不同,因而不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sup>①</sup>

(2)在民族问题上推行“去德意志化”政策。由于联邦德国在两德竞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昂纳克政府继续使用“德意志身份”存在很大风险。因而,民主德国政府开始将大多数机构和组织名称中的“德国”(Deutschland)改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连民主德国的国歌也因歌词内容含有“德国,统一的祖国”而被禁止演唱,改为以演奏或哼曲的方式表达。民主德国去掉“德意志”一词的目的是要去掉在两个德国中存在的共同的德意志民族情感。<sup>②</sup>在1974年的新宪法中,民主德国去掉了“德国、德国统一、德意志民族”等有全德象征意义的词汇,在有关国家性质的规定上,民主德国以“工农阶级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代替了1968年宪法中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国家”,去掉了德意志民族属性。

(3)民主德国努力建立独立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上台后,昂纳克加强了统一社会党在民主德国各领域的领导,提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新经济目标,并改善了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其目的是通过加强政治控制和改善社会、经济状况的措施来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昂纳克政府利用各方面的成就来促成公民对独立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的认同,这包括70年代的外交成就、民主德国在苏东集团的经济成就和地位的

---

<sup>①</sup> Joanna McKay, *The Official Concept of the Nation in the Former GDR: Theory, Pragmatism, and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 Aldershot: Ashgate, 1998, p.82.

<sup>②</sup> Joanna McKay, *The Official Concept of the Nation in the Former GDR: Theory, Pragmatism, and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 Aldershot: Ashgate, 1998, p.91.



提高,等等。由于民主德国在体育竞赛方面的成绩显著,体育运动成就也被利用来提高公民的国家自豪感和认同感。<sup>①</sup>此外,为了强化公民的社会主义认同感,民主德国积极推动和参与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和继续加强与苏联东欧盟国的政治联系。在1976年5月召开的统一社会党“九大”上,巩固社会主义联盟还被规定为民主德国的外交目标之一。<sup>②</sup>

### 3. 分离政策实行的原因与后果

在两德建交后,民主德国能够以分离政策来消除联邦德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其主要原因是:首先,在法律层面上,民主德国具有与联邦德国保持政治分离的可能性。在确立两德关系的《基础条约》中,民主德国以两德关系正常化换得了联邦德国对其国家地位的现实承认,但条约保留了两国在许多方面的原则性分歧,如西柏林地位、民主德国的完全主权地位、民族问题、统一问题等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因此,虽然两国签订了《基础条约》,但双方都可以自由、合法地推行自己分离政策或统一政策。虽然民主德国将1975年最后文件作为“欧洲国家关系的法典”,但对其中的三个篮子不是同等对待的,克伦茨也承认:“我们把安全和经济问题放在优先的地位,对以人权问题为内容的‘三号篮子’就感到很难办。”<sup>③</sup>然而,由于条约没有强制约束力,民主德国仍然能够对两德在各方面的来往施加适度的限制。

其次,在政策层面上,联邦德国的绝对优势和冷战格局的影响使民主德国有着限制两德关系发展的必要性。在《基础条约》签订后,两德关系由冷战对峙逐步走向合作交流,但两个政府在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矛盾没有消除,两国关系仍然有着

---

<sup>①</sup> Tara Magdalinski, *Sports History and East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Peace Review*, (11)1999.

<sup>②</sup> W. Haenisch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S.319-321.

<sup>③</sup>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竞争对立的一面。长期以来,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都比不上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国土面积只有联邦德国的一半,除了褐煤外,各种自然资源都要依赖进口,战后单独负担付给苏联数亿马克的赔款还使民主德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sup>①</sup>二战后,民主德国的许多技术人才和青年劳动力出逃西方,因而,老人和妇女在民主德国劳动力中的比率相对增高。1986年,民主德国人口结构的情况是:大约65%的人口是工作年龄,19%的是儿童,16%的是退休者,然而妇女人口占总人数的53%,在总的劳动力中也占到49%。<sup>②</sup>从数据看,民主德国的人口结构似乎比较适合经济发展,只是妇女人口较多而已,实际上随着移民的增多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民主德国存在缺乏技术工人和劳动力储备的问题,这对经济发展不利。在国土面积、人口结构以及自然资源方面,联邦德国的条件都要比民主德国优越,而且,联邦德国不仅不用向西方赔偿,还可以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又由于自身的经济体制、贸易政策以及安全防卫负担过重等问题的影响,在两德建交时,民主德国的经济力量已远逊于联邦德国,如进入70年代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6000亿美元,1980年达到8280亿美元,而1985年则达到了12300亿美元。民主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71年是1174.3亿马克,1980年上升为1209.4亿美元(1871亿马克),1982年增至2011.4亿马克,1989年再增至2735亿马克。<sup>③</sup>此外,民主德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比不上联邦德国。首先,民主德国所在的华约集团的整体实力逊于联邦德国所在北约集团;其次,尽管民主德国在华约集团中的地位仅次于苏联,但苏联的控制使其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而联邦德国还可以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来迫使苏东集团作出

---

① (德)克·卢夫特:《民主德国计划经济失败的教训》,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10期。

② *Sueddeutsche Zeitung*, 28 July 1986.

③ 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4页。

让步。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谈判中,联邦德国就是通过苏联来迫使民主德国作出让步的。

在联邦德国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两德的交往必然会对民主德国的政治稳定构成挑战。60 年代,通过对联邦德国的“意识形态”敌视和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等举措,民主德国维持了政权的稳定。利用两德的隔绝对立,民主德国将联邦德国塑造为敌人,宣扬自己是“在反对联邦德国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及其侵略政策斗争中的……和平的基础”。<sup>①</sup>在宣传经济成就时,民主德国不是与联邦德国而是与德国过去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作比较。<sup>②</sup>但是,在两德关系正常化后,随着两德人员交往的增多和联邦德国媒体的影响,民主德国公民有了了解联邦德国状况的新渠道,这不利于民主德国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和进行经济成就宣传。又由于联邦德国的目的是要保持两德的民族联系并“以接近求转变”,民主德国十分担心两德人员交往和两德状况的比较会危及国家存在。<sup>③</sup>此外,联邦德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影响的进入也不利于民主德国形成独立的民族意识。因而,信心不足的民主德国以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的分离政策来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稳定。西方学者认为,在联邦德国处于相对优势的情况下,牢牢控制边界也就是限制两德的交往是民主德国惟一有效的措施。<sup>④</sup>

此外,两德关系也不可能摆脱冷战格局的影响,即有的学者指出的,两德太小,不能与东西方关系的级别相等,然而,它们在

---

① Helmut Bechheim, *NVA der DDR im Ostpaktsystem*, Bonn: Selbstverlag/Dissertation, 1980, S.128.

②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19-20.

③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16-17.

④ Michael J. Sodaro, *Moscow, Germany, and the West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64.

各自阵营中的地缘政治(说地缘战略更确切)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不允许它们从冷战舞台的中心退出。缓和时期,苏联不再坚持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但仍然十分重视民主德国的存在、安全和稳定,并反对德国的统一。而且,苏联的缓和政策是将缓和范围限制在欧洲的政治经济领域,在意识形态方面依旧采取的是不调和的立场,因而苏联支持昂纳克的划分界限政策和争取联邦德国外交承认的要求。<sup>①</sup>此外,苏联也愿意看到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采取强硬政策,这可使它在两德之间的外交活动空间扩大,既可以继续保持对民主德国的支配性影响,又可以用民主德国为筹码来增加其在联邦德国的影响。因而,苏联忌讳甚至是反对不同制度的两德发展某种特殊关系,在它于联邦德国的关系因导弹安置问题而恶化后更是如此。为了阻止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首次正式访问,苏联的《真理报》发表了两篇关于联邦德国复仇主义倾向的文章,相当明显地攻击了昂纳克提出的对话和现实主义政策。<sup>②</sup>西方人士还断定,“苏联关心保持在民主德国的地位,今天,攻击西欧的最大危险来自苏联对民主德国反叛的惊慌反应”。<sup>③</sup>

至于民主德国分离政策的作用,在1989年民主德国的动荡出现前,研究者和观察家普遍认为,分离政策的实行使民主德国成功地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在柏林墙修建后,民主德国确实没有发生1953年那样的政治动乱,也没有出现1961年那样的大规模的移民潮。民主德国不仅规避了两德交往的危险,还将其变为有利因素,仅1985年,民主德国从联邦德国政府和过境的联邦

<sup>①</sup> Gerhard Wetting, *Di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in the socialist camp: the Soviet Union, East Germany and the German problem 1965-1972*, London: C. Hurst, 1975, p.120-121

<sup>②</sup>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sup>③</sup> Jonathan Dean, "How to lose Germany",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84, p.61.

德国游人那里获取了9亿2千8百万马克的收入。<sup>①</sup>然而,两德统一的历史现实说明,民主德国以划分两德界限来保持国家存在的意图最终失败,这主要体现在,民主德国不能也不可能切断长期历史形成的两个德意志人民的民族情感联系,更无法在民主德国建立独立的民族身份。

首先,限制两德关系深入发展的失败使民主德国无法切断德意志民族联系。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十分担心两德人民直接接触导致的不良影响,想方设法地加以限制,如在过境检查中刁难联邦德国游客、禁止联邦德国公民驾车入境、对联邦德国携带的礼品征收重税以及提高入境费,等等。但联邦德国往往利用经济手段迫使民主德国放松对人员交往的限制,如为了续签1975年到期的无息透支贷款协定,民主德国在入境兑换额方面向联邦德国作出了让步。80年代初,东西方关系恶化波及了两德关系,民主德国又采取了限制两德人员来往的措施。但是,由于联邦德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对民主德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很重要,昂纳克政府始终不敢切断两德人员的来往,甚至当军备竞赛矛盾使东西方关系极度紧张之时,民主德国还尽力维持两德关系。80年代中后期,因在改革问题上的立场不一致,民主德国与苏联关系冷淡,为了顶住苏联督促改革的压力,民主德国更加重视的是发展两德友好关系和积极争取联邦德国的经济援助,它甚至还求助于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普鲁士、撒克逊的光荣历史。<sup>②</sup>然而,民主德国给马丁·路德恢复名誉和重新树立弗雷德里克大帝塑像等使国内重新出现了了对民族问题的关注。<sup>③</sup>两德开始纪念共同的历史人物显示民主德国不再严格禁止德意志

---

① 彭滂沱:《德国问题与欧洲秩序》,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197页。

② (美)詹姆斯·马卡姆:《德国问题的复活》,载于《编译参考》1987年第7期。

③ David Childs, *The GDR: Moscow's German ally*, London; Boston: G. Allen & Unwin, 1983, p.90.

民族联系的保持。

其次，民主德国未能成功地建立单独的民族身份。70年代初，民主德国官方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但最初并没有获得民主德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如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为了显示两个德国的存在，民主德国政府要求组成自己单独的运动员代表团，但这一举措并没有得到群众的由衷支持。因难以接受民主德国政府的两个民族理论，有的群众还发出“难道我不是德意志民族”的疑问。由于两个民族理论不能完全被群众接受，1974年，昂纳克不得不修改他的两个民族理论，提出民主德国公民的民族性是德意志、民族是社会主义民族、国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而放弃了在民族问题上彻底的“去德意志化”。为了不再纠缠于复杂的民族问题，昂纳克还强调“历史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但是，分裂国家的民族问题并不因一方的否认或回避而得到解决，两德交流与合作也使分裂的德意志民族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20世纪80年代在两德民族联系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民主德国的学者提出了德意志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试图在德意志、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形成独立的民主德国民族身份。当然，现实政治确实对民众的民族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民主德国的民族认同存在困难，但也并不认同联邦德国”。<sup>①</sup>总体而言，民主德国公民的民族认同存在模糊化、复杂化和多样化的问题，统一社会党最终未能建立独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分离政策使民主德国成功地克服了被迫开放国门后的挑战，但这种实质为割裂民族联系的政策必然以失败告终，因为在短期内人为改变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有着共同文化联系和血缘关系的民族特性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联邦德国往往能够依靠经济实力迫使民主德国在保持民族联系问题上作出让步。

---

<sup>①</sup>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109.

## 第五章 无可奈何的选择： 1989-1990 年的统一政策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由于经济困难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思想的影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政治动荡，民主德国也出现了公民大规模出逃和游行示威不断的混乱局面。统一社会党新政府迟到的改革已无法阻止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社会濒临崩溃的危险使民主德国只有对内推行西方民主制度、对外寻求联邦德国的援助。利用民主德国的困难，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积极努力于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在内外交困中，民主德国政府只有顺应民意，选择了德国统一之路。民主德国走向德国统一的过程、动机、主张及其结果是本章研究的重点。

### 一、内外交困中的民主德国

#### 1. 外部环境的恶化

长期以来，建立、发展和巩固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联盟关系是民主德国

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之一。<sup>①</sup>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对联邦德国政策的不一致,民主德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苏联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中,安全问题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出于安全考虑,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主张两个德国的存在。在东西方关系缓和时期,苏联一直企图通过拉拢联邦德国、法国等西欧大国来离间欧美关系,从而削弱北大西洋联盟。在1984年阻止联邦议院通过安置潘兴II导弹失败后,苏联的德国政策是惩罚支持美国安全政策的联邦德国。但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民主德国不愿破坏两德关系。迫于苏联的反对,昂纳克才不得不延迟原定于1984年对联邦德国的国事访问。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与联邦德国的关系逐渐得到改善。在执政初期,戈尔巴乔夫仍延续了敌视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他强调:“苏联和盟友的安全利益对苏联和联邦德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sup>②</sup>然而,一些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开始强调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欧国家在改变欧洲政治中的作用,<sup>③</sup>新外交观念也逐渐影响了戈尔巴乔夫对联邦德国和欧洲的看法。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离开德国,我们就不会有一个严肃的对欧政策。……对我们而言,对欧方针不仅仅具有独立意义,而且还是我们和美国对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sup>④</sup>因而,戈尔巴乔夫开始试探与联邦德国等西欧国家改善关系。

苏联和联邦德国关系的解冻首先是出现在安全领域。1979年,为了报复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美国参议院没有通过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东西方开始了危险的核军备竞赛。起初,

① W. Haenisch,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DR, 1985, p.26.

② *Pravda*, 5 March 1985.

③ David H. Shumaker, *Gorbachev and the German Question: Soviet-west German relations, 1985-1990*, Westport, Conn.: Praeger Publishers, 1995, p.10.

④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苏联对积极支持美国安全政策的联邦德国十分不满，它采取了施加压力的敌视政策，但这并不能阻止联邦德国政府继续追随美国的政策。在强硬政策失败后，苏联逐渐接受了联邦德国支持美国在其领土安装新式导弹的现实。1985年，为了停止东西方军备竞赛，美苏两国又重新开始了裁军谈判，联邦德国也积极促进东西方的武器控制谈判，它与苏联在安全领域的矛盾也开始缓解。8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安全政策的调整也大大促进了与苏联关系的改善。1987年8月26日，联邦德国放弃安装潘兴1A，同年12月，它又在签署中程导弹协定上让步。1988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这进一步解开了东西方关系的症结。总之，安全关系的好转有利于苏联与联邦德国关系的改善。

其次，苏联国内改革和经济困难也使之需要与联邦德国合作。1985年12月，为了与科技发达的欧洲共同体合作，戈尔巴乔夫还向西欧让步，同意将西柏林作为欧洲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苏联十分重视增进与经济实力强大的联邦德国的关系，1986年，戈尔巴乔夫准备将两国之间的经济、技术事务与安全问题分开。与苏联一样，联邦德国也想通过经济合作来推动政治关系的发展。最后，戈尔巴乔夫将“新思维”扩大到外交领域，也有利于双边关系的改善。“新思维”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当前的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统一体；核战争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前途和富有生命力。<sup>①</sup>1988年6月，在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将“新思维”扩大到外交领域，即他主张苏联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的根本原则是：和平共处的普遍原则、自由选举的原则、普遍安全的原则以及维持两极体制的原则。苏联的新外交政策自然更有利于它与联邦德国关系的改善。

在新形势下，苏联与联邦德国的政治关系在80年代中后期

---

<sup>①</sup> 方连庆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0~631页。

再次解冻并快速发展。1986年7月21日到22日,联邦德国外长访问苏联,宣告两国政治关系的长期冷冻局面终结。在会晤期间,两国签署了两个合作协定,苏联积极评价这次访问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1987年下半年,联邦德国开始更积极地发展与苏联的关系,科尔给戈尔巴乔夫写了几封信,还对他此前攻击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过是戈培尔式的蛊惑宣传而表示歉意。联邦德国政治家如根舍、施特劳斯、施佩特等纷纷访问了莫斯科。1988年10月24日,科尔还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两人都表示要改善两国关系,科尔还希望发展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在这次会见中,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环保合作方面达成了协议。戈尔巴乔夫高度赞扬两国首脑会晤,“回顾科尔的第一次访问,可以这么说:我们当时彼此朝着对方迈出了一大步,开创了苏德关系的新篇章”,<sup>①</sup>而法国和美国则对联邦德国与苏联的接近表示不安。

在与联邦德国的关系改善后,苏联的欧洲政策和德国政策出现了松动。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地强调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的两个德国在欧洲的现实存在,但他又说“……过100年以后将会怎么样,历史会作出回答。而现在则应当从既成的现实出发,而不应当煽风点火,从中投机。”<sup>②</sup>可见,苏联没有放弃民主德国的打算,但也不排斥德国统一的可能性。后来,克伦茨还引用戈尔巴乔夫这一模糊说法来为开放柏林墙辩护,“显然,戈尔巴乔夫看到了当前两德现实的暂时性。他跟以往一样,也作好了承认正在变化的现实的准备。”<sup>③</sup>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表示要突破僵硬的意识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

②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页。

③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形态立场和建立共同的欧洲家庭，这表明他开始考虑欧洲秩序的变化。在戈尔巴乔夫提出外交新思维后，苏联的德国研究专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德国的继续分裂有碍于苏联从欧洲撤离的努力，甚至有人撰文指出两德人民都属于一个德意志民族。<sup>①</sup> 尽管苏联领导人和专家在德国问题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但苏联政府在公开场合的基本立场仍然是坚持两个德国的存在。1987年6月，戈尔巴乔夫对到访的联邦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说：“今天两个德意志国家是现实，必须从这一点出发。……苏联尊重战后的现实，尊重联邦德国的人民和民主德国的人民。我们打算在这些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构建我们未来的关系。到时候历史会评判我们谁是谁非。”<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解释是，他在原则上不排斥德意志国家的重新统一，但他认为从政治角度看目前提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并且有害。1988年1月，在访问联邦德国时，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德强调了处理西柏林局势的四方协定的权威性，并警告对协定的任何侵犯行为。<sup>③</sup>

在苏联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的同时，两德关系也在进一步发展。1987年，昂纳克成功地实现了对联邦德国的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合作协定。两德关系的发展是民主德国政府防止东西方军备竞赛将两德和欧洲卷入战争政策的延续，同时其国内的经济困难也使它需要联邦德国的经济援助。然而，因在改革问题、德国问题及苏联与联邦德国关系问题上的矛盾，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却在80年代后期继续恶化。在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之时，苏联主动提出了德国统一问题，戈尔巴乔夫甚至还发出了不排斥德国最终统一的信号。苏联德国政策的松动会导致两德人民民族感情的增长，这自然会危害民主德国政权的稳定，昂纳

<sup>①</sup> 详见沃尔夫冈·塞费尔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德国问题》，载于《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9年第6期。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sup>③</sup> Pravda, 19 January 1988.

克对苏联的做法十分恼火，他说：“现在我不知道是否是 100 年后的事情都会发生变化”，<sup>①</sup>这是含蓄地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会回答 100 年以后事情的说法。对于苏联与联邦德国政治关系的改善，昂纳克感到不安，担心会损害民主德国的外交战略地位和在国内的统治合法性。因而，他决定在 1987 年完成因苏联阻止而延期的对联邦德国的访问，目的是想以促进两德关系来平衡苏联与联邦德国的接近。在与苏联争相向联邦德国示好的同时，民主德国还不断向苏联强调保持两国政府和政党之间联系的重要性。虽然昂纳克重视发展与苏联的关系，但两国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激化后，民主德国首先考虑的是抵制苏联改革的压力和影响，而不是加强两国的盟友关系。

对于苏联的改革，昂纳克没有公开反对，但明显是不接受并限制它对民主德国的影响的。如他不接受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世界上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得比我们好？你们要改革和公开性还是要充足的货架？”<sup>②</sup>在 1988 年中委会第七次会议上，对于苏联的改革，昂纳克的说法是：“大家知道，苏联的改革进程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和保卫和平具有重大意义”，但他马上就以警告的语气补充说，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判断时，不能依据“庸俗市侩的喋喋不休，那些人想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改写苏共党史和苏联历史。”他还强调没有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适用的模式，照搬不能代替必要的独立思考，民主德国要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sup>③</sup>昂纳克还将克伦茨的改革提议锁进保险柜，以至后者认为：“昂纳克并不拒绝与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却对那里的发展抱怀疑态度。他认为他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不是多而是少了。他感到自己更加倾向于苏联社会中

---

① *Neues Deutschland*, 29 September 1987.

②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07 页。

③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7 页。

的保守势力。”<sup>①</sup>为了限制苏联改革对民主德国的影响，昂纳克政府还禁止发行苏联的《伴侣》杂志。从1985年起，戈尔巴乔夫在与昂纳克的多次会晤中均敦促他实行改革，但遭到昂纳克的坚决抵制。戈尔巴乔夫事后承认：“我现在只想说，为了说服他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我做了小心翼翼的尝试，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sup>②</sup>由于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日益冷淡，克伦茨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还曾觉察到，因为抵制改革，民主德国遭受到社会主义盟国的孤立。在联邦德国与苏联、民主德国关系都日益改善之时，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却逐渐恶化，因而，在苏联、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三国的三角关系中，形势对联邦德国有利，而民主德国却有陷入外交孤立的危险。西方学者普洛克还指出，戈尔巴乔夫提倡建立欧洲大厦的“新思维”有利于两德的人员来往，从而使联邦德国民族政策的成功存在相当大的希望，而且，对联邦德国来说，苏联压力下的民主德国的经济、政治改革是最理想的结果。<sup>③</sup>

除了在与苏联、联邦德国的三角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外，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困难和动荡使民主德国的外交环境更加恶化。由于长期存在结构性缺陷，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领域危机四伏，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在解决经济危机时，这些国家开始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结果导致政治变革的出现。1989年春夏，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巨变首先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先后被迫实行自由选举，并失去了执政党地位。这些变化也给民主德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同样出现了经济困难，国民收入

---

①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③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150.

增长率从 1981—1985 年年均 4.5% 下降到 1986—1989 年的年均 3.1%。<sup>①</sup>因而,在苏联改革和东欧一些国家政局变化的背景下,民主德国人民也希望进行国内的政治经济变革,这对拒绝改革的昂纳克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民主德国内部政治环境也开始动荡不安起来。

## 2. 内部政局的动荡

在波兰、匈牙利等邻国政治巨变的冲击下,民主德国政局也出现了动荡,社会危机的最初迹象是公民大量逃往西方。1989 年前,除了 1953 年的柏林动乱事件外,民主德国公民对政府的大规模的公开反抗比较少,原因之一是制造麻烦者允许离开或驱逐出境的移民政策起了安全阀的作用,1984 年有 3.2 万人被剥夺民主德国公民的身份并被允许离开。<sup>②</sup>然而,时间到了 1989 年春夏之交,民主德国再也无法通过移民政策来保障局势的稳定。1989 年 5 月 2 日,匈牙利拆除与奥地利的边防线,许多民主德国公民前往匈牙利,试图利用新的通道逃往联邦德国。经济衰退之时民主德国出现了严重的债务问题和工业危机,昂纳克政府却拒绝进行改革,对国内状况失望的民主德国人民十分向往生活水平和经济状况更好的联邦德国。克伦茨也承认,“他们离开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有可能改变民主德国的社会状况,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前景。他们留下了家庭、社会和国民经济中令人痛苦的裂痕。”<sup>③</sup>民主德国群众还利用其它各种渠道前往西方,如他们纷纷前往联邦德国驻民主德国的代表处或联邦德国驻匈牙利、捷克的大使馆,要求离开民主德国。难民危机出现之时,克伦茨代替患胆绞痛的昂纳克主持工作。因为当时通过

---

①(英)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69 页。

②(英)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69 页。

③(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2 页。

大使馆去西方后不再回来的人还比较少，克伦茨曾建议宣布民主德国公民去匈牙利旅行不会受到限制，以阻止公民涌进联邦德国的外交机构，但昂纳克拒绝接受并强令他休假。克伦茨指责昂纳克控制下的政治局将联邦德国外交机构中的难民爆满事件当作联邦德国自己的事情。<sup>①</sup>其实，昂纳克也曾试图通过向联邦德国施加压力来解决难民问题，但没有奏效，而他又不愿在国内作出任何让步。

在昂纳克政府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时，民主德国的难民危机进一步加剧。以5亿联邦马克的代价，联邦德国换取了匈牙利对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边境的开放。<sup>②</sup>1989年9月10日，匈牙利宣布自午夜起开放通向奥地利的边界。恼怒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指责匈牙利政府被联邦德国收买，《新德意志报》社论指出：“这是对民主德国内政的直接干涉，是在人道主义的幌子下进行的有组织的人口贩卖活动。必须遗憾地指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竟然违反协定和协议，支持联邦德国这一蓄谋已久的行动。”<sup>③</sup>社论是昂纳克亲自审稿的，他将这种情况的出现归罪于外部原因，也就是仅仅归罪于北约的阴谋策划和西方舆论的影响，他还表示不为这些人的出走而感到“惋惜”。<sup>④</sup>然而，除了口头抗议外，昂纳克毫无办法，在民主德国国庆节前夕，他企图迅速解决让人难堪的难民事件。9月29日，昂纳克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让滞留在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内的公民前往联邦德国。为了面子，他要求承载难民的火车要经过民主德国境内，以示正式驱逐出境，而非私自出逃。然而，火车经过民主德国却引发了动乱，10

---

①（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②（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③ *Neues Deutschland*, 11 September 1989.

④（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月4日,要求自由出境的民主德国群众拥向德累斯顿火车站,他们与警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在难民危机白热化之时,民主德国国内出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抗议运动并不断升级,统一社会党政权摇摇欲坠。1989年9月,莱比锡发生了示威游行活动,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内部的反对派组织和政党纷纷成立,如“新论坛”、民主觉醒以及社会民主党,等等。这些反对力量首先是要求政府改革和进行对话,当他们看到反政府力量强大后则转向了进行对抗。10月7日是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的国庆日,民主德国政府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昂纳克想以此恢复政权的稳定。然而,东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波茨坦以及其他大中城市,在这一天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群众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对于日益严重的内部问题,昂纳克仍然采取视而不见的麻木态度,他在大会讲话中继续强调民主德国的成就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还曾提议以武力镇压反抗运动,但没有被通过。在民主德国国庆纪念大会上,戈尔巴乔夫肯定了民主德国的成就,但指出民主德国在发展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他敦促昂纳克政府进行改革,并发出“过于迟缓必然受到生活的惩罚”的警告。最后,他以高呼民主化、公开性、社会主义法制、参与国家一切事务、人民自由发展等口号结束了讲话。<sup>①</sup>

实行外交新思维后,苏联政府一再表示不干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戈尔巴乔夫在民主德国国庆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表明,苏联不赞成昂纳克的保守政策,自然更不会干涉要求改革的民主德国的抗议运动。此后,民主德国的反抗运动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导致了昂纳克的下台。对于改革问题,民主德国高层存在分歧,昂纳克坚决反对改革,而埃贡·克伦茨则持赞成态度。随着局势的恶化,领导层支持克伦茨者日众。1989年10月12日,在

---

<sup>①</sup>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3页。



克伦茨的作用下，民主德国政府就难民问题发表了一份政治声明，表示“社会主义需要每一个人。人人都能得到安置，人人都有前途。社会主义就是成长中一代人的未来。……我们必须而且将会在我们当中寻找原因。”<sup>①</sup>昂纳克无法阻止这份违背其意旨的“罪己诏”的通过，这显示他已经失去了对政府的绝对支配权。作为昂纳克一手扶植的继承人，克伦茨还不愿与他的庇护人撕破脸，要求昂纳克下台的呼声是统一社会党基层领导人首先提出的，在10月12日的高层讨论会上，德累斯顿专区书记汉斯·莫德罗等人明确要求昂纳克把工作交给一位更年轻的人。在统一社会党上下的共同作用下，10月18日，昂纳克被迫称病辞职，他推荐的克伦茨接替了他的党、政、军首脑职务。

克伦茨在走马上任后很快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革，他的工作目标是：“确保我国革命变革的和平性质，履行我们的联盟义务，注意根据变化了的条件理智地发展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为同国内反对派的合作建立更加充满信任的基础，共同对付正在出现的右翼激进倾向，使这些不正常日子生活尽可能保持‘正常’。”<sup>②</sup>首先，新政府努力修复与苏联的关系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0月23日，《新德意志报》发表了克伦茨与戈尔巴乔夫的电话交谈内容。克伦茨向戈尔巴乔夫重申，两党、两国的兄弟联盟是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基础，戈尔巴乔夫再次热情祝贺克伦茨当选，并邀请他访问苏联。<sup>③</sup>10月31日晚，克伦茨飞往莫斯科访问，目的是取得苏联对新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其次，新政府实行改革以稳定国内政局。在统一社会党中委会上，克伦茨表示要进行改革以与世界发展形势同步，他还承认党“对

---

①（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②（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③ *Neuses Deutschland*, 23 October 1989.

民主德国社会发展实质的估计不够现实，没有及时得出正确的结论”，<sup>①</sup>他声称民主德国正在出现转折。

然而，克伦茨的改革并没有阻止民主德国社会状况的恶化。在经济上，长期累积的问题导致民主德国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出现严重的问题，如在生产方面出现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不能完成预定计划、生产性积累率下降、生产设施的损耗程度严重，等等。在生活方面，隐性的物价上涨使越来越多的民主德国群众对社会福利政策的优越性提出了疑问，他们向往联邦德国优越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由于国内经济改革毫无成效，克伦茨企图依靠苏联和联邦德国的经济援助来恢复稳定，但陷入困境的苏联自顾不暇，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开出了许多经济援助的口头支票，其目的是扮演民主德国人民的保护人角色和向民主德国政府施加压力，而不是真正帮助克伦茨政府维护政权的稳定。

在政治方面，克伦茨也努力安抚国内的反对派，同意与反对派对话，但他又提出两个进行实质性对话的先决条件：“其一必须明确辩论的目的那就是赋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以富有人情味的民主面孔，‘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共同取得的成就不能放弃。’其二，我强调这样一项原则：‘我们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在是，而且永远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自己解决我们的问题——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对此，我主张同联邦共和国完全按照基础条约的精神进行有益的合作。’”<sup>②</sup>但反对派并不信任克伦茨，因为他给国人的印象是紧跟昂纳克的强硬派。克伦茨确实也没有放弃原来的价值观念，他仍然赞扬民主德国的反法西斯成就和宣传民主德国的建设成就，他还将 1953 年 6

---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6 页。

②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3 页。

月 17 日的事件看作联邦德国政府煽动的动乱,他更没有提到社会体制改革及其实施问题。此外,新政府的人事变动较小和克伦茨继续大权独揽使新政府更加难以取信于反对派。在克伦茨上台之初,新论坛就发表不支持的声明,指出昂纳克下台并不意味着变化,大权掌握在克伦茨手中表明“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丝毫无意让出一部分权力,甚至党组织本身也是如此。”<sup>①</sup>

实际上,克伦茨政府在政治上也是作出过重大让步的,如十中全会删除宪法中规定的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地位,对民主德国迫害知识分子的政策表示遗憾,等等。民主德国政府每次都希望通过让步来平息反政府运动,但每一次妥协都没有达到目的,原来对克伦茨寄予厚望的戈尔巴乔夫发现,“主动权落在了‘街头’手中:游行示威、集会越来越具有群众性和偏激性,实际上席卷了整个共和国。”<sup>②</sup>克伦茨后来也意识到,“……因为我们是跟在民主德国政治事件的后面慢慢跛行,事件的自身动力很快就不再允许我们对其行使影响。‘自下而上的转折’已经全面展开,而且进展迅速。”<sup>③</sup>反对派还利用社会的阴暗面来诋毁统一社会党,揪住统一社会党的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贪污腐化特别是安全部对民众大规模监视等问题不放,导致“要求揭露统一社会党和国家领导干部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的呼声与日俱增,使国内的愤怒情绪达到了沸点”。<sup>④</sup>国内政治危机已经使得民主德国就像一个鼎沸的油锅,就在此时,西方又传出了民主德国的选举存在舞弊问题,这给了克伦茨政府致命一击,统一社会党政府失去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民众信任。1989年11月4日,柏林50万人大游

① 《参考消息》,1989年11月20日。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③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④ (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行,这是民主德国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

在失去党内外的支持后,克伦茨政府无法开展工作。克伦茨说:“11月的最后几天,党内党外的问题尖锐到新选的政治局已无法继续工作。由于不断地修正政策,也由于我自己的缺点,我作为总书记的回旋余地也小到极点。”<sup>①</sup>11月7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总辞职,8日,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宣布总辞职,12月3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全体辞职,并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来继续筹备特别党代会。戈尔巴乔夫对民主德国局势的判断是:“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任何一个以维护民主德国的名义而活动的政府或政党,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认为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和联邦德国统一。大量人员‘逃往西方’,狂风恶浪般的示威、集会、公民不服从、对各级政权发出威胁,给和平解决危机带来了直接的危险。实际上,国家权力机构,首先是社区一级的国家权力机构,已经开始瓦解。前民主德国领导篡改1989年5月7日地方人民代表机构选举结果,对社区一级造成的影响令人格外痛心。国家濒临社会爆炸、政治瓦解、经济崩溃的边缘。”<sup>②</sup>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后克伦茨时期,民主德国政府的主要工作不再是以改革来恢复社会秩序,而是通过两德交往甚至是德国统一来解决社会危机。

## 二、民主德国走向德国统一之路

### 1. 统一社会党政府生存危机的出现

尽管灾难性的政治、经济危机在民主德国愈演愈烈,但最初无论是流亡难民还是示威群众,并不完全否认民主德国国家的存在。克伦茨就认为,“如果把大规模逃亡归咎于人民对分成两

---

①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个国家始终抱有反感这一点,则不免过于简单了。”<sup>①</sup>莫德罗也认为,在11月4日的柏林群众集会上,“所有人都要求推行真正的民主改革,并要求基本上仍是原班人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台。……没有一个人提到两个德国的统一,尽管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主德国公民潜意识中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幻想从来没有完全泯灭。”<sup>②</sup>西方人士也认为,柏林墙开放前,反对政府的民主德国群众并没有提出德国统一要求,年轻人更支持的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而不是德国的统一。<sup>③</sup>11月10日,在柏林墙开放后举行的两个集会上,科尔中断对波兰的访问来参加大会,他在讲话中将开放的柏林墙誉为‘重新统一’的信号,遭到一片嘘声。<sup>④</sup>

统一社会党和政府领导人更是不遗余力地巩固统治和维护秩序。尽管克伦茨政府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建立密切的两德合作关系,但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立场仍然是拒绝两德合并。在柏林墙开放后的11月11日,科尔与克伦茨通电话,他对民主德国实行的旅行规定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有助于进一步发展两德关系。但克伦茨强调,这一措施完全是民主德国的主权决定,“开放边界绝不意味着使现有的边界成为问题,两个德意志国家关系的稳定仍然是欧洲大陆稳定的决定性前提。”<sup>⑤</sup>克伦茨还说,两个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对此,科尔援引《基本法》予以反驳,但同时建议,现在要把改进合作的实际步骤放在首位,两人都对进行广泛形式的合作有兴趣并同意进

---

①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② (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③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171-172

④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⑤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行会谈。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也否认柏林墙开放的统一意义，他认为，“两个德国的存在是欧洲目前稳定的基础”，民主德国将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克服其集中的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制并确立一种灵活的、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sup>①</sup>莫德罗政府的工作目标也是维持国家的存在，“在 11 月份，我们的工作还本着民主德国的长期存在这一着眼点。”<sup>②</sup>

11 月 28 日，民主德国的一些知名人士为坚持民主德国的独立性发出“为了我们的国家”的呼吁，指出民主德国存在保持独立性或被联邦德国吞并的两条道路，呼吁“让我们走第一条道路吧！我们尚有机会在同所有欧洲国家的平等相处中，作出有别于联邦德国的社会主义选择；尚能意识到曾作为我们起点的反法西斯及人道主义理想。”<sup>③</sup>克伦茨在呼吁书上签名，并写信表示：“我们负有历史责任，要把这个具有反法西斯主义、人道主义理想和传统的国家保存下来，作为德国未来发展中的一种社会主义选择。”<sup>④</sup>1989 年底，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表示支持民主德国国家的存在，莫德罗表示，“我们通过莫斯科会议认识到，在欧洲和平进程中，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所占位置更为重要了，应当充分利用民主德国对欧洲范围内和平共处能够起到的作用。”<sup>⑤</sup>

但是，在民主德国内部很快出现了分歧，在有关统一方面，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几乎发生暴力冲突。面对全面的社会危

① 《参考消息》，1989 年 11 月 16 日。

② （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1 页。

③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11 页。

④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第 139~140 页。

⑤ （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3 页。

机,民主德国政府束手无策,其生存危机很快出现。首先,统一社会党政权失去了生存的外部保障。实际上,德国问题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都是国际关系的产物。<sup>①</sup>在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基础上,欧洲的冷战格局形成。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与欧洲国家独立自主性增强,德国的统一成为可能。也就是说,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再因害怕、反对资本主义阵营的壮大而坚决反对德国统一,即使拥有德国问题最终决定权的美、英、法、苏等国从内心不希望德国统一,但它们也不愿公开反对联邦德国的统一要求,并向面临崩溃的民主德国伸出援助之手。

其次,民主德国执政党和政府失去了国内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莱比锡的示威游行发生后,民主德国中央青年研究所职员瓦尔特·弗里德里希的调查结论是:“我们很大部分人中间,对民主德国的认同感和亲密感正面临崩溃。”<sup>②</sup>长期以来,民主德国群众对政治参与和经济状况的改善不满,如果说流亡西方表现的是消极逃避,示威游行体现的则是积极反抗。为了平息难民危机,克伦茨政府决定放宽使群众普遍感到不满的旅行限制,11月9日,民主德国宣布开放柏林墙,“这是民主德国演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sup>③</sup>因为,在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完全开放了门户后,两德可以深入交往,联邦德国的影响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民主德国。在柏林墙倒塌后,两德人民的德意志民族情感快速上升。<sup>④</sup>在民族情绪的作用下,民主德国群众的“我们是一个民族”口号代替了

---

① 连玉如:《统一问题与德国模式》,载于文池主编:《思想的乐章》,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③ (英)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

④ Ernest D. Plock,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172, 107.

“我们是人民”的要求,主张保持民主德国存在的“为了我们的国家”这一呼吁的发起者们很快就受到诽谤和迫害。<sup>①</sup>最初,民主德国政府提出统一主张是为了换取联邦德国的经济援助,在群众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大多数政党都打出统一的旗号来争取民意。利用民主德国的困难和自己的经济实力,联邦德国积极开展统一攻势并最终将德国统一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 2. 民主德国政府的统一主张及德国统一的最终实现

在大量公民要求离境的压力下,民主德国政府不得不开放了边界,但这只是缓解了在移民问题上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冲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主德国的社会危机。为了确保民主德国局势的稳定,1989年11月17日,在讨论政府施政纲领的人民议院会议上,新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建议两德建立一种远远超出《基础条约》的条约共同体关系。在议会的争论中,京特·哈特曼强调两德的条约共同体关系是着眼于两德未来的邦联道路,这显示,民主德国官方成员开始公开发出德国统一的声音。在莫德罗看来,1989年的形势表明华约内部的分崩瓦解已是大势所趋,“迄今为止被我们视为联盟的经互会,已无法维持。我的结论是只有向西德看齐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sup>②</sup>也就是,为了避免社会的全面崩溃,新政府将希望寄托在联邦德国的支持上,条约共同体提议是为了换取科尔政府的经济援助。

对于民主德国的条约共同体提议,科尔的看法是,莫德罗政府的建议虽然听起来非常动听,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转移人们注意力的计策,其目的是试图缓解民族统一诉求给统一社会党带来的压力,联邦德国不能将统一主动权让给莫德罗。<sup>③</sup>科尔还反

<sup>①</sup> (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sup>②</sup> (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sup>③</sup> (德)迪可曼·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对民主德国的邦联主张，“然而我非常反感，以此将两个国家的状态固定下来，因为邦联是各自独立，各自拥有主权的国家联合，我倾向于联邦，即联邦德国的统一。”<sup>①</sup>为了从莫德罗手中夺取统一的主动权，科尔决定加大统一攻势，他下令成立德国政策工作组。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来自民主德国的信息后，11月28日，科尔还提出了以德国统一为目标的十点计划。计划的前4点涉及两德之间的合作关系，科尔政府表示，在民主德国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基础上，将全面加强民主德国的帮助和合作，将在所有领域和各个层面签署更多的协议，以及产生更多的共同机构，这实际上是对莫德罗的条约共同体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计划的核心部分是第五点，科尔直接提到了德国统一问题，他主张统一分三个步骤进行，即从条约共同体过渡到联邦结构，最终成为联邦，但前提是民主德国必须通过自由选举方式建立一个民主、合法的政府。计划的第6点到第9点是阐述联邦德国在与德国统一有关的欧洲和世界问题上的立场。第10点则将统一纲领的宗旨概括为：“我们旨在通过这些全面的政策，谋求欧洲的和平，使德国人民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获得统一。重新统一，即重新获得德意志国家的统一，一直是联邦政府的政治目标……我们意识到，在通往德国统一的道路上存在许多问题，对此，现今还没有人能给予最后的答案。”<sup>②</sup>

科尔大胆的统一计划让世界震惊，也遭到了民主德国政府和民众的激烈反对。据法新社报道，民主德国领导人克伦茨说，虽然在两国保持主权国家的基础上建立邦联是可能的，但是“德国的统一现在还无法预见”，他还说，“如果采用‘邦联’一词，人

---

①（德）迪可曼·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② Herausgegeben aus Anlass des 125. Jubilaeums des Auswaertigen Amts,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Dokumente von 1949 bis 1994*, Koeln :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95, p.632-638.

们就懂得是两个独立的主权的德国的存在”。民主德国政府发言人沃尔夫冈·迈尔说,科尔的计划几乎没有注意到两个德国的主权和独立,这项计划无视现实,“西方或东方都没有人希望改变欧洲的均势”。<sup>①</sup>莫德罗发表的公开声明则说:两德统一不属于议事范围,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没有人真正希望改变欧洲的均势。联邦德国总理的声明不仅与事实不符,它还会导致混乱,因为声明忽视了在基本盟约以及在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中所规定的两个德国的独立与自由。另外,大多数民主德国人民还是希望在独立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德国内部实行改革。但他表示欢迎科尔的合作提议,他说,科尔关于与民主德国合作的提议为各方的协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开端,建立共同委员会的想法将有助于建立条约共同体,联邦总理提到了联邦结构,尽管他避免明确表明只有在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之间才可能建立联邦。<sup>②</sup>民主德国执政联盟中的其他政党首领、社民党和“新论坛”等反对派组织都支持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看法,一些知识分子还发表了抗议书和呼吁书,表示要防止被联邦德国收购。

民主德国政府反对科尔的统一主张,但并不排斥两德更加紧密地合作。1989年12月19日至20日,两德政府首脑在德累斯顿会晤。在这次会晤中,科尔和莫德罗分别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双方在改革势在必行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最后,联邦德国同意双方就建立条约关系发表联合声明,即表示,为了建立条约共同体以便从联邦结构发展到最终成立共同的德国联邦国家,两国决定成立一系列专门委员会,以帮助增进许多领域的合作。科尔拒绝莫德罗的“以期达到财政平衡”的要求,但同意适当增加经济援助。民主德国也作出了相应的让步,莫德罗表示在圣诞节前将在勃兰登堡开放柏林墙,从圣诞节前夕开始,两个德国之

<sup>①</sup> 《参考消息》,1989年12月1日。

<sup>②</sup> (德)迪可曼·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间实行免签证旅行,将释放一切政治犯,废除针对联邦德国公民的获得签证附加要求和强迫兑换货币的做法,等等。<sup>①</sup>

对两德领导人的这次会晤,美联社的看法是:“对于数百万人来说,这是德国统一的象征。”<sup>②</sup>但民主德国国内不乏反对之声,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刊文指责科尔是极力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他的真正想法是:“一旦民主德国自己放弃自身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才可能获得援助。”<sup>③</sup>事实上,科尔确实无意帮助统一社会党政权维护稳定,“实际上,科尔后来几乎完全没有信守他在德累斯顿许下的诺言。共同承担份额没有提供,提前免签开放边境造成的损失也没有赔偿。”<sup>④</sup>在访问途中,科尔在民主德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发现民主德国的大部分群众要求两德合并后,他意识到民主德国政权行将结束,统一即将来临,因而他对建立两德条约共同体已无兴趣。1990年1月25日,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提交了一项关于两德之间合作和睦邻关系的条约草案,科尔政府拒绝理会。<sup>⑤</sup>科尔放弃“稳步前进、讲求实际”的政策,决定快步实现统一,为此积极对统一社会党政府施加压力。

在科尔加强统一攻势之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使民主德国政权摇摇欲坠。在民主德国,有关国家安全警察的讨论、姗姗来迟的还不完整的选举法草案、不完善的经济法律框架以及对某些政要滥用职权和收受贿赂的揭露,这一切都导致人民对

---

① (德)迪可曼·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71页。

② 《参考消息》,1989年12月21日。

③ (德)迪可曼·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④ (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⑤ (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强烈不满。为了争取群众的支持和信任,莫德罗政府开展了对昂纳克、克伦茨等前统一社会党高官的清算,但这已于事无补。科尔后来指出,“这当然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就像霜冻在春天解冻一样。……我敢肯定,如果没有这愚蠢的尝试,民主德国的情况也许不会这么恶化。”<sup>①</sup>虽然莫德罗以圆桌会议的方式与其他政党联合决策,从而巧妙地扩大了政府的执政基础,但他仍然无法改善拖欠别国 500 多亿马克贷款的陷入泥沼的经济状况,民主德国公民在边界开放后仍像潮水般前往联邦德国,仅 1990 年 1 月就有 55 000 人。社会危机导致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民主德国开始出现无政府状态,一些地方政府或宣布自治、或联系由联邦德国的有关部门接管,就连人民军的军官都向联邦国防军询问有无接管其军队的可能性。<sup>②</sup>

面对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民主德国政府束手无策,群众的生活也大受影响。为了摆脱危机,民主德国群众开始寄希望于德国统一,据调查,在民主德国要求统一的群众在科尔计划提出时不到总人口的一半,到 1990 年 1 月 20 日则猛增至 76%。<sup>③</sup>由于群众要求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参加圆桌会议的多数党派和组织也纷纷表示赞成统一,各党派尤其是新成立的一些党派都公开打出主张统一的旗号。迫于形势,统一社会党也逐渐调整了自己的统一政策,在 12 月的特别会议上,统一社会党修改了“两个民族”理论,重新确认两德“具有共同的民族基础”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统一”。然而,统一社会党并不愿意放弃民主德国国家的存在,在 12 月 20 日的德累斯顿两德政府首脑会议上,莫德罗强调民主德国将“继续走独立发展的道路”。1989 年年底,

① (德)迪可曼·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94 页。

② (德)迪可曼·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96 页。

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5 页。

特雷普托夫苏军纪念碑被极右分子涂污，统一社会党还动员支持者游行，抗议新法西斯主义和反苏宣传。对此，科尔的看法是：“这是病入膏肓的民主德国为了分享一部分国家利益，为在国内和国际上争取他们合法生存权。”<sup>①</sup>

然而，随着社会形势的继续恶化，莫德罗不得不转而支持德国的统一。因为，在发现经互会自身无法继续维持、民主德国其他政治力量也只打算维持民主德国的暂时稳定后，莫德罗得出的结论是，应该把民主德国的稳定与实现两个德国统一结合起来。<sup>②</sup>为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取得苏联的谅解和支持，1990年1月30日，莫德罗访问莫斯科。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以前致力于以改革来维护民主德国存在的莫德罗大谈德国统一，他认为两个德国并存的主张再也无法维持，德国统一趋势不可避免。他说：“我们迄今使用过的概念已经不起作用了。大多数社会力量都集结在统一的主张周围，只有一些左倾小宗派除外。如果我们现在不发挥主动精神，已经启动的进程将自发地、迅速地发展下去，并且将不受我们的任何影响。”<sup>③</sup>因而，现在已经到了民主德国政府下决心面对德意志祖国统一问题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向莫德罗表示，苏联尊重德意志人民的自决权利。然而，在会晤后答记者问时，戈尔巴乔夫声明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他同时还预言，3月18日大选时大多数居民将赞成民主德国的继续存在。<sup>④</sup>莫德罗将戈尔巴乔夫的态度理解为他同意德国的统一，“他的话发出了另一

---

① (德)迪可曼·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3页。

② (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③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98页。

④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

个信号”。<sup>①</sup>确实,戈尔巴乔夫更关心的是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和保持欧洲的安全局势,他反对联邦德国采取破坏欧洲和民主德国的稳定的单独行动,但陷入困境使苏联无力帮助莫德罗维持民主德国的存在,因而,他只得支持民主德国的统一计划,但要求统一后的德国在军事上中立化。

1990年2月1日,在与苏联协商了立场后,莫德罗提出统一德国的四阶段方案。他主张,两德先组成“条约共同体”,再建立各自还有一定主权的“邦联”,然后都向邦联机构移交权力,最后举行全德选举,成立一个全德政府。统一后的德国在军事上是中立化或非军事化。至此两个德国都把统一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针对莫德罗的统一提议,科尔发表了一份声明,他指出,莫德罗的提议意味着他从现在开始支持德国统一了,但他仍然重申自己的十点计划,并强调它符合绝大多数德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关于德国统一的具体步骤,科尔表示,他将与3月18日经自由选举产生的民主德国政府进行谈判,也就是他不再将莫德罗政府当作谈判对手。最后,科尔还坚决反对莫德罗的德国中立化设想。<sup>②</sup>

2月3日,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在瑞士的达沃斯召开,科尔和莫德罗都前往参加。在接受瑞士电台的采访时,莫德罗在德国政策上的立场继续软化。他说,关于德国军事上的中立地位问题只不过是对话的一项建议而已,并非既定方针,如同其他政治家提出的关于德国问题的方案一样,对这个问题也可以进行讨论。会议期间,莫德罗与科尔再次会晤,在统一问题上,两人并未达成一致,莫德罗说由于民主德国人仍然像潮水一样离开民主德国,他开始考虑国家的未来,他的统一提议纯属个人意见。科尔认为他没有说出民主德国的真相,“……他只是在争取时间,并希望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② (德)迪可曼·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200页。

还能稳住局势。”<sup>①</sup>科尔的立场是不以莫德罗政府为谈判统一问题的对象,他指出,统一与结盟归属问题并非今天讨论的内容,他将赴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亲自商讨此事。莫德罗不得不改换话题,接着阐述了民主德国的困难局势,并向科尔请求 150 亿马克的援助。但科尔不表态,他不愿意在民主德国选举前帮助统一社会党稳定政权。在民主德国局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科尔开始就建立货币与经济联盟一事与民主德国政府进行谈判,以加强对民主德国政局的影响。与此同时,科尔决定进一步加快统一进程,他在政府内专设一个“德国统一委员会”,由联邦总理直接领导,委员会有 6 个小组,分别由相关的部长领导,负责处理随时发生的内政和外交问题。此外,为了实现德国的统一,科尔还与英、法、美、苏四国领导密切地协调沟通。

2月9日,两德开始了建立货币与经济联盟的谈判。然而,莫德罗早在1月29日的人民议院会议上宣布将大选提前到3月18日,因而,科尔认为,莫德罗政府没有多少时间了,因而,他更不愿意将其作为谈判对象。在2月13日的两德政府在波恩的对话中,科尔坚持要求民主德国的圆桌会议成员也参加进来。在这次会谈中,联邦德国政府主要是阐明其在货币联盟上的立场,虽然它保证将参加建立两德共同联盟的谈判,但表示要等到民主德国新政府建立后再开始会谈。

尽管选举前景岌岌可危,但莫德罗还是竭力为维护民主德国的利益作最后的努力。3月1日,民主德国政府通过了关于所有制的声明,要求联邦德国政府不应考虑改变民主德国的所有制。<sup>②</sup>但科尔不予理会,反而暗示莫德罗在3月18日后就没有发言权了。3月5日,莫德罗再次访问莫斯科,以寻求苏联对民主德国的支持。但戈尔巴乔夫关注的只是苏联的自身利益,他强调

---

① (德)迪可曼·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1页。

② (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将德国统一与欧洲统一进程相联系，必须重视各国内部安全和所有欧洲国家的安全，决不允许改变战后现实格局和欧洲各国的边界，并要求联邦德国对此表明态度。苏联没有支持民主德国的两德之间平等地分阶段统一的要求，莫德罗事后抱怨，“……苏联方面却未对维护波茨坦协议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两德历史上的不同发展道路也不够重视。”<sup>①</sup>在盟友的漠视和联邦德国的攻势下，濒临崩溃的莫德罗政府没有能力维护自身权益，民主德国完全丧失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主导权。

在竞选过程中，民主德国群众的普遍心理是希望通过两德的快速统一来提高生活水平。特别是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南部地区，由于经济和城市建设相对差一些，群众要求尽快统一，而东柏林和北部地区，要么是支持社民党的分阶段统一主张，要么是拿不定主意。本来民主德国各党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随着群众要求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它们纷纷高举统一的旗帜。除少数左翼党派和组织表示反对外，绝大多数政党都把竞选题目由是否统一转为如何统一，以争取选民。但各党在统一的步骤和方式上仍然存在差异，如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和民主觉醒等右翼政党组成的“德国联盟”主张尽快统一，并全面引进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则主张分阶段统一，民主社会主义党（由统一社会党改名而来）既希望维护过去的成绩和“价值”，又想在统一问题上采取主动，莫德罗在2月1日提出分阶段统一方案，就是为了在选举中赢得主动。科尔也积极对民主德国的选举施加影响，为了支持其姐妹党——德国联盟，他采取了诸如经济援助许诺、挤压民社党等许多措施。在科尔的大力襄助下，民主德国“德国联盟”在3月18日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得票48.15%。<sup>②</sup>

<sup>①</sup>（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0页。

<sup>②</sup>晏小宝：《德国的统一》，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选举后，德国联盟联合自由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新政府。在联合政府中，德国联盟的快速统一主张占了上风，这实际上与联邦德国的统一主张基本一致。德国联盟的胜利表明，民主德国群众普遍选择了尽早实现与联邦德国的统一这条道路，两德统一成为定局。实际上，新政府是一个以尽快统一为目标的过渡政府，各部部长将与联邦德国进行对口会谈作为首要任务。在民主德国新政府组成后，两德开始正式谈判建立两德经济、货币与社会联盟。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讨价还价，5月18日，两个德国在波恩签署了关于建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7月1日，条约正式生效。第一个国家条约的签订为德国统一奠定了基础，“两个德国关于建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条约的正式签署是以法律形式肯定了两德经济社会的一体化，为实现两德政治统一铺平了道路。条约的签署意味着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主德国的经济主权已经放弃，政治上的独立性也逐渐丧失，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事实上也不复存在。”<sup>①</sup>8月31日，两德政府在柏林签署两德之间关于实现统一的条约，即第二个国家条约。条约比较全面地解决了两德在政治、法律以及经济等领域的统一问题，如规定民主德国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于1990年10月3日加入联邦德国，民主德国恢复州的建制；自统一之日起，民主德国实施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和其它法律，欧共体的法律、条约同时适用于民主德国；民主德国分阶段引入联邦德国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分留制，等等。9月19日和20日，民主德国的人民议院和联邦德国的联邦议院分别批准了统一条约，德国统一的内部问题解决。

因为英、法、美、苏等战胜国一直保留着全德问题安排上的最后决定权，为了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有关各国采取了“2+4”的谈判方式，即先由两德谈判德国统一的内部问题，再由两德与四大国协商统一的外部问题。随着德国统一内部进程的

<sup>①</sup> 晏小宝：《德国的统一》，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加快,两德立场协调一致,“2+4”实际上变成了“1+4”。最初,苏联一直坚持统一的德国在军事上中立化,反对它加入北约,但其它谈判伙伴都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主张,科尔还认为,“……按照我的印象,苏联方面并不太在意统一后德国的北约成员国地位问题,对它来说更重要的是解决好当年与民主德国签定的一系列条约中的经济问题。”<sup>①</sup>7月16日,在与科尔会晤时,戈尔巴乔夫终于同意统一的德国可以自主决定其联盟归属。在联邦德国作出经济让步后,苏联最终放弃了德国中立化的主张。9月2日,“2+4”谈判取得结果,六国外长签署《最后解决德国问题条约》,这一条约实际上代替了对德和约,“从国际法上解决了与德国统一有关的全部外部问题,为两德统一的实现扫清了道路。”<sup>②</sup>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一个统一的德国宣告诞生。

### 三、德国政策与民主德国的消亡

长期以来,昂纳克德国政策的目的是保持民主德国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在利用联邦德国经济援助来发展经济的同时,民主德国否认德国问题的存在,并竭力阻止两德关系的深入发展。实际上,导致民主德国出现生存危机的根本原因倒不是被视为竞争对手的联邦德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了摆脱长期的经济困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进行改革,但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改革不仅成效甚微,还引发了政治动荡,抵制改革也未能挽救昂纳克政府的命运。以难民外逃事件为先兆,民主德国的社会危机愈演愈烈,陷入困境的苏联无暇外顾,统一社会党政府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持政权统治和国内秩序。迫于形势,民主德国不得不调整了德国政策,无论是克伦茨还是莫德

---

① (德)迪可曼·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② 晏小宝:《德国的统一》,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罗都积极争取与联邦德国发展关系，以获得科尔政府的经济援助，从而度过危机。科尔政府的反应是采取了经济利诱和政治施压的双重政策，其目的是加快民主德国的民主化改革，并最终实现德国统一。为了避免国家的全面崩溃，民主德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将德国统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很快使民主德国失去了在德国问题上的主动权，统一社会党的邦联计划和德国中立化主张都未能实现，科尔政府成功地按照《基本法》第23条实现了联邦德国主导下的统一，民主德国在德国统一后不复存在。

至于民主德国快速消亡的原因，在回忆录中，克伦茨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民主德国的灭亡不是因为转折，1989年的民主改革时机已经不复存在，“……但我必须指出：我们失败的起源要早得多，它在于我们不能赋予社会主义以民主的内容和民主的结构，这种存在的社会主义不能表明是令人信服的、真正有生命价值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逻辑的选择。”<sup>①</sup>从德国统一角度，莫德罗否认民主德国的快速消亡是外部的苏联因素导致，“如果今天有人想把统一节奏过快归罪于苏联局势的发展，那么这种牵强附会的作法无异于一种诽谤。……统一的快节奏并不是外界因素促成的。”<sup>②</sup>也就是说，两人都将民主德国的消亡归结于内部因素，即由于没有进行及时的改革，民主德国的苏式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僵化，1989年迟到的改革已没有回天之力。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普遍经济发展缓慢，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生活现状失望或不满的民主德国公民大量逃往联邦德国。克伦茨承认难民外逃的原因是对民主德国政府失望，他还说：“但由于党和人民之间的信任已经遭到破坏，人民对党通过新闻

①（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

②（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媒介制造与实际生活不符的海市蜃楼很反感。许多问题成堆由来已久。”<sup>①</sup>然而,严重脱离实际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却回避现实,他还坚决抵制国内外的各种改革要求。结果,民主德国出现了要求改革的反政府运动。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统一社会党束手无策。为了避免全面的社会崩溃,民主德国政府不得不同意了联邦德国提出的统一方式。

民主德国消亡的主要原因是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积重难返和有关领导人在改革问题上犯下了错误,但是,德国统一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完成则与民主德国在德国政策上的失误息息相关。统一社会党政府德国政策的目的是维护民主德国的存在和稳定,为了达到目标,民主德国政府还提出了“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理论,试图塑造一种与联邦德国不同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长期以来,昂纳克政府奉行的德国政策是矛盾的双重政策,即在进行两德合作与交流的同时,又尽可能地限制两德国家和人民之间关系的深入发展。但民主德国的分离政策并未达到目的,实际上,两德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等使新的民族意识难以在民主德国形成。因而,尽管分裂达45年之久,但两个德国的人民在文化、语言、宗教乃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共同的历史渊源是无法改变的。这也正是两个德国的统一何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sup>②</sup>但是,由于采取了这种回避民族问题的简单化的、错误的民族政策,统一社会党等于将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联邦德国。因而,作为德意志民族利益的“惟一代表”,在民主德国政府陷入危机时,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很快就夺取了德国统一问题上的主导权。在回忆录中,克伦茨也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视为已经结束,撒手不管,

①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② 晏小宝:《德国的统一》,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而没有保留一种左的民主解决的前景,这是民主德国近期历史的最大错误之一。”<sup>①</sup>

有的学者认为,“从根本上说,德国能否统一和何时统一,关键取决于民主德国。”<sup>②</sup>实际上,作为一个小国,民主德国并不能左右已经国际化了的德国问题,它的德国政策既无法解决民主德国的内部危机,也不能改变危险的外部环境。长期以来,民主德国依靠苏东盟友的支持来保持国家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改革问题上的矛盾,民主德国与社会主义盟友的关系变得冷淡,为了抵制苏联的改革压力,昂纳克政府还加强了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当然,统一社会党政府与苏联东欧国家在保持民主德国国家的存在上是一致的,但面对深陷危机的民主德国,除了口头表示支持外,陷入经济困境的苏联和走向瓦解的华约集团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援助。莫德罗也承认,“在冷战时期和缓和阶段,民主德国的生存在某种意义上对国际政治含有缓冲和制衡因素。民主德国的生存机会取决于外界条件,这些条件现已面目全非。”<sup>③</sup>随着危机的加剧,民主德国还将联邦德国的经济援助当作最后一根稻草。虽然在德国问题上作出了许多让步,但民主德国政府还是难以获得科尔政府的实质性援助,莫德罗还认为,“……科尔现在似乎是想让民主德国的不稳定局势继续下去,等到大选后再对新政府采取有效支持。”<sup>④</sup>利用民主德国的困难,科尔提出了附加条件的援助政策,先是要推进民主德国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后是诱使民主德国政府和人民同意德

---

①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②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③ (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④ (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88页。

国的快速统一。面对科尔以德国统一为目标的政策，统一社会党政府以德国政策上的让步来换取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恢复稳定的帮助，实际上是加速了民主德国的消亡。当然，在统一社会党政府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政权统治和恢复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民主德国国家的存废也不是仅仅依靠德国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

## 结 论

从 1949 年到 1990 年,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基本立场经历了从争取统一到主张分离再到接受统一的转变。建国初期,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极力主张实现德国的统一。最初,虽然民主德国将争取德国和平、统一和主权的斗争作为主要任务,但由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还没有完全恢复,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它的主要精力是进行战后重建。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民主德国只是进行了一些政策宣传,如主张在波茨坦协定基础上恢复德国的统一。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仅不愿意回到“过时”的波茨坦协定,还积极组建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军事集团,以在欧洲的冷战斗中取得战略优势。民主德国坚决反对联邦德国的完全倒向西方的外交战略和安全政策,因为这既与其希望的德国统一背道而驰,也会对新生的民主德国政权造成严重的威胁。但是,由于没有实力,在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西方军事集团时,民主德国只有依靠苏东的支持并尽量与它们在德国政策方面保持一致,也就是支持苏

联的通过谈判方式建立中立、统一的德国的主张。为了争取两德统一谈判之门的开启,民主德国提出了种种建议,并作出了一些让步表示。然而,由于东西方阵营之间以及两德之间存在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政治权力矛盾,双方不可能达成令彼此都满意的解决德国问题的妥协办法。随着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方军事集团的建立渐成事实和民主德国的统一努力趋于失败,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乌布利希乘机促使斯大林同意在民主德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加强军事力量。虽然民主德国保留了德国统一的主要任务并继续作出了一些努力,但其立足于两德谈判的统一政策最终失败。在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军事集团后,苏联也将民主德国纳入了华约军事集团,德国的分裂进一步加剧。在两德分别加入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后,德国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德国的分裂被固定化、长期化。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核军备竞赛使东西方关系再次陷入危机。联邦德国不仅开始实施重新武装计划,还乘机提出了发展核力量的要求。在积聚实现统一的各方面的实力的同时,阿登纳政府还在外交领域推行“哈尔斯坦主义”,目的是通过外交围堵来阻止国际社会对民主德国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从而避免德国分裂的扩大化和合法化。东西方局势和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都危害了民主德国的生存、安全和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日益现实主义化,它不再期待德国的快速统一,而是将德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调整为寻求两德的平等与和平共处。因为两德的“平等”意味着保持民主德国政权及其社会主义成就的存在,两德的“和平共处”则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了实现其目标,民主德国先是提出了邦联计划,既而支持赫鲁晓夫的缔结和约和解决西柏林问题的主张,最后是直接向联邦德国提出了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的要求,但都没有成功。尽管民主德国仍然没有取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但西方国家对柏林墙存在的接受意味着它们默认了民主德国国家政权的现实存在。从此,德国的分裂局面得以巩固,



民主德国的政局也趋于稳定。总之，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中期，在西方阵营特别是联邦德国的实力优势和外交包围政策的威胁下，保持社会主义德国存在和促进其发展成为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乌布利希还试图将社会主义建设与德国统一的目标统一起来。

在国内外局势稳定后，20 世纪 60 年代，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获得快速发展。面对民主德国国家地位日益巩固的现实，联邦德国不得不调整其东方政策和德国政策。随着联邦德国在东欧外交空间的扩展和东西方关系缓和时期的到来，民主德国的外部环境再次发生改变。为了应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攻势，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出现了快速且较大的调整。最初，民主德国努力争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建立反对联邦德国的统一阵线，特别是争取苏联东欧国家同意和支持社会主义阵营与联邦德国谈判改善关系的前提条件是，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然而，力量弱小的民主德国无法阻止东西方关系缓和的趋势。在反对苏东与联邦德国进行无条件谈判失败后，民主德国着力于通过内部政策的调整来维护国家的存在和安全。如民主德国政府不仅放弃了国家统一目标，还提出了否认民族统一的“两个民族理论”，从而滑向了民族分离主义道路。柏林墙修建后的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以及公民国家认同感的增强等，为民主德国民族分离政策的实行提供了可能；力量处于相对优势的联邦德国的外交攻势则使民主德国很有必要采取保障自身安全的措施。但是，放弃国家统一目标和否认一个德意志民族的存在，实质上是将民主德国的国家（政权）利益与德意志民族利益分离。

由于东西方缓和趋势无法阻挡，为了避免陷入外交孤立和取得最大的国家利益，民主德国最后也不得不参加了缓和谈判。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20 世纪 70 年代初，两德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两国开始进入条约关系时代。在两德关系解冻后，民主德国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如何保持社会主义国家在新环境下的生存和

发展。为此,昂纳克政府采取了既分离又合作的双重政策。分离政策是民主德国否认德国问题存在的继续,同时也体现了两德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和对立;合作政策则是民主德国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两德合作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对与联邦德国交往的限制和防范导致双边关系改善的范围和程度有限。但是,在世界日益走向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民主德国无法完全切断两个德意志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联系,随着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经济依赖性的增长,保持两国的合作成为一种必要。实际上,昂纳克的双重政策并没有有效解决民主德国在分裂国家相互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民主德国在两个德意志国家的竞争中的劣势日益明显,它既不能取得经济优势,也无法获得在国际法上的独立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也就是无法使德国的分裂合法化、永久化和固定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思想的影响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政治动荡,抵制苏联改革的民主德国也未能幸免。以难民危机为先兆,民主德国也爆发了社会总危机,公民大规模出逃和游行示威不断使政局陷入混乱。为了维护民主德国政权的生存和恢复社会秩序,统一社会党高层进行了人事调整,倾向改革的克伦茨取代了昂纳克的党、政、军领导地位。然而,统一社会党迟到的改革已无法阻止形势的进一步恶化。面对民主德国社会濒临崩溃的危险,统一社会党束手无策,苏联东欧等盟国也是自顾不暇,民主德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对内推行西方民主制度、对外寻求联邦德国援助的挽救措施。最初,民主德国发展两德关系的目的是维护政权的存在。但利用民主德国以及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困难,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大胆地提出了以德国统一为目标的“十点计划”。虽然统一社会党反对将德国统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但它却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来恢复社会秩序和改善群众生活,民主德国社会日益陷入无政府状态,对政府失去信任感的群众和反对党开始

要求实现两德的合并。迫于形势,统一社会党莫德罗政府不得不修改了“两个民族理论”,同意将德国统一问题列入两德谈判内容,并提出了自己的“分阶段统一”主张。但是,依靠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科尔政府从民主德国政府手中夺取了德国统一问题的主导权,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斡旋和努力解决了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最终,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 23 条的规定,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和平方式,德国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

尽管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立场经历了上述的曲折转变,但是从这些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政策的一些根本性的特征,即:

1. 从政策的决策看,外部因素特别是苏联因素对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起着重要作用

冷战时期,对德国和约悬而未决使两德都没有获得完全主权,欧洲的冷战也使得两德难以通过自身力量来获得真正的安全。缺乏完全主权和对苏东集团军事保护的依赖使民主德国在决策上不能完全地独立自主,表现在德国政策上是民主德国深受苏联、东西方关系以及联邦德国等因素的影响。

首先,苏联对民主德国的决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民主德国本身就是苏联一手建立的,又由于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一直依赖苏联,民主德国在内外决策上就不可避免地要屈从苏联的利益,它也一直是通过与苏联的密切合作来维护本国的最大利益。在斯大林时期,为了阻止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和迫使美国势力离开欧洲,苏联的德国政策是通过谈判建立中立、统一的德国。尽管谈判统一政策会给自身带来危险,但为了获得苏联的友好和保护,乌布利希还是积极与苏联的德国政策保持一致,并因此还放慢了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步伐。利用苏联在阻止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西方联盟政策上的失败,乌布利希在 1952 年才开始了在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然而,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成功,在苏联的警告和示意下,1953 年 6 月,统一社会党不得

不出台了放缓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新方针”政策。在柏林问题上,苏联对民主德国决策的影响更为明显。长期以来,乌布利希反对将西柏林归属联邦德国,他希望将西柏林划归民主德国,至少是使其成为中立的政治实体。苏联同意将东柏林的主权移交给民主德国,虽然也将西柏林过境交通的控制权移交给民主德国,但苏联并没有坚定地支持乌布利希对西柏林的要求。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也不过是一度要求将西柏林建成中立的自由市。在勃烈日涅夫时期,为了与西方缓和关系,在西柏林地位问题上,苏联向西方作出了让步,如同意联邦德国与西柏林保持特殊的联系。但乌布利希拒绝在柏林问题上作出妥协,从而妨碍了柏林协定的达成。在苏联的支持和鼓励下,更愿与苏联保持一致昂纳克取代了乌布利希的最高领导地位。然而,昂纳克也没有逃脱前任的命运,因为抵制苏联倡导的改革,他被苏联支持的改革力量赶下了台。最初,克伦茨和莫德罗都是希望在苏联的援助下再次度过统治危机,但陷入困境的戈尔巴乔夫政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如此,新的统一社会党政府在决策前仍是密切地与苏联协调立场,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莫德罗支持苏联的统一德国在军事上中立化的主张,他在1990年2月1日提出的统一方案也是在与戈尔巴乔夫通气后才提出的,他甚至还指责克伦茨在开放柏林墙时没有事先与苏联协商。

其次,东西方关系是制约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外部大环境。位于冷战前沿的地缘政治特点,使民主德国对东西方关系的变化极为敏感,有“美苏一咳嗽,两德就要感冒”的形象说法。作为小国,民主德国无法左右局势,其德国政策的诸多演变无不深受东西方关系变化的影响。民主德国的建立就是东西方激烈冷战的产物,它的存在也起到了平衡东西方力量的作用。不可否认,民主德国最初的统一政策也包含反对西方联合的目的,在两大阵营冷战对立的局势下,其统一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反对西方的工具。在两大军事集团建立后,德国的分裂长期化。因为德国的快速统一毫无希望,民主德国将努力的目标调整为对内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外寻求国际社会的对其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尽管乌布利希激烈反对,但以牺牲民主德国在柏林的利益为代价,东西方缓和还是得以实现。在不得不向联邦德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开放国门的新形势下,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调整为反对统一、寻求分离。1990年,德国快速统一,其方式是违背民主德国党和群众的初衷的,但在东西方冷战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终结的局势下,内外交困中的民主德国政府也是别无选择。

最后,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决策也与联邦德国息息相关。在德国统一和分裂问题上,两德互为对手、相互作用。为了阻止阿登纳政府重新武装、加入西方联盟和搁置德国统一等政策,民主德国政府是积极争取德国统一。为了应对实力更强的联邦德国的“以接近求转变”战略攻势,民主德国政府的德国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它放弃统一目标并提出“两个民族理论”,从而滑向了民族分离主义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民主德国由于长期积累的各种问题不能解决而爆发了社会总危机,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乘机加强了统一攻势。在民主德国群众面前,科尔极力塑造保护人形象。对于统一社会党政府,科尔先是以经济援助来诱使民主德国进行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在发现民主德国政府只有依靠联邦德国的援助才能避免社会崩溃后,他大胆地提出了以德国统一为目标的“十点计划”。由于社会危机不断加剧,民主德国政府被迫不断调整德国政策,先是同意将德国统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继而是在统一方式和步骤上作出让步,目的都是换取联邦德国的经济援助。总之,依靠自身的影响力特别是经济实力,联邦德国不仅扫除了统一的外部障碍,还主导了德国统一的内部进程。

2.从政策的内容看,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是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国内政策的延续。作为处于冷战前沿的新兴国家,民主德国政府首要的国家利益是维护国家的存在

和安全。事实上,民主德国也一直深受国家安全和政局稳定等问题的困扰,如美苏在欧洲的争霸对立使民主德国长期笼罩在热战甚至是核战争的阴云下,又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和失误使民主德国一直为公民大规模出逃问题所困扰。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也一直是努力维护国家的存在、保障国家安全以及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20世纪50年代初,联邦德国积极加入西方阵营的行动既不利于民主德国的安全,也和快速完成德国统一的目标背道而驰。因而,争取德国的统一和维护民主德国的存在与安全是一致的,民主德国积极主动地通过争取德国统一来阻止联邦德国的加入西方联盟的行动。在联邦德国加入西方军事集团后,为了保障自身安全,民主德国也加入了华沙条约组织,尽管这一行动加剧了德国的分裂。

通过修建柏林墙,民主德国通过与西方的自我隔绝而获得了政局的稳定和进行建设的安定环境。但是,隔离墙的建立阻碍了两德的各种交流,战后德国的分裂状况最终成为一种定局。20世纪60年代末,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本是有益于欧洲的安全和两德的和解的,但它却破坏了民主德国精心营造的安全氛围,即通过对西方的自我封闭来取得稳定和通过东西方对立来获得苏东盟友的坚定支持。在新形势下,为了国家的安全,民主德国先是阻止东西方的缓和谈判,后是在被迫参与缓和进程后放弃了统一目标,企图通过推行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来规避被强大的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

20世纪70年代末,军备竞赛矛盾使美苏关系再度紧张。尽管口头上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苏联的军事外交政策,实际上,昂纳克政府改变了对苏联外交政策亦步亦趋的长期立场,力图在苏联和联邦德国之间保持一种中立,其目的是避免卷入危险的核战争。在1989年危机爆发后,统一社会党政府最初的立场仍然是努力保持民主德国的存在。然而,无法解决社会危机的统一社会党及其政府失去了公民的信任和支持,民主德国群众普遍要求迅速完成德国的统一。1990年3月18日,主张快速统一的

“德国联盟”在全国大选中获胜,科尔政府吞并民主德国的统一计划得以顺利完成。

3.从政策的实质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冷战时期,国际交往中普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处于冷战前沿的民主德国政府在处理两德关系时更是将意识形态利益置于突出地位。

二战后,德国分裂的主要原因是战胜国的意见分歧和利益争夺,但德国政治家们囿于意识形态对立而不能团结一致也是重要原因。20世纪50年代初期,民主德国的统一政策是积极争取和联邦德国政府进行对话,但是,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民主德国政府一直号召全体德国人民开展推翻追随帝国主义的阿登纳政府的联合行动和希望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德国,这明显是不利于开展谈判的。在争取通过两德谈判来建立统一的过渡组织——邦联的同时,民主德国也经常攻击联邦德国的政策,并宣称“无论有没有邦联,社会主义都是联邦德国的未来”。总之,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言论使民主德国的政策难以得到联邦德国政府的信任,从而阻碍了谈判的开展。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东西方关系缓和与两德走向和解本来是有利于德国统一的,但是,为了消除两德交往后危及社会主义政权稳定的危险因素,民主德国放弃了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目标。在新形势下,昂纳克政府一方面利用缓和局势来提高其国际地位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推行反对德国统一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提出“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的观点。总之,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利益的过分强调使民主德国不是在德国问题上作出促进统一的让步,而是走向了民族分离道路。80年代末90年代初,德国出人意料地快速统一,在意识形态方面,除了德意志民族情感高涨的作用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削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减少了两

德人民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和对立，从而有利于德国的民族融合和统一。

#### 4.从政策的实施看,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具有被动防御的特点

建国伊始,民主德国忙于在战后的废墟之上重新组建一个全新的国家,它没有实力也没有精力进行真正的统一努力。但是,联邦德国加入西方阵营的行动危及了新政权的安全,促使民主德国不得不在政局动荡、经济困窘之时积极地争取国家统一。在建国后的20多年的发展竞争中,民主德国明显处于下风。正是由于实力不足,民主德国在后来被迫放弃了积极的统一政策,并最终由于害怕被联邦德国吞并而放弃了长期坚持的德国统一目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主德国陷入全面的社会危机。在内外局势的逼迫下,为了稳定政权统治和恢复国内秩序,统一社会党政府不得不提议加深两个德国的关系,以换取联邦德国的经济援助。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乘机加大统一的力度,迫使民主德国政府在德国政策上不断让步,先是同意将德国统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进而按照西方的选举方式选举组成了负责与联邦德国谈判德国问题的新政府,最后是被迫按照科尔政府的要求加入联邦德国,从而彻底丧失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主导权。

在德国问题的核心内容——德国统一与分裂——方面,民主德国的立场发生了几次转折性的变化,但也有许多共同特征。其实,无论怎样调整变化,民主德国德国政策都是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国家(政权)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

按照重要性来排列,国家利益的基本次序是民族生存、政治承认、经济收益、主导地位和世界贡献。其中,维护国家的生存和安全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格局下,维护国家安全对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要,对处于冷战前沿阵地的民主德国更是利益悠关的事情。然而,我们要看到处于分裂状态中的民主德国的国家(政权)利益的特殊性。对于“国家利益”这一概念



的界定,国内外学术界存在分歧<sup>①</sup>。我国学者阎学通将国家利益定义为:“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和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sup>②</sup>也就是说,他认为国家利益是指现代民族国家的利益,在前民族国家时期,人们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到国家利益。从这一定义出发,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的说法就存在着问题。因为,在国际政治中,‘国家’是指由人口、领土、政府和国际承认四要素构成的一个政治单位,但民主德国在取得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上一直不太成功。在东西方关系缓和之前,除了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因而,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被称为政权利益似乎更为恰当。在东西方关系缓和后,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逐渐获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1973年,民主德国还加入了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联合国。但是,坚持德国统一目标的联邦德国只是承认了民主德国国家的现实存在,而不愿意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在主张“一国两府”的联邦德国看来,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仍然只能算作是“政权利益”。因而,笔者在论文中将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表述为民主德国的国家(政权)利益,以与德意志民族利益和联邦德国的国家(政权)利益区分开来。如同“国家”和“政权”存在差别一样,“国家利益”和“政权利益”也是不能完全等同的,政权利益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国家利益体现的是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的利益。由于在德国分裂后未能成功地构建独立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民主德国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因而,即使把它当作一个主权国家,它的国家利益与德意志民族利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

① 参见方长平:《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政权)利益,在国内外环境发生转变后,民主德国政府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德国政策。然而,在调整德国政策的过程中,民主德国却逐渐加剧了其国家(政权)利益与德意志民族利益的矛盾和对立。这既削弱了民主德国通过德国政策来维护其国家(政权)利益的成效,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国统一是以放弃了民族统一旗帜的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来完成。

建国之初,快速恢复德意志民族统一与维护民主德国政权的安全、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创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条件等目标一致,因而,民主德国在争取德国统一方面比联邦德国表现得更为积极。然而,由于国际条件和自身实力的限制,在以德国分裂为基础的两极格局下,民主德国的统一努力难有作为。为了更好地维护其国家(政权)的利益,民主德国日益转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在主张以社会主义统一德国的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乌布利希看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也可以为取得民主德国领导下的统一积聚力量,因而,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与德国统一目标是一致的。乌布利希驳斥了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德国统一相矛盾的说法,他还希望以促进德国统一来动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性。在争取建立中立、统一的德国的快速统一政策失败后,民主德国提出了在两个德国建立德意志邦联的过渡统一政策。在民主德国看来,通过邦联结构,民主德国既可以获得与联邦德国的平等与和平共处,也可以由此实现两德的接近、缓和与和解,再发展到最终完成德国统一。对民主德国而言,邦联计划自然是将其国家(政权)利益和民族利益相结合的理想形式。因为,它既能缓解两德的紧张对立关系,也能使民主德国获得联邦德国在国际法上的承认,还能促进德国的统一。然而,如果联邦德国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这就意味着德国分裂的合法性得到了确认,联邦德国就要放弃统一的旗帜,这实际上加深了德意志国家和民族的分裂。可见,尽管民主德国还没有放弃德国统一目

标,但其国家(政权)利益与德意志民族整体利益的矛盾已开始显现出来。

总的来说,在民主德国坚持德国统一目标时期,它是尽力使其国家(政权)利益与德意志民族利益保持一致。由于体现了德意志民族利益,民主德国在这一时期的德国政策不仅取得了国内群众的支持,还往往能在联邦德国人民内部得到积极的回应。然而,民主德国还是未能实现德国统一目标。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两极格局的制约,但也与两个德国内部的情况有关。也就是说,由于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考虑不同,在统一的步骤、方式以及德国的未来地位方面,两个德国的政治势力存在很大的分歧,因而不能实现彼此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此外,由于自身实力的不足,民主德国既不能左右外部局势,也不能将德意志人民完全吸引过来。无论如何,以民族统一为目标,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有利于为其政府争取更多的渴望德国统一的德意志人民的支持,从而扩大了统一社会党的执政基础,并有利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通过签署《基础条约》,两德关系也开始走向正常化。两德的人员来往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有利于两国的接近、和解以及德国的重新统一,但它却对实力不如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的存在和安全构成威胁。因而,在不得不向联邦德国开放了国门之后,为了在联邦德国外交攻势下维护自己的国家(政权)利益,民主德国政府不仅放弃了国家统一目标,还开始否认一个德意志民族的存在,其目的都是试图将德意志国家的分裂固定化、长期化。最初,以讲德语的奥地利和瑞士两个国家的存在为例,民主德国驳斥和反对两个德意志国家一定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统一的主张。后来,民主德国干脆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即在民主德国存在的是形成中的社会主义民族,而在联邦德国存在的是资本主义民族。民主德国修改民族政策的目的是要否认德意志民族问题的存在,它还试图通过建立单独的民主德国民族国家来确保政

权的存在和安全。在两德条约关系时代,民主德国还将保持两个德国的民族分离确立为一项国家政策,即它继续限制两德人员来往和经济交流、加强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力量以及塑造独立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等等。这些表明,当民主德国的国家(政权)利益与德意志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统一社会党政府是将自身的国家(政权)利益优先于德意志民族整体利益,甚至是不惜牺牲德意志民族整体利益以维护政权的存在和稳定。

可见,在寻求民族分离时期,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民主德国是将其国家(政权)利益与德意志民族整体利益相分离。虽然民主德国的新德国政策成功地克服了与联邦德国交往带来的挑战,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一厢情愿的简单化的政策只是使民主德国避过了眼前的风浪,并不能永久地解决德国问题。而且,长期历史形成的、以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等为特征的民族性不可能在短期内人为地消除。实际上,民族政策上的失误会使民主德国失去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力量的忠心耿耿的支持,这必然会削弱其政府的执政基础和号召力。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是将民族问题上的话语权拱手相让,从而使联邦德国真正成为德意志民族的“惟一代表”。民主德国执行这种极端化的德国政策表明:高估了联邦德国的威胁导致民主德国作出了过度的反应;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使民主德国在观察世界和制定政策时过于僵硬。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德国意外地快速走向统一。1990年10月3日,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吸收统一”方式,德国四十余年的分裂局面终于结束。民主德国走向消亡的原因众多,统一社会党政府在民族政策方面出现失误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直到1989年动乱前夕,民主德国在民族问题上还是延续70年代以来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如主张在两个德国分别存在“社会主义民族”和“资本主义民族”的两个民族理论,继续保持对两德民族交往的某种限制,等等。在社会危机爆发后,民主德国既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来恢复社会秩序,也难以获得

自顾不暇的苏联东欧盟国的有效支持，只有同属一个民族的联邦德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换取联邦德国的援助，民主德国不仅在国内改革问题上逐渐向科尔政府的要求靠拢，还主动提出深入发展两国的民族关系，甚至是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再次提出了以德国统一为最终目标的邦联计划。最初，民主德国调整德国政策的目的仍然是努力维护国家和政权的存在，然而，德意志民族情绪的高涨使事态的发展变化很快超出了统一社会党政府的控制。由于群众一直像潮水一样前往联邦德国，民主德国不得不逐渐放宽了旅游限制。11月9日，民主德国宣布出国旅行和移居国外可以经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柏林(西)之间的所有边境站出境，<sup>①</sup>这意味着开放柏林墙。得知消息后，两德人民连夜前往边界上的各个过境站，群众相见的场面激动人心，人们相互拥抱、亲吻，欢呼声和哭泣声一片。此后，民众的民族情绪继续高涨，11月10日，人们自发地开始了拆除柏林墙的行动。顺应民意，统一社会党很快放弃了“两个民族理论”，并提出了分阶段统一的方案。然而，由于无法化解社会危机，民主德国政府已经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和统治危机，在民族问题上和统一立场上改弦更张也未能改变它在德国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在民主德国深陷危机而不能自拔之时，科尔极力在民主德国群众面前塑造联邦德国政府的德意志保护人角色，并积极推进德国的统一进程。依靠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科尔政府从民主德国手中夺取了德国统一问题的主导权，最终领导完成了德国的统一。

1989年民主德国社会总危机的爆发显示，由于没有很好地发扬民主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统一社会党没有充分满足全体民主德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也就是没有将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利益与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很好地结合。结果，大多数的民主

---

<sup>①</sup>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61页。

德国群众不再支持民主德国的国家和政权的存在，而是选择了以德意志民族利益的保护人形象出现的、前途更加光明的联邦德国，因为他们认为联邦德国更能体现和维护他们的利益。由此可见，如果一个政权不能充分地体现全体人民的利益，它将因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而倒台，在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中，这还会导致国家的瓦解。此外，在分裂国家中，对国家(政权)利益的坚守固然重要，但对民族利益的诉求也是不能放弃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保持国家凝聚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直坚持充当德意志民族利益的“惟一代表”是联邦德国最终能够领导完成德国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长期回避和忽视民族利益则是民主德国最终走向消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 参考文献

### 一、文献类

1 Hofmann, Juergen, Es ging um Deutschland : Vorschlaege der DDR zur Konfronderation zwische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56 bis 1967, Berlin, 1990.

2 Pieck, Wilhelm, Aufzeichnungen zur Deutschlandpolitik, 1945-195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4.

3 Helmut, Kohl, Reden und Erklaerungen zur Deutschlandpolitik, Bonn: Presse- 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1990.

4 DD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stitut fuer Theorie des Staates und des Rechts, Geschichte des Staates und des Rechts der DDR: Dokumente 1945-1949,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DR, 1984.

5 Weber, Hermann (hrsg.), DDR-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45-1985, Mue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6 Hohmann, Joachim S. (Hrsg.), Lehrerflucht

aus SBZ und DDR 1945–1961: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und Soziologie sozialistischer Bildung und Erziehung, Frankfurt am Main: P. Lang, 2000.

7 Deutsches Institut fuer Zeitgeschichte, Dokumente zur Aussenpolitik der Regierun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Berlin : Ruetten & Loening, 1956–63.

8 Bundeministerium fuer Gesamtdeutsche Fragon, Dokumen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Berlin: Metzner, 1961–63.

9 Deutsches Institut fuer Zeitgeschichte, Dokumen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owjetunion, Berlin : Ruetten & Loening, 1957.

10 Hanns Juergen Kuesters ,Daniel Hofmann (hrsg.), Dokumen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Deutsche Einheit: Sonderedition aus den Akten des Bundeskanzleramtes 1989/90, Muenchen: Oldenbourg, 1998.

11 Bundesministerium fue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Die Entwicklung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69–1976: Bericht und Dokumentation, Melsungen: Verlagsbuchdruckerei A. Bernecker, 1977.

12 Herausgegeben aus Anlass des 125. Jubilaums des Auswaertigen Amts,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okumente von 1949 bis 1994, Koe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95.

13 Press- 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hrsg.), Dokumentation zu den innerdeutschen Beziehungen: Abmachungen und Erklaerungenk, Bonn: Das Presse- und Informationsamt, 1990.

14 Overesch, Manfred, Die Deutschen und die Deutsche Frage 1945–1955: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e, Hannover, 1985.

15 Presented to Parlia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



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Selected documents on Germany and the question of Berlin, 1961-1973, London: H.M.S.O., 1975.

1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85.

17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

18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

19 世界知识出版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二集(1954-195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

20 人民出版社编:《德国问题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

2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局编:《关于波恩战争条约的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2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编:《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侵略政策的白皮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

23 纪年译:《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六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

24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武装西德政策造成对和平的威胁备忘录:1958年11月6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

25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社会党反华言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

26 龚荷花等译:《联邦德国东方政策文件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7年。

## 二、回忆录类

27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 28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9-1953》(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 29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3-1955》(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 30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5-1958》(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 31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8-1963》(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 32 (联邦德国)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 33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大国——施密特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 34 (联邦德国)库特·比伦巴赫:《我的特殊使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 35 (美)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
- 36 爱德华·克兰克肖等编:《赫鲁晓夫回忆录》(上),北京:三联书店,1973年。
- 37 爱德华·克兰克肖等编:《赫鲁晓夫回忆录》(下),北京:三联书店,1973年。
- 38 (美)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 39 (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
- 40 (民主德国)埃里希·昂纳克:《我的经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
- 41 (德)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回忆录》,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
- 42 (德)赖因霍尔德·安德特,沃尔夫冈·赫兹贝格:《倒台——昂纳克答问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43 (德)克利斯塔·卢夫特:《最后的华尔兹: 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

44 (德)迪阿曼·骆约特著:《我要的是德国统一: 科尔自述》,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45 (德)汉斯·莫德罗:《起点与终点: 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46 (德)克伦茨:《大墙倾倒之际: 克伦茨回忆录》,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

47 (德)特奥多尔·霍夫曼:《最后一道命令: 民主德国剧变亲历记——民主德国末任军职国防部长的回忆》,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 年。

48 Genscher, Hans Dietrich, *Rebuilding a house divided: a memoir by the architect of Germany's reunification*, New York : Broadway Books, 1998.

### 三、著作类

#### 德文

49 Meiners, Jochen, *Die doppelte Deutschlandpolitik: zur nationalen Politik der SED im Spiegel ihres Zentralorgans "Neues Deutschland" 1946 bis 1952*,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 Lang, 1987.

50 Wendler, Juergen, *Die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ED in den Jahren 1952 bis 1958 : publizistisches Erscheinungsbild und Hinterguende der Wiedervereinigungsrhetorik*, Koeln : Boehlau, 1991.

51 Siebs, Benno-Eide, *Die Aussenpolitik der DDR 1976-1989: Strategien und Grenzen*, Paderborn: Ferdinand Schoeningh, 1999.

52 Schwarz, Hans-Peter (Hrsg.), *Handbuch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Muenchen : R. Piper, 1975.

53 Haenisch, W. (Hrsg.),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5.

54 Gutmann, Gernot, Assenwirtschaft der DDR und innerdeutsch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rechtliche und oekonomische Problem,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6.

55 Cornelsen, Doris, Die Bedeutung innerdeutschen Handels fuer die Wirtschaft der DDR,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3.

56 Schmidt, Karl-Heinz, Dialog ueber Deutschland-Studien zur Deutschlandpolitik Von KPDSU und SED (1960-1979), Baden-Baden: Nomos, 1998.

57 Akademie fuer Staats- und Rechtswissenschaft der DDR, Institut fue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Aussenpolitik der DDR: drei Jahrzehnte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Friedenspolitik,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79.

58 Dokumente zur Aussenpolitik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DR, 1970-88.

59 Foschepoth, Josef (hrsg.), Adenauer und die Deutsche Frage, Goe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8.

60 Hacke, Christian, Die Ost- und Deutschlandpolitik der CDU/CSU, Koe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75.

61 Bondy, Francois, Deutschland and Frankreich, Duesseldorf und Wien: Econ Verlag GmbH, 1973.

62 Griffith, William E., Die Ost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1.

63 Uschner, Manfred, Die Ostpolitik der SPD: Sieg und Niederlage einer Strategie, Berlin: Dietz, 1991.

64 Bingen, Dieter, Die Bonner Deutschlandpolitik 1969-1979 in der polnischen Publizistik, Frankfurt am Main: Alfred Metzner Verlag, 1982.

65 Zimmer, Matthias, Nationales Interesse und Staatsraeson: zur Deutschlandpolitik der Regierung Kohl, 1982-1989, Paderborn:

Schoeningh, 1992.

66 Venohr, Wolfgang (Hrsg.), Die Deutsche Einheit kommt bestimmt, Bergisch Gladbach: Gustav Luebbe Verlag, 1982.

67 Potthoff, Heinrich, Bonn und Ost-Berlin 1969–1982, Bonn: Dietz, 1997.

68 Niclauss, Karlheinz, Kontroverse Deutschlandpolitik: die politik Auseinandersetz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eberd. Grundlagenvertrag mit der DDR, Frankfurt am Main: Metzner, 1977.

69 Dauks, Klaus-Peter, Die DDR-Gesellschaft und ihre Revolution: zur historischen Logik eines staatlichen Zerfalls sowie der Weg zur deutschen Einheit, Aachen: shaker, 1999.

70 Drei Jahrzehnte Aussenpolitik der DDR : Bestimmungsfaktoren, Instrumente, Aktionsfelder, Muenchen : R. Oldenbourg Verlag, 1980.

71 Boris Meissner, Alfred Eisfeld (hrsg.), 50 Jahre sowjetische und russ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sowie ihre Auswirkungen auf das gegenseitige Verhaeltnis,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9.

72 Weidenfeld, Wemer (hrsg.), Politische Kultur und deutsche Frage, koe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9.

73 Kiefer, Markus, Auf der Suche nach nationaler Identitaet und Wegen zur deutschen Einheit : die deutsche Frage in der ueberregionalen Tages- und Wochenpresse der Bundesrepublik, 1949–1955, Frankfurt/M. : Lang, 1993.

74 Bodensieck, Heinrich, Die Deutsche Frage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 Stuttgart: Ernst Klett Verlag, 1979.

75 Werner Weidenfeld, Karl-Rudolf Korte (Hrsg.), 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 1949–1989–1999,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99.

76 Meissner, Boris, Auf dem Wege zur Wiedervereinigung

Deutschlands und zur Normalisierung der deutsch-russischen Beziehungen, Berlin: Berlin Verlag Arno Spitz, 2000.

77 Nawrocki, Joachim,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beiden Staaten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86.

78 Maerz, Peter, 40 Jahren Zweistaatlichkeit in Deutschland, Mueschen, 1999.

79 Maria Haendcke-Hoppe, Erika Lieser-Triebnigg (hrsg.), 40 Jahren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0.

80 End, Heinrich, Zweimal deutsche Aussenpolitik: Internationale Dimensionen des innerdeutschen Konflikts 1949-1972, Koe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73.

#### 英文

81 McKay, Joanna, The Official Concept of the Nation in the Former GDR: Theory, Pragmatism, and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 Aldershot, Hants, UK; Brookfield, Vt.: Ashgate, 1998.

82 Loth, Wilfried, Stalin's Unwanted Child: the Soviet Union,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83 Childs, David, The GDR: Moscow's German Ally, London; Boston: G. Allen & Unwin, 1983.

84 Wetting, Gerhard, Di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in the Socialist Camp: the Soviet Union, East Germany and the German Problem 1965-1972, London: C. Hurst, 1975.

85 Hanrieder, Wolfram F., Germany, America, Europe- Forty Year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and La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86 Schweigler, Gebhard Ludwi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Divided German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5.

87 Mcadams, A. James, East Germany and Detente: Building

Authority after the Wall,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88 Schulz, Eberhard (ed.), GDR Foreign Policy, Armonk, N.Y.: M.E. Sharpe, 1982.

89 Ross, Corey, The East German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DR, London: Arnold; New York: Co-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90 Feinstein, Margarete Myers, State Symbols: the Quest for Legitimacy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1949–1959,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91 Moreton, N. Edwina (eds.), Germany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92 Armstrong, Tony, Breaking the Ice: Reapprochement between East and West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Israel and Egypt,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s of Peace Pr., 1993.

93 Whetten, Lawrence L.,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94 Plock, Ernest D.,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95 Guenther Doeker and Jens A. Brueckne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1979.

96 Kopstein, Jeffrey,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cline in East Germany, 1945–198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97 Snodgrass, Warren, Swords to Plowshares: the Fall of Com-

unist Germany, Huntington, 2000.

98 Turner, Henry Ashby, *The Two Germanies since 19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99 Fulbrook, Mary,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Malden, MA: Blackwell, 1999.

100 Hubatsch, Walther, *The German question*, New York: Herder Book Center, 1967.

101 Plock, Ernest D., *The Basic Treaty and the Evolution of East-West German Relation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6.

102 Fritsch-Bournazel, Renata, *Confronting the German Question: Germans on the East-West Divide*, Oxford; New York: Berg, 1988.

103 Diefendorf, Jeffry M.,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 Germany, 1945-1955*,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4 Deighton, Anne, *The Impossible Peace: Britain,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5 Fulbrook, Mar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wo Germanie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Ltd. ;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2000.

106 J.K.A. Thomaneck and Bill Niven, *Dividing and Uniting German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107 Sodaro, Michael J., *Moscow, Germany, and the West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8 Embree, George Daniel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German Question, September 1958 - June 1961 / 1963*, The Hague: M. Nijhoff, 1963.

109 Phillips, Ann L., *Soviet Policy toward East Germany Re-*



considered: the Postwar Decade, New York: Greenwood Pr., 1986.

110 Banchoff, Thomas F., *The German Problem Transforme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111 Gray, William Glenn, *Germany's Cold War The Global Campaign to Isolate East Germany, 1949–196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112 Wallace, Ian, *East Germany: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Oxford, England; Santa Barbara, Calif.: Clio Press, 1987.

113 Feld, Werner J., *Reunification and West German–Soviet relations: the Role of the Reunification Issue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949–1957*,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Policy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The Hague: M. Nijhoff, 1963.

114 Ostermann, Christian F. (eds.), *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1953 : the Cold War,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irst Major Uproariou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Budapest ; New York :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15 Sarotte, M.E., *Dealing with the Devil : East Germany, Détente, and Ostpolitik, 1969–1973*, Chapel Hill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116 Glaeser, Andreas, *Divided in Unity: Identity, Germany, and the Berlin Pol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117 Welfens, Paul J.J. (eds.), *Economic Aspects of German unificat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Berlin; New York: Springer, 1996.

118 Gedmin, Jeffrey, *The Hidden Hand: Gorbachev and the Collapse of East Germany*,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1992.

119 Shingleton, A. Bradley (ed.), *Dimensions of German Unification: Economic, Social, and Legal Analys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120 M. Donald Hancock, Helga A. Welsh (ed.), *German Unifi-*

cation: Process and Outcom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121 Fritsch-Bournazel, Renata, *Europe and German Unific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122 Harold James, Marla Stone (ed.), *When the Wall Came Down: Reactions to German Unif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23 Verheyen, Dirk, *The German Question: A Cultural, Historical, and Geopolitical Explor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124 Shumaker, David H., *Gorbachev and the German Question: Soviet-West German Relations, 1985-1990*,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5.

125 Sowden, J.k.,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73: Continuity in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 1975.

126 Doerr, Juergen C., *The Big Powers and the German Question, 1941-1990: a Selected Bibliographic Guide*, New York: Garland Pub., Inc., 1992.

127 Calleo, David P.,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 187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78.

128 Pikcunas, Diane D., *Nations at the Crossroads: Unification Policies for Germany, Korea and China*, McLean, VA: Council for Social and Economics Studies, 1993.

129 David Schoenbaum, Elizabeth Pond,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Other German Ques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1996.

130 Staab, Andreas, *National Identity in Eastern Germany: Inner Unification or Continued Separation?*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8.

131 Krisch, Henry,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Boulder: Westview Pr., 1985.

132 Sandford, John, *The Sword and the Ploughshare: Au-*

tonomous Peace initiatives in East Germany, London: Merlin Press: European Nuclear Disarmament, 1983.

133 Stent, Angela, *From Embargo to Ostpoliti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est German–Soviet Relations, 1955–1980*,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34 Arthur W. McCardle, A. Bruce Boenau (eds.), *East Germany, a New German Nation under Socialism?*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135 Woods, Roger, *Opposition in the GDR under Honecker, 1971–85: an Introduction and Documentation*,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1986.

136 Childs, David (ed.), *Honecker's German*, London; Boston: Allen & Unwin, 1985.

137 Patton, David F., *Cold War Politics in Postwar German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138 Freund, Michael, *From Cold War to Ostpolitik: Germany and the New Europe*, London: Oswald Wolff, 1972.

139 Majonica, Ernst, *East–West Relations: a German View*, New York: Praeger, 1969.

140 Hanrieder, Wolfram F. (ed.), *West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49–1979*,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1980.

141 Pfetsch, Frank R., *West Germany, Internal Structures and External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New York: Praeger, 1988.

142 John S. Brady, Beverly Crawford, and Sarah Elise Wiliarty (ed.), *The Postwar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y: Democracy, Prosperity, and Nationhoo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143 Herf, Jeffrey, *War by Other Means: Soviet Power, West German Resistance, and the Battle of the Euromissiles*, New York, N. Y.: Free Press, 1991.

144 Seppain, H elene, *Contrasting US and German Attitudes to Soviet Trade, 1917–91: Politics by Economic Means*,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1992.

145 McCrone, David, *The Sociology of Nationalism: Tomorrow's Ancestor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46 Margy Gerber, Roger Woods (ed.), *Changing Identities in East German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New Hampshire Symposia*;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147 Norbert Finzsch, Dietmar Schirmer(ed.), *Identity and Intolerance —Nationalism, Racism, and Xenophobia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8 Allinson, Mark, *Politics and Popular Opinion in East Germany 1945–68*, Manchester;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9 Hagendoorn, Louk(ed.), *Europea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rookfield, Vt.: Ashgate Pub., 2000.

150 Howard Williams, Colin Wight, Norbert Kapferer(ed.), *Political Thought and German Reunification: the New German Ideolog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in association with Anglo–German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151 Ninkovich, Frank A.,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rman Question since 1945*,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Toronto: Maxwell Macmillan Canada;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5.

152 Dijkink, Gertj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opolitical Vision—Maps of Pride and Pai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6.

153 Mary Fulbrook, Martin Swales (ed.), *Representing the German Nation: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 Pr., 2000.

154 Dirk Berg-Schlosser and Ralf Rytlewski (ed.), *Political Culture in German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155 Alain Dieckhoff and Natividad Gutiérrez, *Modern Roots: Studi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1.

156. Anderson, Jeffrey J., *German Unification and the Union of Europe: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Integration Polic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7 Saeter; Martin, *The Federal Republic, Europe, and the World: Perspectives on West German Foreign Policy*, Oslo: Universitetsforl, 1980.

158 Weiss, Frank D., *West Germany's Trade with the East: Hypotheses and Perspectives*, Tuebingen : J.C.B. Mohr, 1983.

## 中文

159 (苏)维什聂夫:《论德国问题》,北京:中外出版社,1951年。

160 (民主德国)乌布利希:《目前形势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任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

161 杨学纯:《德国问题讲话》,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

162 (民主德国)厄斯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16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央国家统计局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十年来的建设成就》,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

164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编:《西方国家对德国问题政策真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

165 D.A.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

166 姜琦、张月明：《东欧三十五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167 刘勇民：《苏联和东欧八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168 (美)布雷德利·沙夫：《民主德国的政治与变革》，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

169 (美)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 1945-197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170 (苏)伊·费·伊辛瓦：《苏联外交简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

171 (苏)A·C·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五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

172 德里克·W·厄尔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

173 维纳·洛赫：《德国史》，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

174 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175 (德)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176 (英)约翰·W·梅森：《冷战(1945-1991)》，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177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178 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 1848-1983》，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

179 彼得·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

180 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 181 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 182 (美)戴维·墨菲:《柏林墙下的较量:冷战中的中央情报局与克格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 183 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 184 晏小宝:《德国的统一》,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
- 185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 186 丁建弘、陆世澄、刘淇宝:《战后德国的分裂与统一:1945-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87 萧汉森、黄正柏:《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 188 杨华:《东欧剧变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
- 189 周懋庸:《从红色“帝后”到天涯孤侣:昂纳克和玛戈特》,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 190 张亚中:《德国问题:国际法与宪法的争议》,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公司,1999年。
- 191 彭滂沱:《德国问题与欧洲秩序》,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
- 192 赵全胜:《分裂与统一:中国、韩国、德国、越南经验之比较研究》,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4年。
- 193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
- 194 张五岳:《分裂国家互动模式与统一政策之比较研究》,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年。
- 195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

- 196 吴友法:《当代德国》,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 197 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98 黄宗浩译:《苏联二次大战后的外交政策》,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
- 199 阎学通:《中国的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 200 陈乐民:《东欧巨变与欧洲重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 201 文池主编:《思想的乐章》,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4年。
- 202 (美)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 203 方长平:《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

#### 四、报刊类

- 204 Neues Deutschland
- 205 《人民日报》
- 206 《参考消息》
- 207 《新华月报》
- 208 《苏联东欧问题》
- 209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 210 《国际问题资料》
- 211 《国际问题研究》
- 212 《西欧研究》
- 213 《世界知识》
- 214 《编译参考》



## 后 记

2002年金秋时节,我考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攻读世界史专业博士学位。在学习过程中,我对德国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近代以来,德国问题对欧洲局势乃至世界格局都有着重大影响,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是缺乏从民主德国角度进行的客观而系统的研究成果。国内学界由于掌握德语的人较少,相关研究则更为薄弱。因此,在导师吴友法教授的指导下,我将论文选题确定为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研究。博士论文的完成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从确定选题到开展研究,再到论文的完稿,无不费尽心血。其间的酸甜苦辣,是我宝贵的人生经历,也成为了一份美好的回忆。本书稿就是在原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由衷感谢我的导师吴友法教授,他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平易近人、宽厚朴实,给了我极为重要的影响和帮助。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吴老师不仅悉心指点,还将他的大量藏书提供给我使用,甚至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发现与我的论文有关的新资料,他都会及时通报给我,拳拳之心,让我感动。在论文的写作

过程中,无论是标题推敲、结构安排、观点把握,还是文字润色,他都给予了我耐心而细致的指导。吴老师的敦敦教诲将成为我一生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他对我的影响不仅是学业上的指导,他的师者风范更是我今后人生道路上的榜样。

衷心感谢华中师范大学的黄正柏教授、邢来顺教授以及武汉大学的罗志刚教授、张德明教授和韩永利教授,在论文选题、可行性论证以及论文答辩阶段,他们都提出了极其宝贵而有益的意见。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李世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郑传寅教授以及中国传媒大学的何兰教授,在论文评阅书中,他们给予的高度评价激励着我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他们提出的颇有见地的建议对博士论文后续的修改和成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感谢我的同学郑丽博士、周志刚先生、柳佳女士在我收集资料时提供的热情帮助。师姐张宗华博士在论文的技术问题上给予了我多方指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还要感谢《武汉大学学报》的桂莉博士、《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的韩云波博士、《世界民族》的吴家多老师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沈继成老师,本书初稿的部分内容曾经承蒙他们的精心编辑而发表,有的文章还被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转载。

特别要感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王雨辰博士和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刘胜湘博士,感谢他们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的热情鼓励和切实帮助。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丈夫蔡家园,他多年来一直默默地在背后支持着我。博士论文完成并修改成书,既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是我对家人多年期盼和支持的一份回报。

囿于学识浅陋,笔力不逮,本书中的部分观点尚欠更深入细致的论述,这只能留待以后继续努力了。

邓红英

2009年9月于南湖之滨

本书从民主德国的角度研究了德国的分裂与统一问题。在分裂国家中，对国家（政权）利益的坚守固然重要，但对民族利益的诉求同样不能放弃，长期回避和忽视民族利益是民主德国最终走向消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本书分五个阶段具体探讨了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的确立背景、政策内容及其演变历程，深入分析了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指出了民主德国的经验教训对世界及我国的启示。本书的出版填补了国内研究民主德国历史的空白，弥补了国内学者对德国史研究的不足，也弥补了国外学者对民主德国四十余年德国政策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客观性的不足。

ISBN 978-7-216-06166-7



9 787216 061667 >

定价：29.00元